

大達圖

聊齋誌異

上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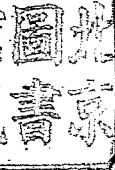
#815-12

444



3 1761 9766 7

序



乙酉三月山左趙公奉命守陸州，余假館於郡齋。太守公出蒲柳泉先生聊齋志異讀余纂定而得之梓。巖陵環郡皆崇山，郡齋又多古木奇石，時當秋飈怒號，景物峭麗，狐鼠晝跳，梟獍夜鳴。把卷坐斗室中，青燈隱映，已不待展讀，而陰森之氣，逼人毛髮。嗚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沉冥抑塞，託志幽遐，至于此極。余蓋卒讀之，而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按縣志稱：先生少負異才，以氣節自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經生以終。平生奇氣，無所宣洩，悉寄之於書，故所載多涉詭譎荒忽不經之事。至于驚世駭俗，而卒不顧。嗟夫！世固有服聲被色，儼然人類，叩其所藏，有鬼域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難與方者。下堂見蠹，出門觸蠶，紛紛沓沓，莫可窮詰，惜無禹鼎鑄其情狀，鐫鏤決其陰霾，不得已而涉想於杳冥荒性之域，以爲異類有情，或者尙堪晤對，鬼謀雖遠，庶其警彼貪淫。嗚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昔者三閭被放，彷徨山澤，經歷陵廟，呵壁問天，神靈怪物，琦瑋僑儷，以洩憤懣，抒寫愁思。釋氏憫衆生之顛倒，借因果爲筏喻，刀山劍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覺有情。然則是書之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閭侘傺之思，寓化人能脫之意歟？使第以媲美齊諧，希蹤述異，相詫，微此井蠶之見，固大鑿於心者，亦豈太守公傳刻之深心哉？夫易筮載鬼，傳紀降神，妖祥靈異，炳于經籍，天地至大，無所不有，小儒視不越几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即以理格，是滋惑者，又甚於井蠶之見也。太守公曰：『子之說可以傳先生矣。』遂書以爲序。

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仁和余集撰

MG
I242.1
64
51

弁言

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濟南解館歸，以手錄淄川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二冊相貽，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鈔爲憾。予讀而喜之，每藏之行笥中，欲訪其全，數年不可得。丁丑春，攜至都門，爲王子閏軒攫去。後予宦閩中，晤鄭荔邇先生令嗣，因憶先生昔年，曾宦吾鄉，性喜儲書，或有藏本，果丐得之。命侍史錄正副二本，披閱之下，似與季和本稍異。後三年，再至都門，閏軒出原鈔本，細加校對，又從吳君穎思假鈔本勘定，各有異同，始知荔邇當年得於其家者，實原藁也。癸未官武林，友人鮑以文屢德憑予付梓，因循未果。後借鈔者衆，藏本不能徧應，遂勉成以公同好，他日見閏軒出以相贈，其欣賞爲何如？獨恨吾季和已赴九原，不獲與之商榷定論已，此書之成，出賞勸事者鮑子以文校讎更正者，則余君蓉裳郁君佩先暨予弟臯亭也。

乾隆丙戌端陽前二日萊陽後學趙起杲書於陸州官舍

題詞

冥搜鎖日一編中，多少幽魂曉夢通；五夜燃犀探秘錄，十年縱搏借神叢；董狐豈獨人倫鑒，干寶真傳造化工；常笑阮家無鬼論，愁雲颯颯起悲風。

盧家冥會自依稀，金盃千年有是非，莫向西陽稱雜俎，還從禹穴問靈威；臨風木葉山魃下，妍露空庭獨鶴飛；君自閒人堪說鬼，季龍鷗鳥自相依。

榻管蕭蕭冷月斜，漆燈射影走金蛇，嫵娘洞裏傳千載，嵩嶽雲中迸九華；但使後庭歌玉樹，無勞前席問長沙；莊周漫說徐無鬼，惠子書成已滿車。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軀備外史張篤慶歷友題

漁洋山人王士正題上題

冥搜研北隱牆東，腹笥言泉試不窮；秋樹根旁一披讀，燈昏風急雨濛濛；香茅縛就新亭小，睡覺桐陰一欠伸；君試妄言余妄聽，不妨狐窟號詩人；攬撫成編載一車，談諧玩世意何如山；精野鬼紛紛，不見先生志異書。

朱綉子青題

庭梧葉老秋聲乾，庭花月黑秋陰寒；聊齋一卷破岑寂，燈光變綠秋窗前。搜神洞冥常慣見，胡爲對此生辛酸？嗚呼！今乃知先生生抱奇才不見用，雕空鏤影摧心肝；不堪悲憤向人說，呵壁自問靈均天。不然廬家塚內黃金盤，鄰舍桑根白玉環，亦復何與君家事？長篇短札勞千言。憶昔見君正寥落，豐頤雖好多愁顏，彈指響終二十載，亦與異物成周旋；不知相逢九地下，新鬼舊鬼詎煩冤。須臾月墮風生樹，一杯酌君如有悟，投枕滅燭與君別，黑塞青林君何處？

膠州高鳳翰西園題

續題

蒲公生不遇，老作山澤臞。仰面看屋梁，有毫莫從驅。白日無以遣，聊記復所儲。睡餘寧肯捨，百家非我徒。山精泊木客，社鬼兼城狐。怪奇互呈態，臞臞以踈踈。用意固有在，豈獨辭榮枯。隨事寓勸賞，因端嚴譴誅。君看十萬言，實與良史俱。時復發光詭，誰為懸通都。籍甚嚴陵守，同為魯國儒。遺編藏篋衍，寶若英瓊瑜。今者省清俸，不顧愁妻孥。校讎身獨任，雕鐫工急呼。行行警昏俗，字字醒狂夫。於世殊有補，孰能並鍾鑪。寄語守經人，莫視作謬誣。

錢塘王承祖遜先題

虛堂雨深發燄澀，牀下暗暗蛩對泣。冰凝桃笙七尺秋，玉樓粟向幽衾粒。寒釭豆點青晶熒，弔影頑形隻素屏。蝴蝶漏沉忽飄去，一編坐對宵冥冥。薜衣蘿帶蒲夫子，地下于旌董狐起。禿管冥搜仰屋時，跳梁嚙梁入良史。古來美人生，觸骸神血未乾雙淚流。王母獨憐茂陵客，髓枯心欲空煩憂。白毫阿紫先邱首，夜戴天靈禮北斗。一顆隋珠明月光，魯男當之喪其守。不若尋常清晝逢，猗猗睖睖懷惺惚。君姑妄言臣妄聽，遮莫莫類異情偏鍾。萬本翼飛令貴紙，南山梨棗心甘死。太守前身玉局翁，幽香燕寢相料理。幽憶怨斷平生心，日斜西海光沈沈。覓得賈胡一寸石，死前擲置千黃金。

錢塘魏之琇玉橫題

蒲君淄川一諸生，都邑志乘傳其名。假非誦讀萬卷破，安其述作千人驚。聊齋志異若干卷，鬼狐仙怪紛幽明。跳梁載重已誕幻，海樓山市尤支撐。諦觀命意略不苟，直與子史相爭衡。中藏懲勸挽澆薄，外示談詭欺縱橫。浸淫醜郁出變態，雕鏤藻績窮奇情。周詳父子及夫婦，翻縷兄弟而友生。間徹地獄入貪戾，時啓天堂登廉貞。升升

元亮合再世，翰林協律應同鳴。邇來說郭頗充棟，積塵飽蠹供譏評。或緣選辭苦陳腐，或緣結體非詳精。就中更有共見者，筆力懸絕難並程。金鐘大鏞一以振，瓦釜牛鐺胥潛聲。久藏行篋衍莫炫，何啻神物埋豐城。嚴陵太守為繡梓，紙價儉忽高吳荆。乾坤百年遇俊賞，海宇一日公奇聲。人生著書恨非好，詎見瓶甌墜都京。

杭郡沈娘數會題

一君不見神禹鑄鼎表夏德，能使神奸民不惑；又不見漢皇前席問鬼神，賈生夜半宣室陳。六合茫茫無不有，事經經一經守書生。忽坐鵝籠中，奇文詫見聊齋翁。我探仇池窺禹穴，齊諧洞冥肆披閱。司空見慣滋不悅，塵齋雜陳士飯設。聊齋胸次何超超，葫蘆不屑依樣描。混沌戲鑿虛空雕，陸離光怪騷復蕭。我有塊磊無酒澆，一編復意也消。可短夏日長秋宵。高堂錦張粉黛列，琥珀光寒銀燭爇。掀髯請為賓客述，主人鼓掌擊節空階露。蟋蟀咽，星河影沈玉漏絕。剪燈試與兒女說，老妻掩耳兒咋舌。吁嗟乎人間天上兩渺茫，胡為筆荒墨又唐。我公簪珥置玉堂，騶虞麒麟威鳳凰。天書金石相輝煌，窮愁著書劇可傷。聊假寓言列老莊，姑置高論周程張。嬉笑如罵成文章，豐城夜夜牛斗光。歐陽不作亡中郎，（歐陽中郎本柳泉後人跋語。）百年何人為表彰。玉函金匱之山藏，荷邨先生事蒐討。賸喜天留有遺藁，荊州每苦放棄象。借書肆會逢伯長，惱請傾敝篋。質書畫，亟進良工命利棗。銀勾鐵畫極雕鏤，錦繡牙籤悉奇藻。傳鈔可假十手給，快觀爭先一囊倒。塵封論衡網汲冢，奴命董狐僕干竈。風簷展讀愁易盡，雞林訪求恨不早。嗚呼誰似嚴陵太守賢，奇書不惜萬人傳。莫驚紙價無端貴，會費漁洋十萬錢。

天都鮑廷博以文題

丙戌之冬，志異刻成，詎荷邨歿，又五匝月矣。以文案余賦詩，殿諸君之後，余不解詩，其何能作？雖然，題聊齋，可

前十二卷，皆其手定，後四卷，則附存之者也。每讀至思徑斷絕，妙想天開，輒如寥天孤鶴，俯視人世，偏仄不可一日居，深以未能擺脫世網，棲神太虛爲憾。且相約他日向平事，散髮滄洲，相逢海上，共作神仙中語。夜深人靜，舉酒相勞，余雖不解飲，亦引滿一卮，以圖盟約在耳。而先生遽赴道山，集亦匏繫無用，俛仰今昔，第有腹痛。先是公以例言屬余，會予計偕未報及公卒之前十日，自製序文，復草例言數則，若不及待余之歸也者。陳生載周盡，劄劂之役者也。十日前，亦先公歿。嗚呼！何其奇也！未竟之緒，以文續而成之，今且竣矣。海內之士，爭先睹以爲快，獨予中心根觸，不能無廢書之歎。異日公嘗戲謂予曰：『此役告成，爲生平第一快事，將飾以牙籤，封以玉匣，百年之後，殉吾地下，倘幽竄有知，亦足以破岑寂。』豈意斯言，竟成語讖，尙當與以文違富春，涉桐江支筇挾册，登嚴陵之臺，招先生羈魂，焚而告之。吾見南山之巔，白雲溶溶，凝而不流，如來照鑒，其必先生也哉！其必先生也哉！集不才，聊賦短章，以當楚些云爾。

不得奇人得異書，百米持較定何如；分明裂月撐篷手，宜讓文園賦子虛。
瑤想瓊思十萬言，殘編剩有粉蠶痕；百年落落逢知己，一笑虞翻地下魂。
分將鶴料佐雕鐫，要使奇書萬古傳；應是驚天逢帝怒，巫陽特遣下瑤天。
重泉若有列仙居，抵掌應知樂有餘；世外益多幽絕語，卻愁何處續虞初。
雞林珍重比琅玕，揮塵能翻舌底瀾；幾度燈前重展卷，淒風冷雨助悲歡。
嚴陵雲樹總蒼茫，江水無言送夕陽；冉冉羈魂招不得，空留遺册哭中郎。

仁和余集蓁裳題

例言

- 一先主是書，蓋做干寶搜神，任昉述異之例而作，其事則鬼狐仙怪，其文則莊列馬班，而其義則竊取春秋微顯志晦之旨，筆削予奪之權。可謂有功名教，無忝著述，以意逆志，乃不謬於作者，是所望於知人論世之君子。
- 一 是編初稿，名鬼狐傳，後先生入棘園，狐鬼羣集，揮之不去，以意揣之，蓋恥禹鼎之曲傳，懼軒轅之畢照也。歸乃增益他條，名之曰志異，有名聊齋雜志者，乃張此亭臆改，且多刪汰，非原書矣。茲刻一仍其舊。
- 一 先生畢殫精力，始成是書，初就正於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堅不與，因加評隲而還之。今刻以問世，并附漁洋評語，先生有知，可無仲翔沒世之恨矣。
- 一 是編向無刊本，諸家傳鈔，各有點竄，其間字斟句酌，詞旨簡嚴者有之。然求其浩汗疎宕，有一種粗服亂頭之致，往往不逮原本，茲刻悉仍原稿，庶幾獨得廬山之真。
- 一 是編所述鬼狐最夥，層見疊出，變化不窮，水佩風裳，翦裁入妙，冰花雪蕊，結撰維新，緣其才大於海，筆妙如環。一編中所載事蹟，有不盡無徵者，如姊妹易嫁，金和尚諸篇，是已，然傳聞異辭，難成信史。漁洋談異，多所採摭，亦相逕庭，至大力將軍一則，亦與軀臏雪邊差別，因并錄之，以見大略。
- 一 是書傳鈔既屢，別風淮雨，觸處都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順者，間爲更定一二字。至其編次前後，各本不同，茲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實無從攷其原目也。

一卷中有單章雙句，意味平淺者刪之，計四十八條，從張本補入者，凡二條，佳句已盡入錦囊明珠實無遺鐵網矣。

一聞之張君西圃云：濟南朱氏家藏志異數十卷，行將訪求，倘嗜奇之士，尚有別本，幸不吝見遺，當續刻之，以成藝林快事。

萊陽趙起泉清曜謹識

跋

志異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先大父諱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聊齋其齋名也。幼有軼才，學識淵穎，而簡潛落穆，超然遠俗，雖名宿宗工，樂交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以窮諸生，授舉子業，顛倒於荒山僻隘之鄉。間爲詩賦歌行，不愧於古作者，撰古文辭，亦往往標新領異，不勦襲先民，皆各數百篇，藏於家，而於耳目所覩記，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隨筆撰次，而爲此書。其事多涉於神怪，其體倣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而以勸懲，其文往往刻鏤物情，曲盡世態，冥會幽探，思入風雲。其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滯魄，山魃野魅，各出其情狀，而無所遁隱，此山經博物之遺，遠遊天問之意，非第如干寶搜神已也。初亦藏於家，無力梓行，近乃入競傳寫，遠邇借求矣。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文長雄踞一時，必待袁中郎而後著，自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契賞鑿梓，流布於世，不但如今已也，則且跋予望之矣。

大清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日孫立廡謹識

贅語

闕名筆記清世宗之崩也，實爲人所刺，呂晚村孫女，精劍術，冠儕輩，相傳雍正即爲呂女所殺，聊齋俠女一則，蓋影射此事也。

花朝生筆記分甘餘話云：國初有一僧，金姓，自京師來青之諸城，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公然與冠蓋交往，據有九仙女古剝腴田數千畝，或居寺中，或居別墅，鮮衣怒馬，歌兒舞女，雖豪家仕族不及焉，有金舉人者，自吳中來，父事之，聊齋記事，多有所本，不過藻飾之，點綴之，使人猝難辨耳，觀此，則金和尙一則，亦不誣也。

春在堂隨筆志異一書，皆十六卷，乃今又見乾隆間余歷亭王約軒摘抄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首孝次弟，終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二條爲今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至分門類，則無甚深意，殊覺無謂，其評語亦不全，好事者宜錄補之，又云：留仙有文集，世罕知之，朱蘭坡前輩國朝古文彙鈔會錄其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纖巧勝，猶之乎志異也，留仙之孫名立德，字東石，亦有文集，筆意頗肖其父云。

又云：定遠方濬頤夢園叢說曰：吾邑相城，地當孔道，明季張獻忠八次來犯，不能破，時邑侯爲直隸進士楊公爾銘，年甫弱冠，豐姿玉映，貌如處子，而折獄明決，善治軍事，每出巡城，着小靴，長不及六寸，扶僕從肩，緩緩而行，人多疑爲女子，即聊齋所記易銳而弁之顏氏也，大約顏楊音近而訛，按聊齋所記顏氏事，初以爲小說家裝點語爾，今乃知其力守危城，身當大敵，至今猶廟食一方，洵奇女子哉！

茶香室叢鈔周春遼詩話附載染莊社記，其事甚奇，聊齋所載大青小青事，似卽本此，又宋長白柳亭詩話載

西山潭柘寺有巨蛇二，呼大青小青，聞磬聲即出，是蛇名大青小青，實有之也。又三鈔云：龔熒巢林筆談：明季如皋令王崑性好蝶，案下得笞罪者，許以蠶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爲樂。按聊齋載此爲長山王進士崑生事。

勞山叢拾：上清宮之北，有洞曰烟霞洞，爲劉仙姑修真處，洞前有一白牡丹云云。聊齋香玉一則，卽本此而作也。

貧賤絮語聊齋志異一書，爲近代說部珍品，幾於家絃戶誦，甚至用爲研文之助，其流傳之廣，蓋可知矣。然不爲四庫說部所登，當時此書確曾流入宮禁，深荷嘉歎，繼以羅刹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若云女子效男兒裝，亦言滿俗，與夫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遂遭擯斥。世言流傳之本，多所刪削，元本尙多祕事，意者別有祕本與？

三借廬隨筆聊齋志異用筆精簡，用意處全無跡相，蓋脫胎於諸子，非僅抗手左史龍門也。相傳先生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爲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磁甕，中貯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入大道旁。下陳蘆蓑，坐於上，烟茗置身畔，見行道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茗，或奉以烟，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藏，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特訪之，避不見，三訪皆然。先生嘗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其高致如此，旣而漁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託人數請，先生聽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先生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亦見桐蔭清話云：余謂得狐爲妻，得鬼爲友，亦事之韻者。

搜神記：吳時有徐光常行幻術於市，從人乞瓜。其主弗與，因索瓣種之，俄而瓜生，蔓延成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賣，皆亡耗矣。此與種梨一則全類，惟此瓜彼梨而已，亦見春在堂隨筆。又鳳陽士人一則，脫胎於唐白行簡三夢記。

椒生隨筆衡陽曾耕樓曰：聊齋一書，效左氏則左氏，效檀弓則檀弓，效史漢則史漢，出語必古，命字必新。葉生一則，中有尺牘云：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語簡意明，效魏晉亦似魏晉也。又云：聊齋論斷，即後漢論斷，楊忠愍一則，論云：先生生爲河岳，死爲日星，世多以遇仙爲先生惜，然鄙意天上多一神仙，不若世上多一聖賢。此等議論，前人未道，有功於儒不小。又云：聊齋善於用典，如鹽著水中也。讀其四六，可以見其無一字無來歷。又云：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是絕好語。又云：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德，施之小人，則招禍，此言可以爲佩。

纂異記有徐元之者，月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騎，如粟米太，升牀於花牆上，縱兵大獵，此與小官人一則略同。勞山道士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亦同於古酉陽雜俎云：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士人謂百歲人，楊謁，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如片紙耳。唐卽起祝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宣室忘太和，中有周生，以道術濟吳楚，中秋夕，有說明皇遊月宮事。周生笑曰：吾能挈月致之懷袂，因命以筋數百，繩而架之曰：吾將梯此取月。去久之，天地昏黑，俄聞生呼曰：月在我衣中，因舉衣出，月寸許，一室盡明，梯而取月，其事尤奇，其實皆一術也。

友議云：有胡生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禦寇之壠，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祕，忽夢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詠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此與陸判官一則略同。又王丹麓今世說載宜興周立五事，及聊齋筆記載明季淮安府安東縣關聖廟僧換形事，則知此事多有也。

王漁洋聊齋文集序云：讀其文或探原左國，或胎息柳韓，奄有衆長，不名一格。卽駢四儷六，游戲諧噱之作，亦能出入齊梁，追躡庾鮑，不爲唐以下儂佻纖仄之體，吾於蒲子歎觀止矣！

張元蒲柳泉先生墓表云：先生一字劍臣，初應童子試，卽以縣府道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藉諸生間。

然入棘園，輒見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而益肆力於古文辭，佗僚失志，誰落鬱塞，故其文章穎發若豎，恢詭魁壘，用能絕去町畦，自成一派。而蘊結未盡，則又搜抉奇怪者，爲志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引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扶持道教，非漫作也。

又云：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鄉先生給諫孫公，爲時名臣，而風烈所激，其廝役佃屬，或陰爲恣睢，鄉里莫敢言。先生猶毅然上書千餘言，以諷，公得書驚歎，立飭其下，皆斂戢。

又云：新城王司寇，素奇先生才，屢寓書，將致先生於門下，卒以病謝辭不往。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太忙案，今刊本詩集祇二卷，文集三卷，則似未全。尚有聊齋筆記二卷，乃摘錄說部，但取新穎，無甚深義。

予讀先生文集，最愛其灌仲孺論云：灌仲孺，眞賢聖也，眞佛菩薩也。蓋聖賢佛菩薩，其胸與海同其闊，其心與天地同其空，其天眞與赤松子同其爛漫。倘稍有生死之念，存於胸中，賤貴之見，存於目中，卽不可以爲聖賢，不可以爲佛菩薩。仲孺者，其心只知有天地之爲大，君父之爲尊，朋友交誼之爲重，外之王侯與丐者，均三兩間之蟻蠕耳。懷古尙友，其論如此，可以見先生之志矣。

又有戒應酬文一篇，予亦愛誦之。文云：人生世上，具有鬚眉，無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爲笑啼，無謂矣哉！又云：管城爲之抱怨，楮子因而興悲，利既不圖，名亦罔歸，連連作苦聲於終夜，誠可笑而可嗤。其結末云：啓門而視，乃我舊戚，攜果一楮，載酒一瓶，予怪而問焉。客揖而言曰：將有所事，煩子屬詞。予聞之，心欲歌歌而守戒，臆神曉曉而不依，無已，且效馮婦於一次，過此再戒而弗遲。讀之失笑，應酬文之無謂，夫人知之，而迄未易戒絕也。

又有姜處士傳一篇，乃先生自爲寫照之文，所謂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也。較昌黎毛穎，徒爲遊戲者不同。聊齋詩集兩卷，格近劍南，爲摘其句，秦松云：莫道仲連無知己，千載依然倚岱宗。爲約庵戲作云：無靈文字常

難達，有分姻緣不礙遲。報罷云：志氣消殘開歲月，文章用舊老工夫。詠錢云：世上事原由汝辦，生前人總爲兄忙。明妃云：畫師有意防傾國，不遣佳人寵後宮。均妙。聊齋詞沁園春戲作云：醜醜庸奴，跳梁僞父，舉足能教天意隨。思量徧，欲做他行徑，魂夢先違。前調歲暮唐太史留飲云：尤難處，在世上欲殺，我意憐才惜餘春。怨云：自別離，則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滿庭芳中元病足不能歸云：思量到幽怨全收，曾聞道當年杜甫，也是一生愁。瑞鷓鴣中秋懷宣四云：愁我有愁將作的，恨他有恨不長圓。纏綿悱惻，感慨不盡，情見乎詞矣。

太忙案，漢書藝文志有禎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卷同上，變怪語答十三卷，惜都不傳。惟太平廣記唐代叢書內有集異記幽怪錄才鬼傳等十餘種，尙存，足供飽覽。

聊齋好罵，如與韓樾老定州書云：某素不達時務，惟思世無知己，則頓足欲罵，感於民情，則愴惻欲涕。秋闈報罷，寄王如水詩云：狂罵冬烘糊眼鬼，閒題秋雨斷腸詞。志異一書，多有用意，原祇八卷，其餘八卷，悉係後人將刪落者并刊之。如卷十一已有電神，卷十六又有電神，即此可見。中羅刹海市司文郎等篇，皆極其慢罵。其他諷刺不忠不孝，奸淫貪吝者，不一而足。尤深惡貪官賊吏，于張鴻漸考弊司等篇，三致意焉。鄙意將汰其無甚意義者，以還八卷之舊，則庶乎盡美。

坊間所出聊齋，以商務本爲較佳，然未加新式標點，誤字亦不少。閱者憾焉。他家所標點者，又錯亂殊甚。廣益主人爰請予重行校閱，改正謬誤，增加考訂，並徵序於予。竊思各家著述，評罵聊齋者甚夥，於是檢錄廿餘則，排列之，即以爲弁首。至於聊齋文字高卓，前人之詳矣，毋庸再序，即高念東唐紹巖二篇舊序，無關宏旨，亦不刊入。是編雖未盡善，覺眉目清明，考證繁衍，足資瀏覽，得勿超異乎尋常劣本多歟。

上泮海曲朱太忙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庚申八月

小傳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文名藉甚，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結爲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頗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云。（淄川縣志）

自誌

披蘿帶荔，三閩氏感而爲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于寶，雅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鬪髮之鄉，睫在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豈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竟成滯潤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盡，蕭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爲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近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佯關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康熙己未春日，柳泉居士題。

新式標點 聊齋志異目次

卷上

考城隍	一	賈兒	二五	阿寶	五五
瞳人語	一	董生	二七	任秀	五七
畫壁	三	陸判	二八	張誠	五八
種梨	四	嬰寧	三一	巧娘	六一
勞山道士	五	聶小倩	三六	伏狐	六四
長清僧	七	水莽草	三九	三仙	六五
狐嫁女	八	鳳陽士人	四一	蛙曲	六六
嬌娜	九	珠兒	四二	鼠戲	六六
妖術	一二	小官人	四四	趙城虎	六六
葉生	一三	胡四姐	四四	小人	六七
成仙	一五	祝翁	四六	梁彥	六七
王成	一八	俠女	四七	紅玉	六七
青鳳	二〇	酒友	四九	林四娘	七〇
畫皮	二三	蓮香	五〇	魯公女	七三

道士	七五
胡氏	七六
王者	七八
陳雲棲	七九
織成	八二
竹青	八四
樂仲	八六
香玉	八八
大男	九一
石清虛	九四
曾友于	九五
嘉平公子	九九
苗生	一〇〇
易嫁	一〇一
番僧	一〇三
李司鑑	一〇四
保住	一〇四
水災	一〇五

諸城某甲	一〇五
戲盜	一〇五
阿織	一〇六
瑞雲	一〇八
龍飛相公	一一〇
珊瑚	一一三
五通三則	一一六
申氏	一二〇
恆娘	一二一
葛巾	一二三
黃英	一二七
書癡	一三〇
齊天大聖	一三二
青蛙神	一三四
晚霞	一三六
白秋練	一三九
金和尚	一四二
丐僧	一四四

塾龍	一四四
小髻	一四五
霍生	一四五
狐諧	一四六
續黃梁	一四七
小獵犬	一五一
辛十四娘	一五二
白蓮教	一五六
胡四相公	一五七
仇大娘	一五八
李伯言	一六四
黃九郎	一六五
金陵女子	一六八
連環	一六八
白于玉	一七一
夜叉國	一七四
老鑿	一七七
姬生	一七八

大力將軍附錄魃旗雪遊一則	一八〇	翩翩	二一七	章阿端	二五九
劉海石	一八三	促織	二二〇	花姑子	二六一
犬燈	一八四	向杲	二二三	西湖主	二六四
連城	一八五	鶴異	二二三	伍秋月	二六八
汪士秀	一八七	江城	二二五	蓮花公主	二七〇
小二	一八八	八大王	二三〇	綠衣女	二七二
庚娘	一九一	邵女	二三二	荷花三娘子	二七三
宮夢弼	一九三	鞏仙	二三六	金生色	二七五
狐妾	一九六	梅女	二三九	彭海秋	二七七
雷曹	一九八	郭秀才	二四二	新郎	二七九
賭符	二〇〇	阿英	二四三	仙人島	二八〇
阿霞	二〇一	牛成章	二四五	胡四娘	二八四
毛狐	二〇三	青娥	二四六	僧術	二八七
青梅	二〇四	鴉頭	二五〇	柳生	二八七
田七郎	二〇八	余德	二五三	聶政	二八九
羅利海市	二一二	封三娘	二五四	二商	二九〇
公孫九娘	二一五	狐夢	二五七	祿數	二九二
狐聯	二一七				

雲蘿公主……………一
 甄后……………五
 宦娘……………六
 阿繡……………九
 小翠……………一二
 細柳……………一六
 鍾生……………一九
 夢狼……………二一
 天宮……………二三
 冤獄……………二五
 劉夫人……………二七
 神女……………三〇
 湘裙……………三四
 羅祖……………三七
 橘樹……………三七
 木雕美人……………三八

金永年……………三八
 孝子……………三八
 獅子……………三九
 梓潼令……………三九
 賈奉雉……………三九
 三生……………四二
 長亭……………四四
 席方平……………四七
 素秋……………五〇
 喬女……………五四
 馬介甫……………五六
 雲翠仙……………六一
 顏氏……………六四
 小謝……………六五
 蕙芳……………六九
 蕭七……………七〇

顧生……………七二
 周克昌……………七三
 鄧陽神……………七四
 錢流……………七四
 楊疤眼……………七五
 龍戲蛛……………七五
 役鬼……………七五
 三朝元老……………七六
 夜明……………七六
 鳥語……………七六
 菱角……………七七
 邢子儀……………七八
 陸押官……………八〇
 陳錫九……………八一
 于去惡……………八四
 鳳仙……………八七

修客	九〇
愛奴	九一
小梅	九四
續女	九七
張鴻漸	九九
嫦娥	一〇二
豬生	一〇七
霍女	一〇九
布商	一一三
彭二揆	一一三
跳神	一一三
鐵布衫法	一一四
美人首	一一四
山神	一一五
庫將軍	一一五
司文郎	一一五
呂無病	一一九
崔猛	一二二

安期島	一二五
薛慰娘	一二六
田子成	一二八
王桂菴 <small>寄生附</small>	一三〇
稽途良	一三五
公孫夏	一三六
紉針	一三八
桓侯	一四〇
粉蝶	一四二
錦瑟	一四四
房文淑	一四七
象蛇	一四九
狂生	一五〇
孫必振	一五〇
張不量	一五一
紅毛氈	一五一
負尸	一五一
鞠藥如	一五二

盜戶	一五二
偷桃	一五三
口枝	一五四
王蘭	一五五
海公子	一五七
丁前溪	一五七
義鼠	一五八
尸變	一五八
噴水	一五九
山魃	一六〇
駁中怪	一六一
王六郎	一六一
蛇人	一六三
雹神	一六四
僧孽	一六五
三生	一六五
耿十八	一六六
宅妖	一六七

四十千	一六八	驅怪	一八五	陽武侯	二〇四
九山王	一六八	秦生	一八六	酒狂	二〇五
灘水狐	一七〇	局詐三則	一八六	武技	二〇七
陝右某公	一七一	曹操塚	一八九	雄鶴	二〇八
司札吏	一七一	罵鴨	一九〇	商三官	二〇九
司訓	一七二	人妖	一九〇	西僧	二一〇
段氏	一七三	章公子	一九一	泥鬼	二一一
狐女	一七四	杜小雷	一九三	夢別	二一一
王大	一七五	古瓶	一九三	蘇仙	二一一
男妾	一七七	秦檜	一九四	單道士	二一二
汪可受	一七八	臙脂	一九四	五殺大夫	二二三
王十	一七八	兩錢	一九八	黑獸	二二三
二班	一八〇	雙燈	一九九	鄴都御史	二二四
募緣	一八一	妾擊賊	二〇〇	大人	二二四
馮木匠	一八三	捉狐射鬼	二〇一	柳秀才	二二五
亂仙	一八三	鬼作筵	二〇二	董公子	二二六
泥齋生	一八四	閻羅	二〇二	冷生	二二六
寒債債	一八四	寒月芙蓉	二〇三	狐慾淫	二二七

山市	二二八
孫生	二一九
沂水秀才	二二〇
死僧	二二〇
牛飛	二二一
鏡聽	二二一
牛墓	二二二
周二	二二三
劉姓	二二三
庫官	二二五
金姑夫	二二六
酒蟲	二二六
義犬	二二七
岳神	二二八
鷹虎神	二二八
鼈石	二二八
廟鬼	二二九
地震	二二九

張老相公	二三〇
造畜	二三〇
快刀	三三一
汾州狐	三三一
龍三則	三三一
江中	三三一
戲術二則	三三二
某甲	三三三
衢州三怪	三三四
拆樓人	三三四
大蝎	三三四
黑鬼	三三五
車夫	三三五
碁鬼	三三五
頭滾	三三六
果報二則	三三六
龍肉	三三七
念秧二則	三三七

武孝廉	二四二
閻王	二四四
布客	二四五
農人	二四五
長治女子	二四六
土偶	二四七
黎氏	二四七
柳氏子	二四八
上仙	二四九
侯靜山	二五〇
郭生	二五一
邵士梅	二五二
邵臨淄	二五三
單父宰	二五四
閻羅堯	二五四
顛道人	二五五
鬼令	二五六
閻羅宴	二五六

畫馬	二五七
放蝶	二五七
鬼妻	二五八
醫術	二五八
夏雪	二五九
何仙	二六〇
潞令	二六一
河間生	二六一
杜翁	二六二
林氏	二六二
大鼠	二六四
胡大姑	二六四
狼三則	二六五
藥僧	二六六
太醫	二六六
農婦	二六七
郭安	二六七
查牙山洞	二六七

義犬	二六九
楊大洪	二七〇
張貢士	二七〇
丐仙	二七一
耳中人	二七三
咬鬼	二七三
捉狐	二七四
斫蟒	二七四
野狗	二七五
狐入瓶	二七五
于江	二七五
眞定女	二七六
焦螟	二七六
宅妖	二七七
靈官	二七七
細侯	二七八
眞生	二七九
湯公	二八〇

王貨郎	二八一
堪輿	二八二
寶氏	二八三
劉亮采	二八五
餓鬼	二八五
考弊司	二八六
李生	二八八
蔣太史	二八八
邑人	二八九
于中丞三則	二八九
王子安	二九〇
牧豎	二九二
金陵乙	二九二
折獄二則	二九二
禽俠	二九五
鴻	二九六
象	二九六
紫花和尚	二九七

某乙	二九七
醜狐	二九九
錢卜巫	三〇〇
姚安	三〇二
采薇翁	三〇二
詩讞	三〇三
毛大福	三〇四

鬻神	三〇五
李八缸	三〇六
老龍船戶	三〇七
元少先生	三一
周生	三一
劉全	三一
韓方	三一

太原獄	三一四
新鄭	三一四
浙東生	三一五
博興女	三一六
一員官	三一六
花神	三一七

新式標點 聊齋志異 卷上

考城隍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廡，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筵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卽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卽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旣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旣畢，澆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西門內，忽見公一鑊膺朱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

考城隍寓言也，自公卿以至牧令，皆當考之。考之何以，仁孝之德，賞罰之公而已矣。

瞳人語

聊齋志異 卷上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扉繡幃，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色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女郎，紅妝豔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爲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覩。」言已，掬轡士驪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啓驗凝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霰霰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能解厄，持一卷洩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靜。忽聞右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叵耐殺人。」左目中應曰：「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睚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邊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啓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而與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見凡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破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願二友曰：『驅之！』相與笑聘。俄追及，乃其子婦，心赧氣喪，默不復言。友僞爲不知也者，評罵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悔，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

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關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此一則，勉人改過也。輕薄之行，鬼神所忌，余嘗譬之，水深則所載者重，土厚則所植者蕃，淺水不能載舟，且滯而將腐矣；礮土不能植物，且削而就圯矣。天之生我至重，而顧自輕之；天之待我至厚，而顧自薄之。不福之求，而唯禍之速，甚至鬼神示警，猶不自知悔悟，自覺生機，則夜臺擊鏡，能不爲此輩設乎？菩薩現身，救度衆生，苦厄願善男子善女人，回頭是岸，立證菩提，善果既植，卽以求富貴壽考，亦且立竿見影矣。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挂褙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櫻口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疑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視則垂髻兒，飄然竟去。朱卽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旣而閉戶去，囑朱勿效，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尙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鬢鳳低垂，比垂髻時尤豔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轉，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辯之聲。女驚起，與朱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縮鎖挈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卽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返身，愕然，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

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踞蹠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竚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蹙。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髻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老僧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僧婆心切，惜不開其言下大悟，披髮入山也。」

有眼界，遂有意識；有意識，即有罣礙；而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相因而生。我心自動，我不自解，而謂他人能解乎？然「幻由人生一語」已是不解之解，且是真解，且是妙解，解此則色相皆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謂無智亦無識」也。昔五祖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六祖言下大悟，乃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知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識得此心，妙湛圓寂，不泥方所，本無所生云云，以知悟道不在多言，惜朱之聞妙諦而不解也。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而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_二，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爲？」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噪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

出，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大嚼，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錢，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疎，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卽樹頭，摘賜觀者，頃刻而盡。已乃以鐵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已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卽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憤懣，愁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莞獨，則又忿然計曰：『此十人五人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其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頭，則贖命不違。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蓋爾鄉人，又何足怪？」

文之取義，評盡之矣，然又有不必淫博罰贖，而亦消歸烏有者，蓋五行百產之精，不能有聚而無散，以儻來之物，據爲己有，良朋不與，窮乏不與，甚至家庭骨肉亦不與，彼固有財而不能，用天必奪之，以畀能用者矣。卽令安分自守，豈能任其多藏哉？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頰，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尙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

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資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盃，競飲先醕，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爲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饒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燃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闕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得但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傲其作爲，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轟然而踏，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擲榆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爲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僉父，喜疾毒而畏藥石，遂有越癘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給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少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文評自明，亦以見學問之途，非浮慕者所得與。雖有多師，亦且俟其精進有得，而後舉其道以傳之。苟或

作輟或，遂欲剽竊一二，以盜名欺世，其不觸處自蹈者幾希。

長清僧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墮斃。魂適相值，翁然而合，遂漸蘇。廝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爲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卽有諸僕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無聊賴，欲往遊，宜卽治任。」衆謂新膠，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曰：「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旣而戒馬欲歸，囑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旣歸，灰心木立，了不勾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曰：「我卽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卻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靡麗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行高乃不墮落，性定乃不動搖，心性清淨，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已死而再生，可以再生而若死，紛華靡麗，諸色皆空，槁木死灰，生心無住，依然故榻，三千界只此蒲團，受爾布袍，八十年本來面目。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互，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釀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見長莎蔽徑，蒿艾如麻，時值上弦，新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啣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殷尙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倜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關。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噫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箒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遇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目公，公若爲僮，執半主禮。次翁婿交拜已，乃卽席。少間，粉黛雲從，酒馥霧縈，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褰幃促之。俄婢媪數輩，擁新人出，環珮璦然，蘭麝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卽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旣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納袖中，僞醉隱几，頽然而寐。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旣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

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問，因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篋，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妖固由人與也，鬼狐之據人第宅，亦因其可欺而欺之耳。鬼狐不畏貴人，只畏正人。正人者，道義之氣，純是陽剛，彼陰邪者，曷敢當之不然者，其氣先已自餒，鬼狐乃得而乘之矣。今狐之言曰：「相公倜儻，或不叱怪。」可知狐本不爲怪，特鄙瑣者，自怪之耳。以倜儻之人，狐且尊之，敬之，况能養浩然之氣者哉？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爲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普陀寺，傭爲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結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略致慰問，即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册，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駕馳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問宅何久綢。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即留共榻。味爽，即有童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

生尙擁被坐。僅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皓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鹽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與辭，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藝，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爲老父所豢養，兄曠逸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爲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夏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盤，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益劇，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至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呻頓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盈，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劍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盤闊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劍握刀，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僂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癩，又呼水來，爲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纔一週，覺熱火蒸騰，再周，習習作痒，三周已，偏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痾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

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疑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旨，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借麗人來，畫黛鸞蛾，蓮鈎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巹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殊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卻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豔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望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湏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彙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姊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墨如霧，回視舊居，無復閑閤，惟見高家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

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雷暴烈，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我何生焉？』松娘亦出，共昇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簪撥其齒，已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圓，驚定而喜。生以幽穢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媪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恆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官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爲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豔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二壺，高作旋風舞。崇正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爲公懼，勸罄粟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視之，終日無恙。至夜，闔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窸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空未中，遂避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出，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躡時，一物穿窗入，怪瘳如鬼，纒及地，急擊之，斷而爲兩，皆蠕動。

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聲不戛，審視，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鬪之。遂書然脫屣，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彎矢，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則又彎矣。公急躍避，矢貫於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深進，刀中庭，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創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刺。公又得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脅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畫淨淨，劍擊處皆有血。公因乘獨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其詣卜所。卜人遙見公，警不可見。或曰：「此醫形術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爲犬血糝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爲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人？卜之而爽，猶不卜也。卽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况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不尤甚耶？」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卽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游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闈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榜旣放，依然鐵羽，生嗟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癡疾。公遣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略曰：「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

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覆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迎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在昌，時年十六，尙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授讀，閣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爲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願亦足矣。且士得一入知，可無憾。何必拋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勸令歸省，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爲之納粟。公子又捷南宮，授部中主政，攜生赴監，與其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河南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爲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遂巡至庭中，妻攜簸箕以出，見生，擲且駭走。生淒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覲，何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將卜窆，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憮然惆悵，遂巡入室，見靈柩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屨如蛻，委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卽命駕哭詣其室，出橐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爲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而况繭絲繩迹，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搔首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挪揄，頻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羣之物，伯樂伊誰，抱刺於懷，三年減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昇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願安得令威復來，而

生死從之也哉噫！

文章吐氣，必借福澤；所謂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時數何以限人！文章何以僭命！反而思之，毋亦僅浸淫於雕蟲小技，而於聖賢反身修行之道，尙未講乎？吾人所學何事，身心性命，原非借以博功名，然此中進得一分功力，卽是一分德行，卽是一分福澤，自心問得過時，然後可求進取，不然者，制藝代聖賢立言，亦昧心之言耳，文章果足恃乎？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研，遂訂爲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爲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命邀之，成不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卽有人白別業之僕，爲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踐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豬奴，何敢爾？其先世爲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臆，忿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強梁世界，原無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強寇，有不操牙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我仇也，姑置之。邑令爲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德惠之，計遂決，具狀赴宰。宰裂而擲之，周怒，語侵宰，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卽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爲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捏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榜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閭，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不急，烏用友也。」乃行。周弟贖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

遂得准；驛送而下，著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經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讞。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絕其食飲。弟來餽問，苦禁拒之。成又爲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爲營脫，以是得朦朧題免。幸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膽成。成自經訟繫，世情盡灰。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家人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蹤跡之。寺觀壑谷，物色殆徧。時以金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氈服，岸然道貌。周大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略道間闊，欲爲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欲雁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之上清宮。既而抵足寢，夢成裸伏胸上，氣不能息。訝問何爲，殊不答。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髯，以手自捋，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也？」已而大寤，知成以幻術招隱，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卽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尙遊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爲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而不之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蹤兆。一望寥闊，進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迺還自往，遙見一僮獨坐，趨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爲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行。星飯露宿，連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滿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卽遽出，始認己形。執手入，置酒讌語。見異影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坐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流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眈，身覺與

成易位疑之，自捋頷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蹣蹣至家門，叩不能應。思欲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燄然，內人未寢，嗚呼！與人語，氾窗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猥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扇而出，奔告成，乞爲助。成慨然從，直抵內寢，周舉石搗門，內張皇甚，播愈急，門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關。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卽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冒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驀然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戒笑曰：「夢者，兄以爲真，真者，乃以爲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懼欲絕，竊疑成譎張爲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荏苒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於此。如過晡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遡墮，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剝腸去，酷慘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亦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嫗抱至。周曰：「此襜褕物，宗緒所關，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回頭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闔袖一舉，卽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樸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甚固，簽題仲氏啓。審之爲兄述，開視則虛無所有，祇有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研石粲粲，化爲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前幅寫成肝膽照人，真誠磊落，後幅寫成幻形度友，委曲周旋。氣局縱橫，筆墨恢詭，至周先以牧僮之微嫌，不能自忍，幾壞身家，繼則人已棄予，而猶溺之而不忍棄，顛倒至此，何從識自己面目乎？夢者，以爲真，真

者，乃以爲夢。幸有良朋，反復警喚，半生懵懵，乃忽焉醒耳。『忍事最樂』一語，從閱歷中得來。回顧而出之，所謂回頭是岸也。即借此收束全文，通篇線索，一絲不走。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賸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鑄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爲衛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歛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卽王東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繼繼，君祖歿，老身遂隱。今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嫗嘆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竈無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爲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翼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賞，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起，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嫗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溼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

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貶，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費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啓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嘆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門外，進退維谷。適見鬪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恆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費，僅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憇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微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墜。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鬪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鶉鬪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即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蹕，客鶉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晴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鶉鐵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鷲，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大笑曰：「縱之脫鬪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王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

難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頹頹，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鬪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恆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爾重值，中人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值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盜，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卽如王命。」王喜，卽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值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至劊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拾斂而不取，亡金而任數，所謂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者非耶？其惰也，殆亦有說焉。老嫗主人贈金，皆出諸意外而卒，以此致富，謂非天之所以報狷介士哉。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凌夷，樓舍連互，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恆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鬪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籬蒿，曲折而入，登樓，殊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嫗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馥滿案，圍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羣驚奔匿。獨叟出，叱問：「誰何？」入人閨闥。生曰：「此我家閨闥，君占之。」旨酒自飲，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入，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略審門閥。叟自言：「義，若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多時，嫗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嫗云：「此爲老荆。」又指女郎云：「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之，輒俯其首。生隱躍逼詢，女急歛足，亦無愠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嫗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舉幃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而寢待終宵，寂無聲歎。歸與妻謀，欲攜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凭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扇，闐之，闐然，生急起窺覘，則扉半啓，俄聞履聲細碎，有燈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

驟見生，駭而卻走，遶圍雙扉。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得一握手爲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知？但閨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啓關出，捉之臂而曳之。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卽相思無用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卽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爲歡。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俯首倚牀，拈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訶詬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鳳也，刀鋸銖鉞，小生願身受之。」良久寂然，生乃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攜家口而遷焉。意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竊耳戩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啓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遭此大厄，若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爲已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攜有獵狐，望君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與聞，必欲僕效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旣爾，則恨滋深矣。」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鑲膺虎鬚，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

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蔽，乞得補緹。莫慨然解贈。生卽付青鳳，乃與客飲。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爲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使妾得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蓋循循善誘，有師範焉。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抱撲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妒甚，朝晉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卽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襪物，導與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祕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疑爲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爲妖？意道士借厭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堦垣，則室門亦閉，躡迹而窺，見一擗鬼，面翠色，齒巉巖如劍，鋪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爲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當入口而吐之。」

耶？取拂碎之，壞寢門入，徑登生牀，裂生肚，掏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道而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舍。』二郎愕然，以爲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僱爲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尙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業魅！償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遂擊之，嫗仆，人皮割然而脫，化爲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蒹蘆，拔其塞，置烟中，飄飄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人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爲？』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啜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入於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佇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甯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烟焉。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解，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啓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爲言恍惚若夢，但覺心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加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為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賈兒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床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姬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忘。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擬覓。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歌哭叫詈，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呵兒，兒亦不為意。因共壯兒膽，然嬉戲無節，日效圻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所作，遂把廚刀霍霍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匏覆燈。伺母墜語，急啓燈，杜門聲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渡狀。歛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溼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若弗聞，擊之不中，懷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婦癡臥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頑，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扇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關。翁患之，驅讓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作，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嫚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甌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臥庭石上。審

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嚙嚙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何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語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買易塵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始詰母疾，答云：「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始檢積，出錢許，裹付兒，兒少之。始欲作湯餅啖兒，兒覩室無人，自發藥裹，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始，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去。隱以藥置酒中，邀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託在舅家，兒自是日游塵肆間。一日，長鬣人亦雜儔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里居，答言北村，亦詢兒，兒僞云山洞，長鬣怪其洞居，兒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啓下裳，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爲可恨耶？」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卽臺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誤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尙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際津津尙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秃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瘳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祟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十歲小兒，何以辨此，其殆天授乎？胸有成竹，目無全牛，膽大如天，心細若髮，虛以餌之，實以證之，苦以難

之，甘以餌之，同類以結之，後約以信之，討之於杯酒之中，玩之於股掌之上。其從容措置，不躁不矜，縝密而
不有輕洩者，老成人且難之，况乃孺子？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
醫人，善太素脈，徧診諸客，未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聞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
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兩君自慎之。」二人初
聞甚駭，既以爲模稜語，置不爲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釀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
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膩有臥人，大愕，歛手。急火之，竟爲姝麗，韶貌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
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願仙入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
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尾於何有君誤矣。」引董手強使復探，則腓肉如脂，尻骨童童。女
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
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笄，君垂髻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瓊
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髮髯憶之，十年不見，遂茁條若此，然遽何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
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爲文君，膺妾一身，焚無所倚。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勉來相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
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餘，漸羸瘦，家人
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君不可爲也。」董
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爲之針手灸臍，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拂然曰：「

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尙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鄰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爲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歡待。居數日，迷罔病瘳，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諸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後，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拔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取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爲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之。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誤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凡聞讒言者，始未嘗不駭然，驚惶然，惕然，懼乃一轉念間，卽自涉游移，而寬以自恕矣。且謂彼模稜，而置不爲意矣。迨錮蔽日深，事不可爲，徒掩泣而費恨以死，天下豈止一董生哉？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尙未知名。一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衆當醺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獠。

惡。或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居無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髻宗師至矣。」衆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酬之三。衆睹之，琴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爲怪；荒舍匪遙，合乘輿來覓飲，幸勿爲眇眇。」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燈獨飲，忽有人窸窣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日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啓濃髻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爇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候治具以出，易棗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讀，與陽世略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頽，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黃昏，鬼客已去。自是兩三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眠。朱獻臆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臆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床前，破腔出腸胃，條條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懼！我爲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爲君易之，留此以補闕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繻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經元。同社友素擲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髻生動，目炯炯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攜陸歸飲，既醺，朱曰：「滯腸伐胃，受賜已多，尙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易，面自想亦可更山荆子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尙欲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裏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艱物色，適得一美人首，敬報

君命。朱撥視，頸血猶溼。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扃，陸至，一手推扉，扉自闢，引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着力如切瓜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朱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麻，面頰甲錯，搯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藉，驚絕，濯之，盆水盡亦，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鬢，笑靨承歡，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於床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鬧聲，呼婢往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啓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撻侍女，謂所守不恪，致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旋之，遣媼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冤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爲蘇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彼不黷於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爲壻。公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於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爲樂，死之爲悲？」朱以爲然，卽治衣衾棺槨，既竟，盛服而沒。翼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虛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其不再？」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務，授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

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豪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寤然而逝。自是三數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繼絕。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瑋方五歲，輒來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爲太華卿，行將遠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扶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業尙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之鸞鳳耶？」願子曰：「好爲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與從羽葆，馳衝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瑋伏不起，朱促車行，火馳不顧。去數武，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曰：「佩之當貴。」瑋欲追從，見與從人馬，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鑄字一行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湧，曰深，曰夢，曰佩。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仕爲總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鼻，矯作者矣；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况加鑿削於肝腸，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蠟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爲歲不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尙有靈焉否也？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嬰寧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風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輿獨遊，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願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快快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釀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

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蹤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頗開，食亦略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為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卽君姨妹行，今尙待聘。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託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烟略與商榷，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綠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憩。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卽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燃花而入。審視之，卽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無還往，懼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嫗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嫗鬢憤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嫗笑曰：『奇哉！姓名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啜，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嫗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關，豆棚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花朵，探入室。

內，茵籍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媪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噉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閣。媪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媪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爲姨也。忽遽遂忘姓氏。」媪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雞尾盈握。媪勸餐已，婢來斂具。媪曰：「喚寧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媪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瞋目曰：「有客在，咿咿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寧，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蓮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媪亦起，喚婢撲被，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見，則嬰寧在上。見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揆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感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換老奴來，折一巨細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莖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

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媪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媪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瞠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蹤兆，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寧，笑至。媪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爲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姝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襁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龐痣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廬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寧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饑居，祟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寧，臥牀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師符，粘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寧，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慈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澁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翩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隴湮沒，莫可辨識，詔嘆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慙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味爽卽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矍然狂。

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卺，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秘密，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撻，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徧咸，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哭。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歸。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漓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燕火燭竅，見中有巨蠹，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許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鵲突官，幸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輓而往。女於荒煙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媪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媪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我嬰寧殆

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聶小倩

甯采臣，浙人，性慷慨，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蹤。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扁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樂其幽杳。會學使按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啓南扉，甯趨爲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甚。」甯喜，藉藁代牀，支板作几，爲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亦篋，甯疑爲赴試諸生，而聽其聲音，絕不類浙，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樸誠。旣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甯以新居，久不成寐，聞舍北鳴啞，如有家口，起伏北牕石壁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媪衣黟緋，插蓬首，給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久不來？」媪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蹙。」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豔絕。媪笑曰：「背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精悄來無迹響，幸不嘗著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甯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聽。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甯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恥道喪。」女云：「夜無知者。」甯又咄之。女遂巡若復有詞。甯叱：「速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一錠置櫥上。甯疑擲庭埤，曰：「非義之物，污我囊橐。」女慚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旦，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寓

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甯質之。燕以爲魅，甯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至，謂甯曰：「妾聞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不敢欺。妾小倩，姓聶氏，十八天殂，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役賤務，覘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甯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若何？」曰：「狎暱我者，隱以錐刺其足，彼卽茫然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惑以金，非金也，乃羅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甯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玄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萎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甯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後，具酒饌，留意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就寂。甯不聽，強搆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佩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白。幸勿翻窺，篋樸違之，兩俱不利。」甯謹受教，既而各寢。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時，駒如雷吼，甯不能寐。近一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閃閃。甯懼，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樯，欻然一射，卽遽斂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甯僞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非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膽，致壞篋子？」遂復臥。甯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樯，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絨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甯欲觀之，概出相示，榮榮然一小劍也。於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墳壘壘，果有白楊，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趨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甯。甯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魘魅。」甯欲從授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爲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道中人也。」甯乃託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質舟而歸。甯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爲嫌！」祝畢。

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姑媵，媵御無悔。」審諦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筍，白晝端相，嬌豔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入先白母，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毋言，恐所驚駭。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箒，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廚下，代母戶爨，入房穿戶，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爲設牀褥。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齋欲入，卻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懼。生呼之，女曰：「室中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甯已悟爲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遺亡，洵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坐默然。二更向盡，不言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牀寢，且兄妹亦宜遠嫌。」女起，容掣蹙而欲啼，足偃懷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懼母噴。女朝旦朝母，捧匱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甯將寢，始慘然去。先是甯妻病廢，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啜稀飯。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當知兒肝鬲，爲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爲天人所欽，賜實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與子議，甯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覲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貽，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贊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爲榮。一日，俛頸窗前，悒悒若失，忽問革囊何在，曰：「

以卿畏之，故絀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挂牀頭。」甯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甯果攜革囊來，女反復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敵敗至此，不知殺人幾許，妾今日視之，肌猶粟悚。」乃懸之。次日，又令移懸戶上，夜對燈坐，約甯勿寢，歛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間，甯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口，睜閃攫擊而前，至門卻步，遂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格然一響，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掀夜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甯駭詫，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甯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誤食之，立死，卽爲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楚人以同歲生爲同年，投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媪，張棚施飲，趨之。媪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媪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豔絕，指環臂釧，晶瑩鑑影，生受瓊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覷媪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惑，略詰門戶。女云：「郎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爲患，以情告某。某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於此，是不可救，且爲奈何？」生大懼，出茶驗之，眞水莽草，又出指環，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豔名，數年前，誤食水莽而死，必此爲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襦囊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跪哀懇。寇以生將代女死，故斲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昇送之，將至家門而卒，母號涕。

送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柏舟節，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即回來分母勞，母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所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強捉之來，今爲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豔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且祝郎母子，情義拳拳，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媪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因顧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廚下，代母執炊，供翁媪，媪視之，懷心既歸，即遣兩婢來，爲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馘不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歸寧，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廈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爲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爲李九害，我爲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爲此？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豐筵，禱其庭，輒有效。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哀毀，但不對客，惟命兒縷麻履，教以禮義而已。葬母後，又二年餘，爲兒娶婦，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視女之異，遂命駕其家，訂翁婿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爲四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轡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翁媪，亦如生言。媪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鶚，字離塵，請諸寇翁，以三娘體骨，與生合葬焉。」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翹盼甚切。一夜，纔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鬟絳帔，褰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即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澀，呼麗人少待，將歸，著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齧柄，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驃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匪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顧數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繫褰檐梧，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乖，圖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爲賀。」士人亦執瓊酬答，主客笑言，履烏交錯。士人注目麗人，屢以遊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僞爲愚者。久之，漸酣，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爲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板，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卸得殘妝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潛潛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繡鞋兒，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謠，不足污君聽，然因流俗所尚，姑效顰耳。」音聲靡靡，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間，麗人僞睡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憤恚，頗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而覘之，裁近其牕，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己素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

憤然方行，見弟三郎乘馬而逝，遽便下問，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與姊回，直入其家，則室門扃閉，枕上之語猶喁喁也。三郎舉巨石如斗，拋窗擊樞，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惱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擇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甫能消此心中惡，又護男兒，怨弟兄，我不慣與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攜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撲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越日，土人果歸，乘白驃，女異之而未言。土人是夜亦夢，所見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亦來相問，語次，謂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土人笑曰：「幸不爲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貌秀美，夫妻最愛憐之。十四歲，暴病天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珠兒。兒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強澀，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闈，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千百千，執名以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十金。僧厲色曰：「必百緡，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爬刮牀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爲？」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懇邑宰。宰拘僧訊鞫，亦辯給無情詞。答之，似擊輓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疊訣舉視之，僧乃懼，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曠暮，與妻坐牀上，忽一小兒，偃偃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烟霧，宛轉間，已登榻坐。李推下之，墮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瞥然復登。李懼，

與妻俱奔。兒呼阿父阿母，啞啞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扉，還顧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爲？」答曰：「我蘇州人，姓詹氏，六歲失怙恃，不爲兄嫂所容，遂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爲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佞鬼，冤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阿翁昭雪，願得爲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曰：「但除斗室，爲兒設牀褥，日給一杯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喜，遂獨臥室中，晨來出入閨閣，了不異人。聞妾悲痛聲，問珠兒死幾日矣，答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塚啓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怛怛，回視，失兒所在，異之。昇尸歸，方置榻上，目已警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羣喜珠兒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迥異曩昔。但夜間僵臥，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冥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夢醒，羣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兒等二人，其一名哥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間，爲姜員外作義嗣，亦甚優遊。夜分，因來邀兒戲，適以白鼻驕送兒歸。」母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父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質價未償，而嚴翁死。此事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去當訪之。」又一二日，謂母曰：「惠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千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都與骨肉無關切，倘有細述前生者，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姜員外，蚤緣見姊，姊呼我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喜繡並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澆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挂牀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母問其期，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酬飲於門外，反曰：「驕從暫令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綠錦被，曾爲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尚在否？」母曰：「在。」啓笥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之疲，且小臥。翌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爲繡閣交。是夜，忽夢惠撲頭紫轍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

覲面，不啻河山，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撲地悶絕，踰刻始醒，向母曰：「小惠與阿嬌別幾年矣？頓鬢髮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即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女曰：「兒昨歸，頗委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何可贖？」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妒醜。」惠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踏移時乃甦。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兒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牀頭，一執鐵杖，一挽苧麻繩，長四五尺許。兒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婦，且避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至，俱匿牀下如龜鼈。」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夫起居，既而拍掌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阿父當即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爲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入邑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爇之，往往得瘳。後暴病，體膚青紫，自言鬼神責我綻露，由是不復言。

小官人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臥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隙，馬大如蛙，人細如蟻，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卓紗，著繡履，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頃見一小人，返入舍，攜一氈包，大如拳，徑造牀下，自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淺淺微物，想太史亦當無所用，不如賜小人。」太史頷之，欣然攜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餒，不曾詰所自來。

胡四姐

尙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眸不轉。女笑曰：「既既視妾何爲？」曰：「我視卿如紅葉碧桃，卽竟夜視，不爲厭也。」女曰：「妾陋質，遂青盼若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顛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跪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爲少留。」四姐無語。三姐去，二人備盡歡好，旣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爲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黏寢門，可以卻之。」遂書之。旣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逕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榭木，蒼莽中出一少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貫，醞我卽攜小肴饌來，與君爲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鷄麩，肩各一，卽抽刀子，縷切爲麪，醞酒調醢，歡洽異常。繼滅燭登牀，狎情蕩甚。旣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烏，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鳥於牀。二女逐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八九離桑梓，被妖物盡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翦，當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

密邇，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聞四姐在瓶中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啓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脬作孔，予卽出矣！』生如其請，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倒地，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爲。』搖瓶俯聽曰：『幸止亡一此物，合不死，猶可救。』乃攜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撤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爲鬼仙，亦無苦。』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尙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纒，忽聞翁呼甚急，羣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羣喜慰問。翁但謂媪曰：『我適去，拚不復返。行數里，轉思拋汝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媪云：『如此亦復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理。』媪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給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促不去，翁催益急。媪不忍拂其意，遂錯妝以出，媪女皆匿笑。翁移首於枕，手拍令臥。媪曰：『子女皆在，雙挺臥，是何景象？』翁搥牀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躁急，其勸媪姑從其意。媪如言，並枕僵臥，家人又共笑之。俄視媪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去。衆始近視，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

其驚惶。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畸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何其暇也！人當屬綴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暱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不事矣！」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甚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則以母老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鬢媪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媪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爲人不言亦不笑，豈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嗟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儂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爲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豔麗如此，神情一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略不置齒。類母適疽生陰處，背且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爲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蹠踐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

身已向暮，旦夕霜露，深以祕續爲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權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遊戲之，則冷語逼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寧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欲聞履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爲者，笑曰：「我來觀貞之節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翼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變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拽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逕去。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祕，洩恐不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局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疑使君無而烏可得？然一事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

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媪，僞爲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開扉，扣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啓扉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細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搦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卽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將夜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爲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線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旣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糝糊也，駭絕，得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卽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穩，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警爾間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蠻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豸，彼愛爾婁豬矣！」

王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酒友

車生者，家中不中費，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寐也。故牀頭尊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覆

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貓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犬臥。視其瓶，則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啓覆視之，儒冠之倭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於麪藥，而人以爲癡，卿我鮑叔也，如不見疑，當作糟邱之良友。」曳登榻，復共寢，且言：「卿可常相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專伺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曰：「屢叨良醪，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頰？」狐曰：「雖然，君貧士，杖頭錢大不易，當爲君少謀酒費。」明夕來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殺，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久掬，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取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收莖四十餘石，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菘可種，售種，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漁洋云：「車君灑脫可喜。」

蓮香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爲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暨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答云：「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尙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爲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遂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叩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啓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

此三五日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逆與語，觀面殊非。年僅十五六，裊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爲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旣而羅襦袴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爲情緣，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席房中，得無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娼，顧亦不常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繡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香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恆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權，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懣損，保無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析如亂絲，鬼症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瘡戶瘵鬼，寧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懣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窺妾者。」是夜李至，裁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曠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攜藥餌，爲君一除陰毒。幸病蒂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

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爲鬼病。蓮夜夜同衾偃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欲別，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扉，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爲我作巫醫，請勿爲懟，情好在我。」李稍憚，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爲君除之，不妒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爲狐祟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可，拂然遂去。由是李夙夜必借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饘粥一甌，欲歸就養，尙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童餽給飲食。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臥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窳態入者，則蓮香也。臨榻啞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救。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歛入，猝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而相質，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天，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寢哉！夜夜爲之，人且不堪，而况於鬼？」妾問：「狐能死人，何爾獨否？」蓮曰：「是探捕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生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真。幸習常見慣，頗不爲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處郎君者？」李赧然遜謝。蓮笑曰：「恐郎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歛衽曰：「

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覩然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采藥三山，凡三閱月，物料始備，瘵盡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曰：「妹所得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乃自接唇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徬徨別去。蓮以新瘵，尙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僞示生歸，以絕交往。日衣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常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如芻靈，女不得遁，遂著衣偃臥，蹠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恆出履共弄。蓮嘆曰：「竊娜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鳥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雖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啓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媪索履。生遽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著之，鞋小於足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面鏡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僵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遍體搔癢，皮盡脫。晨起，睡鳥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履，肥瘦脗合，乃喜復擊鏡，則眉

目頰頰，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貽。蓮香聞其異，勸生以媒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媪初度，因從其子墻行，往爲壽。媪賭生名，故使燕兒窺簾認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媪扶之，不以爲悔。生出，浼母舅執柯，媪議擇吉，養生婦告蓮香，且商所聘。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鬮毯貼地，百千籠燈，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旣揭，歡若生平。蓮陪香飲，細詰還魂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沉浮。偶至章家，見少女臥牀上，迎附之，未知途能活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卽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爲召巫醫，輒卻之。沉痾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啓衾將斂，尸化爲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羸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歐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領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章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願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咦！因熟視燕兒，生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女泫然曰：「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無言，以爲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殆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集。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

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啓李家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遊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略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覯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爲真。或值坐有歌妓，則卽遙望卻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頽顏徹顛，汗珠珠下滴，因共爲笑。遂貌其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癡。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胄。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然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儻，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媪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媪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濱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媪驚，奔告女，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辯辯，自謂不癡，然無由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纔念頓冷。會值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友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已，然以受女擲榆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鵲樹下，少年環於牆堵。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之，娟麗無雙。少傾，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顛倒，品頭題足，紛紛若狂。生獨默然，及衆他適，回視，猶凝立故所呼之不應。羣曳之曰：「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衆以其素訥，

故不爲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牀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強拍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與狎，意甚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臥三日，氣休休若將漸滅。家人大恐，託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省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牀，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遘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日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摻手褰簾，凝睇不轉，生益喜，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爲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麻子。大呼曰：『姐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圓？』鳥云：『得近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臥則依其床。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生則僵臥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爲人，當誓死相從。』鳥云：『誑我。』女乃自矢，鳥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鸞，解履上牀，鸚鵡驟下，屣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嫗往探，則生已寤。家人鸚鵡啣繡履來，墮地死。方其異之，生旋蘇，卽索履，衆莫知其故。適嫗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嫗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數年，得婿如此，恐遂爲顯者矣。』女以履故，矢不他，翁媪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久益爲人賤。兒既諾之，』

蓬菲而甘，藜藿不怨。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自是生家得匿，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甦，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殮生，聞棺中呻以息。啓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曰：『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汝妻節義，始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關節，敬祕相授。信生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徑。題紙下，七首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啓奏上大嘉悅，卽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顧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乃是真癡。彼孫子何癡乎！』

聞戲言而斷指，此爲真癡。忽而離魂，忽而化鳥，自我得依芳澤，使彼深篆中心，隻鳥飛來，息壤在彼。遂令高自位置者，戲語成真。甘蓬菲而安藜藿，且以癡報癡，至以身殉。人鬼相隔，且感此癡，癡亦何負於人哉？嘗謂天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友者，果能以至誠之心處之，天下不復有難籌之事矣。癡顧可少乎？

任秀

任建之，魚臺人，販氈裘爲業，竭貲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爲弟昆，行止與俱。至陝，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恆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一半君自取之，爲我小備殮具，贖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罄吾糶而歸。如肯攜殘骸旋故里，則裝貲勿計矣。』乃扶枕爲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爲市薄材，殮已，主

人催其移樽。申託尋寺觀，竟遁不反。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極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貲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還。殮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臺泮，而饒達善博。母教戒甚嚴，卒不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懼，對母自矢。於是閱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謂薄之。有表叔張某，賈京師，勸使赴都，願攜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清，泊舟關外，時鹽航纒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舂聲清越，入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發，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將囊中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訓，即復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輿勃發，不可復忍，攜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錢注豐美。置錢几上，便求入局。兩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舂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撓沮之。至，則秀勝側積資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尙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船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託非錢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躁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關矣。共運費而返，二客亦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箔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償於秀，及問姓名里居，知爲建之子，縮頸羞汗而退。過訪旁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遂不復追其前郤矣。乃以貲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蓰。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靖難兵起，齊大亂，妻爲兵掠。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卒。又娶繼室，生子

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從塾師。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毋弗聽。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僵臥。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所自來，曰：「余竊情鄰婦爲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泄累弟，且日一啗，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云：「將助樵探。」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閱之，山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所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云：「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歛有虎，至，衆懼而伏，虎竟啣誠去。虎負人行緩，爲訥追及，力斧之中，膊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衆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况爲我死，我何生爲？」遂以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涌，眩暈濱絕。衆駭，裂之衣而約之，羣扶以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欲斷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毋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就榻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途遇之，面訴曩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詳言菩薩至，仰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透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一入冥司，

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捽訥跪。衆鬼因紛紛籍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開騰震地。菩薩以楊枝徧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爲撰造之誣，反詆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瘳，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願父猶以兒爲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之。訥乃去，每於衙衙訪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年，達金陵，懸懸舊百結，偃僕道上。遇見十餘騎過，走避路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蹕前後。一少年乘小駟，屢顧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郡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君子之，蓋適從遊，闕也。誠具爲兄告，言次，千戶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燕敘。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爲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答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蕩無家產，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千戶瞪而眎之，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玄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千戶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某指揮。半年，生汝兄。又半年，指揮死。汝兄以父蔭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以弟爲子，折福死矣。』千戶曰：『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爲長，誠十六最少，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千戶得兩弟，甚歡，與同臥處，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

有無父之國？」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吊，忽見訥入，暴喜，悅悅以驚。又覩誠，喜極不復作言，潛潛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翁輟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千戶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媪，媪斷卒，內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爲。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始甦。千戶出賞，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二墮；至虎啣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憤憤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爲千戶墮。一門團圓，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爲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否？」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敘次文筆亦工。」
一篇孝友傳，事奇文奇，三復之，可以感人性情，揣摩之，可以化人文筆。

巧娘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閹。十七歲，陰裁如蠶，遐邇聞知，無妻以女。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恨，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廉觀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毋欲如瓊否？」婢果呼問。廉詰其何爲。女曰：「倘至瓊也，有尺一書，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爲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瓊州北郭，日已曠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往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族，窘甚。見道側一墓，欲傍墳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孫升，踰踞其上。聽松聲謾謾，宵蟲哀奏，中心忐忑，悔念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瞰之。

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鬢挑畫燭，分侍左右。麗人左顧言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瓊，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森豎，不敢少息。勿婢子仰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膽兒，暗來窺人。」生大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諦，反恚爲歡，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恣態豔絕。聽其言，亦非土音。問郎何之？答云：「爲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不嫌逢筆，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願在下牀。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脛股。生僞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啓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悄悄出衾去。俄隱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何苦。女搖首曰：「我自嘆吾命耳！」婢立榻前，眈望顏色。女曰：「可喚郎醒，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怍。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有臥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涕淚未乾，驚曰：「合卷之夕，悲涕不倫，將勿郎君相暴耶？」女不言，益悲。婦欲將搗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婦云：「是三兒家報，言吳郎已死，榮無所依，且爲奈何！」女曰：「彼固云：『爲人寄書，』幸不遺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笑問：「何迂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適闍寺，沒奔椽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雌者耶？是我之容，不可久溷他人。」遂導生於東廂，探手於牀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爲。」乃挑燈徧翻箱篋，得黑丸授生，令即吞下，祕囑勿吐。乃出生獨臥籌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初醒，覺臍下熱氣一縷，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橘色才分。婦卽入，以炊餅納生室，叮囑耐坐，反關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留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

人厭惱。乃出門去。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輟欲招呼自呈，慚訥而止。延至夜分，婦始攜女歸。發扉曰：「悶煞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敘衽，婦命招呼以兄妹。巧娘笑云：「姊妹亦可。」並出堂中，圍坐置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置。婦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爲吾掇陽爲吾子可也。」生喜，捉臂登牀，發硯新試，其快可知。既於枕上問女，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毛家小郎子病闕，十八歲而不能人，因邑邑不暢，費恨入冥。」生驚疑三娘亦鬼。女曰：「實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曰：「勿懼，雖爲鬼狐，非相禍者。」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娟好，獨恨自獻無隙。生蘊藉善諛，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透屋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啓，生附耳請間，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偃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渺而遽纍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流蕩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學刺繡，妾不少祕惜，乃妒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瞋目，問誰啓扉？巧娘笑迎自承。華姑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晒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爲？」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爲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防閑，兩情不能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定永約。」卽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兩兒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傅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

望。生路述崖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尙能生還者，徒以闔廢故，不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况又慧麗，娶之亦不爲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炫聞翁媪。一日，爲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闔，將論婚於世族。生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博父從之，遣一僕一媪，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烟，媪下乘，直造其闔，則母子拭几濯漑，似有伺。媪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卽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殞謝去。」因以酒食餉媪及僕。媪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未幾，巧娘耗，生惻惻欲涕。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笑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歎歎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姊矣。」固詰之，笑云：「妾母子來時，實未嘗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爲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卽命與宵晝兼程，馳詣其墓。叩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巧娘，縷縷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孽也。誕三日矣。」生曰：「誤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地下，罪將安辭？」乃與同輿，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傳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爲，魂已離舍。」督治冥具，既竣而卒。兒長，絕肖父。尤慧，十四入泮，高郵翁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脫，亦未知所終。

此篇括一闔宇，巧弄筆墨，措詞雅不傷纖，文勢極抑揚頓挫之妙。

伏狐

太史某，爲狐所祟，病瘠。符禳既窮，乃乞假歸，冀可逃避。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懼，無所爲謀。一日，止於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授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余鄉某生者，素有嫪毒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狐館，四無鄰，忽有奔女，扉未啓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之。衿襦甫解，貫草直入。狐驚痛，啼聲嗷然，如鷹脫鞵，穿牕而去。某猶望牕外，作狎暱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寞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三仙

士人某，赴試金陵，經由宿遷，會三秀才談言起曠，悅之，沽酒相歡。款洽間，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一麻西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於理未當。茅茨不遠，可便下榻。」常麻並起捉裾，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睹庭院，門遶清流。既入，舍宇精潔，呼僮張燈，又命安置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闌場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擬四題，命圖各拈其一，文成方飲。」衆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才讀三作，深爲傾倒，草錄而懷藏之。主人進良醞，巨杯促釀，不覺醺醉。客與辭，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醉中不暇解履，著衣遂寢。既醒，紅日已高，四顧並無院宇，惟主僕臥山谷中，大駭。呼僕亦起，見旁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訝迷罔。視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山問士人，始知爲三仙洞。蓋洞中有蟹蛇蝦蟆三物，最靈。時出游人往往見之。云：士人入闈三題，皆仙作，以是擢解。

擢解之文，而出之於怪，已奇怪，而爲「蟹」爲「蛇」爲「蝦蟆」，則更奇，恨未覩其文，不知其氣味，果居何等耳。

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趙城虎

趙城媪，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媪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訴於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媪愈號跳，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諾爲捉虎。媪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因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媪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姑以解媪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吞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領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媪止一子，而爾殺』

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領之，乃釋縛令去。媼方怨宰不殺虎以償子也，遲且啓扉，則有死鹿。媼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銜金帛擲庭中，媼由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臥簷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媼死，虎來吼於堂中。媼素所積，縛可營葬，族人共瘞之。墳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郊，至今猶存。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啓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爲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攜之，以爲戲具。宰怒，殺術人，留童子，欲醫之，尙未得其方也。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鼯，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奇癢，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強者齧弱者以食，食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鼯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黏據不可下。頃入襟底，爬抓腰脅，犬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搯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紅玉

廣平馮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媼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

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鄰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衣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子舍笑語，窺之，見女，怒喚生出，罵曰：「畜生所爲何事！如此落莫，尙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生跪自投，泣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旣自玷，而又復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寒舍羞。」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兩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專，卿如有情，尙當含垢爲好。」女言辭決絕，生乃灑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瞻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促糲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爲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女，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啗之，必令諧允。」一言已別去。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饋金，不敢告。父翁自度無費，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領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外，與閒語。衛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斬於費，生聽其詞，竟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几上。衛乃喜，浼隣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媪，居室偏側，女依母自障，微睨之，雖荆布之飾，而神情光豔，心竊喜。惜舍款塔，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卽令舁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跪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費，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勸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宋官御史，坐行賅免，居林下，大擲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豔之，問村人，知爲生配。料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形於色，旣思勢不敵，斂怒爲笑。歸告翁，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畫地，詬罵萬端，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生，洵若沸鼎。女聞之，棄兒於牀，披髮號救，羣孳昇之，闕然去。父子傷殘，呻吟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鄰人共憐之，扶置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與詞，上至督撫，訟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冤塞胸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殺宋，而慮其扈從繁，兒又罔托。日夜哀思，雙睫爲之不交。忽一丈夫，用諸其家，

虬髯鬪領，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邊曰：「君有殺父之讎，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爲宋使之偵，姑僞應之。客怒眦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儻。」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誑我，今實佈心腹。僕之臥薪嘗膽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襖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爲我杵臼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託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懼禍及，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媼一媳。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兒啼，跡得之，繫累而行。兒啼愈噴，羣奪兒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收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褫革，屢受梏慘，卒無詞。令是夜方臥，聞有物擊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鋒利如霜，刺牀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蹤緒，心竊餒。又以宋人死，無可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生歸，甕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鄰人憐餓，食飲，苟且自度。念大讎已報，則飄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潛潛墮。及思半生貧微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骨。既葬而歸，悲怛欲死，輾轉空牀，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疑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濃濃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啓，便問：「大冤昭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猝不能追憶。爇火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嬉笑跨下，生不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忘而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言鄰女者，妄也，妾實孤。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故攜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跪牀頭，涕不能仰。女

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與夜寐不可。」乃翦莽擁篲，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虧，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雇傭耕作，荷鋤誅茅，牽蘿補屋，日以爲常。里黨聞婦賢，益樂贊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專未就安妥，如何？」詰之答云：「試期已迫，巾服尙未復耳。」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若待君言，誤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渠矣。女嫵娜如隨風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豎人毛髮，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漁洋曰：「程嬰杵臼，未嘗聞諸巾幗，况狐耶？」

林四娘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拳幃入，視之不識，而豔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爲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極爲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宛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於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箏，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爲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

一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爲魔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託爲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華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騭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爲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一見期。」言已慘然，公亦淚墮，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乖音錯節，慎勿出以示人。」一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誤。

按漁洋先生池北偶談，亦載此事，詩則作七律。德州盧雅雨先生采入山左詩鈔，附錄於此，以備參考。

閩陳寶鑰，字綠崖，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丫環，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褰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遂巡問，四娘已至前。萬福，鬢髻朱衣，繡半臂，鳳嘴靴，腰佩雙劍。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衡府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盡不幸，早死。嬪於宮中不數年，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損於君，願無疑焉。」陳

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聲酬酢。久之，設具譔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喜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敘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而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敘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李五絃司寇有寫本。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烟。紅顏力薄難爲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傷，閒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昇平曲，君試聽之亦惘然。」

附林西仲雲銘林四娘記

晉江陳公寶，字綠崖，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榻中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而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魍，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激兵格之。甫起念，鬼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千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蹣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囊中矢，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氈衣褲，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擾。次日，神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輒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孳惡可畏，勸令改易頭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翹靚妝，嬈嬈婷婷而至。而衣皆蛟綃霧縠，

亦無縫綴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無異相也。陳日與歡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八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願一時力不心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詠，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皆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度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療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忽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衆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權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連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列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補任江南傳驛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魯公女

招遠張於日，疎疎狂不羈，讀書齋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鶩。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歎欲絕。魯以家遠，寄柩寺中，卽生讀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臨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邈若山河，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泉有靈，當姍姍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年。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則女子含笑立。

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挽坐，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生好弓馬，以射麋殺鹿爲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卽柩前捻珠誦誦。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愛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爲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與其榷，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爲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侍生懷，淚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經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某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焉，會將何爲？」女亦泣曰：「願爲奴婢以報。」少間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裳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旁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鈿車，繡帷朱幃，僅一老嫗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子行近車，嫗引手上之。展軀卽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因思經咒之效，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迎之曰：「子爲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日益明，自捋其鬢，白者盡黧，黧落，又久之，黑者亦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頰禿面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游戲事，亦猶童。過失邊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爲求繼室於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去而後娶。」屈指將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

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鍾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共計其年。大笑曰：「癡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豁矣。」不聽。母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閹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閹人拒之。退反旅舍。悵悵無所爲計。閒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殞謝。即不然。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言。但終日臥。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爲人。乃託遊邀。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荆略談。甚個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囑客暫獨坐。忽忽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愴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爲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女涕數日。竟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願者。果君耶？年貌舛異。覩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二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啓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喉中咯咯有聲。忽見朱櫻半啓。墮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呻吟。盧公悅。肅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閥。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攜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耦。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爲媵姑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爲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道士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亦不顧。韓聞擊刺之聲甚久。詢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即坐。略致研詰。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知。缺地主之禮。」答曰：「野人新至。無交游。聞居士揮霍。深願求飲焉。」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頗偃蹇。不甚爲禮。韓亦海客遇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

辭而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稍厭其煩，飲次，徐嘲之曰：「道長日爲客，寧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十與居士等，惟雙肩承一喙耳。」徐漸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翌午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設。道士已候於途，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臺，大奇之。曰：「久不至此，創建何時？」道士答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校童，錦衣朱履，酒饌芳美，備極豐滉。飯已，另有小進，珍菓多不可名，貯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照几榻。酌以玻璃，瓊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如弱柳，一身短齒最稚，媚曼雙絕。道士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聲清細。既闌，道士懸爵促醕，又命徧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尙能否？遂有僮僕，委甃於筵下，兩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畫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引盡。起謂客曰：「姑煩白酌我少醵，卽復來。」卽去。屋南壁下，設一螺鈿之牀，女子爲施錦褥，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枕，命少者立牀下爲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往將撻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牀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視牀上美人，尙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逕登南牀，欲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覺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階下，急視徐，徐尙未醒。見其枕遺扇之石，酣寢敗廁中，蹴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胡氏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入，詞語開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贖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游，輒晝夜始歸，扃閉儼然，不款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主人有女，求爲姻好，屢示意，主人僞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繫黑衛於門。

主人迎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爲胡氏作冰。主人默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令嬾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漸色，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駟，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啞啞然草蟲耳。主人以其言忿，知必相讎，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弩，馬嘶人沸，聲勢洶洶。主人不敢出，狐聲言火屋，主人益懼。有健者，率家人譟出，飛石施箭，兩相沖擊，互相夷傷，狐漸靡，紛紛引去。遺刃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衆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衆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餘，身橫數尺，揮大刀如門扇，逐人而殺。羣操矢石亂擊之，顛踣而斃，則芻靈耳。衆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人適登廁，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亂射之，矢集於臀，大懼，急喊衆奔鬪，狐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甚害，而日戒嚴。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師至，主人自出，胡望見，避於衆中。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何故與我？」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邀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卽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慚。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牀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劣。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於是酬酢甚歡，前卻俱忘。命羅酒漿，徧犒從者，上下歡慰，乃許問里居，將以奠鴈，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旣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卽同訂期而去。至夜，果有與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嫵溫麗異常，主人大喜。胡生與一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歲。

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媪，時來望女，人人皆見之。

王者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金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剎，因詣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自撫公，公以爲妄，將寘之法。及詰衆役，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蹤緒。至廟前，見一警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求卜筮。警曰：「是爲失金者。」州佐曰：「然。」因訴前苦。警者便索肩輿云：「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警曰：「東。」東之曰：「北。」北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走移時，警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見有高門西向，可款關自問之。」拱手去。州佐從其教，果見一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制，不言姓名。州佐訴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謁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閒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嶺日，細草如氈，轉數廊榭，又一高亭，歷階而升，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熏，不覺毛髮森豎，疾退歸舍，自分留鄴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惟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卓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纁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具在此，是區區者，汝撫軍卽慨然見贈，未爲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卽就刑。稟白何所申證？王者曰：「此卽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懼息不敢辯，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旣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辯，命左右者，飛索以縲。州佐由樸出函，公拆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設法捕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與愛姬共寢，旣醒，而姬髮盡失，鬮署驚怪。

莫測其由；蓋函中卽其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賦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妄加譴責。前取姬妾，略示徵警。如復不遵教令，且晚取汝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遣人尋其處，則皆重巖絕壑，更無徑矣。

異史氏曰：「紅線金合，以儆貪婪，良亦快異。然桃源仙人不事剽掠，卽劍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神歟？苟得其地，恐天下之赴愬者無已時矣！」

陳雲棲

真毓生，楚夷陵人，孝廉子，能文。美丰姿，弱冠知名。兒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爲妻。」父母共以爲笑，而爲之論婚，低昂苦不能就。生母戚夫人，祖居黃岡，生以故詣外祖母。聞時人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郡有呂祖菴，菴中女道士皆美，故云。菴去戚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果有女道士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最少者，曠世真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女冠覓盞烹茶，生乘間問姓名，答云：「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陳頰頰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淪茗進佳果，道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以來。一梁雲棟，約二十有四五，卻爲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惘，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女冠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拆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瓿告醉，白顧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與陳婢來，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伴醉仰臥。兩人

代裸之，送就淫焉，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辭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款關。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又入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閉然而合。盛笑曰：「閉扇矣。」生立窗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窗曰：「人皆以妾爲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乖廉恥，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亦非易易，果相見愛，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如望爲桑中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中心惆悵，思欲委曲夤緣，再一親其嬌範。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晷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費，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爲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兒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且夕一往，如不果諧，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攜所積而去。至黃，詣菴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竈下，因就問詢。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遁去，向聞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歎命駕，即詣郡北，遇觀輒詢，並少蹤緒。悵恨而返，僞告母曰：「舅言陳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伴來。」踰半年，夫人歸寧，以事問母，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媼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遠出，莫從稽其妄。夫人以香愿登蓮峯齋宿山下，既臥，忽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喪，陵移坐就榻，告懇坎珂，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姪輩，一傳口語。但道其暫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未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卻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慙慙再囑。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實告母，所謂潘生，卽兒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肯兒，宜淫寺觀，以道士爲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竊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游不返。既歸，邑邑而病，適感媼卒，夫人往奔喪，殯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

族妹也。相便邀入。見有少女在室。年可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俾子不慙。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婿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爲之過宿。以己意告妹。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踴躍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懽。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荆州女益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沉疴。使婢陰告曰：「夫人爲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窗窺之。較雲棲尤豔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游不返。則玉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飄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闕絕。必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爲母也。婦不爾。生終爲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成約。即亦不強。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臥蓮峯下者。即母耶。詢潘氏者。即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卿雲棲耶？」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爲戲。女知爲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于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爲女。故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涓吉爲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雲眠遂去。漢口女嬌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舅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冠裝。將諭婚士族。故諱其會隸女冠籍。而問名者。女輒不願。舅及始皆不知其意向。心頗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託。如釋重負。焉合卷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而彈琴好弈。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爲憂。積月餘。母遣兩人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舟江流。款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棲鶴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探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刺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歎歎。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僞作姊。攜伴夫人。徐擇佳偶。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

棘達世故。母既寡，苦寂，得盛良權，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而未敢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為？新婦若大姊者，吾無愛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懼母噴，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效英皇如何？」母不言，亦飄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眸煢煢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略有微勞，卽煩老母卹念，則心中冷暖頓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母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既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靦然酬應，如勾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序，掛名君籍，當爲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閨之樂，請別與人探之。」三日之後，襖被從母，遣之不去。女早之母所，占其牀，寢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習爲常。夫人故善弈，自寡居，不暇爲之。自得盛，經理井井，晝日無事，輒與女弈。挑燈淪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語入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記籍報母。母疑曰：「兒輩嘗言幼孤，作字彈棋，誰教之？」女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爲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數定，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生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織成

洞庭湖中，往往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

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醉臥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搖生不得醒，急匿艫下。俄有人，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即以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麝香充盈，睨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織成，卽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齧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座上問之，因白其故。座上者怒，命卽行誅，遂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服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爲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喚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鬢，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頗遲，捉筆良久，上誚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真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紜，方問對問，一使捧籩進曰：「瀉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答曰：「一百二十八人。」問曰：「簽差何人？」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金十斤，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規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艫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鑄浮出，舟人駭曰：「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客俱伏。又無何，湖中有一木直立，築築動搖，益懼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近舟頓滅，以是得全。生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簪下雙鉤，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媪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媪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以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略一展拜，反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顏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毫釐。媪喜，便問寓所，請生卽歸，命與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媪笑曰：「官人亦太小心，老身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卽賃輿急返，而媪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日已向西，躁懷若喪，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攀簾曰：「柳郎何遲也！」

視之，則崔媼喜問何之？媼笑曰：「必將疑老身略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僑寓，措辦亦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媼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談笑承迎。見翠襪朱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疑注。女笑曰：「既既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告，以祛煩惑。」女曰：「實告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爲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便歸寧。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鳥飛集，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盼之，遙遙一樓船至，既近，牕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窗中遞擲金帛珍物甚多，皆妃賜也。由是歲一兩覲以爲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竹青

魚容，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甚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因以憤懣之詞，拜禱神座。出臥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曰：「黑衣隊尙缺一卒，可使補缺。」吳王可，即授黑衣。既着身，化爲鳥，振翼而出。見烏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餌拋擲，羣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翮棲樹杪，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恆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銜之去，得不被擒。羣鳥怒，鼓翼掀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乃攝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臥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以人遷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斂賻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烏下集，略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薦以少年已，乃大說以饗烏友，又祝之。是夜宿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

驟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爲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鳥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權戀。生將偕與俱南，女欲與俱西，兩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熒，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即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媪紛集，酒炙已設，就廣牀上陳矮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之所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人，杳無信兆。舟人欲他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爲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能之，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也不如置妾於此，爲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舊衣尚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爲君解之。」乃大設肴珍，爲牛祖餞。既醉而寢，醒則身在舟中，視之洞庭舊泊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愜然自驚。枕邊一檝，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摺置其中，又有繩囊，維繫腰際。探之，則金費充物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着之。兩脅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衆手爲之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且夕臨蓐矣！」生戲問：「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爲神，則皮骨已更，應與曩異。」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着藕白者，所謂漢泉解佩，卽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裝，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己出。逾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臥牀上，喜以問女。

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放漢產歸。」又年餘，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珮。生遂攜漢產歸。然歲恆三四往，不以爲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爲之妻。婦始道歸，婦名扈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躋踊，葬畢，漢產遂留。生攜漢生玉珮去，自此不返。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既長，嗜飲香醪，竊腹非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出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剖左股獻之，病稍瘳。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憤益切，以利刃益剖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布敷，尋愈。心念母苦節，又勸母，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爲樂。」遂去妻。妻父顧文淵，挽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之半年，顧遂離女。仲鏢居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釜者，便即竈頭舉贈之，自乃從隣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咸朝夕驅賺之。或以博賭無資，故對之歎，言：「迫呼急，將以鬻子。」仲自措稅金如千數，傾囊遺之。未幾，催租吏登門，始典質營辦。以是故，家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取攜，亦莫之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幸仲達，不爲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醮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戚，頗似縈懷。因而病益劇。舊亂中，覺有人摩撫之，目微啓，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緣家中無人上墓，故來就饗，卽視汝病。」問向居何所，答以南海。摩撫既已，四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良瘳。既起，思朝南海，苦無侶。會隣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資投之，而社中人以其不潔，清，共擯絕之。苦求，乃許之。及詣途，牛酒薤蔬，薰騰滿屋，衆益惡之。乘其醉睡，不告而去。仲於是獨行。至閩界，遇

友人邀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游，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即待趣裝，遂俱與發。寢食共之，而實一無所私。既至南海，社中人清醮方畢，見其載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事。仲與瓊華窺其意，俟其既拜而後拜之。衆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瓔珞乘珠，瓊華見爲菩薩。仲視之，架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衆見萬朵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都杳，而仲身猶在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瓊華挽勸之，慘然下剎，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息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依左右，苦求拔拯，仲遂攜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姓雍，母願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余本姓樂，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囑勿遺脫。」仲念索書，辛啓荷囊取付仲。仲視之，則當年與願家離婚書也。驚曰：「真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懷。然家計日疎，居二年，割畝漸盡，竟不能蓄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所自，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即從者，徒以有老嫗在。今嫗已死，願念不從人，則無以自庇，從人，則無以自潔。計兩全，則無如從君者，是以不憚千里。」遂解妝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潔一舍，舍瓊華。瓊華亦善撫兒，戚黨聞之，皆餽仲，兩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瓊華悉爲營備，仲亦不問以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每謂瓊華曰：「僕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鬢妝出，仲視之，良久，忽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爲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茗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爲之按摩，見股上刮痕，化爲兩朵赤齒，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亦信之。既爲阿辛完婚，瓊華漸以家事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三朝，非疑難事，不以聞。役二婢，一溫酒，一淪茗而已。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朝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開

眸微笑曰：『母子來大好。』即復瞑。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爲？』視其股上，蓮花大放，試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爲君教子訓婦，亦有微恩。即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伴也？無已，姑爲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居處言笑如初。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窈窕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昇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轆，辛駭問之，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尙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驅償者填償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木自入，再呼之，雙目已合。辛哭告父，父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于股際，照徹四壁。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舍皆聞。棺既闔，香光遂漸滅。既殮，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共謀逐辛，訟諸官，官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願嫁女於雍，經年餘，雍流寓於閩，音耗遂絕。願老無子，苦憶女，遂詣壻所，則女死而甥已逐。忿質公庭，雍懼，重賂之。願不受，必欲得甥。雍窮覓郡邑，半年不得，夫婦皆被刑辱。願偶於途中，見彩輿過，斜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願翁耶？』願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願欲詳詰，輿去已遠，願乃受賂如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願即自投至官，言女大歸日，再離日，及生子年月，歷歷甚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既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歿日。此時訟猶未與也。辛爲願移家來，授廬贈婢六十餘，生一子，辛亦願卹之。

異史氏曰：『斷葷戒酒，佛之似也；爛熳天真，佛之真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爲香潔道伴，不作溫柔鄉觀也。寢處三十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爲菩薩真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

香玉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大數十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如錦。膠州黃生，築舍其中而讀焉。一日，遙自窗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中鳥，得有此趨出，已遁去。由此屢見，遂隱身叢樹中，以俟其至。無何，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豔麗雙絕。行漸近，紅裳者卻退，曰：「此處有人。」生乃暴起，二人驚奔，袖裙飄拂，香風流溢，追過短牆，寂然已杳。愛慕殷切，因題樹上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窗。恐歸沙吒利，何處覓無雙？」歸齋冥想，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洵淘似強寇，使人恐怖，不知君竟騷士，無妨相親。」生略叩生平，曰：「妾小字香玉，隸籍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爲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亦佳。」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亦妾義姊。」遂相狎。既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矣！」着衣易履，且曰：「妾酬君作口占，勿笑也。」良夜更易盡，朝曦已上窗，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使人愛而忘死。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間常來，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絳雪來，輒不至，生以爲恨。女曰：「絳姊性殊落落，不似妾情癡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尙望蜀耶？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爲君言。昔日佳叶，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可爲妾詠。」詰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卽墨藍氏，入宮遊囑，見白牡丹，悅之，掘移逕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悵惋不已。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恨極，作哭花詩五十首，日日臨穴，涕洟其處。一日，憑弔而返，遙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洑瀾。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歡曰：「童稚之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觸妾慟，淚墮九泉，或當感誠再作。然死者神氣已散，倉猝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當亦無賴，可消雙美。纔頻煩香玉，道達微忱，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與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晝夜狎暱，則妾所不能矣。」言已告別，生曰：「香玉長離，使人寢食俱廢，賴卿少留，慰此憶。」

思何決絕如是？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牕，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淚凝枕簟，攬衣而起，挑燈命筆，踵前韻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窗。相思人不見，中夜淚雙雙。』詩成自吟，忽窗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啓門內之。女視詩，即續其後曰：『連袂人何處？孤燈照晚牕。空山人一個，對影自成雙。』生讀之，淚下，因怨相見之疎。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在此？于是至不聊時，女輒一至，至則宴飲酬唱，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之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早以見示，僕將把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亦無益也。妻尚不能終從，况友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輒問：『此爲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適生以殘臘歸過歲，二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即往，尙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礙其營造，工師方縱斤矣。生知所夢，即此，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厄，今而後知卿矣。卿如不至，當以艾炷相灸。』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豔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灑涕，至一更，向盡，絳雪投淚，勸止，乃還。又數夕，生方獨居，悽惻，絳雪笑入曰：『喜信報君知，花神感君至誠，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喜問何時，答云：『不知，要不遠耳。』天明下榻，生曰：『僕爲卿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搖動撫摩，頻喚絳雪，久之無聲，乃返，對燭圍艾，將以灼樹。女遽入，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使人創痛，當與君絕矣。』生笑，擦之，方坐定，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絳雪，相對悲哽，已而坐道離苦，生覺把之而虛，如手自握，驚其不類，囊昔香玉，泫然曰：『昔姜花之神，故疑。今姜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聚，君勿以爲真，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妾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遂辭而去。香玉款愛如生平，但假傍之間，髻鬢以身就影，生邑邑不歡，香玉亦俯仰自恨，曰：『君以白歛屑，少雜硫黃，日酌妾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亦別而去。聞

日往觀故處，則牡丹萌生矣。從其言，日加培植，又作雕闌以護之。香玉來，感激甚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狀，且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違之反促壽，但相愛憐，好合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出，至樹下，取草一莖，布裳作度，以度樹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之。俄絳雪自背後出，罵曰：「婢子來，益助桀爲虐耶？」牽挽並入。香玉曰：「姊勿怪，暫煩陪侍郎君一年後，不相擾矣。」自此遂以爲常。生視花芽，日益肥盛，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亦以金遺道士，使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連間，花搖搖欲折。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轉瞬間，飄然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君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已至，笑曰：「日日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爲友。」遂相談讌，和至中夜。絳雪乃去。兩人同寢，款洽一如當年。後生妻卒，遂入山不復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于此，當生卿之左。」兩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年餘，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爲？」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卽我也。」遂不復言。子與擾而歸，至家，尋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爲異，益灌溉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因其不花，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尋死。無何，耐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結者，鬼神可通。花以鬼從，而人以魂寄，非其結於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卽非堅貞，亦爲情死矣。人不能貞，猶是情之不篤耳。仲尼讀《唐棣》而曰：『未思』，信矣哉。」

大男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沒。娶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奚。終日曉聒，恆不聊生。奚忿怒，亡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久不返，申續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惟

紡織佐食。大男見塾中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讀。母以其太穉，姑送詣塾，試使讀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異之，願不索束贊。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聖廟，當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雨過必拜。母知之，問：「所祝何事？」答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與軀長並速。至十歲，遂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爲文，師不能竄易之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尙未尙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頻，母乃緬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傷悲，欲往尋父母。曰：「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遽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詢師，則辰餐未復，母大驚，猶謂其逃塾。母出費備役，靡處不搜，竟杳無蹤。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隨途奔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爲賃代步，賞斧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利，託爲己子，偶病絕，賣諸僧。僧見其丰姿秀出，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略醒，主僧始知之。詣視，奇其相，研詰得顛末，又益憐之。責僧贖費，使去。有瀘州蔣秀才，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攜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諍，或言閩商有奚姓者，于是辭蔣，將之閩，蔣贈遺衣服，其里黨皆斂贊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詣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窺囊金，引至空所，繫手足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家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游矣。由是家益遠，音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滅其我，抑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強賣於重慶，賈刼取之去。至夜以刀自剷，賈不敢逼。俟創痊，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敷心既平，但求作尼。賈告之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繼紹，此與作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值。」何諾之，賈與送去。入門，主人趨出，則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爲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駭，各述苦况，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爲妻矣。然自歷

艱苦，痾痛多病，不能操作，勸奚納賸。奚鑿前禍，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牀第者，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苟得聊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爲買三十餘老妾，踰半年，客果爲買妾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姓所沮，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攜歸兄家。有保寧賈，聞其富有奩資，以多金陷苞，賺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憚兄不安於室，梁縵井投，不堪其擾。賈怒，搜括其貲，將賣作妾，而聞者嫌三十餘齒加長，賈將適，遂載與俱去。遇奚同肆商，遂貨而去。既見奚，慚懼不出一語。奚問肆商，略知梗概，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寧，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逼，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而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課其勤惰。奚每與談讌，輒呼給役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會陳公嗣宗幸鹽亭，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陳公不准理，叱逐之。奚喜，與何竊共頌德。一夕漏既盡，僮忽叩扉，入白邑令公至。奚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不知所爲。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哽。蓋大男從陳公姓，業爲官矣。初，公至自郡，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皆醜，伏膺哀痛。族中人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冀父復返。既而接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人曰：「小者居大，少者爲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爲官吉。」公乃之任，爲不得親，居官不茹葷酒。是日得里人狀，睹奚姓，疑之。陰遣內紀綱竊訪之，果父也。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二百，令即辦裝歸。至家，門戶已新，益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歛。兄苞知之，告於官，爲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貪資勸嫁，去奚已更二夫，何顏爭昔年嫡庶耶？」重笞之。由此名分益彰，而申妹何，亦姊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懼其復讎，至是益愧悔。奚亦忘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顛倒衆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

母，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福以終身哉？」

石清虛

邢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石，不靳重直。偶漁于河，有物挂網，沉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峯巒疊秀，喜極，如獲異珍，雕紫檀爲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孔生雲，遙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竟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卽出金雇善泅者，百計冥搜，竟無可見，乃懸金畧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於河，迄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於邑，但見河水清澈，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出，檀座猶存。既歸，不肯設諸廳事，潔內室，供之一日，有老叟款門而請，邢托言石失已久，叟笑曰：「客舍非耶？」邢便請入舍，以實其無。既入，則石果陳几上，錯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既見之，請卽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證？」邢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竅，巨孔中五字云：『清虛天石供。』」邢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於粟米，竭目力纔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所言。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邢送至門外，既還，則石失所在，大驚疑叟，急追之，則叟緩步未遠，奔去，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矣，徑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跪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答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既然，則石固在是。」還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叟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其出也早，則魔劫未除，實將攜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滅三年壽數，始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捏一竅，竅軟如泥，隨手而閉二三竅。已曰：「石上竅數，卽君壽也。」作別欲去，邢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邢以故他出，夜有小偷入室，諸無所失，惟竊石而去。邢

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蹤緒。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近視則其故物，將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刑問其他賣石者，不能言。刑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理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釋之。刑得石歸，裹以錦，藏櫃中。時出一賞，先焚異香而後出之。有尙書某，購以百金，而刑意萬金不易也。某怒，陰以他事中傷之。刑被收，典質田產，某託他人風示其子。子告刑，刑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尙書家。刑出獄始知，罵妻毆子，屢欲自經，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清虛」，謂「刑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味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贖」。刑得夢喜，敬志其日。而石在尙書家，更無出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尙書以罪削職，尋死。刑如期詣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將求售主，因以兩貫市歸。後刑至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旣而果卒，子遵遺教，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劫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踰二三日，攜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躡汗流，望空自投，曰「邢先生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執送諸官，一訊遂伏。問石，則嚮諸官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墮地，碎爲數十餘片，罔不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而放之。刑子拾石出，仍瘞墓中。

異吏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哉？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非過也。石猶如此，况人乎！」

曾友于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如潘。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爲邑名士，以爲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爲強寇擄去。妻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而爲黨，卽與客飲，悌等過堂

下亦傲不加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讎。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然，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榜掠無算，拋粟毀器，盡無存。周告邑宰，宰怒，拘孝等囚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爲宰所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親負荆，周亦器重友于，訟遂息。孝歸，終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爲之服，宴飲如故。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殯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且不論，功于何有？」再勸之，闕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踰垣，友于自後擊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沮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亦不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勢震動，里黨羣集排解，乃散去。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孝遂去之，不命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狀，訟諸官，訴其不爲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稟白，哀求開寢，官遂銷案不行，義亦尋愈。由是讎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撻楚。懟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攜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冀不相聞。友于在家，雖不助弟，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叫罵其門，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攜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即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其門，窘辱之，而成久在寇中，習於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忠及信，並撻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之。宰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宰，俛首不言，但有流涕。亟問之，惟求公訊。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分相準。自此仁義與成

倍益愛敬，談次忽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悲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啓壙，更爲改葬，仁義奔告友于。友于急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塋，以刀削樹，謂諸弟曰：「所不哀麻相從者，有如此樹。」衆唯唯。於是一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由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盛怒時，友于至，一言可解。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之，因之孝無一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語，友于婉諫，卒不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之於三泊，傲屋而居，去家益遠，音迹遂疏。踰二年，諸弟皆畏懼成，久遂相習，紛競絕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績，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舊行，各爲黨，日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諸兄弟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竊迂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有夙隙，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繼妻至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唇業詬辱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大立，悼女慘死，率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裸撻上下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會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績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闕然盡散。惟馮子猶臥道周，衆等莫可方略。成夾以肘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繼績，詣官自首。馮狀亦至，於是諸會皆被收。惟忠亡去，至三泊，徘徊門外，猶恐兄念舊惡。適友于率一子一姪入闈，歸望見，驚曰：「弟何來？」忠長跪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詰得其情，驚曰：「且爲奈何？」一門乖戾，逆知其禍久矣。不然，胡以竄跡如此？兄離家既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卽匍伏而往，祇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倖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又見其叔

姪如父子，兄弟皆如同胞，悽然下淚曰：「今始知曩日非人。」友于亦喜其悔悟，相對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鳴，先歸展墓。明季甲第最重，諸馮皆爲歛息。友于乃託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共泣，乞友于復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滌慮自新，遂移家還。祖從叔不欲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乏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卽從其志，俾姑寄名爲汝子，後有寸進，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後三年，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數日，祖有兒，方三歲，亡歸友于家，不復反，捉去輒逃。孝乃異其居，令與友于鄰。祖啓戶於隔垣，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門事皆取決友于，因而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往往而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漬子孫者，直入骨髓。故古云：『其父殺人報讎，子必行劫。』其流弊然也。友雖不仁，其報已慘，而卒能自知乏德，託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論果報迂矣。」

異史氏謂：「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以詩書家而蹈禽獸之行？」以余所見，正唯詩書家乃多蹈之，農商猶鮮也。習俗鋼蔽，不幾謂詩書不足以化人耶？毋亦學者自誤其趨，專以詩書爲文辭之具，而不求諸實行耶？觀之曾友于，可見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不忍「死其父」，豈敢「讎其兄」？方其詣宰自投，負荆請罪，固已泯交瘡於不覺，禦外侮於無形矣。奈何「雀鼠雖消，擗籠猶未」？墓門有棘，隧道難通，「旣遠服於期，親偏苛求於功服，乃操杖以先，惡固不怙於弟，橫身而障，暴豈偏助於兄」？旣勸導之不行，亦唯有自避亂門，潛身遠去而已矣。成來自寇中，家風一變，衰麻更葬，事亦快心，然不以「德」和人，而惟「力」是恃，所謂「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三泊之遷，入山唯恐不深矣。若孝忠諸人，同惡相濟，不庇本根，父旣垂型，子亦跨窻，爲黨相就，實身教之，而乃欲以言禁之乎？不謂「見絃誦怡怡之樂，而知有聖賢會氏」，子有達人，復得之庶子也。忠能感泣，自謂非人，孝亦滿除，悔其乏德，雍雍穆穆，門庭一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書

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其是之謂乎？

嘉平某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門內有一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子喜，近就與語。女便問寓居何所，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妾夕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諦而歸，既暮，排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遂背媼而至。區區之意，深願奉以終身。」公子亦喜，約以重金相贖。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入門解去溼衣，宵諸櫺上，已乃脫足上小靴，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靴，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聽窗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涼雨滿江城。」求公子續，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情與消矣。」因勸令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有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其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俟女至，伏窗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殊殷，乃修贊詣媼，指名求之，則果有溫姬，而死已多年。宋愕然而退，以告公子。公子始知爲鬼，而心終愛好之。至夜，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願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爲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寧，始隱以告母，父母大驚，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爲憂。百術驅遣，不得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詛菽，蓋詛江，可恨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云：「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爲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不圖虛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爲天下笑乎？」言已而沒。公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聞者傳以爲笑。

異史氏曰：「溫姬可兒，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遂至悔不如娼，則妻妾羞泣矣！顧百計遣之不去，而見帖浩然，則花叢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獨體哉？」

此篇純用反逼法，入手只說公子風儀秀美，即接入麗人，「自微笑，自點首，自問寓居，自來奉訪，自語小字，自慕公子風流，自言願奉以終身」，且自冒雨而來，恐不知其情之癡，而脫靴相示，一路均作滿心快願之語，中間「情興消然」一筆，略作頓跌，至「明知其鬼，而兩相愛好」，從以寄齋至於親命戒絕，而不能從，百術驅遣，而不得去，在女一邊，真寫到十二快足，忽然轉落正面，作萬分掃興語，真足令人噴飯。公子如此者不少，其父母可以無憂矣。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扳談。生舉卮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劇粗豪。生以其不文，假邂逅之尊，既盡，不復喚。苗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一起向壚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甌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爲盡數觴。苗以羹碗自吸，笑曰：「僕不喜勸客，行止惟君自便。」生卽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臥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爲神人，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可也。」引盞一甌，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尙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聞舉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攜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爲禮，相並雜坐，豪飲甚懽。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必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巖瀕臨，眼

界空。』苗信口而續之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足，如赦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作龍吟，山谷響應。又起俯仰爲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關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豁拳。二人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衆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爲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嵒生，亦山上被噓者，大恐欲馳。嵒捉靳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爲。答曰：『我今爲苗生之僕，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噓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卽爲故人謀也。』靳不敢辯，敬諾而別。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所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蔣生來，斬述其異。蔣名下土邑，尤生考居其右，竊懷忌嫉。是日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著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備至。會郡守登嶺，守故與蔣爲通家，聞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冠服，交著未竟，虎驟至，銜蔣而去。

易嫁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襟袖強人聽聞；聞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傍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也。然嫉忌易服而斃，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爲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旣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

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洶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尙孩童，母自詣張，願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攜若兒來葬。已，母借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讀，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慚之意，形於言色。有人或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父止壻，自入勸女，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奈。又有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郎少停待，即又奔視女，往來者無停屐。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周張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爺原不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姊姊勸駕也？」父以其言慷慨，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迂逆婢，不遵父母命，欲以兒代若姊，兒肯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兒往也，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邇便終餓拳死乎？」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妝女，倉猝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敦好，然女素病亦濡，稍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易嫁之說，由是益以知己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曰：「旦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於厄。」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不索值，特以夢兆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細君髮髻，慮爲顯者笑，富貴後，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惋喪志。心報舊主人，不敢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後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爾言初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踐？」公愕而問故。蓋別後復夢而云：公聞之，惕然悔懼，木立若偶。主人謂秀才宜自愛，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夫人髮亦尋長，雲鬢委綠，轉更增媚。姊適里中富室兒，意氣頗自高。夫蕩惰，家漸陵夷，空舍無烟火。聞妹

爲孝廉婦，彌增慚作，姊妹輒避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頓之，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忿然廢身爲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冀有所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攜歸見師，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尙可作薪米費，此等穢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之，及啓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卻之意。發金笑曰：「汝師百餘金，尙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尙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默然自歎，念平生所爲，輒自顛倒，美惡避就，噫，豈由人耶？後店主人以人命事逮繫，圍圍公爲力解釋釋。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爲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計較耶？嗚呼！彼蒼者久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響！」

按文簡封翁諱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學教授。生五子，文簡最少。封翁年八十餘，文簡官少宰，乃受封而卒。其塋地自趙宋時沿葬，歷有達者。至文簡卒，始卜西山新阡，乾隆壬戌，予與文簡裔人共修掖縣志，曾親至毛氏新舊兩塋，覽其碑表，徵事實焉。至文簡夫人一段，畢氏蟬雪集中所載，亦與此小異。夫人姓官氏，姊慚文簡有文無貌，臨嫁而悔，妹承父母意，遂代姊歸文簡。文簡既貴，姊自恨出家爲女道士，妹餽遺之，都不肯受，清修登上壽。文簡林下念餘年，頗與過從談道，相敬重云。任城孫擴圖識。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髮鬚髮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尙靈巒，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一颯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颯然端立，無少偏倚，視

塔上有舍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間，一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官，上憲行縣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攜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著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著我剝指。」遂將左指剝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已奉諭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見邸抄。

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猿。邸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顛，立脊檁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躡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爲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之，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辭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扇錮，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貓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貓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攜趨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牆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翹翹，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飲，住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扃如

故，雞犬無聲。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鬪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爲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床頭，嬉笑無恙，或謂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子嗣無恙，誰謂天公無皂白耶？

諸城某甲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墮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昇瘞之，聞其氣縷縷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衆爲闕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墜血流，共視之，氣已絕矣。父訟笑者，衆斂金賂之，父葬甲，乃解。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頸連一線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前生者耶？』

戲縊

聊齋志異 卷上

邑人某，佻達無賴。偶游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游者，我能令其一笑。衆未深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誦曰：『我要死。』因於牆頭抽梁，一本橫尺許，解帶挂其上，引頸作縊狀。婦果過而晒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某猶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梁本自經，豈不奇哉？是可以爲儆薄之戒。

阿纖

奚山者，高密人，買販爲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常宿處，而夜已深。偏叩扉門，無有應者，徘徊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喜從之。繫褰登堂，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荆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飪，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短足牀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攜一短足几至。拔來報往，蹀躞甚勞。山起坐不自安，叟令暫息。少間，一女郎出行酒。叟曰：『我家阿纖，與矣。』視之，年十六，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貫，尊閥，答云：『士盧姓古子孫，皆天折，賸有此女，適不忍攪其酣睡，想老荆喚起矣。』問婿家誰，答言未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朴魯，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託，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鳴，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客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爲婚姻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嫗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旣近，疑似阿纖。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嫗袂，附耳不知何辭。嫗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唯。嫗慘然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卽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嫗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旣爲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

山可之。既至家，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尙存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舊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躐一致之也。」卽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媼引山至粟所，乃在窻中，山乃爲操量執概。母放女收，頃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返而粟始盡。旣而以金授媼，媼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遼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賃騎，談僕乃返。旣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卽以別第館媼。卜吉爲三郎完姻，媼治奩妝甚備。阿織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媼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誤矣！東鄰爲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內，猶搖急歸，呼衆共往，則已渺矣。羣疑是物爲妖，後十餘日，復入試驗，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人居。」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爲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紛，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蹙蹙不快。一夕，謂媼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蹤迹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爲幸，交慰藉藉，將爲續婚，而三郎殊不憚。俟之年餘，音問以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重金買妾，然思阿織不衰。又數年，奚家日漸貧，由是感憶阿織，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旣返，復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

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嫂啓，關我是叔家阿遂。」女聞之，披關納入，訴其孤苦，意悽慘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卽有乖迕，何遂遠遁至此？」卽欲賃輿同歸。女慘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以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旣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婦相見，各有涕淚。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爲妾，數年不取其值。頻風示媼，媼絕之，媼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多金，頗有愛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歎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訴於邑。陸生止之，而散粟於里黨，斂賞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織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尙無擔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丑以爲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君哉？」後亦無甚怪異。

文貴肖題，各從其類。風人詠物，比興賦體，遂爲詞翰濫觴。言之無文，譏者譏之，此善賦物者，未肯率爾操觚也。叟之納筭，食之已爾，宿之已爾，而「繫囊登堂」，何遂迄無几榻？陳肴似宿，胡爲苦少烹爨？而且短足几床，一人攜取，拔來報往，蹀躞殊勞，此何等人家？試爲掩卷思之，則阿織之所由來，豈俟舊鄰有言，而始悟哉？甯中儲粟，傾腹糶糧，來則富饒，去乃虛耗，考辭選義，出色生新矣。若阿織者，「秀外慧中」，寡言少怒，又勤績織，我見猶憐，奈何以形跡之疑，遂滋猜議，致慮青蠅之聚，早防「執扇之捐」，與母偕藏，所謂「見幾而作者」，非耶？幸是郎心無二，妾志靡他，惡障旣除，良琴再理，雖云析爨，終是感恩，蓋嘗反復其彼自愛弟數言，切嘆人之置「不以人齒」者，恐轉爲鼠置之，不屑以鼠齒矣。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其母蔡媪，將使女應客。瑞雲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女自擇。」媪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日見客。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奔，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噪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貧，素仰瑞雲，固未敢擬。賀亦竭微贄，冀得一觀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白客來，生倉卒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懼，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蹶之士，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胤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媪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歡，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壻數月，更不得一當。媪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痕，黑如墨，灌之益真。過數日，黑痕漸闊，年餘，連額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媪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媪言，願贖。媪許之，資貨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聞者共訕笑，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勾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觀其芳儀，甚惜其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

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婿，卽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爲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歸。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有歡心也。』卽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饋之。隨手光潔，豔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殆其仙與。

文之妙，當於抑揚對待中求之。方瑞雲之盛也，『富商貴介』，視贊爲酬，藐茲寒酸，敢生覬覦；卽齋宿而往，不敢望柳眼果垂青也。縱瑤章之贈，天外飛來，癡夢未醒，仙源再入而已。竭『棉薄』，難計合歡，迨至『白眼』相加，逐客有令，青鸞遂杳，熱念都消，夫亦謂無從尋『玉杵』，空自叩『藍橋』矣。生之於女也如此，乃秀才多事，墨藩遺痕，粉光脂澤，半是炊烟，蓬首鳩盤，頓成鬼相，不特『門前冷落車馬稀』，且難望『老大嫁作商人婦』矣。斯時也，前之修贊而後得見者，今且面壁，而不敢見之，自知面目可憎，又豈謂舊雨復來，可卜鴛夢哉？幸而知己難忘，才人念奮，雖牽衣而攬涕，卒顧影而懷慚，至不敢以伉儷自居，殆亦謂舊雨衾與褥，實命不猶矣。女之於生也，又如此，『忽揚，忽抑，忽盛，忽衰』，以人之妍媸，作文之開合，借化工之顛倒，爲筆陣之縱橫，才人多情，不以妍媸易念，秀才韜光保璞，留以待之，嗚呼！此其所以爲和也乎？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眊，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煩，非甚關切，不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尙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非所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

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悵悵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之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爲恨。一日過於田間，陽與語，給窺晉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醒，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復作聲。隣人知其不死，剛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少異者。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熒滿洞，因而祝之，聞青燐悉爲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悉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爲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要我輩冷水侵骨，超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殘骨葬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此卽何難？但身在九泉，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捻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戴慮水沮，衆強扶曳行，飄然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階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輟步不敢前，叟已睹之，訝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也。」因令起，賜坐。自言：「戴潛字龍飛，曩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臺作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沒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探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與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錐。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來此，當毋廢讀。」因餉以酒饌，置卷案頭，皆成宏製藝，迫使研

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授徒。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若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四千餘遍耳。公一日謂曰：「汝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家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還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羣鬼，仍送至舊坐處，羣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告官，繫累多人，並少蹤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昇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裏。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婦，爲婦翁所訟。取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曰：「曩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譴，於彼何與焉？」隣人察其意無他，始遂巡歸。井水既涸，戴買人入洞拾骨，俾各爲具，市棺設地，葬窆家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家。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既歸，營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沒於水，十餘人沈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其洞高處，得不溺，絕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得有生人哉？」

今將執途人而告之曰：冥間果有黑獄也，則將啞然笑，謂誰則居之，而誰則見之，且以爲佛教欺人，惡得有「轉輪王」管四天下，而察人間善惡哉？吁！其言若是，雖指其惡，而不知懲，雖導其善，而不知勸矣。嘗竊謂鬼神有靈，何不使夢夢者，親歷其境，復令再生人間，而一一自言之也，乃不謂讀此文，更有意想所不到者，鬼明告之，而曰：唯善可以已之，是導之以出獄之路也。然使從此終免，戴即信之，人亦將以爲醉中恍惚矣。乃墮諸「智井」，從而掩之，躬歷重泉，難覩天日，身伴青磷，口同鬼語，前不信果有黑獄於既死之後，今且身居於再生之年，幸而佛號長宣，龍飛得遇，孽報既滿，乃以浚井而還人間，然昏曉不知，且積三四年矣。

不究隣人而謂曩時自取，且以冥中之譴，無與於人，所謂已證菩提，現身說法，非深於閱歷，惡能如是言之親切而有味哉？願普天下善男子，善女人，生清淨心，自計我所行，是否名在黑獄，雖有差跌，砥行可挽，雖有修積，懈弛皆廢，慎勿至罔覩天日，而始悔無善可行，急時抱佛脚也。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第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生母沈，悍繆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繯自擗。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今若此，何以妻爲？」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歸生族嬸家。嬸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嫗歸，生屬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脈脈不作一言，惟俯首鳴泣，泪皆赤，素衫盡染。生慘惻，不能盡詞而返。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詈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尙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詢漸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媪，卽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媪。媪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卽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媪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媪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爲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爲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爲畢姻。二成妻戚姑驕悍，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戚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

爲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不敢撻，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戚姑懽。戚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灑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恆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積病，委頓在床，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戚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媼，媼臨存，入門泣且訴，未畢，珊瑚自韓中出生，大慚，聲欲出，珊瑚以兩手又屏生窘急，自肘下衝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媼至，母喜止之。由此媼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媼。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饋遺，卒無少間。媼不肯少嘗，輒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瘳。媼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疾，沈歎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媼曰：「妹已去，婦何如？」沈曰：「噫，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媼答云：「不知侯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媼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媼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戚姑，戚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媼。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戚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媼始去。明日以車乘迎沈，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婦，極道甥婦德。媼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卽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彼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反躬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泣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饋遺而奉事者，固非子婦也，子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續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搥，媼力勸始止。遂爲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鍼褥。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願也。戚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戚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戚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戚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責，仍坐拘戚姑。生上下爲之營脫，卒不免。戚姑械十指，肉

盡脫官貧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費，如數納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戚姑已率數人發窖，坎地四五尺，僅見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與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鏹，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戚姑共驗之，啓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德兄。戚姑曰：「卽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二成疑信參半。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僞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戚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裏真金一菲葉許，中盡銅質。戚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返諸兄以觀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尙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蓋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似舊金，以剪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戚姑疑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忿詣兄所，責數語，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迎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券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己有，占賴將以奚爲？」醒告戚姑，欲以田歸兄，戚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死，戚姑懼，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戚姑益懼，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

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戚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戚姑哭之慟，至食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爲子。生夫妻皆壽終，生子舉兩進士，人以爲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之也。戚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於憂患有以矣夫。」

非沈之繆，不足見珊瑚之賢；非珊瑚之賢，不足見安生之孝。珊瑚不得於親，動輒得咎，非彼之罪，生豈不知而生？止知有母，不知有妻，母旣不歡，妻卽應出。珊瑚之泣而自刺，亦只謂不能作婦，不可謂人。至血染素衫，含情脈脈，生固自行其是，珊瑚亦貪罪引鑿已耳。戚姑旣相反於嫂，二成又遠遜乎兄，頓減母威，反承色笑，入門泣訴，實羞對我珊瑚，而珊瑚自幃中出時，想已聞之泣數行下矣。不然，兩手又屝，將謂其欲作快心語乎？抑將借此較短長乎？不有「夫已氏」之甚，惡足以知冢婦之賢，而甘旨之供，假道以進，此可想孤燈夜績時，飲泣不知幾許也。語之故，告之悔，羞見吾婦，痛至自搗，書所稱「于田號泣，至誠感神」，珊瑚有焉。從古未有孝親而不友弟者，戚姑辰香，替亂黑白，顛倒是非，真金僞金，天亦如其替亂顛倒，殆亦巧矣。話厲頻加，兄固能忍，而珊瑚之笑迎付券，何其善調停骨肉閒也。悍婦痛自改者，雖由兩男之死，而兩男之死，自知不孝所致，則其感化於珊瑚者可知，姑死而謂天不許其自贖，願天下之爲子婦者，早鑒斯言。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尙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

敢喘息，爲害尤烈。有邵者，異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閻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爲汝禍。」因抱腰，如舉嬰兒，置牀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倖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孤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孤知其五通，不敢問。天明，視妻體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俟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爲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五郎釀酒爲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牀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環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瘞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邵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邵時已暮，邵以客舍爲家人所積，乃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着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顛，顛裂而踏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爲之奈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積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著瘡，三人吼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刀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剝頸亦瘡，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關告邵，邵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歸，留萬於家。魚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噪。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見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語其家。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驚愕不解其故，離坐僮僕。某捺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其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綵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喜新郎已在，誅

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嗥而去。則俯視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蹟，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偶，是夕即以所備牀寢，使與女合，吞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自是吳中止存一通，不敢公然爲害矣。

異氏史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又

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縉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夜既深，僮僕散盡，孤影徬徨，意緒良苦。一夜二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對以乞火，音類館僮。啓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疑爲隣之奔女，懼喪行檢，敬謝之。女橫渡一顧，生覺魂魄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領之，既而呵之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偕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銜雙明珠，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窗，女起以釧照徑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遙尾之，女似已覺，遽蔽其光，樹濃茂，昏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圓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爲，曰：『卿果神人，當明相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癡情人，爲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爲此，亦相愛耳，若致詰難，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爲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與女狎暱既久，肺腑無不傾吐。女

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願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哀苦求計。女沈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至，告曰：「妾爲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卻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起內入。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爲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欲魂覆甌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啓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汚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閹之，物驚嗥遁去。乃起啓甌，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意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屬金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爲君閹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爲大恥，忿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乞以百數。妾一跬步，皆以保姆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其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已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盎中，既醒，則血殷牀褥，而怪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羣疑始釋。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至如錢而滅。此事與邵弧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爲害也。

閹割「五通」去其要害而已，何必誅之，乃爲快乎？「金龍大王」之奴隸，淫亂民間，婢自任宮，而僅加以杖，想亦自知失察，幸假手於婢耳。霞姑力可鋤兇，計能持重，偏師南下，捷音夜來，室中之物已宮，甌內之

魂初醒，猥因除害，致彼流言，屈指卅年，傷心一別。幸註顏有術，「蓮席」偕歸，「明珠」果是成雙，「笠帶」無煩再續，可知東牀坦腹，獻替龍宮，宮中多一「椽兒」，南方少一「五通」矣。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恆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爲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食者，止有兩途，汝旣不能盜，我無寧倡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爲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倡，固不如死。潛起，投纜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囑曰：「盜可以爲，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再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纜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妻忿氣少平。旣明，託夫病，乞鄰得稀醢，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爲羞，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爲。』今且將爲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浙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梃，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爲，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逢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漓，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照，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爲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意垣內爲富室亢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俟其重礎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俟良久。時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腰笻，蹣然傾跌，則一巨龜，啄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亢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爲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爲而去，羞以告人。

惟多集婢媼，嚴扃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媼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家人操刀環繡闥，室中人燭而坐。約時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癡，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柴瘠頗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崇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齧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視幾駭絕，曰：「子真爲盜耶？」申曰：「汝逼我爲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遂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爲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託，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恆娘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爲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疎朱。後徙其居，與阜商狄姓者爲鄰。狄妻恆娘，先過院謁朱，恆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來，甚娟好，居鄰幾半年，並不聞詬詈一語。狄獨鍾愛恆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恆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爲其爲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爲弟子。」恆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爲叢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卽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爲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朱拒之益力，於是洪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恆娘，恆娘喜曰：「得之

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吐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恆娘。恆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爲上巳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襪履，嶄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一如恆娘教。妝竟，過恆娘。恆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鑑人。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線，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筓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卽令易著。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卽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語游覽，便支頤作情態，日未昏，卽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叩關，朱堅臥不起，洪始去。次日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闔坐守之，滅燭登牀，如調新婦，綢繆甚懽，更爲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爲率。半月許，復詣恆娘。恆娘闔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况下者乎？」於是試使脫曰：「非也，病在外皆。」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輾然瓠犀微露，使朱傲之。凡數十作，始略得其髣髴。恆娘曰：「子歸矣，攬鑑而媚習之，術無餘矣。至於牀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恆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惑，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跣步不離闔，日以爲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扇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撻。寶帶忿，不自修飾，敝衣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恆娘一日謂朱曰：「我術何如矣？」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遇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况藜藿乎？」毀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視醜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卽子易

妻爲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爲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將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妾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違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考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欷歔，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恆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積。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爲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傳也。」

一首翻新出奇之文，窈而深，廓其有容，縵而曲，如往而復。漢文以上，兼擅其奇，不止寢食於八大家者！

葛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句萌，以望其坼。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邁返。窺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豔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爲？」生長踞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同憶聲容，轉懼爲想。如是三月，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鳩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爲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進之，嫗笑，持甌而去。生盥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爲仙，無可竇。

緣；但於無人時，髣髴其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覩面遇女郎，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輒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卽妾居也。」愬愬遂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著，老嫗亦在坐，一婢待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悒悒而返。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牀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撐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爲鬼妬。」言未及已，遙聞人語。急女曰：「玉板妹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爲長夜之歡。」女郎辭以困惰。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奩，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襟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刑之懼，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爲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爲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爲情動耳。此事要宜慎密，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爲仙，固詰姓氏。女曰：「旣以爲仙，仙人何必姓名傳？」問嫗何人，曰：「此桑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爲誰，曰：「妾叔妹也。」付鉤乃去。後衾枕

皆染異香。由此兩三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既空，欲貨馬。女知曰：「君以妾故，瀉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爲人矣？」女固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從之，則壘口已見。女探之，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處，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爲卿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卽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完婚有期，妻忽天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事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嫗之往返耳。」生禮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卽命車遣桑嫗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嫗下車，使御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卽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日，使大器盛服而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盜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園樓，生俯問：「有讎否？」答言：「無讎，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爲縱火計以脅之。先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喑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尙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迹，聞

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家；又且大姓失二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疑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名，則以此花爲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爲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規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戚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采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落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神鬼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源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此篇純用迷離閃爍，天矯變幻之筆；不惟筆筆轉，且字字轉，且字字轉矣。文忌直，轉則曲；文忌弱，轉則健；文忌腐，轉則新；文忌平，轉則峭；文忌窘，轉則寬；文忌散，轉則聚；文忌鬆，轉則緊；文忌復，轉則開；文忌熟，轉則生；文忌板，轉則活；文忌硬，轉則圓；文忌淺，轉則深；文忌澀，轉則暢；文忌悶，轉則醒；求轉筆於此，文思過半矣。其初遇女也，見而疑，疑而避矣。乃忽窺之而想，想而復搜也。其搜見女也，叱而跪，跪而懼矣。乃又悔之而幸，幸而復想也。遣以煖湯則駭，既乃因其手合，而引而進之。謂其神仙則信，又以無可資緣而拜而禱之。玉腕親握，近聞膩香，無端而嫗忽至。石後隱身，雖明示以居，猶待漁郎問津也。「花梯暗度」果見「紅窗」無端，而棋忽敲。牆陰再過，雖得窺其面，終是桃源無路也。然而前夕移去之「花梯」，今且復設矣。纖腰在抱，不信好事多磨，果稍遲而爲鬼妒也。然而前夕對著之「玉版」已突如來矣。長夜邀歡，似知室藏男

子，乃強拉之出門去也。至「如意」既盜，「紫巾」已懷，不惟「葛巾」之消息早通，亦且「玉版」之因緣已兆。乃懷刑之懼，頓起於伏牀禍離之憂，更深於好別。即果能如意，豈遂謂「離魂倩女」，真異「杜蘭香」之下嫁哉？若夫口有雌黃，形殊黑白，君無兩翼，妾少長風，但得竊而逃，何憂邏而察？兄弟皆得美婦家計，又以富饒，終是過海瞞天，盜鈴掩耳。卒之金可求，盜可退，而浮言終不可滅，猜疑究不可消。遂使「玉碎香消」，誰能解語？花移木接，莫識稱名。事則反覆離奇，文則縱橫詭變。觀書者，即此而推求之，無有不深入之文思，無有不矯健之文筆矣。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爲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爲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諮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爲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餽卹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爲常？爲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離爲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爲貪，販花爲業，不爲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

棄殘枝劣種，陶悉撥捨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開，聞其門露噴如市，怪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貧，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祕佳本，遂款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與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剔去者，折別枝插補之。其舊蓄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賞，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詰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曰：「貴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非可以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門庭略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廈屋，輿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爲廊舍，更買田一區，築塘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函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卽妻死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費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旣過馬，於壁間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恆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齎還之，戒勿復取。未夾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慚，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亙，兩第竟合爲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爲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爲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

者願富爲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待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爲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煩，款款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間，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闊，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吾故土，將昏於是，積有薄費，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裝裝，賃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牀榻櫥櫥皆設，若預知弟歸也者。陶自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爲之擇昏，辭不願，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沈醉。有友人會生，量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恨相得晚，自辰以迄四漏，計各盡百壺。會爛醉如泥，沈暈坐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卽地化爲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旣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恆，自折柬招會，因與莫逆。值花朝，會來造訪，以兩僕昇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罈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甌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會醉已醺，諸僕負之以去。陶臥地又化爲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拮其梗，埋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會，越數日，聞會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旣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爲快也。植此種子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河朔佳種，來自金陵，而花實過之地氣宜也；至「枯根」復活，「舊書」俱佳，此豈可以言傳哉？自食其力，是自餐其英，采之東鄰，只供騷人清賞；卽取其直，亦當與白衣送酒同觀，鄙之辱之，至等諸「五斗折腰」亦已甚矣。易此荒畦，俱成夏屋，聊爲彭澤解嘲，使知隱逸者，非貧賤骨耳。「陳仲子」願以爲不義而弗食，居乎「玉山傾頽」以醉而死，實以醉而生，嗅之而有酒香，此爲黃花眞品，倘非種秫仙人，不可以村醪妄澆之也。

書癡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洽生產，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癡。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賣。父在時，曾書勸學篇，黏其座右。卽日諷誦，又籠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爲干祿，實信書中眞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遂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掘之，乃古人雀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釐徑尺，大喜，以爲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眞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卽獻釐爲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卽喜，以爲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之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擲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卽天孫竊奔，蓋爲君也。卽知其戲，置不辯。一夕，讀漢書八卷，卷將半，見紗剪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覆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卽驚絕，伏拜案下，旣起，已盈尺矣。又叩之，下几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

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郎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爲人。每讀使女坐於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跪而禱之，殊無影迹。忽憶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樽、藉之具，日與遨戲。而郎意殆不屬，覩女不在，則窮卷流覽，恐爲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葉數不爽。因再拜祝，矢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弈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羸女二子。女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郎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僮僕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而仕矣。」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牆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媼撫育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爲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慘然，良久曰：「必欲留，當舉架上盡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女，無不駭絕，而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僞語，但默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徧，聞於邑宰史公。史聞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及女。女聞之，遁匿無迹。宰怒，收郎，斥革衣襟，桎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能道其彷彿。幸以爲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煙結不散，暝若陰霾。郎既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辯。

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銜恨切於骨髓。爲顏如玉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祐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時有中表爲司理，逼納愛妾，託言買婢，寄署中。案既結，郎即日自劾，取妾而歸。異吏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妒，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爲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寫「書癡」可云窮形盡態矣。而癡亦有本，癡亦有說，癡亦有趣，乃至癡亦各有驗，癡亦何負於人哉？然癡於書則可，癡於他事則不可。且卽所可者而論，亦有未見其可者。於金粟則信之，於車馬則信之，於美人則又信之，所貴乎「篤信好學」者，豈謂是歟？積好成癡，積癡成魔，至美人果得，已行年三十餘矣。而男女夫婦之道，尙未了悟，吾不知其所學居何等也。女戒其讀，而導之遊藝接客，習爲「侷儻」，夫亦謂春秋榜上，皆當出仕之人，豈嗜古不化者所得濫竽耶？每見今之習舉子業者，大坐齋頭，瞑目搖首，飲食無味，面目改形，作文亦言之津津，遇事則處之質質，甚且春秋報捷，父母斯民，借官靡爲書齋，資廉俸爲膏火，必至敗乃公事，流毒民間，堂上不談三尺法，腹中空有五車書，國家重士，亦奚取此書癡也？若郎「守父藏書，視同性命」，本分之外，無所營求，其言「鑽穴踰牆」不可告人，天倫之樂，可不必諱，是則「天真爛漫」，機械不存於胸中，史以儼然進士而邑侯者，以不可告人之隱，拘其人，火其書，雖曰數不可逃，而楛械至於垂死，虐已甚矣。如玉有靈，仇家籍沒，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此亦可見吾人之居心處世，其黠也不如其癡也。

齊天大聖

許盛，兗人，從兄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臺，窮極宏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然起敬，無敢有情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

焚香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邱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裂雷震，吾自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詳辯之。聽者皆掩耳而奔。至夜，盛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須自視。盛卒不信。月餘，瘡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碗，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吾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遷怒，責弟不爲代禱。盛曰：「弟兄如手足，前日支體腐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爲延醫，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於心腹，買棺殮兄。已投祠指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爾真有神，常令死者復生，余卽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曠有煩言，本宜送汝舌獄。念汝一身剛饒，姑置宥赦。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天其壽數，於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者引爲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閻羅。青衣白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爲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青衣曰：「閻羅不敢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爲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啓棺視之，兄果已甦醒。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信奉，更倍於流俗。而兄弟貴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偶游郊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言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略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騰蹕而上，不知幾千百里。盛大懼，閉目不敢少啓。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下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

舉手相揖。叟過其所，烹茗獻客，止兩盞，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敬造仙署，求所贈餽。」叟命僮出白石一件，狀類雀卵，瑩澈如冰，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酒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爲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裹之，囑納腰囊。拱手曰：「足矣。」辭叟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卽所謂劬斗雲也。」盛恍然悟爲大聖，又求佑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旣歸，喜而告兄，解取共視，則融入腰囊矣。後輦貨而歸，其利倍蓰。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反，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靈之，則旣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託焉耳。若盛之方鯁，固宜得神明之佑，豈真耳內繡絨，毫毛能變，足下劬斗，碧落可升哉？卒爲邪惑，亦其見之不真也。」

天下所稱神靈者，祠廟而外，木石亦多有之，有鬼物憑之故也。然不必問其果靈與否，唯剛者，不以私求直者，不以枉見，兩不相涉，卽過而不問，曷害焉？彼盛之病脛股也，非真有「菩薩」刀穿之也。藉曰有之，則噴有煩言之後，又何以欲送「拔舌獄」？卒念其一生剛鯁，而中止也。庸醫促壽，會逢其適，仍令生還，亦其數未絕耳。前之死將誰尤，後之生又將誰德乎？至於行善有福，自古云然，幾見有剛方友愛之人，而不獲天佑者。「劬斗雲」上至天宮，雀卵石融入腰囊，亦其誠服信奉之後，結想深而遂生此幻境耳。

青蛙神

江漢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籠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遊几榻，甚或攀緣滑壁不墮，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釐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岷生者，幼慧，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

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雖故却之，而亦未敢議昏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委禽于姜氏。神告姜曰：「薛崑生，吾婿也。何得近禁鬱？」姜懼，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蠢然擾動。傾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崑生在途，有使者迎，言生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叟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崑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旁。少間，婢媪集視，紛紜滿側。叟顧曰：「入言薛郎至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媪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默然不言。媪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告翁。翁倉遽無所爲計，乃授之詞，使返謝。崑生不肯行，方請讓問，輿已在門，青衣成羣，而十娘入矣。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卽夕合卺，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媪時降其家，視其衣，赤爲喜，白爲財，必驗，以故家日興。自昏於神，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性，喜則忘，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馴，但善怒，頗不善崑生所爲。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媪能禍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聞之甚甚。曰：「妾自入門，爲汝家田增粟，賈益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鸚鵡鳥生翼，欲啄母睛耶？」崑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污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媪既聞之，十娘已去，崑生使急往追復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悶不食。翁懼，負荊於祠，詞意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亦自至，夫妻懽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操女紅。崑生衣履一委諸母。母一日忿曰：「兒既娶，仍累媪，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間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客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啼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辯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災死耳。」復出十娘，十娘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災，延燒數屋，几案牀榻，悉爲煨燼。崑生怒，詣

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毫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盍孟相敲，皆臣所爲，無所涉於父母，刀鋸斧鉞，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爇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懼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爲壻家營宅。及明，齋材鳩工，共爲崐生建造，辭之不止，日數百人相屬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牀幕器具悉備。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崐生，展笑舉家變怨爲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十娘最惡蛇，崐生戲函小蛇，給使啓之。十娘色變，詬崐生，崐生亦轉笑牛，瞋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逐，請從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怒，杖崐生，請罪於神，幸不禍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崐生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望，因亦求婚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於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壅壁滌庭，候魚軒矣。心愧憤不能自己，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憤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宜從父命，另離而去，因久受袁家采幣，妾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顏反璧，妾親攜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癡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縱死亦勿歸也。」崐生感其義，爲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媪。媪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嚔泣。由此崐生亦老成，不作惡語，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薄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今已離他，妾將生子。」無何，神翁神媪著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先求崐生，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蛙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呼之。

晚震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鬪龍舟之戲。剡木爲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爲雕甍朱檻，帆旌皆以錦繡。舟末爲龍尾，高

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媼止此字，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現宮殿，見一人兜牟坐。兩人曰：「此龍窩君也。」使拜伏。龍窩君顏色和霽，曰：「伎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爲禮，率十三四歲。卽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霧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皇聒，諸院皆響。旣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卽嫺，獨絮絮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揆夜叉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可復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星光，及著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嫋嫋，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髻人。內一女郎，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翩翺起，襟袖襖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問之同部，卽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端作前舞，喜怒隨腔，俯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魚鬚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入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未接蛺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相同。諸部按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阿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遣珊瑚釵，端急內袖中。旣歸，疑思成疾，眠餐頓廢。解姥輒進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稍瘥。姥憂之，罔所爲計。曰：「吳江王壽期已迫，且爲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爲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童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尙能步否？」答云：「勉強尙能爲力。」童挽

出，南啓一戶，折而西，又闢雙扉。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令側，雅可障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忻與狎寢。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爲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畝。過數日，隨蕭窩書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諸部悉還，猶留晚霞，及乳鸞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耗，悵望若失。惟端日往來吳江府，端託晚霞爲外妹，求攜去，冀一見之。留吳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快而返。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服，藏金珠而出，首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火樹一章，乃揉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間，恍睹人世，遂飄然泅去。移時得岸，少步江濱，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旦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嫗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婉，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浮沈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溺水不得其尸。自念銜院不可復投，遂曰：「鎮江蔣氏，吾婿也。」客因代貰扁舟，送諸其家。蔣嫗疑其錯誤，女自言不誤，因以情詳告嫗。嫗以其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顧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嫗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於戚里，以謀女。女曰：「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嫗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已，嫗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冢，骸骨俱存，因以此詰端。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爲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鬼衣龍宮衣，七七魂魄墜，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費百萬，家由

此巨富。值母壽，夫婦歌舞稱觴，遂傳聞淮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瞻宮，商人慕小寰之子，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妹，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媪入曰：「郎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聽清吟，於今結想，至絕眠餐。意欲附爲婚姻，不得復拒。」生心實愛好，第慮父嗔，因直以情告。媪不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媪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委禽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內，恥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善其詞以告之，隱冀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於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尚須揭費，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恨不詰媪居里，日既暮，媪與一婢扶女郎至，展衣臥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則病態含嬌，秋波自流，略致訊詰，嫣然微笑。生強其一語曰：「爲郎憔悴却羞郎，可爲妾詠。」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弱，探手於懷，接唇爲戲。女不覺權然展謔，乃曰：「君爲妾三吟王建羅衣葉葉之作，妾當愈。」生從其言，甫兩過，女攬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讀，則顫聲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燈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媪果至，見女凝妝，懽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媪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研問。

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友，婚嫁尚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淒然淚焚。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詳。」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卽已大吉，何不祥之與有？」女乃稍懼，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諸否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無何，慕果至，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則物並無虧損，譙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依，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留君兩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詩爲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女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無策，歛賞禱河神之廟。端陽後，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禳可痊，唯有秋練至耳。」翁初怒之，久之，支離益憊，始懼，貨車載子，復如楚。泊舟故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媪者。會有媪操柁湖濱，卽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而已。因實告子病由，冀女登舟，姑以解其沈痛。媪以婚無成約，弗許，女露半面，殷殷窺聽，聞兩人言，皆淚欲墮。媪視女面，因翁哀請，卽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鳴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况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使瘳？妾請爲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神已爽矣，試爲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有采蓮子云：『菡萏香連十頃陂，』心尙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從之。甫闌，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沈疴若失。旣而問：「父見媪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旣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然自總角時，把柁權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語。父旣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意自轉，毋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息，爲我告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驗，則妾爲佳婦矣。」

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爲？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置貨，費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益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媪，又過數日，始見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媪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爲子合。登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籍付之。媪乃邀婿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以倍蓰。將歸，女求載湖水，既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醴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爲致數壘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婦俱如楚。至湖，不知媪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鱗鯉者，得白驥，前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夙有放生願，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區區者何遂斬直也？如必不從，妾卽投湖死耳。」生懼，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返，不見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覲然曰：「今不得不實告矣！適所贖，卽妾母也。向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遂勅妾母坐相案，妾母實奏之。龍君不聽，放母於南濱，餓欲死，故懼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擲還君，妾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真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真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真君喜文士，必合憐允。」乃出魚腹，綾一方，曰：「如問所求，卽出此，求書一免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盤躡而至，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意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綾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驥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敢隱，詳陳頗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老龍何得荒淫？」遂出草書免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於父母。歸後二年，翁南遊，數月不歸。湖水既罄，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息，囑曰：「如妾死，勿瘞，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緩妾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後半月，慕翁至，生急

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翁死，生從其意，遷於楚。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蓮山寺。少頑鈍，不能肄清業，牧豬赴市若爲傭。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捲懷離寺，作雜負販，飲羊登壘，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遠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撫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無人，即有人，亦其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四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椀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籬繡幕，蘭麝香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爲牀，牀上錦裯褥，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懸黏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鞞者，烏而集，鶴而立。當事掩口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肥濃蒸薰，紛紛狼藉如霧霏，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狡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卓紗纒頭，唱豔曲，聽者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夏。奴輩呼之皆以爺，卽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鬃雲轡，亦略與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卽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挾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生平未嘗奉一經，持一咒，迹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鑊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僧瘞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異姓兒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兒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譚，向之翁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無何，太公僧薨，孝廉縵麻臥苦塊，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滿牀榻，而靈幃後，嚶嚶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褰幃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開雲連，旛旛翳天。日殯葬，束草黏五

色金紙作冥物，輿蓋數十事，馬千蹄，美人百袂，方相方弼，著阜帛，首摩雲。冥宅樓閣房廊數百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僮僕，入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吏，以手據地，叩卽行，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傾國來瞻仰，男攜婦，母襁兒，流汗相屬於道，人聲沸，百戲鑿鞞，都不可聞，立者，自肩以下皆隱，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幃，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雖雄斷幅，縹懷中，或扶之或曳之，驚遽以去，奇觀哉。葬後，以金所遺贖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開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爲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爲和樣；鞵香楚地，笠重吳天，是爲和撞；鼓鉦鑼聒，笙管教曹，是爲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賭，是爲和障。金也者，尙那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予聞之，荷邨先生云：「和尙蓋紹興某縣人，少時與姪某流寓青州，久之復與姪相失，遂祝髮爲僧。後其姪顯達，乃於諸城道中物色得之，勸令改初服不可，因出賞令有司創建刹宇，且爲營別業焉。一時服御華侈，聲勢炫赫，誠有如聊齋所云者，而其嗣孝廉某，實其族子也。」荷邨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瑣事甚悉。嘗以柳泉此傳未盡得實，付梓後，欲別爲小紀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館舍，予述焉不詳，姑撫其大凡如此。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書於嚴陵舟次。

只是服御奢侈，聲勢赫奕，而層層寫來，初觀之，覺駭人聽聞，再卒讀之，實無謂可笑之至。外而田宅，徒黨甲第如此，內而聽事，中堂，內寢，又如此。細縷革靴者雷轟，阜紗纒頭者霧集，摩夏則珣弓畫矢，騶從亦雲轡風鬣，不特風雅中無是人，即富貴勢豪亦無是人，不意其爲頂趾無雅骨，而且不經，不咒，不寺院，不鑄鼓而太公僧也。以無賴子，牧豬奴，而借之爺之，叔之，伯之，祖之，而且太之，此則生前之奇聞矣。乃其死也，異姓兒

釋孤枕塊，諸門人，釋杖滿牀，靈幃細泣者，止一孝廉夫人，而華妝弔唁者，且多士大夫內子也。棚閣旛爐，連雲蔽日，芻靈祭品，象物難名，僂僂起拜，上自方面，則泥首卽行者，又何論貢監簿吏也。至舉國若狂，惟見萬頭攢動，觀之者，恬不爲怪，行之者，覩不知羞，抑且侈爲美談，傳爲盛事，文以奇觀，哉三字冷語，結之通篇，字字皆成斧鉞，爲佛門護法，爲世教防閑，功德不少。

丐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百衲，日於芙蓉明湖諸館，誦經抄募。與以酒食錢粟，弗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飲，或勸之曰：「師旣不茹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日往來於羶鬪之場？」僧合掌誦，睫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後，固詰其必如此化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臥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累貽近郭，因集勸他徒欲飯，飯之欲錢，錢之。僧瞑然不應，羣搖而語之。僧怒，於衲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於道，而氣遂絕。衆駭告郡，藁葬之。異日爲犬所穴，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對如故，猶空爾然。

螭龍

於陸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冥，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蠕登几。過處輒黑，如罽迹，漸盤卷上，卷亦焦。意爲龍，乃捧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螭曲不少動。公曰：「將無謂我不恭？」執卷返，仍置案上，冠帶長揖，而後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聲嗒然，光一道如縷，數步外，回首向公，則頭大於甕，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自書笥中出焉。

小警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入與攀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念。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比鄰矣。』過四五日，又曰：『今已同里，且晚可以承教。』問僑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吝不與，則自失之，羣疑其狐。材北有古冢，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杖往，伏聽之，久無少異。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寂不動，俄而尺許小人，連累而出，至不可數。衆噪起，並擊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一小警，如胡桃壳然，紗飾而金綫，嗅之，騷臭不可言。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謔也。口給交響，惟恐不工。霍有鄰嫗，曾爲嚴生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處有兩贅疣，婦以告霍，霍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其妻與我最昵。』衆故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雙疣。』嚴止窗外，聽之既悉，不入。至家，苦掠其妻，妻不服，撈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哭，舉家不得寧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婦何得歡樂耶？』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唇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雙疣，遂爲痼疾，不敢大言笑，啓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死能爲厲，其氣冤也！私病加於唇吻，神而近於戲矣！邑王氏與同窗某狎，其妻歸寧，王知其驢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驢驚，婦墮，惟一僮從，不能扶婦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揚以此得志，謂僮逐驢去，因遂私其婦於莽中，褻服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刀，一

手捉妻來，意甚惡，大懼，踰垣而逃。某亦從之，追二三里，不及，始返。王盡力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焉。」

狐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尙不能掇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狐，但不爲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其臥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恆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願一覩仙容。萬白於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爲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嚶嚶在目前。四顧卽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詭，固請見。且謂：「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吝容華，徒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爲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爲狐，請與客言狐典，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祟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卽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羣鼠出於床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細么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爲之粲然。孫曰：「既不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阻其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迂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卽倒頓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羣戲呼爲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

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如何？」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嘗得聞，狐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闋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爲羣吠所亂，請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驟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驟生駒，乃臣所聞。」舉座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鼈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倒。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日當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談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關，一蒼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姬，遂宿焉。狐早詣曰：「我邊借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續黃梁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宮時，與二三新貴，遨遊郊郭，偶聞毗盧禪院，寓一星者，因並騎往詣問卜，入室而坐。星者

見其意氣，佞諛之。曾搖筆微笑，便問：「有蚌玉分否？」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衆一舉手，登榻自話，羣以宰相相賀，曾心氣殊高。指同遊曰：「某爲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爲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一座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齎天子手詔，召曾。大師決國計，曾得意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而下，聽其黜陟，賜蚌玉名馬。曾被服稽首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榭，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以遽至如此。然撚髯微呼，則應諾雷動。俄而公卿贈海物，僮僕足恭者，疊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已。晉撫餽女樂十八，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爲孀婦，爲仙仙，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休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尙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薦爲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匪我，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頗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適觸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阡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孀婦仙仙，以次殞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棉薄違夙願。今日幸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贖於其家。俄傾，藤輿昇至，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豔絕。他自願生平，於願斯足。又逾年，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之者。然各爲立仗馬。曾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上疏，其略曰：「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爲極。不思捐軀糜頂，以報萬一反忤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爲奇貨。量缺肥瘠，爲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資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閑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迂鹿馬之奸。遠窺豺狼之地，朝士爲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且平民膏腴，任肆貪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沴氣冤氛，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爪葛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

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恬寵無悔。召對方承於闕下，妻非輒進於君前。委蛇才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操莽之禍。臣夙夜祇懼，不敢寧處，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卽加臣身……疏上，會聞之，氣魄悚駭。如飲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卽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會方聞旨驚惶，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並繫。俄見數夫運貨於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璫玉數百斛，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襁女烏，遺墜庭階。會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俄而樓閣倉庫，並已封誌。立叱會出，監者牽挽羅曳而去。夫妻吞聲就道，求一下駟劣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會時以一手相扳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窺見高山，直插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擿目來窺，不容稍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盤麓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會亦憩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羣盜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會長跪言：「孤身遠謫，囊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羣盜裂眦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祇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會怒叱曰：『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賊亦怒，以巨斧揮會項，覺頭墜地作聲。魂方駭疑，卽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覩宮殿，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會前匍伏請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卽震怒曰：『此欺君誤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羣和，聲如雷霆。卽有巨鬼，捧至墀下。見鼎高七尺，已來，四圍熾炭，鼎足盡紅。會骸鍊哀啼，竄跡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叉叉取會出，復至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

山獄。鬼又猝去。見一山，不甚廣闊；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胃腸刺腹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會上，會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會負痛乞憐，鬼怒提會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臺然一落，刃交於胸，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刀孔漸闊，忽焉脫落，四支螻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卽有鬚鬚人，持籌握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俄取金錢堆階上，如邱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臭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矣。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爲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縮一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燄生五彩，光耿雲霄。鬼撻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涼。開眸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鵲敗絮，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爲乞人子。日隨乞兒拓鉢，腹饑餓然，常不得一飽。著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備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家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輒以赤鐵烙胸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良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開。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嚴鞠，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繫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暗也。正悲號間，遊者呼曰：『兄夢覺耶？』豁然而悟，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會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會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會盛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權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鞫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爲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爲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蠶蟲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牀，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蝻，臂上青韉，有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戲。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蠅。又俄頃，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搜噬蟲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僞睡，睨之，鷹犬集竄於其身。既而一黃衣人，著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鬪葦篋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紛如撒菽。煙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詫不知所由。蹠履外窺，渺無蹟響。反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細犬，公急捉之，且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顆，一嗅輒棄去。躍登牀榻，尋衣縫，齧殺蟻蠹，旋復來伏臥。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臥，則登牀簀，遇蟲輒噉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壁。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於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脈之，已扁而死，如紙剪成者然。然自是蠶蟲無噉類矣。

附錄池北偶談一則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嘗晝臥。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犬如巨蠅。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星旄雲罕，續紛絡繹，分左右立合圍。犬獵室中，蚊蠅無噉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掘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烟霧而散。起視之，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徬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伏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味爽偶行。遇一少女。著紅被。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踰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卽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躡躡於門。往規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鋪毯。徬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來古刹。欲一瞻仰。翁何至此。翁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旣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蕪莽。入其室。則簾幃牀幙。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自獻。叟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卽索筆爲詩曰。千重窈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爲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牽幕入。隱約三數語。卽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嘔噓。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荆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嚶膩語。生乘醉褰簾曰。伉儷旣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鉤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鬟。停停拈帶。望見生入。遍室張皇。辛怒。命數人。捧生出。酒愈湧上。倒蕪蕪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著體。臥移時。聽驢子猶齧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夜色迷罔。誤入澗谷。狼奔鷓叫。豎毛寒心。脚蹶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心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搥門。內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鵠竄。忽聞振管關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踈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嫗曰。

「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鑄漏並歇，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乖闊。」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膽力自矜，翽遂一一歷陳所遇。嫗笑曰：「此大好事，况甥名士，殊不玷於姻。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為婉致之。」生稱謝唯唯。嫗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日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刻違，辨為高履，實以香屑、縵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謂青衣曰：「可遣小狸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曰：「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娘子，望嫗俯拜。嫗曳之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娉而立，紅袖低垂，嫗理其鬢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閒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嫗曰：「此吾甥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俛首無語。嫗曰：「我喚汝，非他欲為我甥作伐耳。」女默默而已。嫗命掃榻展榻褥，即為合卺。女覲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嫗曰：「我為汝作冰，有何舛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嫗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真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歸家，涓吉，以良辰為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款一回頭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顯蔽冢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薛故生前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漫涓吉以待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問之居人，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半夜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踴躍出窺，則繡幃已駐于庭，雙鬟扶女坐於青廬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鬘，奴扛一撲滿，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

鬼狐，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鑿修，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爲賀，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視之曰：「此郡君物也。」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餽遺爲饒，卽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準，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作。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權而散。生歸笑述於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諛，前鄰漸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伴來邀生飲，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爲公子初度，客從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歡賞。酒數行，樂奏作於堂，鼓吹僮儂，賓主樂甚。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於今，尙以爲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儂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爲人，儉勤灑脫，日以衽織爲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泉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日杜門戶，如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翼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爇，不以聞。翼日，出弔於城，遇公子於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圉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夙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爲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婆念。因而酣醉，頽臥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妒，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爲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銜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牀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臥几上，走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緹糾步履，摸之，人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蹙之，不動而殭，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鬧。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奸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潛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

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撻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遽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託媒媼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羣小。生認誤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躁動。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落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臺革爵，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見閨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女指婢笑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燕都，欲達宮闈，陳生冤死。婢至，則宮中有神護，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懼誤事，方欲歸謀，忽聞天子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僞作流妓。上至句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原籍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句欄中。上慘然，賜金百兩，臨行細問頗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靡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淚皆雙燄。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咸眷間，並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懇。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為君畜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為？」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食飲，羸臥閨闈。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即以婢之賜金，為營齋葬。數日，婢亦去。遂以祿兒為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隙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不知尚存否。近臨之，則鼓具鹽盞，羅列殆滿。頭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

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驃，生子跨蹇以從。問：『馮生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冤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力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鼓，師不至，儼然而殆，就牀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會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尙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爲豕。某卽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父回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陰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遂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郡。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盞，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卻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各對覷，莫知所爲。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

盛氣而逆。格鬪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胡四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爲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闕，僕者大愕卻退。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闕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旣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寔然足音矣。請座賜教。」卽見兩座自移相向。甫坐，卽有鏤漆硃盤，貯雙茗醞。懸目前，各取對飲，吸瀝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問官閥曰：「弟姓胡氏，於行爲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酬酢議論，意氣頗洽。鼈羞鹿脯，雜以薺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頗思茶。意纔少動，香茗已實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醉始歸。自是三日必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問狐曰：「南城中巫媪，日託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彼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洩溺，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爲小狐，乃應曰：「諾。」卽席而請於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旣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旣騎而行，狐相語於途，謂張曰：「後先生于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巫見張至，笑迎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爾家狐子大靈應，果否？」巫正容曰：「若箇蹀躞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吾家花姊不權？」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踉蹌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顛破，冤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間，又一石子落中巫顛，穢泥亂墜，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闔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狐如我狐否？」巫惟謝過，張仰首

望空中，戒勿復傷巫。巫始惕傷而出。張笑諭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覺塵沙浙浙然，則呼狐語，輒應不爽。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狐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與話，忽牖頭蘇然作響，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頗淺，祇好擺雞犬啖之而已。」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屬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爲？」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覩爲恨，今請一識數年之友，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扇一覷，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卽有履聲，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爲西川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若喪偶。忽一少年騎青駒，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閒語。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歛歔而告以故，少年亦爲慰藉。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納也。」復欲詢之，馳馬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籠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受而開視，則白鏗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開首便大書特書曰：「學使張道一之仲兄，」卽放下，敘入謁狐交狐一事，幾乎上下分成兩概，令人將以此一句，爲贅疣矣。乃讀至終篇，而知通幅精神，皆從此一句生出。古史之筆也。爰爲之解曰：「旣亡兄弟，絕少知交，有狐綏綏，量殊斗筲，邂逅相遇，旨酒嘉肴，非吾族類，不啻同胞。故人一物，聊以解嘲。」

仇大娘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爲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饑，豪強者復凌籍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尙廉，利其嫁，屢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關說已成，而他人不知也。里人魏姓，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僞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知。冤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爲畢婚。婦姜秀才配，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爲腹心之交。魏乘門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爲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爲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爲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糧絕，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爲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貴既罄，無所爲計，因券妻貸，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貸。福持去，數日一空，意脚蹶，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與。福懼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爲壻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明日，牒已至。趙行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笞趙。隸相顧無敢刑。官久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舁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肯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祿時年十五，榮榮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寧，餽贈不滿其意，輒逐父母，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啓其爭。適有買販者，與大娘同里，使託寄語大娘，且歆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待病母，景象慘澹，不

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熱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爲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歸邑，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產盡反。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瘥，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凌暴，輒握刀登門，侃侃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餽遺妻女。又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爲之覓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文，家中名園，爲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值公子私宴，怒執爲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楹，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給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步，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綰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水。公子反怒爲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謫容溫語，意甚親昵。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達叢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闈闥，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非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唯唯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名，日擇良耦。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共以爲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

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爲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圉人負溼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爲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讎，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葷母，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卽倩雙媒納采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游泮，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攜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頗亦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焉。魏又見絕，嫉妒益深，恨無瑕之可蹈。時有巨盜事發遠竄，乃誣祿寄費，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千頃，悉望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北都，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爲卒，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爲寇家牧馬，後寇逃竄，仲遂流徙關外，爲將軍僕。向祿緬述，始知眞爲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爲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巨盜數十，中有一人，卽曩時魏所誣祿之盜魁也。既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將軍爲之昭雪。上聞，命地方官贖業歸仇，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爲贖身計。乃知仲投將軍有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饑也。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母，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撲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卽使人往告姜，姜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也。」大娘頻述告福，而擲揄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權，要不能不有此忿耳。」遂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謂讓良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慕多今

承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爲翼日之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爲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與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隣有回祿之變，魏託救焚而往，暗以編菅爇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屋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資敗堵。福負錡營築，掘見窖，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聳起，壯麗擬於世胄。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泣告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己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卻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竈，竈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炎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牽羊，卻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僕，蹙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歎曰：「其福之不知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寧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讎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願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

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一污也！

禍之而益以福之，得之旁觀者之言，亦不過公道語耳。惡足異所異者，卽出諸奸人之自計，且合十餘年而適以滋其愧悔也。由此觀之，天下斷無能害人之小人，而小人當知返矣。而凡處境者，亦惟以塞翁得馬失馬之意，靜以參觀，失于人乎？何尤？得于人乎？何德？在我止安於義命，彼小人者，不必疾之已甚，而所謂不惡而嚴者，豈無道哉？邵氏守貞不二，而強奪之計起，自蕭牆至關說已成，亦將奈此大姓何也？乃浮言胥動，遂阻陰謀，雖至四體不仁，而大節之克全，不得謂非蜚語之力矣。妻女賢淑多能，而淫賭之媒，擲同孤注，至食言不畏，又將奈此閻羅何也？乃奔告不遑，遂能速訟，雖至刺喉已透，而完璧之能返，不得謂非告姜之力矣。然而中傷之念已深，狡獪之謀雖測，邵既冥然大漸，祿亦童子無知，敵且隱然，誰能辦此？彼大娘者，剛猛既成于性，怨望又積于心，敵之以可圖，使其內亂，不可謂不毒矣。乃復產襲仇能，作秦庭之哭，養親教弟，不爲禽獸之行，是欲招之來，而啓其爭，實樹之敵，而教其破也。童子誤踐閨闈，魏實殆之，縱令不執爲盜，亦將自溺于溪，初不謂天假之緣，竟以落水石崇，而作東牀佳婿也。魏亦愧此塞修矣。秀才不出戶庭，魏實啓之，不有口外之行，焉得長兄之遇？更不意兄尙有父，兼獲曩時巨盜，而遂北地偕歸也。魏又勞此推挽矣。若夫昭雪之命方下，回祿之變旋生，托救而來，編菅以蕪，傷心一炬，老屋三間，魏之毒謀，遂至于此。乃災能致福，石可成金，財固聚於石崇，運亦轉於丐子，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不魏氏之拜賜，而誰拜哉？君子觀於難酒之受，舍災於薪，牽羊之受，僮死於索，竊歎盜泉之水不可試，掬遠小人，不惡而嚴，禍福之說，猶其後已。大娘忿氣塞吭，直詞抗宰，握刀爭論，屈服豪強，以爲仇業，悉歸我，亦將信，乃遣歸少子，獨止母家，賴其經營，乃能完好。操杖投杖，既擒縱之自如，求姜復姜，亦權衡之悉協，而執爵數語，功成思退，且能潔身，以一身來，一身去，自古勳成殊少，此智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稽紳家且多效之，奈何兩間奇氣，獨得之婦人乎？不有疾

風，焉知勁草？不至歲寒，焉識孤松？故吾謂能復仇氏之業者，全賴大娘，而能成大娘之名者，則全賴魏氏也。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卻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世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耳。勿埋我，宜待之。」是日竟死，驕從導去，入一宮殿，進服冕，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鞠之，佐證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羣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煙氣飛騰，崩然一響，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烟而散，不能復成形矣。又一起，爲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卽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遇於途，知爲鬼，奔避齋中，王亦從入。周懼而祝，問所欲爲。王曰：「煩作見證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實價購之，今被誣控，此事若親見之，惟借李路一言，無地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質審。李見王，隱存左相意。忽見殿上火生，燄燄梁棟，李大駭，側足立。吏隱進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熄。」李歛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鞠狀，王與婢父反復相詰。問周，周以實告。王以故犯論答，答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缺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爲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囑可致。」李諾之。至家，驕從都去。李乃甦。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清醮何時？」胡訝曰：「兵燹之變，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心願，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歎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僵臥，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

他症，但管創膿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臀肉腐落，癩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臺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廡耳。」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於茗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睹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與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日銜半規，少年款至，大喜，要入命館，僮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頰頰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豎以睡惡爲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便袴臥牀上。生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臂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爲，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熒，九郎逕去，生恐其遂絕，復伺之，蹀躞凝盼，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逆謝過，強曳入齋，昵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何，解履登牀，又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腑，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但求一親玉肌，九郎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郎醒，攬衣遽起，乘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亡，忘寢廢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僮邏偵焉。一日，九郎過門，即欲逕去，僮牽衣入之，見生清癯大懼，慰問，生實告以情，淚涔涔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爲也。君旣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疾頓減，數日

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繼繆，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爲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爲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爲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何？」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諂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疎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劑並授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淡，病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歸語九郎，九郎歎曰：「良醫也！我實狐，恐不爲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囊不實言，今魂氣已遊墟莽，秦緩何能爲力？」九郎日來省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卒，九郎痛哭而去。先是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盼，因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懼，自經。夫亦投繯死。公越宿忽甦，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軀返魂，留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陷之，使人索千金於公，公僞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共話言，悲歡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耶？」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然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君憂。」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僞爲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一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亭午，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睨女郎，娥媚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諷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起淪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爲己者，離榻起立，嚶嚶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窘若囚拘，大呼九郎不應，曰：「君自有

婦何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河山，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曠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之太史，與兄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姪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遮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自任，跨驢逕去。居數日，有婦攜婢過，年四十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警睹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不謀？」女自入廚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恆蹙蹙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頗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也。投所好而獻之，怨可消，讎亦可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赴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於郎，誰實爲之？脫令中途凋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諾之。公陰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飾女裝，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撫惑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沈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輦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賞，起屋置器，畜婢僕，母子及姪並家焉。九郎出，裘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余有笑判，並志之。

男女居室，爲夫婦之大倫，燥溼互通，乃陰陽之正氣。迎風待月，尙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方可生開洞，非桃源漁笛寧容誤入。今某從下流而忘反，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裏爲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繫赤兔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鱧，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睨之，美，悅之，疑注不去。女垂涕曰：「夫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實槍於心。」女曰：「夫死無歸，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茲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託，媵之可也。」趙忻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言無庸，乃先行。忽若奔。至家，操井臼甚勤。積二年餘，謂趙曰：「感君戀戀，猥相從，忽已二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漫爲此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藥往，當助資斧。」趙經營爲貫輿馬，女辭之，出門逕去。追之不及，瞬息遂杳。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詣衢市。忽藥肆一翁望見曰：「塔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笑，澹不輟。趙銜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命治具作飲，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喫著不盡矣。」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臼接茅簷雨水，洗疣贅，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漁洋云：「女子大突兀。」

連瑣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元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迹。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窗上。向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杙登望，吟頓輟。悟其爲鬼，然心向慕之。次

夜伏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嫻嫻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隔牆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檢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疑寒，若不勝衣。問：「何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鶩，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代紼，權生泉壤。」楊欲與權感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權，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胸懷，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鈎，女俛首笑曰：「狂生太囉唆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織，約絲綜一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爲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乃取綫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恍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點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卽至，輒囑曰：「君祕勿宣，妾少膽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權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爲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窗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爲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局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辭，見字迹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答：「學之。」又問詩卷，詎以假諸友人。薛反覆檢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知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執卷挾之，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辭慰解，終不懌，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訛，暮與窗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撓之。恆終夜譁，大爲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寢

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淒婉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友王生，掇巨石投去，大呼曰：「作態不見客，甚得好句，嗚嗚惻惻，使人悶損。」吟頓止，衆甚怒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去。楊獨宿空齋，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迹。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惡賓，幾嚇斃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別矣。」挽之已渺。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拳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慙。」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醜醜，逼充廢妾。顧念清白裔，豈屈身與臺之鬼？然一綫弱質，烏能抗拒？若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爲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爲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待曙。女臨去，囑令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醺登榻，蒙衣偃臥。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搭石過門。女驚曰：「讎人至矣。」楊啓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蝟毛繞喙，怒咄之。隸橫目相讎，言詞兇謔。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下，不能揣刃。方危急間，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鑑毫芒。王贊歎不釋手，與楊略話，見女慚懼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赴牆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雞已亂唱矣。覺腕中甚痛，曉而視之，則肉赤腫。亭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眞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起，妾實畏之。」旣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粵中，百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辨以明珠。大人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申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攜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

受生人氣，日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妾接後，君必有廿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爲懼。既而著衣起，又曰：「尙須生血一點，能止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臥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墳前有青鳥鳴於樹顛，卽速發冢。」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待。日既西，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荆發墳，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豪衣昇歸，置煖處，氣咻咻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醢，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漁洋曰：「結盡而不盡，甚妙。」

白于玉

吳青菴，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歎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菴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曰：「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白皙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于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卽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此迂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

生以宗嗣爲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言別。生悽然與語，刺刺不能休。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與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臥之。」方再欲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啾啾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甚切。視所臥榻，鼠迹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僮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僮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僮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空際，未幾見一朱門，僮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懼，僮以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僮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爲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儔。僮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連。」導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闌，始擬桂闕。甫坐，卽有二八妖嬈，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檢衽鳴璫，給事左右。纔覺背上微癢，麗人卽以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旣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麗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向客，卽卽筵前，宛轉清歌。諸麗者笙管教曹，鳴鳴雜和。旣闌，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尙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軟綃者，吃吃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盞，生託接杯，戲撲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自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酌，女捧酒有愧色，乃強飲之。細視四女，風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眞個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

之好，遂使僕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僮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卽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曦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膩然墮褥間，視之，釧之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盡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尙以嗣續爲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綑嬰兒曰：「此君骨血，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床，牽生衣覆之，忽忽欲去，生強其爲懼。乃曰：「前一度爲合卷，今一度爲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臥襖褥間，綑以告母。母喜，備媪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身已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爲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已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卽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嫜，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詎日備輿馬妝奩，嬪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匱作具，罔不盡禮。生印：「得卿如此，吾何憂。」願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余將遠逝，一切付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露霜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祭南岳，中途遇寇，窘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破。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捨此，無所可用，卽以奉報。」視之，嵌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拆各天；葬母教子，專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妝奩，讀畢，不解何

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之爲拆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始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爲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空息始能及焉。逾年，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勢拉雜，寢及鄰舍，一家徬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圍覆宅上，形如月闌，釧口向東南隅，歷歷可見，衆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斂，釧錚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並爲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樓，化爲烏有，卽釧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爲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翼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臚焉。方入，見兩岸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閃雙燈，爪劈生鹿而食，驚喪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囊中糗糲，並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囊，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徐哀之曰：「釋我，我舟中有釜，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體遙臥，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攜一鹿，付徐。徐剝革，於洞深處，取流水，汲煮數釜。俄有數夜叉羣至，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又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羣夜叉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知意，效其音，爲夜叉語。夜叉益悅。

攜一雌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又曰：「徐郎無骨突子。」衆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五十之數，以野苧爲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值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煎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闊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餘皆以鹿皮。夜又二三十輩，列坐洞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鵝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按頭點視，問：「臥眉山衆，盡於此乎？」羣闕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塔對衆，又贊其烹調。即有二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物掬啗盡飽，極贊嘉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突子何短？」衆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蹻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居四年餘，雌忽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齧斷其耳。少頃，其雄亦歸，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啁啾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惘然念故鄉，攜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歸。子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盈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鬪。交帥見而奇之，以爲千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十八爲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臥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爲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曳入幽谷。一小石洞，洞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來啖商，自言父亦交人。商聞之，而知爲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爲副總。」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爲官？」曰：「出則與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爲官。」少年甚歡。

動。商曰：「既尊君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願於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少動。一日，北風策策，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商應之，乃歸。逕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彪撫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交帥，揣兩兵入海，逆風阻舟，擺簸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流。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眉，我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處爲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安健。」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杳矣。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曰：「恐去爲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風逆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饜梁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皙。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游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爲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勳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掛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爲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家床頭，有個夜叉在。」

老饕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賞。兩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賞，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共居貨。友有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爻爲悔所操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費，倍益快悶。時晨霧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獼白叟，共兩少年，酌北牖下。一僮侍，黃髮蓬蓬然。邢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箭誤翻梓具，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持巾捧帨，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鐵鑲，厚半寸強，每一鑲，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錐物，堆疊几上，稱秤握算。可飲數杯時，始緘裏完好。少年於櫪下，牽一黑跛騾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睛旁睨，饑餓若炙，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銜關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鞢，微笑云：「而不識得老饕耶？」邢滿引一矢去，叟仰臥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筍，夾矢任，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撥其一，似未防其連珠，後矢直貫其口，蹀然而墮，銜矢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矢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返。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紀綱，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騾間，聞後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騾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之貨宜少瓜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曰：「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遽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迫，手接二口銜一，笑曰：「如此技藝，辱寡煞人。乃翁德邊，未暇尋得弓來，此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鐵環，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嗚風鳴。邢急撥以弓，弦適觸鐵環，鏗然斷絕，弓亦綻裂。邢驚絕，未及覷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

下騎，將便搜括，邢以弓臥撻之。僮怒，奪弓去，拗折爲兩；又復總折爲五，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縛，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起乘。作一舉手，聲浪霍然，逕去。邢歸，卒爲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蓋髻髯焉。

書云：『滿招損，謙受益。』事乃天道，易象辭，天道虧盈而益謙，人有盈滿之至，則虧損因之，如影隨形，不可逃也。觀於器滿則溢，月盈則食，君子慎焉。老饕何足異？願以蓬蓬黃髮，笑對關弓，足箝手掇口銜，形容乃爾，而邢未知進退，自詡連珠，以一貌不揚，手無械之僮，鐵環代弓，擲還三矢，遂乃身如墮鳥，形似縛雞，孟浪一聲，腰金盡失，以盜盜盜事不足稱，亦可見天下事，能者甚多，未可以一己之微長，俯視一切，而螳背當車，猶其後也。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士君子應三復斯言！

姬生

南陽鄂氏，患狐，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迂之，崇益甚。鄂有甥姬生，名士，素不羈，焚香代爲禱免，卒弗應。又祝舍外祖，使臨己家，亦不應。衆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三數日，輒一往祝之，雖固不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緩自開，生起，致敬曰：『狐兄來耶？』殊寂無聲。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狐兄降臨，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卽又寂然。而案頭錢二百，及明失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幄鏗然，生曰：『來耶？敬具時銅數百，以備取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者，若緩急有需用度，無妨質言，何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雞，欲供客而亡之。生至夕，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崇如故。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爲久祟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之。』乃以錢十千，酒一尊，兩雞皆磊切，陳

几上，生臥其傍。終夜無聲，錢物亦如故。自此狐怪以絕。生一日晚歸，啓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燂雞盈盤，錢四百，以赤繩貫之，卽前所失物也。知狐之爲。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驀然欲作賊，便啓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途往越其牆。牆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齋，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牀頭，始就枕眠。天明，攜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初以爲戲，既知其真，駭曰：「君素剛正，何忽作此？」生恬然不爲怪，因述狐之有情。妻恍然自悟，是必酒中之狐毒也。因念丹砂可以卻邪，遂覓研入酒，使飲之。少頃，忽失聲曰：「我奈何作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諜傳里黨，生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爲之謀，使乘夜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其事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優，應受倍賞，及發落之期，道署梁上，黏一帖云：「姻某作賊，偷某家裘鼎，何爲行優？」梁最高，非跋足可黏。文宗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念此事除妻外無知者，况暑中深密，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爲之也。」遂緬述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所取罪於狐，所以屢陷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爲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爲邪惑；狐意未必大惡，或生以諧引之，狐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宿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以盜污遂行淫。』哉！吁！可懼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凶犯，有盜竊，已刺字訖，例應逐釋。嫌竊字減筆從，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賊口占一絕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爲苦，竊物先防識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爲盜。」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爲家貧誤一生；冀得資財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卽此觀之，秀才爲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生以進取之資耳。」

士君子欲以正化邪，而和光同塵，自謂不磷不淄，可以使之潛移默易。未幾，而身受其惑，信之感之，不覺

改行易轍，牢不可破，恬不知羞，如姬生者，何可勝道？小人恥獨爲小人，或以利陷，或以勢薰，或以色迷，或以官餌，鬼嚇狐盞，其術不窮，慎勿懷茲醜毒，飲若醇醪，移我脚根，納諸陷阱，即使坐失機會，窮困以終，不猶愈於蔡中郎之感恩董卓、楊子雲之受知新莽哉？此特就出處之大節言之耳。至於交遊徵逐之間，亦各節品行之所關者，不惡而嚴，義取諸遜，以同而異，象叶乎啜，故嘗謂不能造乎可磨可涅之境，不如謹守乎不善不入之言。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盤，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樞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糗糒，堆壘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啓積，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備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爲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奇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若何人？」答言：「爲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誤，而將軍樞儀益恭，肅客入，深啓三四關，忽見女子往來，知爲私解，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頗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爲，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旣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間

尋姬列侍。將軍入室，請衽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輪，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斲養卒，及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銀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已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稱婢僕姓名已，即命男爲治裝，女爲斂器具，囑敬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視姬婢登輿，廐卒捉馬騾，鬪咽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附錄觚賸雪遘一則

浙江海寧縣查孝廉，字伊璫，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愁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拽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既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起，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備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

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會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諗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生好博游，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扉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一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大之後，略涉詩書，耽遊廬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後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割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日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臚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纈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騎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廢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資，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延鉞者，購得朱相國失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判行於世。前

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資，買美髮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黠微靡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尙存。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爲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爲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納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意近况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歎曰：「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爲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爲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衆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止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缶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卽去，但求不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尙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卽

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僕婢，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唯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爲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適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啓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鐵。方將檢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爲狸。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爲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遨遊海上，拔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諱也。」

嬖一女，而致滅門之禍，至幾無唯類，其凶心不死，毒口橫吞，旁觀者始爲之驚，繼爲之笑，將欲爲之擊其首，揪其髮，拔其毛，納諸袖中，投諸海外，剪除妖孽，拔救衆生。而嬖之者，方且受其蠱惑，縱其陰謀，甘其醜毒，而至死不知悔悟，安得呂仙遺衆弟子，遨遊普天下，使皆縮項跪啼，還形變相，各各獻俘，而俾無遺種哉？

犬燈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厦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爲犬。睨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爲女子，心知其狐，遠臥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僞作醒狀，問其爲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爲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臥。二人既醒，則身臥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

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不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肴之夜。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爲此？」及寢。陰擲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入爲別。」時秋初。晉梁正茂。女攜與俱入。則中有巨筭。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羣婢行次。日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連城

喬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有肝膽。與顧生善。顧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日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愛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詠。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娉娉。早向蘭窗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綫蹙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把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媪嬌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歎曰：「連城我知己也。」頃懷結想。如渴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醜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也。未幾。女病瘵。沈痼不起。有西城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膾肉一錢。搗合藥屑。史使人詣王家告壻。壻笑曰：「癡老翁。欲剗我心頭肉耶？」使返。史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剖膾授僧。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忿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真白背盟之由。生憐然曰：「僕所以不愛膾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

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媼曰：「士爲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諧何害？」媼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爲我一笑，死無憾。」媼既去，踰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啓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弔，一痛而絕。史昇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感，出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西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傾入一廨，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卽把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卽導生歷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泪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問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之人，尙不吐棄之，身殉何爲？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願稽連城託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爲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睨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賀曰：「我爲君平章已確，卽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爲姊捧輓耳。」連城悽然，無所爲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辭以爲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爲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爲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卽去。慘怛無術，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攜賓娘去，脫有怨尤，小生拌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爲幸多矣。」適有兩媼，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尙宜審謀，不

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秘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懽戀，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携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昇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其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德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昇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家人入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聚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己也。願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王漁洋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賓娘一事，只由情感推而言之。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春。父子善蹴鞠，父四十餘，過錢塘，溺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攜大席，平鋪水面，略可半畝，紛陳酒饌，饌器磨觸作響，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卓色，峨峨然下溷，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析，侍者俱墨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

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玉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醪浮白。但語略小，卽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月明，宜一擊球爲樂。」卽見童沒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裏通明。坐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人眼。俄而窅然遽起，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軟，踏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經天之慧，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敢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瞋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惱，老奴何得作權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卽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悽斷。僮卽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如榴，攫叟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刺其顛，墮水有聲，闕然俱沒。方謀夜渡，旋見巨隄出水面，深闊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碰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觔。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爲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中者十九人，皆爲妖物所食，我以踰圓得全，物得罪於鏡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躡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王漁洋曰：「此條亦校詭。」

小一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

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爲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聞。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爲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爲問，豁如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鸞，與丁各跨其一，鳶肅肅振翼，似鷓鴣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鸞項，忽即欲墮，遂收鸞，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託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奮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册第幾頁第幾行，卽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酒，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旣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酬。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鼈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瀟灑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鼈飲。」方喧競時，聞籠中夏夏，女起曰：「至矣。」啓籠驗視，則在囊中，有巨金壘壘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媪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上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須銀燈千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往，而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噴噴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菅蕪照，寇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

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生齋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爲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是里中人，漸知爲白蓮威脅，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壠，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羣首於官，以爲鴻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以重賂陷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邑都之西鄙。女爲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玻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食指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著奕，或觀書史爲樂。錢穀出入，以及婢僕，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爲之點籍，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跪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婦設肴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明察若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資本，村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與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私議其美，及覩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授以錢，使采茶蘇，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粟，雜粟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誤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遇丁生耳！」

既爲秀才，而乃以風流相愛，故陷身於賊，癡之極矣。幸小二慧人，豁如夢覺，悟左道之無濟，作比翼之齊飛。不然者，紙鳶未跨，玉石俱焚，非妄意攀龍，亦似甘心從賊耳。與其豺狼之行，蛇蝎之鄉，奚啻霄壤哉！異史氏以丁生一言之悟，小二爲小二幸，余更以小二之跨鳶而出丁生，爲丁生幸。

庚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述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邊，金攜家南竄。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爲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卻，又念其攜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其熟識感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卽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無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便無虞也。」女收涕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權，女託體婢。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噴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爲，雷霆恐碎汝顛矣！」王乃擣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摔婦出，便聞骨董一聲，遂譁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媼。媼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尙未經人道也。市兒初合，尙亦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庚娘引巨椀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裸脫促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昵聲，庚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殮。媼髣髴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焉，庚娘知不免，急自刻刀，鈍不可入，啓戶而狂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羣以爲烈，大歛費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百金，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爲之珠冠袍服，瘞藏。

豐備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晚，至淮上，爲小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翁代營棺木，生方哀痛，又曰：「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淚滌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婦益悲。尹審得其故，喜爲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懼細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報讎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媪，婦縋經哭泣，如喪翁姑。既葬，金懷刃託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豹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讎事，洋潞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污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于媵。曾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爲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參機務，疲勞，授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卺之禮。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以展庚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山，漾舟中流，款一艇過。中有一媪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窗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翠鴉兒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曰：「饑鴉兒欲吃貓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諱也。金大驚，返棹近之，真庚娘也。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語，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是，庚娘既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尙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年，窺其葬具豐美，發冢破棺，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相共駭懼。庚郎恐其害己，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爲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釋首曰：「娘子貞烈，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

銅江歌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託言船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媳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爲己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緬述其故，女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婿，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皆，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讎，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惟謂女子，遂不可比蹤彥雪也。』

殺人之夫與其親，而奪之婦，不謂己之婦，早若有奪之者，而不願爲其婦也。夫婦已從至家矣，且居然具酒對酌矣，乃昵聲未竟，號聲忽起，項上頭只換一杯合卺酒耳。殺人之母，人亦殺其母，不唯人之婦，仍歸其夫，而已之婦，且先夫之，惡人何曾少得便，宜善人何曾終受委屈。

宮夢弼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靳，賓友假貸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陝人，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瀟灑。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輒埋石子，僞作藏金爲笑。屋五架，掘藏幾徧，衆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昵。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既暮，日益落，尚割畝得直，以備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給小友，柳不加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爲柳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室則拋擲暗陬，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卽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一爲紀理，而宮滅迹匿影，去如黃鶴矣。先自柳生時，爲和論親於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貧，陰有悔心。

柳卒，訃告之，卽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顧。比至，黃聞其衣履敝穿，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痛哭，對門劉媪，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擇富厚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使兒駟馬高車，假千金，卽亦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舊，憶故好耶？且父子入金費，曾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故強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恩卹，聞其事，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日，豈難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媪怒，時睡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遭寇劫，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荏苒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千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址，直造其家。母以爲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下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爲盟。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啗。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况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爲解頤。女一日入閒舍中，見斷草叢叢，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隙有物堆積，蹴之，近足。拾視皆朱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糞日所拋瓦礫盡爲白金。因念兒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母皆金，而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碑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碑，則粲粲白鏗也。頃刻間，數百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齎百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俊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媪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失，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舊婿烜耀，閉目自傷而已。媪沽酒備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適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放出，羣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敘往舊，殷

父母起居。居數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媪詣黃，詳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媪勸往投女，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閨闈峻麗，關者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尙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勿讎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盛，饌二簋，出置黃前，又置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且宜早出，勿爲黃聞。」黃諾之，早起趨裝，則管鑰未啓，止於門中，坐襟囊以待。忽譚主人出，黃將爭避，和已啓之。怪問誰何，家人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聲出，短髮繫綳樹間，黃慚懼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心夫人僞爲賣花者，同劉媪來。』黃諾歸述於媪，媪念女急，以告劉媪。媪果與俱至和家，凡啓十餘關，始達女所。著帔頂髻，珠翠綺紈，香氣撲人，嚶嚶一聲，大小婢媪，奔入滿側，移金椅牀，置雙夾膝，慧婢淪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淚癸。至晚，除室安二媪，榻褥溫軟，並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般渥，媪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於母有何過不去？但郎忿不解，防他聞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坐，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撮鬢毛令盡。」劉媪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卽坐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敘。黃家老畜產尙在否？」答曰：「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恣翁婿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頓足起罵。女悲曰：「彼卽不仁，是我父母，我迢迢遠來，手皴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和始斂怒，起身去。黃媪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廿金私付之。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爲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慚怍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爲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與馬送歸，暮歲稱小封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聞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乎？造物之不妥降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算入骨，窖錘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陷穢糝，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自作努，其饑如不載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褶垂一寸長，而所窖終不肯發。後漸尪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遂藁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為富，則大幣數千萬，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買絲繡作平原君，為思慕其慷慨好施而作也。好客顧不重耶？雖然，亦問座上客，何如人耳？苟得其人，則數千人不為多，非然者，牀頭金盡，紛紛作鳥獸散矣！如宮者，豈數數觀哉？」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髻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葑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髻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風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豔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蹤，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亦人也。妾前官之女，盡於狐，奄忽以死，窆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媼參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如之，便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葷

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炙者置其匕，轉視則肴俎已滿。拓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後，行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取金賞，償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異，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壘，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真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僮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訴，漫膝行而哀之。籬中語曰：「爾謂夫人，則亦已耳，何謂狐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籬中擲一囊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壘，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羣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爲繪小像，時張道一爲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懸左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託身於鬢髮之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懼。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無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壻元生來，請觀之，女固辭。元請之堅，劉曰：「壻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壻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籬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壻回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鶉鳴。元聞之，脛股皆顛，搖搖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爲己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慣使小錢耶？」女聞

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爲河伯占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糜之求？且我縱能厚饋，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之，遇有疑難，輿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爲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當爲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爲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唯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始歸，尋以大案呈誤，貧至饑殍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牀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裏數事留贈，中有喪家掛門之小齋，長二寸許，萃以爲不祥，劉尋卒。

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倦。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遭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銳身自任之，遺襜褕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樂恆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尙碌碌以歿，而况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資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頽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彘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餓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如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

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臥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爲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接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冥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瓠，次如甌，小如盂，以手撼之，大者墜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天矯，駕幔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漚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灑。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絕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颺颺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黯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今爲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耀滿室。

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領投筆者，何以少異？至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其名之仙。先子與最善，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諭曰：『請先往，啓門坐少旋，我卽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扇，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甚多。先是有敝族人嗜賭博，因先子亦識韓，值天佛寺來一僧，專事擣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馨費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爲汝復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卽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費，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爲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爲孤注，僧擲之無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爲注，又敗，漸增至十餘千，明明鼻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念再贏數千亦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未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沈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家之正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於嶮巖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張，如擎團扇。

左覷人而右顧己，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魍魎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場頭；舍上烟火生，尙耽耽於盆裏。忘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焉，技撻英雄之臆；顧囊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元夜以方歸。幸交謫之人，眠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餓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質田，冀還珠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撻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拳推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自仰結於香匳，嗚呼！敗德喪行，傾產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去，託妾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臨牆來窺，陳乃釋女。女見景，疑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閨戶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託。」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爲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來往，女恆隱閉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繁雜，困人甚，繼今請以夜卜。」問家何所，曰：「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懽愛甚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遊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乘間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妒，計不如出妻。志已決，妻至，輒詬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壁壁清塵，

引領翹待，不意信香青鸞，如石沈海。妻大歸後，數洩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越年餘，並無蹤緒。會海神壽，祠內外土女雲集，景亦在。遙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悵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著朱衣，從蒼頭，鞵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爲誰？」答：「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誤耶？女郎聞語，回眸一睇。景視，真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啓障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况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宴中削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俯首帖耳，口不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俸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恆趨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象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爲故人，亦宜有緜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廿餘金贈景。女在窗外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尙足及子孫。無復爽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沒，女送葬歸。啓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憶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巢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不求之而自至，且欲相從以終，倚其福，重其德也。訂約別去，豈虛語哉？十年糟糠，無德而見逐，何負心也？

負夫人，甚於負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乃負重名者，坦然行之而無疑。至於奪名削祿，而猶夢夢，名果可信哉？啓紗數語，借以彰天道之常，卽以警後世之士，廿金之贈，幸蒙祖德，而不至絕其嗣，亦可危矣。自求多福，學者何昧斯言！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妻偶貧不能娶。偶去田間，見少婦盛妝，踏不越陌而過。貌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笑。欲與野合，曰：「青天白日，寧宜爲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亦薄如嬰兒，細毛遍體，異之。又疑其蹤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婦亦自認不諱。馬曰：「旣爲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旣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夜，問：「所乞或又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贖。數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積。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齧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憤致請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卽爲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賞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聘媒之說。婦曰：「一二日，自當有媒來。」馬曰：「所言之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卽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婦？」婦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曰：「何遽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擔塞何爲？」天明而歸，授黃末一刀圭，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旣而約與俱去，相機因便。旣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卽僞爲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坐室中，伏體於床，倩人搔背。馬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得一

二金，妝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未亦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爲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爲言河漢也。」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爲眇眇。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沉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况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爲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謂嫻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道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因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貧，無恆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啜菘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蹟，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爲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諾矣。」女恐終貧爲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媪，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爲言。冰人往，我兩人相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

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昔。女急曰：「青梅待我久，賣爲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乃以原金贖券，以青梅贖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歷穡糝不爲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賞稍可禦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賅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從女未幾，媪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媪勸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爲而葬，富者又嫌子爲淩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爲人妾也耶？」媪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來，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媪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卽出金營葬，雙髹具舉，已乃迎女去，入參冢室。冢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託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去，不聽入門。女髮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菴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菴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俟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爲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菴，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略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胃，不甘賤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旣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盟已，尼望之而驚，曰：「賭子面，濁氣盡滄，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啓扉，果然。奴驟問所談，尼甘語

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婢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搗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爲。尼冒雨啓關，見有香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煒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理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孺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覲禪舍。尼引賭女，駭絕，凝眸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蹤。蓋張翁疾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理。生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歎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鬼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擇吉合卺。女曰：『菴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豔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益無以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爲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裙。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慚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菴，以五百金爲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王漁洋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况在閨闈耶？青梅張之知己也，乃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傳矣！」

此篇筆筆變幻，語語與折，字字超脫，熟讀之，可去鈍根，可啓靈性。至其議論正大，動必以禮，行必以義，尤足感人心情，蕩滌邪穢，是爲有關世教之言。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曰：「子交遊遍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之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遊，輒問七郎。客或譏爲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趨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獮目蜂腰，著膩絺衣，阜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託途中不快，借慮憩息。問七郎，答曰：「卽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歧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櫬間，更無杌楊可坐。七郎就地，設桌比焉。武與語，言詞樸實，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辜貴客。」武慚而退。歸途輾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適賭公子有晦紋，必罹其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歎母賢，然益頌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食。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卻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奄忽以死，爲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債爲憾，不肯

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盡蝕舛敗，毛盡脫，懷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入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抽韓出，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念不足以報武，裹糧入山，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撻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樸陋，竊謂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爲易新服，卻不受，承其瘵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媪命，返新衣，索其敝襖。武笑曰：「已語老姥，故衣已折作履襪矣。」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貽，招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未返，媪出，跨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爲爭獵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裏去。武大驚，馳視之，已緘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讎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卽兒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疎。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由是恆數日留公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資從繁多，夜舍騰滿。武偕七郎臥斗室中，三僕卽床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郎佩刀掛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光爛燦如電。武驚之，七郎亦起問：「牀下臥者何人？」武答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尙如新發於硯，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領之，七郎終不樂，輒轉牀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蓋牀下三人，一爲林兒，是老彌子，能爲主人權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恆怒之。當夜默念，疑必係此人。詰旦，喚至，善言遣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翕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遁，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

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寃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遷察林兒。林兒夜歸，爲邏者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語侵武。武叔恆，故長者，恐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繫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奪欲死。他日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勸慰令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齧割，拋尸曠野間。」武驚喜，意氣稍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辯，欲笞恆。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曷縉紳，則生實爲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皆欲上，羣役禁摔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恆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昇叔歸，哀憤無所爲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扁鑷，寂然。鄉人並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鬪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紛紛集認，識者知爲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臥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轟然躍起，竟決宰首，已而復踣。衙官捕其母，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資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邏守之。武取而厚葬之。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爲修，起行伍，以軍功至同知將軍。歸，遂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荊軻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矣！」

所與皆知名士，可謂交遊得人矣。乃概目爲濫交，而以可共患難之一人，責其不識，而後鄭重而出其名。軒輊之間，人品自見。彼七郎者，問其業則獵者耳，睹其貌則獼目蜂腰耳，觀其服則膩結衣，卓犢鼻耳。知名士見之，必且鄙夷，而不屑與言矣。迨觀其取與不苟，內外如一，其事親也如此，其交友也又如此。一片赤心，滿腔熱血，此皆博古通今，擒華染翰，弋取聞譽者，所不敢爲，不能爲，不肯爲者。然後嘆天下知名士何太多，如田七郎者，又何太少也。

羅刹海市

馬駿，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僮，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卽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饑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爲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爲妖，牽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藍縷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語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卽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尙能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爲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爲不祥，往往棄置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爲宗嗣耳。』問：『此名何？』曰：『大羅刹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爲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

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獍獍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謾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縉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闔人輒圍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曾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賭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且爲君勉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爲一度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卽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遊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熾而今妍也。」遂與飲甚歡。馬婆娑歌戈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卽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卽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憫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貲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權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蛟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

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卽市。」馬問行期，欲同游颺，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賞者，遂與裝費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晃漾之中，樓閣層疊，寶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卽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旣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爲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艦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銜官屈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硯，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譙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一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奩。天方曙，則雛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拜，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楛，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譟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瑩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梢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嘗與女嘯詠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蒼葡，每一瓣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瑤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

歎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趣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爲君貞，君爲妾義，兩地同心，卽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嗣。」女以魚革爲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喫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饋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至海涘。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媪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沈。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亦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也！願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讎生，今已啞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飭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卽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觀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窳窳，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擗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泣啼，啞啞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

無際，霧鬢人渺。煙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爲預具，臺上植松柏百餘。逾歲，媼果亡。靈輿至殯宮，有女子衰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爲何？」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爲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一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歷樓海市中求之耳。」

花面逢迎，以出身爲遊戲，固自好者所不屑。卽遭逢極盛，得志於時，只忠孝廉節，才是實地，餘皆海市蜃樓耳。不可謂無，不可謂有何者，可指爲真無。何者可指爲真，有知其無而有之，用知其有而皆無之，歸以其本有而有所當有，以其終無而無所當無，乃可以有，可以無，可以無而有，可以有而無，是謂無有，是謂無無。無是謂非無，有是謂非無無。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辟奠榛墟，就稅舍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脫帽登牀，著履仰臥。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旣而生歸，則暮色朦朧，不甚可辨。自詣牀下，問之，瞪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著冠衣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

朱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卻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寡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所饋，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爲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俘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爲猶子啓禱去，今不在此。」問：「女甥向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百家，至一第宅，朱叩扉，卽有媼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爲。曰：「頰達娘子，阿舅至。」媼旋反，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雨椽茅舍，子大隘，勞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始末。生曰：「俱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始撫育，尙無寸報，不圖先葬溝瀆，殊爲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沈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媼曰：「公子曩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爲政，方此意慊。」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檢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且晚與兒還往。」生睨之，笑響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人家，蝸廬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齒冷也。」甥又笑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頗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天下無雙，舅尙不以糞壤致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迎。」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銜半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卽勞垂顧。」遂攜

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禽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攜謙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僮僕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箠，意甚忻適。纔至戶庭，望塵卽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旣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生曰：「以無回音，尙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臥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問：「何時子歸？」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爲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自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毫，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拜也。」朱乃導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三人登其室。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媪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爲禮，當卽脫邊幅。」乃指畫青衣，置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別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爲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旣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到，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遠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啓縷金箱裏看，血猩猶染舊羅裙。」天將明，促曰：「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晝來宵往，嬖惑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里。里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爲名。」生聞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促別。生凄然而出，切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叩朱氏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鬢蓬鬆，驚來省問。生惻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矜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洩瀾。生亦含涕而別，叩寓歸寢，輾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疊疊，竟迷村路。歎恨而返，展視羅襪，著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

詣叢葬所。但見墳兆萬宅，迷目榛荒；鬼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邱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再復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溼然滅矣。

異史氏曰：「香草沈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淚漬泥沙。古有忠臣孝子，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其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鬲間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生被株連，死成梓里，以慧麗女子，賈恨重泉，游魂異域，雖復陽臺作雲，畫閣春生，而露冷楓林，血腥羅裙，人鬼異類，豈能白頭相守哉？獨惜其既託收骨，欲得所依，徒嘆蓬遊，遂忘墓表，豈白楊風雨，可辨孤墳，羅襪塵灰，堪埋墓側哉？忘問誌表，生固多疎，而夜往路迷，不可謂非鬼之無靈也。况稷門再至，冀有所遇，此情實可以告卿。既獨行於邱墓間，何難再示以埋香之所，乃色作怒，而舉袖自障，女學士毋乃不恕乎？

狐聯

焦生，章邱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焦曰：「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黑以爲白，況牀笫間瑣事乎？」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勸，乃曰：「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爲屬對。能對，我自去。戊戌同體，腹中只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己巳連蹤，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長山李司寇言之。

翩翩

羅子浮，汾人，父母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爲國子左廂，富有金緡，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爲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陵倡，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倡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倡家半年，牀頭金盡，大爲姊妹行齒，然猶未遽絕之。無何，瘡創潰臭，沾染牀席，遂而出。丐於市，市人見輒遙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汾界。又念敗絮濃穢，無顏入里門，尙趨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往。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浴於溪流，曰：『濯之，創當愈。』又開障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爲郎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翦綴作衣。生臥視之，製無幾時，摺疊牀頭，曰：『曉取著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著，取而審視，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菓，呼作餅食之。果餅，又翦作雞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壘，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益之。數日，創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臥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哥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窰哉！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卻矣。』於是坐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剎果誤落案下，俯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多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權貽誚責，女卒晤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拾落葉，背旨御。

冬。願生蕭縮，乃持撲撥洞口白雲，爲絮複衣。著之，溫暖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一子，極慧美。日在洞中弄兒爲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爲姻好。生每以叔老爲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以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卽了。女曰：「此兒福相，放入塵寰，無憂不致臺閣。」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女，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舉家譁集。翻翻扣釵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爲君行酒，勸君加餐。」旣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誤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兩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翻翻乃剪葉爲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林下，意姪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芭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並易之以歸。大業已老林下，意姪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

異史氏曰：「翻翻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韓偓誹謔，狎寢生雖，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蹟可尋，睹其景况，真劉阮返棹時矣。」

此篇亦寓言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祀上帝，浮蕩子，能翻然自反，則瘡潰可濯，氣質一新，葉可餐，雲可衣，隨在皆自得，無處非仙境也。願或塵心未淨，俗骨未剗，眷戀花城，復生妄想，則敗絮濃穢，故我依然。薄倖兒欲跳跡入雲霄去，使直得寒凍殺矣。佳兒佳婦，幸得之翻然自新之時，果能教以義方，不誤其生平，又何必羨貴官羨綺紈哉？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尙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鬪而才，因責常供，令

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爲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爲人迂納，遂爲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促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兩三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燕香於鼎，再拜。巫從旁望空代祝，唇吻翕關，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籠動，片紙拋落，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鉞鉞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蟻，若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蠹蟲所耶？細瞻景狀，用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隙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鉞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蟻，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蟻入草間，躡躡披求，見有蟲伏棘根，邊撲之，入石穴中，搯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壁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白粟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爲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惺然，喜實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爲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

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視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徬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忿躍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鬪。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爲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鬪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豬鬃撥蠢，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齧敵領。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翺然矜鳴，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撥置籠中。翼日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鬪。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備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鬪，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資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躉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蠶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爲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雞犬，信夫！」

王漁洋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諸老先生也。願以草蟲織物，殃民至此耶？抑傳聞異辭耶？」

又云：「狀小物，瑰異如此，是考工記之苗裔。」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弟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爲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爲妾。波斯謂母曰：「旣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喜，謁貴聘波斯以歸。莊聞，怒晟之奪所好，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服，遂囑從人折篋苦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憤，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爲衛。杲無所施其計，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旣而烈風四起，冰雹繼至，身忽忽然痛癢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強奔赴。旣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濕，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踰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爲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己尸臥叢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猶恐葬於烏鳶，時時遷守之。越日，莊適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落齧其首，咽之。焦桐返而射中虎腹，驟然遂斃。杲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臥，蹇澀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卽床頭慶告之。杲乃自言：「虎卽我也。」遂述其異，由此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慘聞而惡之，因訟杲。官以其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殺以爲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指人髮者多矣，使怨者常爲人，恨不令暫作虎。」

鷓異

鴿類甚繁，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嘒，梁有翻跳，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轉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功量，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顯。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瘴敗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以鴿自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鴿最盛，此生平之所好也，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爲盡養鴿之能事矣！僕亦攜有一兩頭，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况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一見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鴛齊，且鳴且鬪，每一撲，必作筋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鶩，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鴿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鼗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間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歎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啓其翼，脊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跪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雞，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一小墓，樹兩柏焉。與家人抱鴿，駭歎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爲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鴿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贖，不啻也。他

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乃俗所言韞韞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悼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乃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今率兒輩去矣。」言已，化爲鴿，所養白鴿，皆從之，飛鳴逕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誠然也。葉公子好龍，則真龍入室，而況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

鴿異何爲而作也？凡聖主之得賢臣，志士之遇良友，推而至於烈士之劍，世家之書，善書者之遺蹟，善畫者之藏幘，及金石珍玩之物，真知之，故好之，真好之，故求之，求而得之，則養之，保之，防護而愛惜之心盡矣，能事畢矣。以此自詡，可無愧矣。願或既拔其尤，且以其彙亦知寶貴，不輕示人，而乃勢利熏心，貪緣枉已，遂致剗心割肉，抵玉投珠，豈知好龍者非真，獻璞者莫辨，贈之者頗有德色，受之者視若尋常，僅堪一鬱之供，誰識千金之重？不特聞風者半途返駕，絕跡不前，即其已至者，亦必各傷其類，相率而遠去矣。豈獨鴿爲然哉？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奇，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隣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從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豔美絕俗，從一小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視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生故以紅巾

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亦袖中易以己巾，僞謂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匿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心中搃拒，不自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然嗔不容粒。母大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儂無賴者比。我請過於其家，倘其此女可偶也，即亦何害？」高諾之。母託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媪謙抑而後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爲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得甚懽。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辭舌嘲啗，常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媪稍有所聞，心不善也，潛責其子。爲女所聞，大恚，垢罵彌加。生稍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撻逐出戶，圍其扉。生嚙啣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抵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懼，洩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岳把袂邀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款婿，酬勸甚殷，無何日暮，堅留止宿，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旣曙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彌縫之。由此三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諉諸其子。樊言婿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之知耳。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旣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爲兒女任過，不如各有門戶，卽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媪竊慰。未幾，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茫茫然如鳥雀之被鷗毆者。翁媪方怪問，女已橫撻追入，竟卽翁側，捉而箠之。翁姑沸噪，略不顧瞻。撻至數十，始悻悻以去。高逐子曰：「我惟避囂，故析爾，爾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徙倚殊無所歸。高恐其挫折行死，令獨居而給食之。又召樊來，使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媪相繼而死。女恨之，亦不隴

弟。惟日隔壁譟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校。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淒絕，暗以金啗媒媼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知，詣齋漫罵，生力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媼自齋中出，適爲所遣，爭呼之，媼神色變異。女益疑，謂媼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猶隱秘，撮毛盡矣！」媼戰而告曰：「半月來，惟句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筍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行，又強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媼如其言，女卽遽入，生喜極，挽臂捉坐，具道飢渴，女嘿不語。生暗中索其足，曰：「自山上一觀，仙容介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覲面而不識也？」躬自捉火一照，則江城也。大懼失色，墮燭於地，長跪歛衽，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臥以下床。醒則數罵之。生已畏若虎狼，卽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懼不能爲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狂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啞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爲人狡黠，善辯，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妒悍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闖威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噴怒，惟適葛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飲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顧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與僕等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狀，兇，醜，屢欲走。杖起，已中腰脅，三杖三厥，而不能起。誤中顛，血流如瀉。二姊去，蹣跚而歸。妻驚問之，初以迂姨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撻楚耶？」便短袖裳，懷木杵，攜婢逕去。抵葛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語，以杵擊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齒落唇缺，遺矢洩便。女既返，二姊羞憤，遣夫赴懇於高生，趨出，極意溫卹。葛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醜賊，妻子虧苦，反竊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覓杖，葛大窘，奮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窗王子雅過

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謔，頗涉狎褻。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能堪，奄奄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葦豈湯已儲以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王有酤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託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日：「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席與辭。羣曳之曰：「閨中耳目雖長，亦聽睹不至於此。」因相矢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丁東，雲鬢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辭吐氣，備極風雅，舉坐若狂。而芳蘭尤屬意生，屢以色授，爲衆所覺，故曳兩人連肩坐。芳蘭把手，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榻上胭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遙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反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都不知誰何，惟生顏色慘變，不遑告別，慮慮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卽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益禁錮之，弔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誤講降爲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繒翦腹間肉，互補之。釋縛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爲一焉。女每以白足踏餅，拋塵土中，叱生撫食之，如是種種。母以子故，偶至其家，見子柴瘠，旣歸，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勿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身爲士人，偶游其寺，誤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爲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咸遵其教。兩月餘，女橫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鉦鼓，輒茁髮出，憨態引眺。千人共指，不爲怪。翁姑共恥之，然不能禁，腹誹而已。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草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牀，翹登其上。衆目集視之，女爲弗覺也者。踰時，僧敷行將畢，索清水一盃，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噯，莫要噯，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子縮頭去，勿使貓兒尋。」宣已，吸水噴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衿袖。衆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癡坐，嗒然若喪，終日

不食，掃榻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捧進溺盆。女卻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使君若此，何以爲人？」乃以手撫生體，每至刀杖痕，嚶嚶啜泣。輒以爪甲自掐，恨不卽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灑，若更肺腑。今回憶曩昔所爲，都如隔世。妾向時得勿非人耶？有夫妻而不能，有姑嫜而不能，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昧爽卽起，摺衣歛器。婢攜簞，躬襆被，促生前往叩扉。母出駭問，告以意。母遲回有難色。女已僮婢入，母從之。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泣曰：「吾兒何遽爲此？」生爲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厮僕爲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覲如新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嫗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女每謂生曰：「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弈，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焉。余於浙紹，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耶？」

前世因，今生報，父子夫婦之間，多有之。所不同者，善惡之分耳。無因則無報，無因者，雖求之而不能得，有報者，亦麾之而不能去也。高固梗父命，而選擇良奇者，乃於江城兩小，則無猜，既長則依戀，紅巾暗易，金帛要盟，美滿夫妻，不可謂非天從人願矣。乃怒自驕生，畏由愛伏，始而閉門不內，繼且屈膝無靈，抵牾並及於翁姑，詭辭復加於父母。蘭麝鄉，直同狂獍，鴛鴦侶，竟似鷹鷂。本是愛緣，偏成噴業，非菩薩示夢，不幾謂胭脂虎之無因，而前柴瘠兒之固自樂此哉！一盂水灑，並蒂蓮開，鼠子縮頭，夜叉革面，然後知人生業果，更無可逃。卽鼠雀之微，亦不可結惡緣，而使相仇於隔世也。况其大焉者乎？」

八大王

臨洮馮生，傳者忘其名，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鼈者，負其債，不能償，得鼈輒獻之。一日，獻巨鼈，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壻家歸，至恆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後二三僮，顛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急，置不答，逕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力解莫能脫。問：「汝何名？」嘆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爲？」生曰：「世間生此等令尹，辱罵世界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殺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撻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爲懼，踉蹌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喚起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廊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少解，生始詢其姓字，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權飲。八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縈擾，偽醉求寢。八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懼。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憶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僕雖不齒於儕偶，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王曰：「老夫爲令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反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遠鐘已動。八王起捉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當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因以爪摺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漫墳起，類猿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遂生出，八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渺，惟一巨鼈，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鼈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卽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銀數

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塚富，火齊木鷄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細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也。若改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輿，照之而歸。設奠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爲妻所洩，聞之，肅府大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略中貴人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徙之。三主曰：「彼已窺我，即死之，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因命中貴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燒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辭意溫惻，妃悅之，使參主。主亦悅之，訂爲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邸，齋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嬪焉。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如鼈，此酒人之大都也！願鼈雖日習於酒狂，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鼈豈不過人遠哉？若夫已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鼈矣。古人有龜鑑，蓋以爲鼈鑑乎？乃作酒人賦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爲酒。其名最多，爲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爲懼，以合盃而成偶，或以爲釣詩鈎，又以爲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鷓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鋤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灘，彭澤之漉以葛巾，耐眼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爲有

神。井底臥乘船之士，糟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鼈因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沈，細批薄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苦兮無人。雅諠則飛花粲齒，高吟則夏玉敲金。縱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真。果爾，卽一朝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曠。爾乃嘈雜不韻，俚辭並進，坐起譁譁，嗷嗷成陣。涓滴忿爭，勢將投刃；伸頸攢眉，引杯若鳩。傾潘碎觥，拂燭滅燼。綠醕葡萄，荷狼藉不斬。病葉狂花，鶻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勿飲。又有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啞呢呢，猶譏主吝。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爲甚。有狂藥下，客氣粗，努石稜，礮鬚，袒兩背，躍雙趺。塵蒙蒙兮滿面，哇浪浪兮沾裾。口猶猜兮亂吠，髮蓬蓬兮若奴。其顛地而呼天也，如李郎之嘔其肝臟；其揚子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爲之圖。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罵。於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暝。此名酒凶，不可救拯。唯一術，可以解酩。厥術維何，祇須一挺，繫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臀，勿傷其頂，垂至百餘，豁然頓醒。

邵女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有奇妒。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一日，柴初度，金卑辭莊禮，爲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柴，柴辭以醉。金華妝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卽醉，請一殘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誤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便讎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便呼媒媪來，囑爲物色佳媵；而陰使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好，爲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釵，任其所取。然林故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

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訶罵，繼以鞭撻。柴痛切於心，不能爲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往自爲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雙鬢。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慘心目，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闔，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之葬，見二女郎，光豔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爲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昏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媪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媪利其金，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諸女驚贊曰：「好個美姑姑，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足數得？」又問：「婿家阿誰？」邵妻答尙未，媪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邵妻歎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覆遴選，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媪曰：「夫人勿須煩惱，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爲聘。」此非餓鷓作天鵝想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媪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計校，若在別個，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爲矣。」邵妻復笑不言。媪撫掌曰：「果爾則爲老身計亦左也。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闖者呵叱及之矣。」邵妻沈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聞爲賤賤，則就之，但恐爲儒林笑也。」媪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換女曰：「試同賈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懟父母。」女覲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况自願命薄，若得嘉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柴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與者。」媪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卽置千金，備與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

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禍小。」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由何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爲賤婢，摧折其分，不然，買日爲活，何可長也？」柴以爲是，終躊躇而不敢決。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攜糶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自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謙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被薄俸人播惡於衆，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亦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下。」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辭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卽命婢媪爲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但不已，竊意羊入虎穴，狼藉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穆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媵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爲諂，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何歸爲？」柴僂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爲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慚成忌。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詞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妻小有反唇，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帛，女懼，長跪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嗷嗷逐擊之。柴奪鞭反扑，面窮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讎。柴禁女勿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搥牀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日撻婢，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直宿，女囑柴禁勿往，曰：「婢面有殺機，叵測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

何作奸？婢驚懼無所措辭。柴益疑，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聽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醫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卻，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柴以爲嫌，卻盡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妻燒亦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媼皆爲之不平，母號痛一聲，則衆人盡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鍼刺脅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盆而故蹈之，當嫁君之時，豈以君家爲天堂耶？亦自顧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尙有滿時；若再觸焉，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糝患處，數日盡愈。忽攬鏡，若喜曰：「君今日宜爲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金前見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略有愧悔之情。時時呼女共事，辭色不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略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寢困。女侍伺不遑，眠食益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爲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鹽米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與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爲氣盡，以故醫脈之，無不指爲鬱氣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濱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喪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何如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雖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痊，柴整設爲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肩，愛異常情。更闌，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強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調視，若奉其母。後金患心癢，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錢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入，畫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

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懺悔，故僅降災，以示微譴。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至此？鞭撻之刑，已有柴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鍼，今三次，止償零數，便望病除根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爲妖夢之誣。然食後果病，其痛倍切。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默思欠此十九鍼，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鍼。女笑曰：「鍼豈可以泛常施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大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略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秀慧絕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與馬蹄寧，鄉里榮之。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爲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妒，天性然也，而爲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挺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願以仁術作惡報，不亦僥乎？每見愚夫婦抱疴終日，卽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僞解屨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尚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妒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臥，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略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諳刻，痰而踣，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啓戶，尸倒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略開，卽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呼？」妒情可哂。

羣仙

鞏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閹人不爲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扑，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爲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景。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有細葛綳腰，懸於空際。下視之，則高深暈目，細葛隱隱作斷聲，懼極，吽號。無何，數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共視，則端繫樓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徧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知魯王。王詣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細自絕，去地乃不咫尺。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尙秀才，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遇於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野之夫，無他庸能，旣承優寵，敢獻女樂，爲大王壽。」遂解袖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首已。道士命扮瑤池宴，獻祝王萬年。女子登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未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采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僞，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時假諸天孫，今爲濁氣所染，何以返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欲思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妓耳。轉疑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籬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夜中，必還其所。時而駐留，亦遂止宿。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爲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視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搖之，眸一閃，即復合，再搖之，踴聲作矣。推之，則應手而倒，酣臥如雷，彈其額，硬拏指，作鐵釜聲。返以白王，王使刺以鍼，鍼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牀下，若千斤石墮地者。且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墜牀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坐臥時，按之以爲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尙秀才家，恆終夜。

不歸，尙鎖其戶。及旦啓扉，道士已臥室中。初尙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苦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尙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尙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爲君塞鴻。」尙哀之不已。道士展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尙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寬如廳堂，几案床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弈，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尙方獨坐凝思，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尙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蹤，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尙曰：「袖裏乾坤真個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默然不言，捉惠哥去。尙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尙審視，隱隱有字蹟，細裁如蟻，蓋卽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尙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緊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煩與鞏仙謀，見妾三叉腰時，便一拯救。」尙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攜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襪襪來。」尙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尙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尙未斷也。尙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門最忌。今爲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尙爲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卻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尙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尙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尙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強留之。手談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臥，視之已死。王具棺木禮葬之。尙臨哭盡哀，始悟曩言先告之也。遺衲用催產，應如響；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汚袖與之，旣而翦領襟，罔不效及。

聞所囑，疑妻必有產厄，斷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於術。或有以尙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綵緞良厚，尙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頓首曰：「如推天惠，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徧呼羣妓，任尙自擇。尙一無所好。王笑曰：「癡哉書生！十年前訂婚嫁耶？」尙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辭綵緞爲惠哥作妝送之。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璧返，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尙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冢，空棺耳。後尙子少孀，賴秀生承繼，益服鞏之先知焉。

異史氏曰：「袖裏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抑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柄中饑蟲，何殊桃源雞犬哉？設容人常往，老於是鄉可耳。」

梅女

封雲亭，大行人，偶至郡，晝臥寓室。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爲絳鬼，然以白晝壯胆，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奇冤，小生可以竭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但泉下稿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前問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爲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三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夫妻相繼卒，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旣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色充溢，姿態嫣然。封愛悅之，欲與歡，潏然而慚曰：「陰慘之氣，

非但不爲君利；若此之爲，則生前之垢，西江不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尙未。一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答言：「不飲。」封曰：「坐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諧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爲交綫之戲。封從之，促膝執指，翻變更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也。」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綫，即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意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清夢。」封從其請。女疊掌爲之，輕按自頂及踵，皆徧。手所經，骨若醉，既而握指細播，如以團絮相觸，狀體暢舒，不可言。播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則沈沈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午，覺骨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遷屋而呼之，並無響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云：「無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倡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爲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雨入登榻，子飛甚樂。詰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揮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卽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云：「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剪燭共語，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啓而輒止。固詰，終不肯言，欲歇而已。封強與爲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因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顧氏，深相意好。期月，天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諾爲之招鬼妓。日既曛，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驟至。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椀，溘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曰：「貧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某，中顛。某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

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爲鬼不貞，於姥乎何與？一嫗怒曰：「汝本江浙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也耶？」言已又擊，某宛轉哀鳴。方驚詫無從解救，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女憤不已。封勸曰：「某卽有罪，倘死於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爲我顧封郎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頭痛，中夜遂斃。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問：「何讎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銜恨已久。每欲挽君一爲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拏，竊一伺聽，不意其讎人也。」封訝曰：「此卽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冤破十六寒暑矣！」問：「嫗爲誰？」曰：「老倡也！」又問：「愛卿？」曰：「臥病耳！」因驟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對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氏求婚，計必允諧。」封虛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勿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慎勿相喚，待合登之夕，以囊挂於新人首，急呼之，勿忘勿忘！」封諾之，纔啓囊，女跳身已入。攜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又常以舌出唇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癡。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既退，倩媒致辭，展喜，贅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爲禮，使兩婢扶曳歸室。羣婢既去，女解襟露乳，對封憨笑。封覆囊而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寤，急掩襟，喜共燕笑。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癡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辯其不癡，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嫣然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爲略述梗概，展大喜，愛悅逾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婿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郎舅不相能，厮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闕茸也。及今未大決裂，宜

遠歸。封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與馬，女自出，匿賞賞馬焉。歸後，展招令歸寧，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枯亡盡矣！奪嘉偶，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康熙甲子，貝邱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本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紋，並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也。

烏角帶，實費資本得來，焉得不貪？但未見有如三百誣姦，毫無天良之至於此者。嘉耦入青樓，卒用暴死，當頭棒喝，挽回得多少貞婦，成全了多少善終。

郭秀才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許，聞山頭小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闕然曰：「座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真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即飛一觥來。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一觴。衆大贊曰：「豪哉！真吾友也。」郭放達喜謔，能學禽言，無不酷肖。離坐起，漉，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夜半何得此也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爲鸚鵡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築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踏臂，如緣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爲修道一線。郭駭立良久，遶道得歸。翼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著物能染，亦

無溺氣三日，乃已。往驗故處，則着骨狼藉，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

阿英

卅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玉，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玉漸長，丰姿秀出，又慧能文。玉益愛之，每日：「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坐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其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坐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懼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爾，便有虎狼銜去耶？若要勿言，須歌一曲，爲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閒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付東隣女伴，少待莫相催，著得鳳頭鞵子卽當來。」吟罷，一塵無不歎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鵠睛熒熒，其貌猙獰，衆譁曰：「妖至矣。」倉猝闕然，殆如鳥散。惟歌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撐。丈夫吼怒，斃手斷指，就便嚼食，女郎踣地若死。玉憐不可復忍，乃急抽劍拔關出，揮之中股，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淋襟袖，驗其指，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玉自初窺時，已隱爲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矣，當別爲賢仲圖之。」詰其姓氏，答言：「秦氏。」玉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襍被他所曉而視之，則牀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託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玉一日偶游塗野，遇一八九女郎，姿致娟媚，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耶？」曰：「然。」曰：「君家尊會與妾有婚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玉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會聞，請示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玉以未稟兄命爲辭。女笑曰：「駭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既如此，妾陸氏，山東山望村三

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徹而頰，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蚩？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珏默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往問伯伯甘壁人，焉置妾也？」玉驚喜曰：「甘壁人，卽我是也。先人羸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卽歸謀。」乃下騎授繮，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所言，卽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婢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婦方狎宴，嫂苦招之。珏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意。珏恐嫂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妝甫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快快？」女微哂之。珏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玉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讎，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所以戀戀爲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旣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爲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珏時四五歲，問：「飼鳥何爲？」父戲曰：「將以爲汝婦。」間慮鸚鵡乏食，則呼珏云：「不將餌去，餓死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卽此也。然珏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且夕啜泣，玉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乃爲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爲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爲亂，近村里落半爲邱墟。珏大懼，挈家避難山谷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珏近驗之，果英。珏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婢來。」旣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懼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

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珽訂之三四，始爲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爲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入視之，豔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爲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兵火。一夜，曉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旣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巖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曰：「神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診所云：「非李非柰，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乎？」曰：「途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姊受恩，奢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自東粵歸，聞亂，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羣盜四合，繞莽尋之，殆徧，二人氣不敢息。盜旣散，鳥始翔去。旣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卽所救麗者也。後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珽或會於嫂所，間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他往，珽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至，暴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爲造物所忌，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何如？」珽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嫂怪之。女笑云：「中途爲強寇所劫，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無何，有巨貓銜鸚鵡，經寢門過，嫂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驟洗急號，牽起，讓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選，飛遠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怨珽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負，貨

產入囊，故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牛有從嫂，年已六衰，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媪死，家益替。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費。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壻，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論其故。惟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略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止，真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為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後。母後，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歛歎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經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趨裝西歸。既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媪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囊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已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入，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嚮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齧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爲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歎，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媪母於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焉。

子已十二，又有產，可以撫之。乃不貞他適，又復貨產入囊，棄兩孤於膜外，其死宜矣。獨怪父已病殂，何又負販金陵，而再成家室，六七年間，終怱然置家不問也？待子言而後知，豈主典肆者，果非鬼乎？藉曰非也，又何以一晝夜，而往還千里，攜婦而入，摘耳齧項，婦鬼滅，而牛亦委衣爲黑氣也？然以千里之遙，數年之久，卒能正其棄兒之罪，轉恨天下之鬼不如牛。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歲，尚不能辨伯叔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爲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爲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鏡，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劇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則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略無隔闕。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而並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去，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尙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牖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遂潛伏繡衾之側，略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急起，暗搖婢醒，披闌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爇火操杖以往。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視，爲霍生，推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靦然不作一語。衆指爲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鏡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訝爲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沈思，意似不以爲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地，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鏡，其笑曰：「駭兒童，猶不忘凶器耶？」生覷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爲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媪拍頭曰：「莫道他駭，若小意念乖，終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徧託媒氏，急爲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風示媪。媪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悲憤。媪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爲，我都懵懵，何遂

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殺卻？」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愧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辭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小女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靦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爲子成之。」卽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女歸，入門，乃以錢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珮之，恆不去身。女爲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無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女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權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卽已默默，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疾，遂憊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趾，返致山中，日已沈冥，兩足跛踣，步不能咫。後一叟至，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隅，敲石取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僕當爲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獻母，略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周章踰時，夕暎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路崎嶇，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烟矣。蹠蹠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途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臺，墜臥其上，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欄，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著石，躡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三里許，忽睹廊舍，並

無紅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把手嗚慟。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况，女亦慘然。生曰：「啣死年餘，此得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霍郎來，翁驚起，握手，略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褥焉。生既退，曳女同寢。女卻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汚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辭，招女隨之，啓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女闔扉去，回頭則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窺，罔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鑿，鑿石攻進，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洞底豁然，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慊，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馳，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蹤緒。正憂惶無所，聞子歸，懽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略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蹟詭異，慮駭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借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兒已成立，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諱，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後以拔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睜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一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願何以名字相同。

如此？孟仙因詰高曾，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蹟，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尙共杯酌，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闕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爲無益，乃止。是科仲仙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尙居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蹤蹟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旣混迹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此篇寫孝子之報，由良緣而得仙緣，分外出奇生色。

鴉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於楚，過大河，休於旅舍，閒步門外。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慳，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卻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句欄，余久客，暫假牀寢。」語間，妮子頻來出入。王踟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顧，眉目含情，儀度嫵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曰：「此媪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媪，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穉哀免，今尙待聘耳。」王聞言俯首，默然癡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尙垂意，當作冰斧。」王憮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澀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爲助。王拜謝趨出，罄貲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媪，媪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

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故，卻財神去。媼以女性拗，但得允從，卽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趨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權愛甚，至，旣謂王曰：「妾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旣蒙繾綣，義卽至重。若傾囊博此一宵歡，明日何如？」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願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誰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託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江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懼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卽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略無疑貳，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爲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資本。」王如言，卽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飲膳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排闥入，女笑迎之。妮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卽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子益忿，摔女斷襟。家中婢媼皆集，妮子懼，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故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服食都廢，急詣大河，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費東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疑注之。王問：「看兒何故？」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肖己，愛而贖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樞，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卽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爲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鬪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

狐，悉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我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卽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聞，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鴉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子，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歎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繁費不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床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恆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無奈之。適媼他出，鴉頭自窗中呼趙曰：「句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撥奇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情爲述之，卽出鴉頭書。書云：「知我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述。前世之孽，夫復何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飢火心煎，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以金帛贖趙去。時我年十八矣。王爲述前後，因示母書。我怒皆欲裂，卽日赴都，詢吳媼居，則車馬方盈，我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我，持刃變色。我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爲寇。及視女尸，已化爲狐。我持刃逕入，見媼督婢作羹。我奔近室門，媼忽不見。我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死，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扇，母子各失聲。母問媼曰：「已誅之。」母怨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我僞諾之，剝其皮而藏之。檢媼箱篋，盡卷金貨，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吳媼，我言在囊中。驚問之，出兩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爲此？」號慟自擗，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瘞革。我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撻楚耶？」母益怒，蹄不止。我葬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媼母子皆狐也。我承奉甚孝，然誤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拗筋，不刺去，終當殺人傾產。」夜伺我睡，潛繫其手足。我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汝，其勿苦。」

致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鍼，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用刀掘筋，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臥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搗，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君謂魏徵更饒纖媚，吾於鴉頭亦云。」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爲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雖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即來答拜，展其刺呼，始如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闕，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遁逃者，何須遍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歡。向暮，有兩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梭猊燕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溼蝶，斂翼，蒂乃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而豐美異常。既命童子擊鼓催花爲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顛顛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鬚頓落，卽爲一蝶，飛落尹身。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而下，惹袖沾襟。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籌，離席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爲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人通聲。尹則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歡。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忽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灑掃無纖塵，燭淚堆擲青階下。窗間零帛斷線，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

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爲傭保移石，誤碎，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粟。手入其中，則水隨手瀉。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爲晶。魚遊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壻不以示。久之漸播，索玩者紛紛於門。臘夜，忽解爲水，陰溼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權謝而去。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曉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恆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答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袂歡笑，辭致溫婉。遂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葦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贈，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爲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從之，暮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籬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尙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早未登門，先懷慚怍，恐爲婢僕下眼，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娘子，今果如願。』十一

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秘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同歸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爲姊妹，衣服履屐，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幃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弈，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眞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聞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味之？」封羞暈滿頰，默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忽倉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妹癡兒，會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逾垣送行。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惋，如失伉儷，後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惻惻，訊十一娘起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盼欲死。」封曰：「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間闊，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封曰：「妾固知妹子未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塔然統袴兒，教不足數。如欲得佳耦，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者。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味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妹子先歸，我喜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爲可。封曰：「娘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當扶臍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爲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有母在，不遂如何？」封曰：「此爲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盡，所以姑來報前好耳，請即別。當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

門去。時孟生貧而有才。意將擇耦。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豔。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爲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過詰。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也。十一娘願誦永好。請倩冰人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媪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卻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誤己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不樂。母詰之。默默不言。但有涕淚。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攪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曰：「小姐自經。」舉宅驚涕。痛悔無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業有主。忿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埋。慘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竟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歛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冢。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洩洩。相將去十五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用爲資度。亦將小有封。每遇生來。輒走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所傳者。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爲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僞爲遠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今實相告。我乃狐也。」

緣膽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歎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刺謁范公，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怒，疑生僥薄，生請問，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關節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始歸寧焉。

閨中有良友，而針砭藥石，生死不渝，遂致嘉耦終諧，不陷於權要，古人出處之大節，每得諸良朋規戒之間，若十一娘之於封，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足以爲法矣。

狐夢

余友畢怡庵，倜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思凝想，既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懷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待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卽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攜女至，態度嫵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宿分，卽須留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款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明卽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爲我賀新郎，明日卽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去此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纔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煒燁，燦若星點，俄而主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歛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曰：「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兒時，與妹相撲爲戲，妹畏人數脅脅，遙呵

手指，卽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當嫁僑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髯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怒詛也。新郎在側，直爾竄跳。」頃之，合尊促坐，宴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貓至，年可十一，二雞髮未燥，而豔媚入骨。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轉至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酸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脛弱不堪。既欲見姊丈，姊夫故壯偉，肥膝耐坐。」乃提置畢，懷入懷香奩，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爲姊夫所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貓冥然鳴。大娘曰：「尙不拋卻，包招蚤蠱矣。」二娘曰：「請以貓奴爲令，執筆交傳，鳴處則飲。」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歷敘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抱貓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如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爲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鉤，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道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烏女酌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託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弈，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者，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弈之爲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尙未尙未。」畢出與所嘗共弈者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爲人坦直，胸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慎密，尙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疎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弈，不弈，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

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於君者。」畢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祕之。」女曰：「向爲是，矧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爲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灑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矣。」遂志之。

爲讀青鳳傳，凝想而成，則遇女卽夢也。設筵作賀，而更託之夢，復以爲非夢，非夢而夢，夢而非夢，何者非夢？何者非非夢？何者非非非夢？畢子述夢，自知其夢而非夢，聊齋志夢，則謂其非夢，而非非非夢。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闔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旣歸，得疾，數日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憐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襍被，獨臥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捺。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聳耳蓬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闔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索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旣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言曰：「妾章氏，字阿端，誤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悵夭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捺何爲？」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

犯也！聽鄰鐘響，斷著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姐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爲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感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竭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環，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尙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闊，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結矣。」上牀偃抱，款若生平之歡，由此遂以爲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生收涕詢之。女請以紙錢十提，焚於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牀，喜以暨曉，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爲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發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動，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醫問：「懷懼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爲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爲鬼，鬼死爲靈，鬼之畏靈，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爲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媪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爇，卽見女婢牽赤騮，授綬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嫗，疊騎而來，繫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偻倣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爲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噉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若有所睹。拉生同臥，以首投懷，似畏

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爲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蛻猶存。啓之，白骨儼然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爲癩鬼，怒其改節，泉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鑊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頗爲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怛，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窗啓窺。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爲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生每獨宿亭中，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花姑子

安幼與陝之拔貢，爲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嶽，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窺見一叟，偃屨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荆扉，一嫗出啓關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旣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具食事。又謂嫗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妻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釀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睨。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卽入房撥火。安問：「此女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歲，止有此女，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女見子，幸勿晒之。」安問：「婿家何里？」答云：

「尙未。」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滯猛不知耶？」回首見燼傍有蕩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沸騰，蒙君子獎譽，豈不差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差澀。安注目情動，忽聞嫗呼，叟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把壺相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將何爲？」生長踈哀之，女奪門欲出。安暴起要遮，狎接劇亟。女顫聲疾呼，忽遽入門。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薄，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曰：「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尤喪所懷。於是僞醉離席，叟設榻，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澆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巉巖，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極少，失望而歸，並忘食寢。由此得昏瞶之疾，強啖湯粉，則嘔啞欲吐。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阽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朦朧中，覺有人揣而執之，略開眸，則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潛涕墮。女傾頭笑曰：「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兩手爲按太陽穴。安覺腦際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榻中，出數蒸餅，置牀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啗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惺惺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悉脫屣，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默默良久，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親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邑邑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親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遙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鬢媼，我姨行。」

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有所疑怪。安與同寢，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曰：「熏何香澤，致侵膚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侍偕，至舊所，更媿歡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待。」浹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室漸曙，更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去。妻亦出，且行且詈。安驚屏遷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牆，以觀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今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蹀躞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閑閤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尙未扃也。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姪家。」花姑今在此，容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少間，攜手入幃。安問：「家何別無人？」女曰：「始他出，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僂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脫逃，而身若巨繩之縛。少時，惛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蹟，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尸危崖下，驚怪，莫其察由。昇歸，衆方聚哭，一女郎來，自門外嗽而入，撫尸捺鼻，涕泗滂沱，呼曰：「天乎！天乎！何越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一七，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啓問，女傲不爲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眸已渺。羣疑爲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取山草一束，燂湯升許，卽牀頭進之。頃刻能言，歎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卽是物也。」安曰：「卿如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卿勿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壘而放之否？」

曰：「然，其有之。」曰：「是卽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至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可除。」生銜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崖中，可於哺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爲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銜箠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綳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方欲問訊，瞥不復見。啓樞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蒙恩銜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慈，終而寄情於忍，乃知慈者慧之極，忍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泊舟洞庭，適猪婆龍浮水面，買射之中背，有魚銜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梳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沈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簾，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對坐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僕僮之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忽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著。而枵腹輻輳，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纔至半山，聞鳴鑼聲，方凝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騎如撒菽，各以

紅綃抹額，髻插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鞵。度過嶺南，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馭卒解裏糧授之，囑曰：「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沓，溪水橫流，朱門半啓，石橋通焉。雜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遂巡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甯索沈沈，杳無人蹟。因疑地近閨闈，恒怯未敢入。俄聞馬騰於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鬢低歛霧，腰細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薰香，燦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尙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笑主真仙人也。」嬉笑而去。生睨良久，神魄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鞦韆架下，徘徊凝想。見籬下有紅巾，知爲羣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應相妒，莫信凌波便上天。」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徑，則重門扃鑰矣。踟躕罔計。既而樓閣亭臺，涉歷幾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垂教焉。」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若此，何能爲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爲計？」遂皇皇持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良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徧，輒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饑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出酒食餉生。生急問：

消息，女云：「適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曰：「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銀着食，此非惡耗也！生徇德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益息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僮，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避去。數人持索，洶洶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慄從之，經數十門，至一宮殿，碧箔銀鈎，卽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迂佳客，罪何可贖？」卽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恨無可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卽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愉恍而無著。日方暮，一婢前曰：「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教曹，階上悉踐花鬪，門堂藩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香之氣，充盈殿庭。旣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得免斧鉞，幸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爲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爲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銜尾，卽此婢也。」又問：「旣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我鮑叔也，饋食者誰？」曰：「阿念，亦妾心腹。」生曰：「何以報德？」笑曰：「待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蠻，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安書，遣僕歸家中，問洞庭舟覆，妻子縶經，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有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

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遊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楹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窗凭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按沙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騁從殊少。疑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鷓首邀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致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主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早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費，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贖，明我非吝惜。」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驚駭。生笑曰：「君誤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籬不沈，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宓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前半幅生香設色，繪景傳神，令人悅目賞心，如山陰道上行，幾至應接不暇。其妙處，尤在層層布設疑陣，極力反振，至於再，至於三，然後落入正面，不肯使一直筆，時而逆流撐舟，愈推愈遠。時而蜻蜓點水，若即若離。唯處處爲驚魂駭魄之文，卻筆筆作流風迴雪之勢。「犯駕當死」一句，先伏其根，隨即寫其園亭，及其院宇，望去，擬之上苑，到來本非人間，雖錦繡堆中，鞦韆架下，睹玉人於天上，窺春色於牆陰，真是仙人，豈容凡想，至於紅巾偶拾，筆墨生災，罪於塗鴉，身難插翼，即憐才之有念，實私意之難全矣。乃風波險處，故作濛濛。

雲岫奔時，少爲停頓，幸看巾之信得，全無怒容，見提榼之人來，此非惡耗，而徊徨待旦，盼望終朝，不言殺亦不言放，敢曰：「吾生也乎哉？」綏頰方切哀求，盆息忽來奔告，狂倉失魄，人語紛拏，文之矯變，至此極矣。鰥生識面，魚婢傳詞，突邀寵宴之榮，復拜良緣之賜，居然坦腹，乃爲題巾，不謂刀圭竟同玉杵，事則得從非望，文亦加倍出奇。後半幅，問不加斧鑿之由，問反賜姻好之由，問婢子識面之由，問不卽縱脫之由，固層層點清上文，亦卽以配映上半幅數層文筆，不欲令頭重脚輕也。末後特表神奇，又文之餘趣耳。

伍秋月

高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娶妻殞。每遠遊，恆經歲不返。兄鼎，江北名士，于友甚篤，勸弟勿遊，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旣寤而遺，頗怪之，以爲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必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然自驚，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忽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亦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曰：「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遂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天歿。卽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家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家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願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對坐笑謔，權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旣起，則遺洩淋漓，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盈澈，少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

迫隨，歛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臂，啓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樓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卓繫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繆誤如此？」便請二卓，幸且寬釋。卓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卓怒，猛掣項索，兄頓顛蹶。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卽解佩刀，立決卓首。一卓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卽寬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旆，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吊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一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啓關，去喪旆，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僞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關，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囚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鳴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爲罪犯，尙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救至旅舍，驀然卽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立，大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歎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軟足弱，不能爲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黏妾背。」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卽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黏符已，以被褥嚴裹，負之江濱，呼攜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

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啓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春秋恐不永也。」生素不信佛，至此飯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卽爲循良。卽稍苛之，不可謂虐。况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不以爲酷。若人心之所快，卽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一貴官出，迎見甚恭。生啓問曰：「素旣不敘，遂疏參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係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踟蹰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卽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雜作，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睽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卽應云：「君子愛蓮花。」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陪君子。」移時，瓊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卽蓮花小女也。」

「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癡，卽又不聞。近坐者臨之曰：『王揖君未見耶？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慄慄自慚。離席曰：『臣蒙過優，渥不覺醉，儀節失次，幸能寬宥。然日旰君勤，卽告出也。』王起曰：『旣見君子，實懷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旣不住，亦無敢相強。若煩縻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爲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覺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燈，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悔歎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之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卽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晏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公主出，以紅錦覆首，淩波微步，挽上氍毹，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目，眞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爲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頗耶？』曰：『臣屢爲夢誤，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投生啓讀。章云：『合香殿大學士臣黑翼，奏爲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眞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生覽畢，面如灰土。卽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所爲，但泣願曰：『小女已累先生，生益息而返。』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袪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從』

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攜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將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略慰解，卽已入室。公主伏牀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爲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爲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兩堵，而羣蜂自牆外，絡繹如織，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迹所由來，則隙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隔，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卽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焉。

綠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方冬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固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爲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倚牀歌云：「樹上烏白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鞵溼，祇恐郎無伴。」聲細如絲，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啓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遠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旣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矚，蓋是常也。何遽云此？」女稍憚，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啓關，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只是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若望

我：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忽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蹟，聲在檐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捕捉一物，哀鳴聞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寫色寫聲，寫形，寫神，俱從蜂曲曲繪出，結處一筆點明，復以投墨作字，振翼穿窗，作不盡之語，短篇中，已具賦物之妙。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子靚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遊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接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爲？」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牧豬奴所爲，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霪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臥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絕去。因曰：「曩和尚謂「妖惑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變色，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乃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壇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壇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黏盆上，投釜湯羹之可斃。」家人歸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出金橘，方

將就榻問訊，忽墜口鼈，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養，宗見金橋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遵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壘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爲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沈篤，家人趨市爲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曰：「宗郎是我表兄，聞病沈篤，將往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覲。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披闢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爲若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晨刻，早赴南湖，如見有採菱女著冰縠，披者，當急舟趁之。苟迷所往，卽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燻其蒂，當得美婦，兼收修齡。」宗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危劫，頓悟大道，卽奈何以衾獨之愛，取人讎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髻人，衣冰縠，絕代也。促舟躡逼，忽迷所往。卽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燻火。一回頭，化爲姝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是妖狐，將爲君祟。」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也。」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爲怪石，高尺許，面面玲瓏，乃攜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去。平旦視之，卽又非石，紗帳一襲，遙聞鄉澤，展視領襟，猶存餘膩。宗覆衾擁之而臥。暮起挑燈，既返，則垂髻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啾啾，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割臍下，取子出，令宗裂束帛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下泣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邊？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

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屐脫及地，化爲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晶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絳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娘，懽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爲此寫照。」

忽而花，忽而人，忽而怪石，而紗縠乃復忽而人，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寫美人盡於此矣。而趁荷蕩，撥荷叢，折荷枝，削蠟藝蒂以要之，供焚燻香以禱之，杜門塞竇以留之，擁被覆衾以親之，一句一字，無非對針上文也。文有上下，分作兩截，而烘雲托月，前後映合，不露兩截痕跡者，於此可見。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辭厚誓，期以死守。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媪來弔，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塔遽遭天折，女太幼弱，將何爲計？」母悲悼中，聞媪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媪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耽守此襁褓物，寧非癡乎？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媪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殮後，聽婦所適。既而詢諸術家，本年基向不利，婦思自衛，以售，纒絳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蔚然新豔。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爲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窺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鄰媪，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媪家躡垣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內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

響聲如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帳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諾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掉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欲啓關，問之不答。出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呼婢，婢始戰惕而出，真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圍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戰將假衣於嫗，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爲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裝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誤，乃釋之。但不能解牀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嫗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尙易撲滅，命人操兵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趨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繚，周墉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蹤跡，殊杳。惟牆下塊然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奠。啓扉往驗，則女子白身臥，矢貫胸腦，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媪驚，但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足踏項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氣亦遂絕。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乞。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辭控妹冤，官拘嫗，嫗懼，悉供，頗末，又喚金母，母託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覆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靡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淫，管使自贖，家產蕩然。鄰媪導淫，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離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媪誘人婦而反淫，已婦木媪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萊州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謁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直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遭此佳客。」卽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邱，邱仰與攀談，輒傲不爲禮。彭代爲之慚，故撓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歡笑。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答云：「無。」客默然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之坐。衣柳黃帔，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懽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川去。」客於機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歎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留心欲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爲逸，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船來，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償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煙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習，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放曹，鳴聲嗚聒。出舟一望，月印煙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客於艙後取

異肴佳釀，懽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窗以窺，中有二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旣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彭益動情，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卽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爲若代訂三年之約。」卽起託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拔鄰窗，捉女入窗，窗眼數寸，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船曰：「娟娘醒矣！」舟卽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游與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矚。」纔作商榷，舟已自擺，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令彭捉之，卽復去曰：「待再假兩馬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邱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囊空匱，倍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輿轉蕭索，次日遂行。馬馴良，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滯，謂其不返。彭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衆以仙人所遣，便悉詣慶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韁繫樞邊，駭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目啓閉而已。彭大不忍，解伏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醢，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糞數枚，又小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後，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拍項領，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願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恥辱，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以姊丈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卽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祗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卽命行觴。彭問：『薄

侍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舊度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樵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窗櫺歸。把手殷殷，每所疑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歎咤。娟娘縱體入懷，硬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儻有意，則瀉囊貨馬，所不惜也。」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攜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認當年飲處焉。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爲人而馬者也。使爲馬，正恨其不爲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卽訂三年約，亦渡苦海也。」

新 郎

江南梅孝廉，長言其鄉孫公爲德州牧，鞠一奇案。初，村有爲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塔，塔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塔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卽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塔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卽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塔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物？縱其奄與，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爲如是急也？」婦父益銜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可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

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追逮，有似急難，倉卒謂塔曰：「本擬二三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遇凶，不得已，即先送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之，送女子歸，始合卷焉。

剽竊新郎，幾致新人再醮，無情無恥，乃至于斯。至萬不得已而送歸，猶飾言儀裝未備，又何詐也？特不識其所云，避閔凶者，何事耳。

仙人島

王勉，字詭齋，靈山人，有思才，屢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諷罵，多所陵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何可登仙籍？」王嗜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受生，令如己狀。嚼合眼，呵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殿閣，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宏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童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妝束，有侍兒代抱樂具，長約五尺，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饜。王默然寂坐，目注麗者，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叟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權。請以器之同者，其隊爲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

竟始啓繡囊，橫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搗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開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效者。既闕，鏗爾一聲，如擊清磬。其贊曰：『雲和夫人絕調哉！』大衆皆起告別。鶴唳龍吟，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王寢處。王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後，設想尤勞。念己才調，自合芥拾青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墮塵網。僕不自異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劫矣。』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綫，則見大海茫茫，渾無邊際。大權卽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聲，汨沒若鷗。幸夙近海，略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溼矣。』視之，年可十七八，顏色豔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言：『從我之家，當爲處置，苟適意，忽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前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爲王更易。旣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略可聽聞。崔真人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覩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於鄉黨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豔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卽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卽僕幼女，頗慧，能記典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姊偶坐。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願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

賸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壘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鼓掌大笑。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豬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沈吟，芳雲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爲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腔響彌巴。」合席粲然。王有慚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爲「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一句，卽是人言。」王聞之意與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有月旦之詞，以嚙嚙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衆都不解，桓恐其語慢，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一搥，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鼓當是四搥。』」衆又不解，綠雲啓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搥乃云：『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衆未措對，綠雲應聲曰：「龍翁頭上，再著半夕卽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脅肉數四，綠雲解脫而走，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爲非，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略致問難，響答無窮。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女喚明璫，則采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誚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門。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吟哦。女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訶疊加，王惟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爲寂，勸招

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尚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閒，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陰盡縮，大懼，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璫之恩報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略。既非痛癢，聽之可也。」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醉，故因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爲妒，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爲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于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躑躅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思，以意告女。女曰：「歸卽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入曰：「姊妹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爲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諦視，則用細草製爲樓閣，大如櫛，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椽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牀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宿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邁，行蹤驚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爲長堤，其闊數丈。瞬息馳過，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邈，芳雲止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借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眠化爲巨筍，並入解裝，與島中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王迎養，王命騎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尙存老父子善博，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尙有功名之念，不恕於懷，及聞此况，沈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渾敝，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肖子，則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

朝拜已，燻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之談議，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玉絕之，不聽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攜抑過於平日。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珂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束男子嚴，子賭亦少間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璋，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爲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況享壽無窮乎？地仙許攜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思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美才如周公，驕吝且不可，况其未必果有乎？夫「滿招損，謙受益」，書之言也。「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易之言也。「抑抑威儀，溫溫恭人」，詩之言也。「君子不欲多上人，益而蕩，天之道，舉趾高，心不固」，傳之言也。「敖不可長，志不可滿，退讓以明」，禮記之言也。學者所讀何書，不此之求，而徒沾沾焉以雕蟲小技得意自鳴，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輕薄子，好陵折人，往往爲人陵折，所謂自侮，而人侮之也。報施之道，不惟不爽，或且過當。至當場出醜，鼓掌雷同，愧汗津津，望洋興嘆，平日之自稱才子者，今則羞縮成龜矣。况祿籍之減，早干天怒哉！安得淵博便利佳人，爲之內助，使彼夢夢者，拔惡濁，提迷晦，深納良言，早知藏拙，化盛氣而爲抑，寓精明于渾厚，卽終其身不富貴，而慶網已脫，又何殊乎地仙哉！

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喪。家亦貧，無衣食業，求傭爲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

不長貧，可妻也！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襟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乃孽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昏蓋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擲揄焉。生默默不較，長短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羣又以鳴鉦鑼聒其側，程攜卷去，讀於闈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真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知。漸至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一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挾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亦無所可否，但微啗焉。桂兒諛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不慚忤。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恆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不自知。况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寧，輒加意相權。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試士，而公適薨。程縵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苦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同時尙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黜。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囊入都。時妻黨多在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置，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後，遣與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姻，戚眷登堂爲饌，姊妹諸姑咸在，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

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請四娘姊妹慚惶，惟恐四娘銜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捉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疑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於是爭把瓊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號甚急，牽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而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挾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壓寂無一語。客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墅者，即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唯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歿，羣公子日競資財，柩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慚將以華屋作山邱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葬，事事盡禮。殯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歎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黨厄急，罔不竭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爲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覲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關人既通，卽有舊媪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色溫霽，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求。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曾見鳴鳴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卽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為爲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話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罔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白四娘遣价候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爲二舅事，遣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程力也。後三郎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寫銀臺之卓識，寫孝思之力學，寫四娘之端默，中間雜以旁人之非笑，諸子之鄙薄，僕婢之揶揄，神巫之

風鑿婢媼之嘲呼，桂兒之忿恚，紛紜雜選，聒耳亂心，而若網在綱，如衣挈領，如陣步燕然，首尾相應，以述筆爲提筆，以閒筆爲伏筆，人第賞其後半之工，殊不知其得力全在此等處。

僧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齋。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旣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歎曰：「謂君騰達久，今尙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爲君賄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爲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舊有汲井，水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籠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卽推墮水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效否未定，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卽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驚，旣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接觸有聲，爲大錢所隔，不得沈。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曰：「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以妄言？」黃實告之。僧歎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科甲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沈。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柳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相人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賞，尙可人謀，然尊聞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

三始出曰：『若日爲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攜囊出，遇之否？』曰：『遇之，襪襪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卽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婚於市僧？』柳曰：『不然，犂牛尙有子，何害？』問：『曾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笑曰：『尙未知犂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兇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強合之，必有大厄，容復讓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爲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爲誰？』曰：『但無問，宜速作黍。』周不喻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傅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餽既陳，以雞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久，每託某代訪，曩始得晤，又聞不日退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俯首爲之籌思。旣而客去，柳讓將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以視之漠漠？』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旣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投桌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所獵，當購佳婦，冀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柳曰：『並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後稍平，選日遵路，中途爲土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劫其金費，釋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卽勿辭。』周不答，盜怒，立命梟斬。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可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躇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爲丈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子女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妝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卺，深過所望。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卽當年荷囊人也。因述柳言，爲之感歎。道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公斬訖，尋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生耶？』蓋傅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爲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江西娶婦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瓦全。』傅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

酒食，助以資斧，曰：「曩受脫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搶攘間，不遑修禮，請以馬二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一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癡父不聽忠告，母氏死後，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旦暮者，以少時曾爲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攜歸，尙足謀生。」囑騎者候於路，兩人至舊處，慮舍已燼，遂於灰火中，取佩刀掘許尺，果得金，盡裝入囊，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屍，又引拜母塚，始行。直至隸界，厚賜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具，蕩無所存。及聞主人歸，大懼，闕然盡逃。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於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資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於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誤下一珠，輒指其訛，內外無敢欺。數年，夥商盈百，家數十百萬矣，乃遣人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約之同於牙僧矣！乃盜也，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柏，此鄙人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况以相天下士哉？」

■ 聶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爲王所賂，遣輿馬直入其笥。女子號涕不伏，強昇而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此得一遙訣，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榜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甚威猛，厲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所自由，姑且有怨，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決其首！」衆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歸，猶懼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此淫威亦少殺矣。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其銳身而報知己，有豫之義；白晝而殺卿相，有鶴之勇；

皮面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於荆軻，力不足以謀無道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轉借樊將軍之頭，何日能還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嗤者矣。聞之野史，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爲人之賢不肖何如？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二商

昔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一日日向午，尙未舉火，榜腹蹀躞，無以爲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此矣。」妻固強之，商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哉？」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躇，目視伯母，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盞敗榻，少易糠粃而生。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饒足，夜踰垣入，夫妻驚寤，鳴壺器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甚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牆，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仍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失，乃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以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斗粟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貧餒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餘金亦可存活。」妻然之，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婦且曰：「弟卽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則我獨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卻耶？我高膏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鄉村，鄉中不逞之

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榜楚並兼梏毒慘至。所有金貲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廩，呼村中貧者，恣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乃奔視。則兄已昏憤不能語，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與嫂，使養兒。如此以爲常。又數年，大商賣其舊宅，嫂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饑，道殣相望，二商食指益繁，不能他顧。姪年十五，荏弱不能操業，使攜籃從兄貨胡餅，一夜夢兒至，顏色慘戚，曰：「余惑於婦言，遂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增我汗羞，所賣故宅，今尙空閒，宜僦居之。屋後蓬顛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兒相從。長舌婦，余甚憾之，勿顧也。」既醒，異之，以重直昭第主，始得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廛間。姪頗慧，記算無訛，又誠懇，凡出入，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爲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貲，割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予，亦猜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憤憤不置一辭，恕情骨肉，卒以吝死。嗚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爲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閭教。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婦有長舌，爲厲之階，古今所同慨嘆也。女子純陰，其性疑，習慣自然，終身莫解。賢媛懿德，固世不絕書，而彼婦之見，翻覆雲雨，顛倒是非，狃以爲常，牢不可破，雖未必盡然，而亦恆有之所不同者。閭教之有違，有不遵耳。彼大商者，獨非人心哉？閭令既行，積威者，漸至於舉家以聽，不敢與聞，縱有時一隙微明，亦安能如之何哉？二商婦，非吶吶然不能言，而二商之赴其難，撫其孤，養嫂以終，割貲而與，遂乃富而且壽，燕翼詒謀，以視牝雞司晨，自殘手足，卒之厚擁金貲，未能贖命，歿時徒爲抓席，死後猶增汗羞，孰重孰輕，孰得孰失，不可儼然悟哉？詩有之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易家人之初九，爻曰：「閑有家，悔亡。」二商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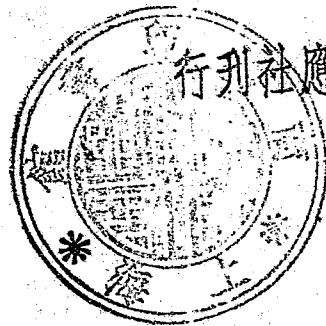
祿數

某顯者，多爲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麵二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麵二十，尙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饑，一晝夜十餘餐，未及周歲，死矣。



聊齋誌異

下冊



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3 1761 9761 8

新式 聊齋志異 卷下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尚主。』

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長氈貼地，自門外

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即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為，鞠

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

公主下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然。安故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

移諸案上，曰：『主日耽此，不知與粉侯執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之。甫三十餘著，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

斂子入，奮曰：『駙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墨子實局中，立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

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非

馬負一子。』婢進曰：『主惰，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主言居

宅湫鄙，願以此少致修飾，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

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出，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疑以為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

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廊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寡交，託他出，又窺亡而報

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略與傾談，頃，溫謹悅之，而入。請與對

弈，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留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板清歌，又

MG
1242.1
64
12

聊齋志異 卷下



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袁強之，僅綽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爲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責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象箸、梅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囊費充物。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鉗灼，劫掠一空。家人識袁，行牒追捕。隣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耦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哀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聞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爲捕役執去。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賄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銜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凄然慰弔曰：「妾欲留君，奈母喪未卜窆。可懷牒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冤，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路者，不捨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鄉，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寶物，與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啓闕，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辭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媪執炊而已。服既闕，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爲災，又以苦塊之感，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賞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櫥，肴羹

熟如新。出於鼎，酒亦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股曲伸，似無所著。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釋之。」生攪項問故，曰：「若爲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牀第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響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所爲，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閉上以錦韞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著輕縠，生爲製鮮衣，強使著之。逾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癆。」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爲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實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啓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綳納生懷，婢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闢，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女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爲？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障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生殊淒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生人離合，皆有定數，揜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卽返。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爲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乘。甫周歲，急爲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爲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令頃

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脅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乘咸不齒，生意媒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賭博，恆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爲穿窬，爲主所覺，縛送邑。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繫之，楚掠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爲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夜持刀入室，將殺兄，誤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絕輕，雲拾作寢衣。可棄砍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財產略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入，斥逐之。兄弟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爲完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爲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能令改行，無愛凍餓，不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侯雖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亦可也。』可棄盜粟出賂，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遂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返奔。婦逐砍之，斷幅傷臂，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不禮焉，冤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廚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侯兄出，劉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爲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捋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甄后

洛城劉中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恆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珥光采，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彈識，前此幾時有悔？」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懣懣。危坐磨碑者，非子耶？」乃展錦幃，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今古之事，博洽非常。劉茫茫不知所對。美人曰：「我只赴瑤池一回，冥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簪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發澈，既而曠暮，從者盡去。息燭解襦，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以容如故，鬢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苦詰姓名，答曰：「告即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癡情也。」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富貴，奢遊戲數載，過即不置念慮。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爲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指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推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想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愛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唯。」嫗言：「郎作一尺書，我能郵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爲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誤事，初登其門，門者以我爲妖，欲加繫繫，我出郎君書，彼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欵欵，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郎君羸瘵，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姥率一女，詣母所，

容色絕世。自言陳氏，語其所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貲，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妓也。」劉疑其爲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墮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在夫人，故得常侍牀簀耳。」一日，有替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昨女駭走，羅襟已斷。劉以杖逐擊之，犬猶怒，齧斷幅頃刻，碎嚼如麻。替媼捉領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妾不守分香之戒也。」劉聞之，欲買而杖斃之。女曰：「不可，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豔，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爲妖。母詰劉，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爲壇，女慘然曰：「本期自首，今老母見疑，自分義絕矣。要我，亦復匪難，而豈禁呪所能遣耶？」乃束薪爇火，拋置階下。瞬息，烟蔽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既而烟滅，則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媼問之，媼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媼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賭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妒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矣！」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人云：「顧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溫視之，紋理佳妙，略一句撥，清越異常，喜爲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晒曰：「亦佳亦佳，但未足爲貧道師也。」溫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羣集，庭樹爲滿。

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聽，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疏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村，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恩惠遽入。登其堂，闕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體，可藉藁。」少選，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答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官娘，老身之猶子也。」溫曰：「不揣寒陋，欲求接繫如何？」嫗慳盛曰：「此即不敢應命。」溫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既去，溫視藉草腐溼，不堪臥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雨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有睿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豔名。溫心動，歸與母言。媒道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迹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爲郎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刻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擗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妒夢，玉滯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詠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爲風飄去。適葛經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離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遺女鳥一鉤，心頓惡其儂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辨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寶之，凌晨趨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爲己名，益惑之。卽案頭細加丹黃，評語箋，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誣，奪而按沙之。葛僅賂一兩句，蓋卽閨門所拾者也。大

疑；並綠菊之種，並猜爲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恐其迹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遙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澀，似將效已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爲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爲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爲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魍魎。翌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視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泫然曰：「代作蹇修，不爲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琴已頗能，諳之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爲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限於異物，不能奉衣裳，陰爲君膺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烏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爲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宦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爲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宦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宦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妄媒妁，當懸之臥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讀此篇，鮮不謂良工之歸於溫，宦娘之力也。顧溫之感宦娘也，以琴；而溫之琴，所以能感宦娘者，實得之布衲道人。則謂道人爲琴師也可，謂道人爲月老也可。夫溫之受業於布衲，已是塵間無對矣，初未聞其有所酬也，乃永夜之消，何與人事。卽欲求援繫，亦已聞言而悵然。一曲自彈，豈得請風求風哉。無端而調寄

餘春拾得舊箋之句：花分綠菊，偷來繡閣之香；種種猜疑，班班顛倒；調他人之琴瑟，代薄命之裳衣。雖則設絃操縵，自命爲師，倘非借鑑照形，焉知是鬼拜門牆者，不可謂不誠。酬師恩者，不可謂不勞矣。非道人之力而誰之力哉？君固曲陳其法，妾亦盡得其傳。「高山流水」一知音只在黃泉，逸響新聲，絕調復傳塵世。以受業之高弟，轉爲傳鉢之名師，繪以小像，供以瓣香，可以摠銘心之感，可以結再世之緣矣。豈第一彈再鼓，借酬塞修而已哉？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託言買扇，女子便呼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覩其父他往，又趨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逕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反來適僞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黏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積半月，爲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檢一過，觸類凝思。次年，復至蓋，蓋裝甫解，卽趨女所。至則四字闔焉，失望而返。猶意暫出未復，蚤起，又赴之。扃如故，問諸隣居，始知姚原廣寧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怏怏而歸。爲之卜婚，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曩情告母，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遂絕。劉忽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愛思無計，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轉寄語舅，媒合之。舅承命詣姚，臨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寧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旣歸，捧篋廢泣，而徘徊癡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豔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

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動疑，因僞居東隣，細詰其家爲李氏，反復疑念，天下寧有如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資緣，惟日耽耽伺候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卽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能解，擬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略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踰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而大慚，涕墮如練。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矣，何意復有今夕？顧卿何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聞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爲婚姻。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旣就枕席，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如常，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絕不言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繡，大駭，不敢詰。且訪市肆，始反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藪，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於此？」劉始覘然曰：「西隣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隣止一孤媪，西家一子尙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尙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覆回思，乃大懼曰：「且爲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耳。」言未已，僕排闥驟入，女呵曰：「可棄而兵，速具酒與主人言別。」僕自投其刃，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綿薄，何勞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劉身毛俱豎，默不得語。女聽漏三催，把鏡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遲如蓋，怨舅之誑己也，亦不舍於其家，寓近姚氏，託媒自通，略以重賂姚妻，言：「小郎爲覓婿於廣寧，阿翁以是故去，就否良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徬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

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訛傳自解。又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爲偵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髮垢耳，步履蹉跎。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劉郎非乎？」劉停鞭審視，蓋阿繡也。心仍訝其爲狐，曰：「汝真阿繡耶？」女問：「何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非贗冒者。父攜妾自廣寧歸，遭變被虜，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趨道，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駃，苦不能從百步而屢屢罷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是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我叔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適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爲之盥濯，妝竟，容光煥發，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裙褥，使從己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藏篋舊封儼然，有粉一函，啓之，化爲赤土，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真僞，故以此相戲耳！」方笑嬉間，一人蹇籬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襄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渺矣。夫婦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酒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能辨也。」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闕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者也。」劉不解，趨啓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要從余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卽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二人誠意，故時一相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寧，來常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數寸長，朝家人而莊。

語之：「所竊物，夜當送之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屢效焉。

阿繡已字廣寧人，誠絕望矣！不如蓋，而如復，亦不過冀天下有似之者耳！乃謂天下竟有如此相似者。牆上小語，細視真阿繡也。袍袴猶昔，問訊真阿繡也。如復之初念，悉忘，又豈或有如蓋之轉念乎？乃窺見阿繡者，且大駭也。明明阿繡也，而乃詰其何人？詰其何爲而至於此也？且謂不如阿繡美，而阿繡成鬼魅矣。阿繡而自謂非阿繡，又自謂不亞阿繡，而欲較優劣於阿繡，綿薄自效，消息潛通，是阻其如復之初念者，此阿繡也。導其如蓋之轉念者，此阿繡也。導其如蓋而聞警，而遇亂，而被擄，而盜馬亡去者，此阿繡也。乃導劉至海州界者，一阿繡蓬髮垢耳，步履踉蹌，呼馬上劉郎者，又一阿繡，見真阿繡，而疑其爲贗，阿繡自辨非贗，冒阿繡，而此一阿繡，乃真雜貨肆中之阿繡矣。顧此一阿繡者，來自廣寧，歸途被擄，而握腕，趣遁，健步若駛者，一阿繡也。若不能從百步而屣屣者，又一阿繡也。愛汝者將至，阿繡別矣，阿繡歸矣。函封赤土，盜始發覺，此時笑嬉之阿繡，誰復計其真耶？賈耶？不意舉簾入者，又一阿繡也。不惟母及家人，不能辨識其真阿繡，賈阿繡，真阿繡，又豈能斥其爲贗阿繡哉？注目移時，猶是僕人，不如阿繡美之一言耳！照鏡赧然，無惑乎癡兒魂夢，不忘此阿繡也。卿過狐姊，未知狐姊即卿捧頰而皮相之，以贗作真，以不及爲過，其醉耶？其相皮而不能辨耶？究之似阿繡者，愧不如阿繡，冒阿繡者，不願見阿繡，乃知學之而得其貌者，終不及學之得其神者也。然學有淵源，終非效顰者比。故以似阿繡者代真阿繡，而阿繡神，且以真阿繡者效贗阿繡，而阿繡益神。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貓，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去。視之

非猶始飾，隔房呼兄，兄問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爲侍御。生一子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爲婚，王憂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爲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壓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夫人悅，優厚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我大忙，此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即隨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怒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共笑姍之。見女皆驚，羣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歡笑，不爲嫌。第善諷刺，布作圓踢蹴爲笑。著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給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恆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鞠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斂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惟俛首微笑，以手剗牀。既退，怒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挲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戶，復裝公子作鬻王，作沙漠人。已乃盥服，束細腰，扮虞美人，娑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然，喧笑一室，日以爲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卽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家宰狀，翦素絲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候，竊跨廐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卽又以鞭撻從人，言曰：「我謁侍御王，等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誤以爲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憨笑，並不置詞。撻之不

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僞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爲眞，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讖，慚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憤將行。忽見公子袞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冕，撲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翁無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不軌，袞冕作據。上驚驗之，其旒冕乃梁贖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襪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愁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威懲，並言無他，惟頗婦癡兒，日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昇榻去，公囑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搯人股裏。」婢嫗無不粲然。夫人訶拍令去。一日，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袴，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啓視，已死。女坦笑不驚，曳置牀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颯然曰：「如此癡兒，不如無有。」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噪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浹裋褐。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不癡，大異之，播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乃還榻故處，更

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公爲給練之黨，奏劾免官，小有望。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碎，慚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實告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曩恩了宿願耳。身受唾罵，擻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卽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覩其脂粉遺斂，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爲膠續以解，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小翠像，日夜澆禱其下，幾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馬經牆外過，聞笑聲，停轡，使廝卒捉鞭，登鞍以望，則二女郎遊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嫂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耶？」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旣而紅衣人來，果翠也，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瘦骨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門。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遣僕奔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輿而往，啓鑰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悉如其言，託公子養河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適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曩昔矣？」公子曰：「今日美則美，然較昔則似不如。」女曰：「妾意老矣。」公子曰：「二十餘歲人，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不能產育，恐誤君宗嗣，請娶婦。」

於家，旦晚奉翁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吉期將至，女爲新人製衣履，齎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已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寧，留此胎公子。」展巾，則結玉珎一枚，心已知其不返，遂攜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覲故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願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狐來避劫，亦其常耳。率女登門，自請爲癡兒婦，其圖報抑何厚也！女寓黠於權，伏警於戲，使欲甘心我者，自設阱而自陷之，可不謂神乎？况癡兒入甕，換骨脫胎，不惟再造吾家，亦且克昌厥後矣。奈何以玉瓶之碎，唾罵交加，藐茲斗筭，安可片刻止乎？小像尙存，郎心未死，二年來一把瘦骨，差可以修目前之因耳。豈澆靡有靈，遂不嫌被之驅逐之差，而爲此邂逅耶？嫁衣代作，玉珎留貽，化笑貌於新人，慰懷思於後日，若小翠著其仙而多情者耶？抑多情而仙者也。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孃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但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願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阿遺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估。生問命名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略，常

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
察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鄰村飲，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辭，遣奴慰之，弗去，乃趣
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
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
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
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
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里有喪者，以
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幾幾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
道。於是同人或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焉，遂卒。時方海
作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撥陶器，與諸奴啖餽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
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去。殘秋向盡，體無衣，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皆
引細娘為戒，噴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為意。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衣食漸
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隣媪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仗，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母
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收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
女不聽。隣媪憐之，始納焉。濯膚授衣，令與弟怙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遊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
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遊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

既不能讀，又不欲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費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詭託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頻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深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買入洛，實借遠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爲之具裝。未又以銚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忻得意。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囊，初不以空匱爲慮。及取而斫之，則僞金耳！大駭失色。李媪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空，無所向往，猶冀姬念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人握索入，驟繫頂領，驚懼不知所爲。哀問其故，則姬已竊僞金矣。至官，不容置詞，梏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爲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行也，母謂福曰：「記！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請所謂，黯然欲悲，不復請而退。廿日而聞之，嘆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皆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請。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僞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絏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罪。」王其愧悔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即獄中而望之，怙奄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敢仰。福亦爲中丞所契異，故退逸，皆知其名。邑宰知爲怙兄，急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怙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惟勤。卽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並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衣妝樸素，類常家也。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耳撻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叢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而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闈，當亦丈夫之錄錄者矣！」

細柳誠智矣，誠細心矣，願其理家政於高之在生，與其備衣棺於高之將死，亦奚足異？所難者，其教子耳。福非前妻之遺孤，而女撫養周至，考乎十歲兒有何知識，誰訶不改，夏楚不改，使自以為繼母也者，而隱忍之，姑聽之，博慈愛之名，避殘忍之謗。雖曰：「生之實死之耳。」不令其到山窮水盡時，必不知悔，令其知我之所以處之者，只此欲其知悔之心，則且有所恃，而終不肯悔。夫至於必求其悔，而又不使其知我所以求其知悔之心，則必體無衣，足無履，縮頭如丐，見者皆憐而噴有煩言矣。冒不韙之名，使人皆謂我忍，而甘自居於忍，至逃去不問，乞食又不問，即欲不歸，將焉往乎？願杖則來，不願則去，悔而哭，哭而受，且請復讀，皆使披肝瀝膽，自達憫忱。此其器識何如！力量何如！淚浮枕簟，而人不知；古聖賢遭疑謗，而處之不失其常者，吾於此有會心焉。

鍾生

鍾生，遼東名士也。應南鄉舉，開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鈞突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目睛然，道人也。集問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坐，問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今然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性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而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

不可復爲人。貴爲卿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十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愆愆而去，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之奉養，攜僕貫驢，卽刻東邁。里許，驢忽反奔，鞭之不馴，控之則蹶。生苦無計，躁汗如雨。僕勸止之，不聽。生又貫什，亦如之。日已銜山，莫知爲計。僕又勸曰：『明日卽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日，草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賸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惓，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泣，泣母搖手止之，執。○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數日果平。○成未幾，聞捷，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旣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道人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曰：『君無大貴，但得毫盞足矣。君前身與我爲僧侶。○次，誤斃一蛙，今已投生爲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爲婦不。○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偶，恐歲後瑤臺傾也。』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答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舅令於西江，母遣往省，卽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女士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驟蹄跌。生回手，以鞭擊驢耳。驢驚大。○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媪抱坐隄上。驢冲過，扈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驢絕馳，頓憶道。○力趨東南，約二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曰：『妨，請卽居此間，當使徵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爲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爲力，此真愛莫助之矣。』生哀。○叟警思曰：『不可爲也。請過宵，聽其緩急，尙可再談。』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聽，則已行。謀議察，收藏者棄市。○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繆對。叟因喜曰：『吾。○濟矣。』問之，答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還

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冀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卽此爲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卺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資焉。女十六歲，豔絕無雙，生誓對之，歛歔。女云：『妾卽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爲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舅，乃非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爲媒，乃不明言，而陷彼於坎窞。生長踰曰：『此小生以死哀舅，舅愧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氈綿厚作蔽膝，各以隱著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遙，拗折絕險，不復可乘，下與女陸步甚艱，生挽臂曳扶，踟躕始得上。遂不遠，但見山門，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爲某故，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尙未是苦。』因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坐前悉布沙礫，密如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目一瞻，卽復合去。女參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壻來。』僧久之，啓視曰：『妮子大累人。』卽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驟來未？』女答言：『未。』曰：『夫妻卽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旣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更囑瘞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夢狼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三年，道遠苦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

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既別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復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爲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爲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豸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得無亦顧視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蘇忽一巨狼，銜一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爲者？」甲曰：「聊充庖廚。」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紛嗥避，或竄牀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怒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爲虎，牙齒巉巖。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錘齒，齒零落墮地。虎大吼，聲震山岳。翁大懼，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翁乃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既至，見兄門齒盡豁，駭而問之，則醉中墜馬所折，考其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爲問曰：「此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時方賂當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爲意。弟居數日，見其蠶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復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悉以告翁。翁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都，賀者盈門。翁惟欲臥，伏枕託疾，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爲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爲之營兆，但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卽遇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之來，爲一邑之民，洩冤憤耳，寧專爲此哉？」遂挾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腹心，助築爲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挾之。更有蠶役四人，甲聚斂臣也，將攜入都，並搜挾訖。

始分費入囊，驚馳而去。甲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兇慘，宜續其頭。」卽有一人掇頭置脰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屍，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聞，是年行取爲御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卽官不爲虎而吏且將爲狼，况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通牧令之署者何人哉？蠹役耳！蠹書耳！納賄關說之徒耳！獬豸在堂，豺狼避道，自無人可通矣。行取內臺復何愧？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冢，大驚，疑爲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渡便。」旣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童來，餉以麵餅鴨臠，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爲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便卽爲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

曲畫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炫目，頭上明珠，翹鬢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曲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覲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愧。如容自贖，願收爲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喚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憐洞府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燈，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草椶氈，尺許厚。郭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爲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阻，今將糞除天宮，不能復容矣。請以卮酒爲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爲愛。女不許，贈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瓊既盡，忽亦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亦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裏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檣，始知爲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間以告知交，莫有知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拆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亦宜慎密，洩之族矣。」有坐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雖奴蹀躞，履綬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願淫籌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爲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魂。含嚙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邱臺上，路入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儉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登徒子，非能好色者，一快淫私，遂顧而之他，棄如敝屣，此固明珠斛求之者，焉得不別抱琵琶哉？以地獄之餓鬼，冒洞府之仙人，摸索暗中，誰能忍此？特不解丹聖精工，誰實爲之？擗革溫厚，誰實置之？儉楚縱不知羞，豈甘自關桃源，讓漁郎泛棹乎？聞京師宣武門外，繩匠胡同某第，爲嚴東樓故宅，有地道深邃，不可究極。今已掩之，權奸所爲，固不可測，而適以此貽帷薄之羞，亦奇矣。乃不惟潛通洞府，亦且徑入天宮，巨燭高燒，八珍羅列，致仙人覲面，個不文男子，請爲沒齒不二之臣，流蘇帳中，共期永好，情田自彼開之，自彼荒之，倩人代耕於女，何足深責乎？此三月中，奸雄方且奪人婦女，逞其淫欲，擅作威福，願盼自雄，初不料其身未及死，早已他人入室，明珠香被，專爲人作嫁衣裳也。悲夫！

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懷謔。因喪耦，往求媒媼，遇其隣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隣，風雅妙麗，若我求鳳，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隣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屠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謹之辭，又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榜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何憑？」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

卽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憤憤，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其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頽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卽便誅卻。」令戰懼，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人，則宮標也。榜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其討負而歸，意腰囊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隣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鷲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與訟，則數農失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細故哉！余嘗謂爲官者，不濫受詞訟，卽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與徘徊？卽或隣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鼠之忿。此不過借宰官之一言，以爲憑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或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朦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牀，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况且無辜而被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阜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門，如陷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遽飽，而放假之以歲時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惟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與訟

者以其全刁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讎。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鳥集，人出亦出，還同猿繫。鬻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以足破產傾家，飽盡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略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逐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栢楊刀鋸，能殺人哉！

逞一時之戲，罹殺身之慘禍，佻達悖諧，其害可勝言哉！獨怪儼然爲民父母者，假彼諛辭，定斯疑獄，予以極刑之慘，加以不節之名，絕少端倪，憑何判斷？至殺夫圖娶，生雖自供，而兇具既須追求，傷痕尤當比對。縱謂血衣可證，亦既搜諸其家，而不可得，何以押之歸，告其母，母泣入室，且至移時，而乃取衣出付乎？卽不暇究其衣之藏於何所，而是否死者之衣，並殺之而藏其衣者何故？死者之屍，又復有血衣者，何故？是亦不可以思乎？又况事隔多日，血痕之新舊，一望可知，乃憤憤登堂，罔窺疑竇，誣人大辟，轉瞬臨刑，藉非聖帝明威，周將軍擒來正犯，則「戲言者死，殺人者生」，李代桃僵，焉用此爲民父母者哉！然而宰固可誅，生亦自取，彼佻喜達悖諧者，卽願受撈掠，甘誣伏，奈何以一刀之割，孝敬高堂也？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甚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媪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媪引去，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媪迎曰：「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子？」卽設席於坐側，勸酬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問，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遺孀，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卽鴛鴦耳。公子雖異姓，亦前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覩然相

見無他煩，薄藏窖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螢枯死。廉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貨出，交兌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婦曰：「固知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爲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一樸懲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指以下之，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戎，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馴良，可以乘御，卽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爲人意拙不苟，費財悉倚付之。往涉荆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卽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卽席歌舞，鬱鬱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册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真神人也。」過數日，館殺豐盛，待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爲主份，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寤。婦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腹，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爲讎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遊，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閨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灼，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大姓，猶恐與馬墮動，爲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閨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閨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略一舉手，卽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

家誰氏？答云：「無之。」益喜趨出，急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爲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無策，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數乎？」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久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媪扶女郎入，坐生榻上。視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謝，又囑閤人行沽，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其姓，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慕曰：「某祖墓尚在彰郡，每欲兩榭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姑猶遲遲。今妹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卻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費返桃源，同二慕啓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爲客，今日爲吾甥婿也。」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爲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婦強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問同視第宅，則爲墟墓。始悟婦卽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殖偉麗。劉有二孫，長卽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厚贈之。由此來往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竊意家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齒，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偕生同驗之，入墟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爲首，因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美。由此廉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費。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爲箇，發示之盜。

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噪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爲灰燼，始知馬亦鬼。是夜只失金劍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訶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脫腕劍而去。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劍質賭，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幸慈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賂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恤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貪。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案瑩枯死，復有誰憐！至於無計謀生，借餘光於燐火；茫茫世宙，不少寒酸；何術向墓田中分窶金，而使窮措大發跡也？書癡何解懋遷，乃受此重金，謀諸竊僕，既致陶朱之富，且載西子而來，鬼借人謀，人資鬼力，雖云「福命」，亦由至性純篤所致耳。夫人既能會計，又復神明，徒有兩孫，凄然零落，「鴛鴦本難任重，鷓鴣且更相殘」，猥以藏金託諸異姓，方得墓田重贖，門戶生新，此漢寢唐陵，古人所以望之興嘆也。至於搜墓者無獲，而壙案乃有分金，劫財者已行，而鬼馬胡然委路，此皆其人之自取夫人之力，而非盡關夫人之力也。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卽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樸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迎客，華裳炫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八，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爲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

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罷。遂增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障內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醺。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趨地，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那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肆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證，訟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冤，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襪，冀其可以辯復，於是攜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於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貧窶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攀簾微睨之，絕代佳人，謂生曰：「君不幸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以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閥，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諦視，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爲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誤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卽曩時車中人也。見生，停驂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尙未復耶？」生慚然於衣下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既囑坐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襄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爲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以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而去。生由此用

度頗充；然終不屑夤緣。後入邑庠第一，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閩中巡撫爲生祖門人，優恤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骨鯁，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裘馬至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傅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間闊，治具相款。客辭以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間，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何事？」悽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所不爲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卽山中贈金者，生乃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唯，不敢忘。」曰：「昨公子卽娘子胞兄者。」生聞之，竊喜，僞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馳馬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慘然入，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違諾者，恐過此一見爲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袂，隱抑騷之。女曰：「子誠敬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危，予過矣，予過矣。」忿然而出，登車而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爲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者，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爲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紙一幅，爲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軀崇，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默然遂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語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旣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爲之鈴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還爲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踰數日，傅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爲令妹之惠我無私耳。不然，卽萬金

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聲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翼日，青衣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爲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於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上，生朝拜而後卻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肴，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行烹調，相對縱飲，歡若一家。有客餽苦糲，公子飲而美之，飲盡百錢，面頰微頰，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慮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爲婚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背，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淮，爲買少姬而歸。姬顧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媪之家。顧妾姨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歎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親爲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娘繡機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味爽時，必薰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爲材，令寬大倍於尋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爲大材冢也。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爲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略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拏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答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名？」笑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仲執童手曰：「汝父在家否？」童子諾而入。頃之一媪出窺，真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卽亦不懼。嫂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鬪。」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擗兄地上，仲怒，奮拳直上，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兒，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饒，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爲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女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爲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尙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

家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於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火，森然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置案上。仲喜極，問：「誰爲之？」答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斷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卽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迎血出不止者，乃可爲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佯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溼。蓋聞伯言，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尙爲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脛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冤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僞增其年，託言兄賣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醜，亦信爲伯遺體。仲歎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恆背誦之。仲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爲阿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裏，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着戴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乃答曰：「未見，惟鄰女歲靈仙，羣以爲美。願

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爲所惑。』」仲諾之。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鉤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敘。聞闕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淺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礙湘裙。湘裙又故妨之，頃刻不離於側。葢靈仙忽起，褰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葢靈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爲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卻之不得耳！」仲疑其妒，不樂而散。次夕，葢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爲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見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卻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爲所傷。仲寢以沈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逸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囊，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漏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葢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髮罵曰：「淫婢生爲蕩婦，死爲賤鬼，不齒羣衆久矣！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雪鬢蓬飛，妖容頓滅。久之，一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伊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盼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

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羅祖

羅祖，卽墨人也。少貧，喜豪縱。族中應出一丁戌北邊，卽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參將欲攜與俱去。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參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參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牀下有男子遺鳥心疑之。旣而詣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騎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卻歸。聞妻與李臥語，大怒破扉。二人懼，墜行乞死。羅抽刀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爲人也。今若此，殺之污吾刃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笞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卽墨。後石匣營有樵入山，見一道士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爲異，齋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卽羅也。饋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鷄，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遊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爲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稱以小羅祖，香稅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沂水劉宗玉向予言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爲聖賢，但望成佛祖。請通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橘樹

陝西劉公，爲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橋細栽，如指，積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寘諸閨闥，朝夕護之，唯恐傷。劉任滿，橋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橋重，贅謀棄去，女抱樹嬌啼，家人給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爲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爲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橋不復存，及至，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皆云：「劉公去後，橋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改，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異史氏曰：「橋其有夙緣於女乎？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况於人乎？」

木雕美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灤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篋，牽巨犬二，於篋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目轉動，豔妝如生，又以小錦鞵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鏡而腹藏，腰而尾翥，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真如生者。」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媪七十二歲，自分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質販平準，賜子一子。」醒以告媪，媪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媪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大疽，痛不可忍，晝夜嘔呻。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愈，周憂煎無以爲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刃割膏肉，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作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患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割股爲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爲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闌幽明微，賴茲芻蕘。」

獅子

遼遼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梓潼令

常進士天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披籤，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默問：「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如

而歧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爲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邑，不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慍。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藹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卽去，便受夏楚，不得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卽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快快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溼。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忤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邱，與世長絕矣。」郎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授以餌，始去。房亦清潔，但戶無扉窗，無樞，內

惟一几一榻，賈解履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饑，取餅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臆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貓抓癢，自牖睨之，則虎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卽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咻，循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嘩動，如雞受縛，虎卽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靨，賈渺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姬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僂傍之際，頗有怒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旣畢，夜已向晨，聞叟譁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撲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卽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卽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爲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蹶，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苦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惟卽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爲詐僞，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霑鬢，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會友，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己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恆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嫺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噓而與之，賈怒，攜

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彙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居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爲人觀瞻，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爲妾。乙故狙詐，鄉人斂金助訟，以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瘐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爲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囑果。夫婦攜一僕一媪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鼓樂殷作，虞候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小憩。賈見驚喜，翻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聞，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園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園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爲令尹，鬧場入簾。有名士與於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推輿爲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

「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拘至。閻王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委，其失職均也。例合答。』方將施刑，輿不滿志，戛然大號。兩婢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輿抗言：『罪太輕，是必抉其雙睛，以爲不識文之報。』明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所見鄙耳！』衆人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劔胸，兩人灑血烏嘶。衆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輿先生，怨氣都消矣。』聞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爲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辨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輿士也，驚曰：『吾合盡矣！』旣而俘者盡釋，惟其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某至陰，投狀訟輿，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至三十年後，輿至，而質之。輿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積，某所爲，曾撻其父母，其罪惟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爲大畜。閻羅判爲大犬，輿爲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輿也，心易其小，齧之。小犬齧其喉下，繫綴如鈴。犬擺撲嗥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爲若解之。』乃判輿來世爲某壻。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隣郡，值學使發落諸牛，其第一卷，李姓，實輿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旣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恆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爲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擲下千萬衆，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壻，皆冥中之悲鳴號痛者耶？』

譏訕似過刻，然君子必取之而常以爲鑑。

長亭

石太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約爲弟子。啓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服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錄，委贖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言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贖，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入室，見少女臥幃帳中，婢以鉤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床，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爲鬼。石曰：「其鬼也，驅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爲狐祟，陰陽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女之姊長亭，光豔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爲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至，女頓醒。天明，叟起，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梳水付之。躑躅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鏢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矣！」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嶽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媪盟。媪遠出，曰：「先生何見疑也？」卽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爲信。石朝拜之，已

仍逼集家人，悉爲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迹，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三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逕返身去。石戰懼無色，越垣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計可伸，思欲之汗，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媪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媪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耄，倘或不悉，郎肯爲長亭一念老身，爲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媪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欲泣不食。媪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趣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實乳媪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媪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嗷嗷，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樞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謀與營謀齋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爲父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適，涕淚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慚亦忘之一日，味爽啓扉，則長亭飄忽而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

長閨圍，視一里爲遙。今一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爲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爾年徙居晉界，僦居趙縉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素通蕩，家庭積不相安。妹告歸，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人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卽不爲父傷，寧不爲妾弔乎？聞之竹舞，更無片言相慰謝，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拌已決絕。過二三日，媪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女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女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這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中途遇母，始知繫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卽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廚下一老狐，扎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爲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竈，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去，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齧齷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睖睖，似有慚色。旣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媪先去，留女侍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遷故居矣。村舍隣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餼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爲卿者盡矣。如其不遠，在卿爲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女次日去，二日卽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憶，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擗問尙不導慶弔也。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謠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有冰玉之不能者類如此。」

篇中多凝鍊之句，亦流利，亦端莊。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慙拙，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撈我矣。」俄而身亦腫，號呼遂死。席慘但不食，曰：「我父樸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檐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潸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賄囑，日夜撈掠，脛股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筆爲詞，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至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撲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家門，役至門而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心腹，與席關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命置火牀，摔席下。見東墀有鐵牀，熾火其下，牀面通赤。鬼脫席衣，擲置其上，反覆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捉使下牀著衣，猶幸跛而能

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尙敢訟否？」答：「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開，痛不可禁，顧亦忍受不復言。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開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復，忽然身合，猶覺鋸鋒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去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爲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摔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爲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爲？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爲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開，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闕。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爲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口，約奔數千里，忽見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爲前馬所執，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璋，問席何人。席冤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懇，宜

卽爲之判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卽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卽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旣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銜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槩戟，徒跨品秩之尊，羊狼狼食，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斤斲，婦子之皮骨皆空；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爲爾湔腸；卽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爲小民父母之官，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卽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鷂之手，旣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獍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賊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是容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旣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塵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墮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爲尊；助酷虐於昏官，其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剝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遂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卽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鈔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旣至，席先蘇，令其家人啓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鈔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爲席有；里人或有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旣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鬻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况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赴地下而訴至冥王，力已竭矣！冤可伸矣！乃關說不通，而私函密進，錢神當道，木偶登堂，甚且臥以焦肉之牀，闢以解身之錐，壯哉此漢毒矣斯刑！幸而錐未損心，絲能續命，大冤未雪，萬死難辭。註富貴期頤之籍，烏足以移其心？訴聰明正直之神，乃可以斷斯獄。獨怪儼然王爵者，爲彼私函，枉茲律法，移惡人之鬼，加孝子之身，送之歸而料其不歸，速之訟而禁其勿訟，餌之以足願之事，賺之以不備之生，酷而又貪，奸而且詐，較之城隍郡司，罪又甚焉。卒之檻車囚至，伏鼠現形，地下之鬼何辜，而乃王及此輩哉！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益親洽，因訂昆仲。少年遂以名滅字爲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踈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託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媪。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爲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童，兄妹纖弱，何以爲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闌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復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矣。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媪，託柈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旣而筵終，婢媪撤器，公子適嗽，誤墜婢衣，隨睡而倒，碎碗流炙，視婢則帛翦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頃，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卽世，去留

本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需宅攜妹，與公子俱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爲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爲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不能不感感於得失，故不爲也。」居三年，公子又不第。恂九大爲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爲成敗所惑，故寧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驅馳也。」公子喜，試期遂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爲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卻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爲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子尙強作噓，恂九失色，酒瓊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危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錄。素秋已長成，旣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耳！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爲購良材，恂九命昇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沒後，當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尙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使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冠巾袍服如蛻，揭之有蠶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疑間，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播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卽中饋當不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昏於世家，恂九不欲。旣歿，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願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率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託媒風示公子，許爲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尙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

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徒，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償戲債。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兪謹菴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卽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至日，甲慮韓詐，夜候於途，果有輿來，啓簾，照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代俱明。甲奔入，僞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去。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連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委與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與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爲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僞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甚，徧懇都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爲力。甲呆愁，無所復計，各處旬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貸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爲不法，執付獄。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文詞家人榜掠殆徧，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瘦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祈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甚貧，貨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媪，轟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答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

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頗末。初，素秋味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爲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爲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傾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媪送之，囑媪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媪言，大喜，卽與生面訂爲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益豈能易哉？」卽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故不甚豐，道途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三年牀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卽對燭而坐。婿亦不之知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爲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祕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烟。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卽亦不言。雞鳴早起，攜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尾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旣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爲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均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髭髮盡黑，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尙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恩恩而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蹤迹。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知糊眼主司，衡命不衡文耶？一聲不中，奮然遂死。蠶魚之癡，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知雌伏。」

「十三經」垂教，身心性命之理耳。一部「廿三史」法鑒攸分，子臣弟友之經，忠孝廉節之則，廣我聞見，正我修爲，求儆戒欺，學問之道，無愧我心而已矣。至「諸子百家」以及「離騷楚詞」，皆可以摘其芳藻，晤其情懷，卽一歌一詠之間，罔非隨其興之所至，豈復有得失之念，存於中哉？自古文變爲帖括，古詩變爲試帖，精於其藝者，原足以窺其心術，見其根柢，知其經濟，得其才華，以此得人，史不勝書，奈俗學誤人，只以此爲弋取功名之具。童子束髮受書，蒙師經師，皆以進取之方，口講指畫，傳授心法，而沾沾焉。其何以得，何以失，且計其何以必得，而必無或失，於是執經請業者，只知所學爲得失之一途，於立身行己之道，耳不會聞，目不曾睹，而對卷青燈，殘編斷簡，餽釘糟粕，神似蠹魚。卒之戚戚終身，名場老死，乃謂讀書誤我，文章無憑。豈知非書誤我，而我實自誤，文本有憑，而我自無憑乎？然此猶自得失言之也。若聖賢垂教之意，則孔顏所樂，與孟氏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又何誤我，又何無憑哉？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顰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聞名者。邑有穆生，年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之，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飢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而已。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贊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矢志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擄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爲世

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已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求於君，妾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出。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雖至感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訶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縉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異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扇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啓戶出粟，爲之營辦。已鉅，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糞日積數年。烏頭漸長，爲延師教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爲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織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爲傭然。烏頭夫婦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悛，則怫然欲去。夫婦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爲穆子完婚。女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爲市恆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諾。既卒，陰以金陷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爲也。彼女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臯，直牡之矣。」

美哉喬女！其德之全矣乎！不事二夫，節也。圖報知己，義也。銳身詣官，勇也。哭訴縉紳，智也。食貧不染，廉也。幼而撫之，長而教之，仁也。禮也。迨身既死，而猶能止其棺，斥其子，卒以遂其歸葬之志，得爲完人於地下。嗚呼！抑何神乎！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迂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頽然衣敗絮，恐路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適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卽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頓起，催呼，頽頽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僕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泣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卽除室爲馬安頓。夜深竊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尙在閨闈，漸近馬居，以示惡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憎妊五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幘，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懣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逐出，叉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卽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旁，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著已，噉啣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幘，萬石箠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安，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趨趨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

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榜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僅具肴饌，更籛再唱，不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悲忿，聞搗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刃刺頸曰：「號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婦益懼，自投敗額。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卽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啓，閉曰：「楊萬石來矣。旣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綑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旣得合好，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牀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千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方詬罵，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卽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顛，顛蹶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旣殮，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候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尪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襁褓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殮，頓足悲傷。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綫，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

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劫，便殺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填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圍園，叫喊雷動。婦未及話，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卽復握石成拳，搥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啻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相用勞慰。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然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網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爲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懷心懼，倩婢扶起，將以陰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資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罵，居無何，奮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立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逕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爲灰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爲，亦拒絕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貧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縲者，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閤人呵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卽出，尋

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輿馬，齎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大怒，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繩，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繩，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毛髮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經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爲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此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間，乃有楊郎，甯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嘯笑此願，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曰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卽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鳴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娑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啜嗚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牀，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膽，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

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髒之身，未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鬢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乃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詞憐而成嘲。設爲汾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斫樹摧花，止求包荒於怨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櫻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烏道，抑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念，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獨支永夜寒更。蟬殼驚灘，喜驪龍之方睡；犢車塵尾，恨驚馬之不奔。榻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爲舅；牀前久繫之容，牽來已化爲羊。需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之妄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卽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涕空沾於荆樹；鸞謬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爲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剝牀之痛。髻如戟者，如是膽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暴，苦療妒之無方；胭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墜，全澄湯鑊之波；花雨長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披苦惱於憐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嘆！願此幾章貝葉文，瀝爲一滴楊枝水。」

章邱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羈，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句闌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樂，而拜門牆也。臨行，積衣累箚，悉諸妓所貽。旣歸，夫人閉諸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廚下。凡有需，則躡繩，繩動鈴響，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值，左持籌，右握管。

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恥不及諸如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卯兩成，吾以汝爲緩矣！今亦爾耶？」

耿洪士，極生，亦章邱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淪茗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納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餽遺，恆而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銷算良難也。後爲婦翁延教內弟，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棧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周親，然舌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終心歎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得如千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訶謔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卽爲宰相，寧便大耶？」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爲度，名曰「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爲香客，近女郎，又僞爲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瞋，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出履其迹，不知其往，心無望，快快行。途中見女郎從媼，似爲女也。母者，才趨之。媼女行且語，媼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子弟，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媼，媼自言爲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濶，母如此纖纖，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昏，頗當母意否？」媼以問女，

女不應。媪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爲退伎兒作婦。」才聞，樸誠自表，切矢儼日。媪喜，竟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又強拍胸之。才殷勤，手於囊，覓山兜二，鼻媪及女。已步從，若爲僕。過隘，輒呵兜夫不得，頗搖動，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始出媪也。雲：「兄之嫂之謂。」才舌堵，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餽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借活。」才唯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媪。媪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云：「似此何能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溫飽，惟日引無賴子，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爲賤，金可得百爲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慮飲博無費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歛，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拋七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中豈不愧作？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有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復迹？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詳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濱就矣。女曰：「母以壻家貧，常常繫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郎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固自樂之，保無差忒。」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揭闌入，見樓舍華好，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爲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藏金無用處。」

「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手足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儂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媼連袂，旋旋圍遶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倡？』言未已，衆皆裂，悉以銳簪鬪刀股，刺脅際。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便無仁，我不忍其殺。』乃率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人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盡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坐石崩墮，壁半有枯橫焉，胃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著，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嗚呼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縋來，縋而下，取置崖上，奄將溘斃，昇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簾什器俱杳，惟有繩牀敗案，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臥。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爲癩，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賃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瘞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爲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狹邪子誘人淫博，爲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身無襦，婦無袴，千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無時不禁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已落時，又歷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強者忍凍裸行，篝火索刀，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懼哉！』

凡蕩無行之人，欲之所在，務求必得；隨人之所好，而委曲以投之。困人之所苦，而慷慨以祛之。內存鬼域，外飾樸誠，甘其言，令其色，一若情種也者。迨其欲已遂，竟忘其所自來，而傲屣視之矣。豈前後判若兩人哉？古今輕薄之人，無有不翻覆之事。而其所以易翻覆者，即可於其「蕩無行」一決之。以此觀人，思過半矣。女之料才，決之於膝行據足之際，以爲對越神明之地，大庭廣衆之間，而可以爲此，則亦何所不爲乎？不能爲「逼伎兒」作婦，此其精明若何，果斷若何，惜老嫗夢夢，墮奸謀，而強拍咻之，行之草草，迫以相隨，乃汗腥猶留，鬼皮始脫。「豺鼠子」詭無香火之情，「儂薄兒」竟作居奇之想，至忍以同衾人賺作娼，此大惡劇，卽殺印，豈爲過乎？自無擇人之智，又無從諫之明，而止求神加護，而得快婿，其可得乎？率衆下樓去，吾至今猶爲「雲翠仙」抱屈也。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孑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詠。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弁耳。」鍾愛之，期擇貴婿。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一字紙裏繡箋。女啓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儂脗合之。」女脈脈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埋金鴉鏤，託委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歡。及睹佳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爲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饜殮不給，撫情寂漠，嗷嗷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

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懷喪，聞妻言，踰陽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項，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覩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蘄苦，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爲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僞爲弟，君以襤褸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偏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羸，御妻而歸。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恤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僱一翦髮雜奴，爲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矚然駭異。或排闥而迫之，一揖便亡去。客睹丰采，又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惟駭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昏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託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門，迄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謂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募，不能自立，負氣自爲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鞵而示之，始愕。視鞵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銜，仍閉門而雌伏也。而生平不娶，遂出賞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迹十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爲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覃恩，奕播紳拜往，尊生以待御禮。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與蓋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甚貧，又有鼓盆之戚。菲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卻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爲？」部郎以其請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臥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踞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卽急肅然端坐。卒不顧。女遂以左手捋髻，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爲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形幢幢，略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痒，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候之。俄見少女以紙撚細股，鶴行鸞伏而至。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既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展旦。長者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卽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卻。」女子卽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竈，析薪漉米，爲生執爨。生顧而笑曰：「兩卿此爲，不勝愁跳耶？」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盃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曰：「飯中漉合磁甌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噉已，復盛爭爲奔走。生樂之，習以爲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姜秋容，雋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尙不取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龐質，豈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將禪於地，亦置不爲怪。一日，錄書未卒。

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脫拾。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疎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卿爲之。」擁諸懷。把腕而教之書。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妒。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僞爲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於是折兩紙爲範。俾其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做畢。祇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爲抓背。臥爲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躡日。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鈎爲贊。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吟唔。生於是設鬼帳焉。部郎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語之。秋容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託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爲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掩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腰御。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顛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淩波焉。出金三兩。跛跨而沒。部院勸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鞠問：「三郎何人？」生僞爲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曰：「三郎在部院。被魔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今託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

爲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橫暴如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爲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並曰：『我無他，原以愛妾。』既不願，固亦不玷。煩告陶秋曹，忽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爲卿死。」二女咸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會道士途遇生，願謂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二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輿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舁歸。女不從，遂入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壻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豔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敝生平。忽聞烏鬼泣，則小謝哭於階。心甚憐之，卽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媪齎送香奩，居然翁壻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爲慘慟，不能成合卺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迹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無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褰簾入，明眸而皓齒，光豔照人。微笑曰：「跋履終夜，德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其入，便相交付耳。」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爲一體，仆地而僵。道士自空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酸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歛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天殞。經兩夜

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卽至切，何妨以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殉裝出。蔡大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遑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遑之也。道士其仙耶！術之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此何等學術！何等胸襟！必能堅拒私奔人，乃可作無鬼之論，並可以與鬼同居，不爲所擾，而且有以感之，化之，夫鬼也，而至於感且化，則又何嘗有鬼哉？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麪爲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樸，而光華照人。媼驚顧，詰之，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爲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母肯納我，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媼曰：「貧賤傭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牀頭，戀戀殊殷。媼辭之曰：「娘子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媼視之，西去。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婦，胡弗納？」馬以疑虛，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參母，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召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尙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不費母事，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

於前，卽令伏地叩母。旣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倅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幙，光耀奪目，驚極不敢入。女下牀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卻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卽起，欲出行。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搭摺擻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并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鬪錦榻，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媪詣呂，所將迹所由入門，先謝其媒之合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會託耶？」媪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卽同媪來視新婦。女笑迎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慧麗，愕眙良久，卽亦不辯，唯唯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爲媵。媵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爲白金。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戶一新。箚中貂錦無數，任馬取着。而出室門，則爲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已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偶良，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適余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樸訥，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蕙芳奚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混非美字也，胡以名然，亦有辯焉。混於人，則不可混於錢，則不可混於事，則不可混於時，則不可混於心，與混於理，則不可。若夫質樸居心，拙訥處世，隨事相安，隨時自足，以此爲混，恐未必真能混也。馬固樸訥，無他長者，仙人且願委身混而不混，不混而混，必如是而後可以混，是以謂之混也。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爲吏偶適烟家道出于氏殯宮薄暮醉歸過其處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飲已叟曰「曠暮難行姑留宿早且而發何如」徐亦疲殆樂遵所請叟命家人具酒奉客卽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郎君清門令望可附婚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踟躕不知所對叟卽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峨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縮同爇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姓行七又復細審門閥女曰「身雖賤陋配吏胥當不辱莫何苦研窮」徐溺其色款暱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爲家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或不拗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旣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寢旣覺則抱中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黍穰尺許厚駭歎而歸告妻戲爲除館設榻其中闔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因與其笑日旣暮妻戲曳徐啓門曰「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旣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爲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曰「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齎饌具來但煩吾家姊烹飪而已」徐告妻妻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馘來釋擔而去妻爲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牕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角譙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杌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媪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飲噉惟留四盞不加七箸徐問之羣笑曰「夫人謂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烏縞裳云是新寡女呼爲六姊情態妖豔善笑能言與徐漸洽輒以諧語嘲徐行觴政徐爲錄事禁笑諠六姊頻犯連引十餘爵醅然逕醉芳體嬌懶在弱難持無何亡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

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郎。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衆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姊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於心。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都復烏有意。瑣瑣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疴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此女諾所請，適以充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過此卽非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惟六姊不至。徐疑女妒，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若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爲君極力一謀，用解從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虛。頃刻至其家，黃鬢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疎省問，或當不怪耶！」卽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姊在耳。」卽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既至，俯首簡嘿，不似前此之諧。俄，媪辭去，女謂六姊曰：「姊姊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兒何以相近？」女執兩人殘肴，強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爲？」少時，七姊亦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攜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噉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爲，而女郎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託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云：「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怏怏而歸。猶冀七姊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璫談。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腫，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而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開；最深處，有人往來，但遙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人迹。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氈貼地，略窺之，見滿屋嬰兒，坐者臥者，踈行者，不可數計。愕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居，世子瘡病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有九楹。歷階而升，則客滿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嚮坐，酒既行，鼓樂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進午餐，就牀頭頻呼之，耳聞甚真。心恐王子知，然並無知者，遂託更衣而出，仰視日之中夕，則見僕立牀前，始悟未離旅邸，心悵悵，猶欲急反，因遣僕闔扉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並無嬰兒，有數十蓬首餘背，坐臥其中。望見顧，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懼，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即見王子，領下添髭尺餘，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顧點彭祖娶婦，妓即以椰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顧離席辭飲，言：「臣目疾，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患目，有太醫在此。」便令診視。東座一客，即離席來，兩指啓雙眥，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目少睡。王子命侍兒導入複室，令臥。臥片時，覺牀帳香軟，因而熟眠。居無何，忽聞鳴鉦鐃，即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涎油鑪也。然目疾若失，再閉之，一無所睹矣。

周克昌

淮上貢士，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暱之。至十三四歲，丰姿甚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羣兒戲，恆終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既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咷，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爲道士迷去，幸不

見害，值其他出，得逃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疇曩。踰年，文思大進。既入郡庠，因遂知名。世族爭昏，昌頗不願。趙進士女有姿，周強爲娶之。既入門，夫妻調笑甚懽，而昌恆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懣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遽捨者，顧復之情耳。實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去，彼順志者且復來矣。」媼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蛻，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悲歎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而詰之，亦言爲惡人賂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爲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泄，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覲然有愧色，似新昏者。甫周年，生子矣！

異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之。其精光陸離者，鬼所乘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况少有憑藉，益之以鑽窺者乎？」

鄱陽神

霍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游瞻。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霍姓一神，最居末座。霍曰：「我家宗人，何得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霍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霍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錢流

沂水劉宗玉，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臥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尙存。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田中，見有小人，長二尺已來，蹣蹣行澗底。少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罹不吉。」後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並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癩痕，大如錢。

龍戲蛛

徐公爲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竊食，狼藉於地。家人數受譴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爲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下。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臥，細裁如箸。蛛爪蹙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靈大作，閭家震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爲人廉正愛民，極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異史氏曰：「龍戲蛛，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乃真有之乎？聞雷霆之擊，必於凶人。奈何循良之吏，罹此慘毒？夫公之憤憤，不已多乎！」

役鬼

山西楊醫，善鍼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驢操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慘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爲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

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三朝元老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士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扁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恥也。」似之。

洪經略南征，凱旋至金陵，離薦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即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其人云：「但煩坐聽，容某頌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或問此老此時何以爲心？曰：「此老之心，久已死矣。雖對之朗讀，何曾得聞對之大哭，何曾得見？」

夜明

有賈客，泛於南海。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物，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兩日初升，光四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閩中，俱言某夜明而復昏，相傳爲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鷓鴣鳴，因告主人，慎使火。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阜花盜

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變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爲客。時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辯鳥語，多奇中。而道士樸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賞。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爲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爲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硃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曰：「鳥云：『丟官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之去。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薰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有蟬集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俱被黜。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遊戲其中，髮掩頸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爲？」成又問：「有婿家無？」女醜然曰：「無也。」成言：「我爲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遙告曰：「崔爾成，吾父所善，用爲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質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卽挽崔作冰。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亦病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媪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日昃不去。自言：「離亂罔歸，將以自鬻。」或問其

價言：「不屑爲人奴，亦不願爲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二三顏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迎歸，執子禮焉。媼喜，便爲炊飯織屨，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無可虞。然兒長矣，雖在逆旅，天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爲兒娶婦。」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媼不答，但爲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既夕，戒成曰：「獨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譁，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奪也。」成謝而哭曰：「我卽是胡某，卿菱耶？」女收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卽燈審顧曰：「得無夢耶？」于是轉悲爲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擗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至其家。女泣不置，櫛家人強置車中。至途次，女墜，顛車。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卽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婆，旦晚將至矣！」乃去。成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頗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儕人婦，奔伏澗谷。一夜，姥言寇至，卽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遶，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啓謝，回視其馬，化爲金毛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搥門，豁然啓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媼爲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邢子儀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漏脫，遂挾術以邀，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幻法爲戲，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旣歸，謀擷取之。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妝，僞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然凌雲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月明清潔，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采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冲籬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思，暫招去，一相聚會，即送還耳。」遂與結襟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牽朱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邢子儀，家亦貧，而性方鯁，曾有鄰婦夜奔，拒不納，婦銜憤去，譖諸其夫，誣其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聞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著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乎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爲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詭爲妖，因致詰問，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懼，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其父母自女飛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與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攜女歸，邢得豔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顧又審曰：「尙未尙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捕楊，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懼，牽邢飲泣。邢亦計窘，姑賂承牒者，賃車騎，攜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爲極力營謀，得贖免，留夫妻於別館，權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爲辱，反姻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購之。夫妻遂歸，出壘金，粗治器具，畜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

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顧術之神，厚報之。後女子歸，妝賞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蓮穢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疎而近於漏矣！而孰知天之留之，蓋爲邢也不然，邢雖否極而泰，亦烏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輒報之以兩，嗚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楊之漏脫，非楊之幸也。天將留之，以有待也。楊死，則朱亦必死，楊朱死，則紳女無由歸邢矣。夫紳女固幼受聘顯秩之劉者也，乃采禽翔入，倏爾飛騰，爆竹斜衝，突然牽墮，遂致月府姮娥，招同王母九女，來從月下降自天邊，赤貧之秀才，並得麗人，且成巨富。此固楊之作法自敵，惡貫已盈，而苟非邢之方鯁成性，不納私奔，又何得以含憤反誣，僦居泗上，而適在兩女墮落處哉？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如書生，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備價，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牋奏，輒任意裁答，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弈，陸睨之，指點輒勝。趙由是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咸相戲索，俾作筵。押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賞爲質，始可放情飲噉。不然，一舉數千，闕然都散，於何取償焉？」衆悉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拈溼麵如拳，碎搯置几上，隨擲隨化爲鼠，竄動滿案。押官任捉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吾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適符其數。衆思自其異於主人，遂索一枚，懷之，既歸，告趙。趙命取金，搜之，已亡。返質肆主，則償質悉已。藁藜還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索逼酒食，囊空，實無費少。」

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我非賺酒食者，某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澆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則淨麥滿斛，已堆場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趨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既歸，又贊歎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故審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須竊爲？」趙妄之。適蒸友至，見蘭驚曰：「何酷肖寒家物也？」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某曰：「我實不會至齋，有無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頗多，都疑妄謬。今屈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既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於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卽蘭花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陳錫九

陳錫九，邠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爲昏姻。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游學于秦，數年無耗。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聘儀豐盈，僕馬甚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絕昏。問女，女不從，怒以惡服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恤。一日，使傭媪以饌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楮中肴餌，列母前。媪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盃溫涼水。吾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啗得。」母大恚，聲色俱變。媪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趕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迎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人數，衆口叟叟，如將尋鬪。母強勸女去。女潛然拜母，登車

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昏書。母強錫九與之，惟望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久知子言已死。陳母哀憤成病，尋卒。哀迫之中，猶冀妻臨久之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醫治葬具，葬已，乞食赴秦，以尋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葬之東郊，今家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捧之仆地，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微，漸就急殆。忽共驚曰：「何處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臥者何人？」卽有數人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悉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真其父也。大哭曰：「我爲父骨良苦，今固尙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爲吾兒。」錫九哭益哀，父稍稍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昏，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母念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墜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無泉下物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將來，待汝歸後，當便送去。」錫九泣曰：「兒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跋涉而來，爲父骨耳，汝不歸，初志云何也？且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觔，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數促行，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收聲，始詢葬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有健僕，捉馬待之。既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駛，雞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礙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賃輿，尋雙榆下，得父骨而歸。合厝既畢，家徒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門者絕之。十九素無賴，出詞穢毀。周使人勸錫九歸，願卽送女去。錫九乃還。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婿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陳母死，亦不使聞。得離昏，竊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悍逆，出我爲何也？」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

計以絕女志。此事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所方計。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昇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納，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昇還。錫九不聽，扶至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恚。正皇迫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爲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於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囑鄰嫗。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被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詣官自陳。宰怒，周誣訟，周懼，陷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交并。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忽有人捉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余去，夫妻可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廡，見公姑具在，問：「此何所？」母言：「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竊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恆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歸遲二日，難爲保兒矣！可速送兒歸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驚喜。由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塔空空，豈訓讀所能發蹟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然之。二人卽出鐵索繫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憐其冤，醜錢賂役，以是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縲綬，取盜嚴拷，以是途供爲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壻反面之由。太守益怒，立刻拘提。卽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蓋太守舊矜幸韓公之子，故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於各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裘馬而歸，夫妻慰甚。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爲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穀一百石，批賜孝子陳錫九。旣歸，出倉粟雜糠，糶而糶運之。錫九謂女曰：「而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覈耶？」因笑卻之。錫九家

雖小有，而垣牆陋敝。一夜，牽盜入，僕覺大號，止竊兩驟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搗門聲，問之，寂然。呼僕起，共視之，門一啓，兩驟躍入，則向所亡也，直奔櫪下，咻咻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視，則白銀滿中，大異，不知所自來。後聞是夜，大寇劫周，盈裝出，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驟認故主，遂奔至也。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尋卒。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平所爲，悔之不及。今受冥譴，非若翁無能解脫。爲我求塔，致一函焉。」醒而鳴泣，詰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酬祝之。卽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周死，母子益貧，仰給於次塔。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於孝，鬼神通之，理當宜然。使尙德之達人也，卽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頽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塔以諭葬歸，其慘已甚矣！而况以少婦從軍者乎！」

陳之孝，女之賢，事皆處於萬難，非人力所能爲者。荒塚已沒，誰其識之？卽無孽鬼欺陵，亦溝壑之餓殍耳！乃人鬼異路，父子適逢，既見慈親，復視新婦，得雙楡之表誌，載遺骨以還鄉，至誠感，自古然也。女不從父命，逢怒遣歸，倘得藜藿終身，亦復何憾？乃以饑枯來餉，惡語相侵，倚勢逼歸，離書坐索，至不得聞母死，不得質離婚，凶計已來於西安，吉日又聞於中翰，游絲無主，錦被中淚海沈淪矣。非陳家人接將去，夫妻豈復有相見之一日哉？犂牛老悖，假此爲洩忿之端，送女者，將爲厲階，送婦者，初如夢醒，周之爲鬼爲蜮，適以顯子言之神靈。及身受冥譴，始因繫而求解脫於若翁庸，可悔乎？兩驟夜行，何殊塞翁失馬，而以囊中之白糲，較盤運之糟糠，彼得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終不能以小人之力，抗鬼神也。吁！可哀矣！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僮僕，似卜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於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曠，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默臥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渴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鈔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或卷，竊窺之，而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鈔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諛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物，奈何！」陶固謂不妨，于曰：「我非人，實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盞榜放矣。」陶問：「考簾官何爲？」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監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覩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籀書十餘年，卽文學士，胸中尙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嘆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連遭相從地下矣！」陶詰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遊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卽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怏怏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味爽時，持香注於東野，三呼去惡，我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敬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於場中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秉燭爲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題，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囊具徑出奇人也。」陶煽爐進酒，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

風至今日，奸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言勿隱。弟策雖不佳，頗謂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一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兒獨步矣。數辰後不痛哭，始爲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留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子往尋之。子曰：「無須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藝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二首，遂藏諸篋。談至更深，方遂留與于共榻寢，自以此爲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權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兄弟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默默，殊不可堪。方曰：「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尙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尋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扯方俱去，兩夜始返。方謂陶曰：「君不賀五兄弟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榜上名字，止存三之一。編閱遺卷，得五兄弟甚喜，薦作交南巡海使。且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閒舍否？」曰：「將何爲？」曰：「子晉孤於鄉土，又不忍忽然於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偃蹇，生非其時。此科亦十分之一，後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有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知者，因

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畫臥，夢輿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答云：「大哥許假一舍，以入闈不得借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卻，適家媪出曰：「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呼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出，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籛官多遭誅譴，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常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又其生平嗜啞如霹靂，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須侯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縣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家雖不中貲，而性好修飾，衾榻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恆多怪異。心知其狐，即亦不恐，入而叱曰：「臥榻豈容奸睡？」二人惶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紈袴一，帶上繫絨囊。大悅，恐竊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反曰：「大姑言：一如賜還，當以佳稿爲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大姑小字八仙，共臥者胡郎也。」

姑冰仙適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猝合。適與之言，方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消息。薄暮，自外歸，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啓。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入。曰：「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頰顏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爲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涼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涼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出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錦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賓，來觀者皆以費酒爲贊。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忽作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妾，欲攜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挾妾，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託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踰二年，思念綦切。偶在途，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鞵之，摩肩過，及啓障紗相窺，丰姿豔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極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卽山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爲胡，敝僚壻之誼，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歸，將一省覲，可同行否？」劉喜，從入蔡山。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媪。又一少年先在，韓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壻。」並揖卽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壻並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圓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坐，各傍其壻。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沈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鳥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劉視牀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爲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座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諳

可也。汝寧屈指不伸者？一固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響。翁悅曰：「家人樂之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進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盃進果，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臘攜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擲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壻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仙妹有拳大酸壻也？」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一折，聲淚俱下。既闌，拂袖逕出，合座爲之不懽。八仙曰：「婢子嬌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路，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牀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頗好爲之。」某足云：「出門慮遠，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敵者。驪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之物，亦要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招懷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衰，游恆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始悟爲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如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彎長，瓠犀微露，喜容可掬，宛然在目前。愛極，停曉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媪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分苦耳。」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僞爲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款禮優渥。言：「岱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寄信往，並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乃富川大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樞隙可入，始知爲狐。言

「郎無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託之。」丁嬖之，竟不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備客燕寢，汜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齋旗采酒醴而至，與馬續紛填溢街巷。劉揖翁，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姬及兩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冰人矣。劍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曾著，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笛，著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權，留得纖纖影，徧與世人看。」遂以灰捻杵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拓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杵，悉如故款。八仙急出，推杵墮地，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蹤始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督促之。亭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有兩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劫諸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隔不盈一矢，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行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啓籬，則老嫗坐焉，方疑誤掠其母，纔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凝視之，崖並非崖，乃平樂城門也。與中人，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斷馬足而繫之門。李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卽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亦恐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娶，及爲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媛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恆河沙數仙人，並遺孀女婚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修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修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甚多，曾見異人否？」修問：「異人

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所傳。修曰：「異人何處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奮然自許，既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修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爲汗臭所蒸，最爲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霧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反之。邀修過諸其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爲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卽刑，便救汝。」少頃，似加榜掠，呻吟不絕者，真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修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修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啓戶爲君驚，斷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修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杳。遂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修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欲往時哉？要皆一轉念誤之耳。昔解大紳與方孝孺相約以死，則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牀頭人鳴泣哉？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適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其妻，妻堅不服。旣而牀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經。妻請收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以盛氣咄之。妻反走入房，方將結帶，某執綫鏘然呼曰：「哈返矣！」頂綠頭巾，或不能壓人死耳！」遂爲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愛奴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撤帳矣！明歲授徒何所？」笑應曰：「仍舊。」叟曰：

敬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適託某至東郭，聘呂子廉，渠已受贊稷門。君如苟就，束儀請倍於恩。徐乃以成約爲辭。叟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尙遠，敬以黃金一金爲贊，暫留教之，明歲另議若何？」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廬不遙矣。宅隘陋，飼畜爲艱，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滙釘獸環，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川，舊爲指揮使，止遣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媪。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既終，叟命安置牀寢，始辭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卽有婢來捧巾侍盥，卽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佈衾徑去。次日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託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爲公子所遭，徐慚忤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讀，詞責之，則夫人輒爲緩頰。初猶遣婢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願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縱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爲恥，贊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默默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啓鑰送之。徐覺門戶偃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家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至溫涼，邀之甚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寧，望移玉趾，爲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

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出，婢留侍寢。雞初唱，叟即來促裝速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嫂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按拳而病立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爲常。欲攜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便從服役，天殂瘞此。如再過，一炷香相弔，當得復會。」既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祝之，殊無影響。乃市櫛發冢，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尸，裹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材木，賃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愛自奴外入，笑曰：「劫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邊耳。今既却我來，即速瘞葬，便見厚德。」徐問：「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芳體如故，何不效之？」歎曰：「此有定數，世傳靈迹，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不必也。」乃啓棺入尸，即自起。亭亭可愛，探其懷，冷若冰雪。遂將入棺復臥。徐強止之，婢曰：「妾寵蒙夫人寵眷，主人自異域來，得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濱危，又無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天謝，又以寶飾入斂，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亦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瀝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已，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豈不亦賢乎？余謂豔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之俗

弄，致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譴弟子，內輒遣婢媼出爲乞免，頗不聽之。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關說。朱怒，操界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擊臀股，鏘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虛盈，計每日得若干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求，得故甚駭，既暗生一術，反瞋爲喜，聽其覆算，不少校。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號乖謬馬，因薦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合忍之。歲杪，播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兩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詰其姓名，出囊中金，爲之斡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已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他，卽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鬼之餒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好佛，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蒸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榻於內室，而扃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爲惑，而以其疾勢昏，昏，不忍傷之。臥病二年，惡鷺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啓門視之，則寂然矣。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子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嫁。既醮，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

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妒婦，令其子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淑，卽以爲繼室可也。蓋王有一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今出此言，不已褻乎？」答云：「小梅事我年相忘，餘形骸，我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闔眼已逝。王夜守靈幃，聞中室隱隱啜泣，大駭，疑爲鬼。喚諸婢妾，啓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縷服在室。衆以爲神，共羅拜之。女斂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卽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爲設席南嚮，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坐受。惟妾至，則挽之。自夫人臥病，婢惰奴偷，家久替。衆參已，肅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羈留人間，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爲主效力。從前愆尤，悉不校計。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縣觀音圖像，時微風吹動者，聞言悚懼，闕然並諾。女乃排撥喪務，一切井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諄囑，義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閒居，於王爲父執，往來最善。王卽親詣，以實告。黃奇之，卽與同來。女聞，卽出展拜，黃一見，驚爲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姑，由此交益親。合卺後，王終以神故，襲中帶肅。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大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旣以爲神，朝夕供養，自無缺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漸戲狎時，遙見之，則默默無聲。女笑諭曰：「豈爾輩尙以我爲神耶？我何神哉？實爲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因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託爲神道，閉內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深信，而日侍其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卽頑鈍之婢，王素撞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者，皆云：「並不自知，實非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

此百廢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妾產一女，女舉一子，子生，右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盛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毫，不能遠涉。女遣兩媪，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右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悅，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留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迎女歸寧。向十餘年，並無瓜葛，其議之。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與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驚問其故，女曰：「君以妾何人也？」答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爲神道，實將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樞襍物，此願已慰。妾視君晦運將來，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寧，解兒厄難。若記取家有死口時，於當晨雞初唱時，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諾之，因訊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雞鳴，急起至隄頭，見燈火爛燦，適已過去，急追之，止隔百步許，益追益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憑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陵替。論歲保兒又孀，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廢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妾居故，遂將數人來，強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視之，則女引小自郎車中出，四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便喚從來僕役，關門下鎗，衆欲抗拒，而手中若痿。女令一一受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卽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堂哀泣。泣已，謂妾曰：「此天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盼間，已成邱墟。」聞舊時婢媪，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歎。越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繫族人共譟兒非，慕貞遺體，女亦不置辯。既而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捋右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證其確。乃細

審失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並歸故主。黃將歸，女引兒泣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爲區處。」黃去，女盤查就託兒於妾，乃具饌爲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猶存，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凌而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爲爾宰。」

續女

紹興有寡婦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爲侯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相就，爾免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爲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爲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攜來衾枕，尙在門外，出搜時，煩代捉入。」媼出，果得衣一襲，卽解陳榻上，不知是何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枕被，與之共榻。羅裙甫解，異香滿室。旣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於枕上笑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旣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媼益知爲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牀。女曰：「膽如此大，還欲作男子，實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媼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麝香噴溢。肌一著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晒曰：「婆子戰慄，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作。視所績，勻細生光，織爲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扃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洩於親里中，姊妹行託媼請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慎，我將不能久。」

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媼少女，香烟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然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魄動，媼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陷媼。媼諾，爲之。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癡，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復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有所干，祇以毛嬙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闚眼界，下願已定。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見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見，似無簾幕隔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拜已而起，則厚幙沈沈，不見矣。悵悵間，竊恨未覩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女曰：「君歸休，妾體惰矣。」媼別室烹茶爲供。生題南鄉子一闕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寸凌波玉筍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言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輕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媼曰：「我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污褻。此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撲被出，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通篇主意，只示「色身墮情障」一言盡之。若就費生一邊，描寫正面，則命意既難新穎，措辭亦易古。乃從七旬老嫗極力形容，忽然妄想，忽然股戰，忽然復涉遐想，而寫其儀容，寫其袍服，寫其裙香，寫其辟竟寫到肌一著人，皮膚鬆快，又從女子口中說出，願作男子，何心？又曰：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再從媼口中出，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色身之示人，情障之自墮，直說到百千萬億分矣。然後漸漸說到親里中，姊妹行，說到老媼少女，說到鄉中少年，而後引出費生，已入正面矣。卻只以意眩神馳，拜而又拜，輕輕虛卽已十分透足。「南鄉子」一闕，顯然他有所干，淫詞污褻，豈止欲一闚眼界而已哉！猛然省悟，及早回

此皆自取，於汝何尤八字，實實從情窟中轉劫出來，使前此無數豔語情詞，遂如風掃塵霾，一時都盡。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爲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冤，將鳴部院，求張爲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人俱貪天功，一敗則紛紛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僻脫有翻覆，急難者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爲創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躕曠野，無所歸宿。歛觀小村，趨之。老嫗方出闔扉，見之，問所欲爲。張以實告。嫗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閉門，授以草薦，囑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籠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覩草薦，詰嫗，嫗實告之。女怒曰：「二門細弱，何得容納匪人？」卽問：「其人焉往？」張懼，出伏階下。女審詰邦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關白，此等草草，豈所以待君子？」命嫗引客入舍。俄頃，羅酒漿，品物精潔。旣而設錦榻於榻，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嫗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舜華也。」嫗旣去，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釋華推扉入，張釋卷，搜覓冠履。女卽榻上撫生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靦覷然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託，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遐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敢相誑，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誠篤，顧亦不妨。旣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止。未曙卽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爲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

出夜歸，半年以爲常。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忽聞媪云：「來何早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卽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曰：「卿旣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攜我一歸乎？」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爲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而念卿，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固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堦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阿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啓關，真方氏兩相驚喜，遂握手入帷。見兒臥牀上，慨然曰：「我去時兒裁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偃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瘕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零涕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死，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三日，忽曰：「思癡情憐人，終無意味。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尋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叮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如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證確實，始挑燈鳴咽而出。旣問見，涕不可仰。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牀頭兒臥，一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攜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憐之情，何以爲心矣。」張察其情，始執臂款款，具言其詳。問訟案所結，並如舜華言。方共感慨，聞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蓋里有惡少，久窺方豔。是夜自別村歸，遙見一人入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而入。甲故

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行將執姦耳。」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大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刺甲中顛，甲踣猶號，又連刺之，遂斃。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能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目即瞑矣！」天漸明，赴縣自首。趙以欽件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以老嫗捉鞵，蓋舞華也。張呼嫗欲語，淚隨聲墮。女返轡，手啓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啓舍延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已遣人措辦數十金，爲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尙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立脫。曳張共跨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爲君逗遛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既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焉，託名宮子遷。居十年，訪知捕亡寔意，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牆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鞭撻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即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反。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兒安在？」曰：「赴都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語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榻，惟恐人知。一夜方臥，忽聞人語騰沸，捶門甚厲，大懼，並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扉代梯，送張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是夜張越莽穿榛，急不擇途。及明，困殆已極。初念本欲向西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意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黏壁間，近視，知爲許

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貌都雅，知非賺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託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略問官閥，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齒錄，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淚下，共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卽我是也。」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卽以金帛函字，致各憲台，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以張在亡爲悲，聞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勢力世界，曲直無憑，貪酷者安居，鳴冤者反坐。茫茫世宙，教人從何處呼天耶！然而士子應守學規，王章最嚴結黨，以事不干己，而強爲出頭，始則妄貪天功，忽焉竟成瓦解。楚囚相對，趙璧難歸，獄中之燐火相依，塞外之鴻書莫寄。仰而父母誰事，俯而妻子何歸，悔已噬臍，覆宜借鑒。若張者，幸而免脫，終是狐疑，晝伏夜來，其形似鼠，風聲鶴唳，是處皆兵，偶合旋離，一生九死。雖則賢妻用盡心血，令子能繼書香，而十數載流離，百千番磨折，至是而始服牀頭人之遠見，亦已晚矣。捉刀之自貽伊戚，也可勝道哉！

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因請過諸其家，淪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嫗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帚，如何？」翁促子離席，使拜。嫗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嫗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婦娥。嫗愛而留之，實將奇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脫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貧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媪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嫗初不承，宗忿曰：

「我生平不能輕折腰，何媼視之不直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媼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卽都忘卻。今旣云云，我豈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頗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媼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之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爲嫁妻，辭以兄負販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形跡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媼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媼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故，便入室，取黃金一錠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要。受金而爲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爲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默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卽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勃亂，進退罔知所從。隔夜以告頗當，頗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意媼，宗不語。願下之，宗乃悅。卽遣媒納金林，媼無辭，以媼歸宗。入門後，悉述頗當言。媼微笑，陽慙息之。宗喜，急急一白頗當，而頗當跡久絕。媼知其爲己，因暫歸寧，故予之間，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頗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旣而解衣狎笑，脅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一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屈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儂居其中。蓋頗當子母徙去已久，影滅跡絕，莫可問訊。怨歎而已。宗自娶媼，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互街路。媼善諧謔，適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卽亦不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裝，效飛燕舞風。旣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儻，旣而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牀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卽欲嗚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喘。又一人掠媼，負背上，闐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乘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恇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在萬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

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過姚巷，值一女子，垢面敝衣，偃僂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別後南遷，老母卽世。爲惡人掠賣富室，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頗多，不能爲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徒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締袍之意猶存，請至敝處，宜必得當以報。」北行數武，卽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蹤縹渺，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墉盡頽，叢竹內有茅居半間，老尼綴衲其中。睹客至，漫不爲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卽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夜烏悲啼，惺懼無所復之。方徘徊際，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婦娥在焉。宗喜極突起，急攬其袂。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款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姪娥，被謫浮沈俗間，其限已滿，託爲寇劫，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母守府者。妾初謫時，蒙其收恤，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爲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墮涕。女遙顧曰：「姊妹輩來矣！」方四顧，而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釋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悵悵靡適。俄見婦娥來，捉而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癡郎癡郎，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旣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而返。竊幸婦娥不知入門，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婦娥疊指彈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哉！」顛

當叩頭，但求賒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白，但求分工，按時齋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即便放卻。』顛當日宗笑不語。顛當日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實與簪之。次日果至，遂俱歸。或有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恆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狎戲，惟密教顛當爲之。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一夕，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絕，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一窺，則見顛當凝妝作已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耶？汝自欲捧心微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跌坐，眸合若瞑。顛當惜以玉瓶插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唇半啓，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眸詰問，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置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鈎，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淫思，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懼，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爲其所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也。』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漸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股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不惟不敢，抑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能聽，因而大小婢媵，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倣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賺婢解骨作酣態，兩手邊釋。婢暴顛墜下，聲如傾塔，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莫矣。衆懼，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已不可救，使人告諸其父。父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叫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嫦娥自出責之曰：『主郎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殞，焉知其不再甦？』甲諫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嫦娥曰：『忽譁縱不活，自有官在。』乃

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隨手而起。婦娥反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繫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婦娥言：「汝既知罪，暫免究處。小人無賴，反復何常？留汝女終爲禍胎，宜卽將去。原僧若干，當速爲措置。」遣人押出，俾流二、三村老，券證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答云：「無恙。」而後付之以去。已乃集諸婢，數責徧扑。又呼顛當爲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爲人上者，一笑嚙亦不可自輕。謹端開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顛當泣求拔脫。婦娥乃指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慙然爲聞，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歌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流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刀破左脅，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脅，而出一女。男醜類父，女醜類母，皆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願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享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惟仙多情，亦惟仙能制情。惟仙真樂，亦惟仙不極樂。此則文之梗概也。獨怪婦娥之於宗也，姬將奇貨居之，宗亦置之，而他有所要，此時不去，而付金自贖，不可謂情之不篤也。而且舞效「飛燕」，醉學「楊妃」，千古美人，萃之牀榻，乃突然託之寇劫，闕然徑去，自以情慾纏人，而欲人之不纏之也，得乎？倘謂譎限已滿，不可再留，何以消息潛通，遭逢湊巧，癡郎魂返，遂與同歸，豈不鬼頭，果能推人坑中，欲出此而無術哉？况浮沈俗間，更生子女，則限滿難留之謂，何也？毋亦循環之定數，本不可逃，而鑑及于陽極陰生，恐致墮落，欲以顛當自代，而脫身天外耶？至顛當饒舌，幾殺癡郎，萬不能已而偕歸，夫而後以禮制情，安心作室家計耳。若

夫顛當則尤有可異者，於婦娥之未來，則踰垣就之，約之，以嫁娶則託兄辭之。至告之以婦娥之言，則又深然之，而切勸之。謂其有所畏于婦娥，固已。顧何以佩囊一摘，既變絕負心郎，而在苒十四年，又忽垢面敝衣而試之，又忽袿衣鮮明而告之，且已止宿其家矣，所云俗累不能從者，何爲示蹤跡以求婦娥者，又何爲豈真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不然，何以向人饒舌，而又舍字全之耶？非顛當，烏得婦娥，背婦娥，烏得顛當，顛當目宗，宗笑不語，意若曰：「縑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矣。既密教爲狎戲，則狐媚之惑，我實啓之，豈捧心效顰，遂足以懲之而使改哉？馬嵬禍作，輪臺悔前，賴夙根之堅深，毋至荒迷，幸免傾覆，不特開端罪己，流弊不生，抑且措耳悟心，當時拔脫。即前此之愛我，親我，不覺媚我，而不致惑我，不忍愚我者，今且化而敬我，畏我，據地自投，歡喜鼓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譁矣。又焉有媚我之人在其中哉？然吾謂仙人，畢竟差聖賢一著，聖賢化人以德，節人以禮，立禁于先事，防患于未然，閑有家而悔亡，假有家而勿恤，毋嘻嘻而失節，自無无妄之災矣。觀其爲人上者，一笑嚙亦不可輕之言，至禍作而鬼神告之以漸，始恍然悟曰：「今而知，抑何見事之晚也！」

■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寺徒侶甚繁，內有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答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攜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可師。請與俱遷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留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最慧，過目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款密，晝同几，夜亦共榻。月

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至天寧寺，遇褚廊下，劈柴碎礎，作火具焉。見陳，忸怩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問，感然曰：「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代籌。」褚感其言，同歸塾，戒陳勿洩，但託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爲癡，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反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其喪殮若子焉。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往泣下。褚不忍絕，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內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歛金助裝，褚惟灑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於家。未幾，入邑庠，卽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代請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曳之，身欲踣，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攜宿於其家。家無婦女，卽館客於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肆梅亭，喧啾不得入。過水關，則老柳之下，橫一畫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顧僮曰：「梅花館，近肴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蓋句欄李遏雲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一飲其家，故識之。相見，略致溫涼，姬咸有憂容。劉命之歌，爲歌蒿里，陳不悅曰：「主客卽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強顏爲笑，乃歌豔曲。陳喜，捉腕曰：「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並忘之。」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開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鬢，強解綠蛾開笑靨，頻將紅袖拭香頰，小心猶恐被人猜。」陳反復數四，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詠甚多，卽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劉曰：「闈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卽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間，諸生已入。細審之，卻非褚生。方自驚疑，客遽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懼矣！」共扶曳之，轉覺仆者非他，卽己也。卽起，見諸生在旁，恍惚若夢，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以因循於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

附君體以代捉刀。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薄，慳吝之骨，誥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以僕有父子之分，繫念當不能置。表兄爲冥司典籍，求白地府主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李姬，將以問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爲魂，作者爲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爲餞，搖手曰：「勿須，君若不忘舊好，放榜後勿憚修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於門，褚方依依，其人以手按其頂，隨手而扁，掬入壘，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呂妻斷育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見兒，便謂「掌中當有文曰「褚」」。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其相嘆異。陳厚貽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已入泮矣。

異史氏曰：「呂老教門人，而不知卽自教其子，嗚呼！作善於人，而降祥於己，一間也哉！褚生者，未以身報師，而先以魂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霍女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兒女婚嫁，坐無賓，廚無肉，然佻達喜漁色，色所在，充費不惜。每夜逾垣過村，從蕩婦眠。一夜，遇少婦獨行，知爲亡者，強脅之，引與俱歸。獨之美絕，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旣加收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留與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臚必燕窩，或雞心，魚肚，白作羹湯，始能饜飽。朱無奈，竭力奉之。又善病，自言日須參湯一盃。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若失，遂以爲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卽厭其故。如是月餘，因用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但求復去。朱懼，又委曲順承之。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爲戲。戲時，朱設筵簾外，抱兒坐觀之。女以無客，數相誚罵，朱亦不甚分解。

居二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貶，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不得已，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啓後閣亡去。朱悵招若失，徧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爲人，何素貌之。又悅女美，遂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朱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爲意。朱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都不分曉，置不理。朱貨產行賂，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亦非采禮媒定者，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坐客顧生，獨云不可，謂：「收納遁逃，已干國紀。况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卽千金之家，何能久也？」何大悟，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者，故貧士，無偶。女叩扉入，自言所來。黃懷刑自愛，豔麗忽投，驚懼不知所爲，乃固卻之。女不去，應對間，嬌婉無那。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早起，躬操家苦，劬勞過舊室。黃爲人，蘊藉瀟灑，工於內媚，因恨相得晚，止恐風聲露洩，爲歡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終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寧，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舛？」曰：「曩漫言之，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於此。妾家亦頗裕，君竭費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賃輿同去。至揚州境，泊舟江際。女適凭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豔，反舟綴之，而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甚貧，今有一療貧之方，不知能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爲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耄，有能以千金相贈者，便嚮妾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此計何如也？」黃失色，不知何因。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千金買妾者？其戲言於外，以覘其有無。賣不賣，固自在君耳！」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手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命。」卽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郎，卽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也。」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卽往署券，不去固自在我耳！」黃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遂以貧故，遽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則見女從榜人婦，從船

尾已登商舟。遙願作別，並無悽戀。黃驚魂離舍，嗔不能言。俄，商舟解纜，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瞬息達鎮江。運贖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適歸。望江水之滔滔，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間，忽聞嬌聲呼黃，愕然四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於客者則破之，於邪者則誑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借囊充物，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爲？」乃僱役荷裝，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逕入。俄而翁媪夫婦，紛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參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拌四枚，方几已滿。蟹羹鵝魚，皆齏切爲箇。少年以巨椀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俾夫婦同處。衾枕滑爽，而牀則以熟革代棕藤焉。日有婢媪，饋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至，黃獨居，頗覺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謂黃曰：「今爲君謀，請買一人爲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僞爲妾也。兄者，使父與論昏，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爲娶之。新婦小名阿美，亦頗婉妙，女嫂呼之。黃踟躕不自安，而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食飲，亦甚隆備。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媪，一兩言輒退。姊妹在房，惟相視一笑，即留連久坐，亦不款曲。黃見翁，亦如之。偶值諸郎聚語，黃至，即都寂然。黃疑悶莫可告語，阿美覺之，詰曰：「君既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致對，吃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聞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媵者。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失守，莫知籌計，惟長跪而前，一一聽命。美收涕挽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子身自去耳。」女曰：「旣嫁復歸，於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歸，問彼旣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坐，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

率虎口銜額，鼻耳悉具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僞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卽南海人還，折證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攜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之，如他適者，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翁媪，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淒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馳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適，胡再不謀？遺夫人去二三年，誰復能相待也？」言次，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逕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與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一家懼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賞營業，頗稱富有。阿美懸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反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戶已扃，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因猜爲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揚州界，休於旅店，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言：「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爲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去買書讀。」兒問其誰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無棺木，當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聲與人語，窺之，則故主母簾外微咳，將有咨白。女推兒榻上，恍惚已杳，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鎮江歸，語黃，又出所贈，黃感歎不已，及詢朱，則死裁三日，露尸未葬，厚恤之。

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爲貞。然爲吝者破其慳，爲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只是吝則破之，邪則誑之兩語，爲一篇主腦，而敍次描摹，皆極精緻。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歎悼不已。僧在側曰：「今如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既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貲實非所願，毋得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牆間，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殿扁雙扉，僧不肯開，託以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縊梁下，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假佛營私，持刀惡募，將軍何由而至？女子奚自而來？菩薩化身，真有不可稱量，不可思議者。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囊隨行，但聞號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綫，始見彭犬臥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爲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而鼓，婆娑作態，名「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

自爲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擗如雷，逢逢聒人耳。吻婦鬪翁，雜鼓聲不甚辨了。既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扶持，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不得聞，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爇燭，偃僂問休咎。視尊中，盎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色，察臆喜。肅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誑者，神已知，便指：「某媻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誑者自顧，鑿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女婦，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聲僞，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入去。一家媪媳姊姊，森森縮縮，雁行立，無歧念，無懈骨。典與如尙書古文，瑰異如冬官考工，反復讀之，美不勝收，只是不忍釋手。

鐵布衫法

沙回子，得鐵布衫大方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拗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卽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處，穴如錢。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逮諸商鞠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人命訟者。乃釋。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藉地飲。見李至，謹然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其杯盤，類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澆。忽逕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菴，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漉浮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僞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僞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爲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論語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所因非人，識者鄙之。况已受其僞職，所謂策名委贄，貳乃辟也。覺大勢既去，然後以兵乘其僞帥而縛之，於國爲叛民，於逆爲叛將，沸油澆足，可以警世之立脚不穩者。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投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

自爲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過如雷，逢逢聒人耳。叻婦聞翁，雜鼓聲不甚辨了。既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失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不得聞，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其爇燭，偃僕問休咎，視尊中，盎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色，察臍喜。肅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指：「某媻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誹者自顧，瑩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女婦，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聲兇儻，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入去。一家媪媳姊姊，森森縮縮，雁行立，無歧念，無懈骨。典與如，尙書古文，瑰異如冬官考工，反復讀之，美不勝收，只是不忍釋手。

鐵布衫法

沙回子，得鐵布衫大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拗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擄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卽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處，穴如錢。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逮諸商鞫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人命訟者。乃釋。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藉地飲。見李至，譖然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其杯盤，類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澆。忽逕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菴，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溹，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僞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僞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爲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論語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所因非人，識者鄙之。况已受其僞職，所謂策名委贄，貳乃辟也。覺大勢既去，然後以兵乘其僞帥而縛之，於國爲叛民，於逆爲叛將，沸油澆足，可以警世之立脚不穩者。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投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

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遊寺中，白服裙帽，望之魄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曠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坐，更不撓搥。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答云：「非也。鴛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闕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成文，徒事謾罵，何以爲人？」王力爲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般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作，起而曰：「其爲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款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沈深於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尙有冀倖得之心，卽此已落下乘。」遂取閱過者，一一銓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爲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減。一日，以窗藝示宋。宋見諸友圈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閱，復請之。答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營，生踟躕汗流，不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曰：「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樸訥，覲然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偷楚何敢乃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規之，宋深感佩。旣而場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屢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旣語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其疑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

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焚試之。僧再嗅之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僧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也？』生託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忽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鬪，再焚則作惡矣。』生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憤曰：『剗我盲瞳去。』生焚之，每入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勝脫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宏；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踈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岸。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鑿，可以發用。』卽示之處。王謝曰：『昔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慙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鑄款，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爲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已去積數月，數誓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尙無言，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解之。宋曰：『僕爲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

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遊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徃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飄蓬，幸相知愛，故極力爲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劫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卽俾轉輸。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倖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尊僮署篆，文運所以顛倒，萬一俸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明日，忻忻而至，曰：「我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喜色，謂可司文。閻羅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又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爾，餘杭生德行何在？」曰：「此卽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卽前日瞽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瞽。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託遊塵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爲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噉，頃刻，設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菌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一相酌祝，可能遂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歸，彌自刻厲，一夜夢宋輿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誤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篤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極道契闊，深自降抑，然鬢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籬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麟，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夭殂，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寡，年約十八九，衣服樸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與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冊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下，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會在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女閒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他宿。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臥人，手探之，知爲女，提而撼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施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扞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與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媪也，凌晨啓戶，女掩入。媪詰之，答云：「若甥遣問阿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留奴暫寄此耳。」媪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舁之而還。坐臥皆從，久益嬖之，納爲小妻。世家論婚，皆勿許，始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略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媪，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病尋卒，臨訣，屬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德惠之。孫惑焉，又娶。

之色果醜，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時遷怒夫婿，數相鬪鬩。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託故之郡，逃婦難也。婦又以遠游咎無病，無病鞠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兒奔與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媪來抱之，強之益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媪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媪，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兒見之，棄水捉襟，嗷嗷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輒涕，一躍遂絕。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卽殺王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涕，請爲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既去，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媪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媪曰：「諾。」無病入室，攜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臺謀趨別業，往依姨。媪慮其織步爲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媪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可復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倚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貲，巫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媪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媪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郡，方憩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言曰：「妾歷千辛，萬苦，與兒逃於楊。」句未終，縱聲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爲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卽刻趣裝，星馳而歸。旣聞兒死，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嫗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頰，頰破，血流披髮，嗶嗶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械禦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爲天下之魁，覲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丐乞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爲之調

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悉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楊近村有楊家疇，疑其是在，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載與俱歸。兒望見父，嗷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尚存，盛氣奔出，將致詈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恚曰：「不知如何酷虐，遂使我兒至此！」乃立離昏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昇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媪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孫益忿，復出歸。王又昇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諱甚。居三四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媪，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媪歸告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妯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廩，妝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馳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閒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邊，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寧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寧不憶之耶？」孫乃焚香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護，欲得其兄弟一言爲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苟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莩者。」

矣！無已再覲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媼，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苦不聞知。既而課工，情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恤，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顛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心中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愛之，婦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殮，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嫱西施，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妒，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痴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隣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隣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詭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鍼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壓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

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侵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聞遂絕。崔母自隣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繫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與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數千積，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詣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剝，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向前，意將用武。母攀籬而呼曰：「嗚！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瞋。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啓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懼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刳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酷，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謂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中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擅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隣有鬪，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

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逢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婦，父子俱蒸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賂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者。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婦孺並殺之，黏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贖。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己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蒸繩，散挂諸荆棘，即返。勿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傲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墊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噉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全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給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之。一賊陪，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從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懼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從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

設敵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近，遙聞馬嘶暗窺之，賊果大至，繼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礮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繫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鎗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鞠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剷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慷慨，蓋鮮儂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者，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撞飛入，翦禽獸於深閭，斷路夾攻，蕩么糜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效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事妙文妙，吾於崔也，敬其孝，於李也，愛其謀，反復讀之，有推倒智勇之概。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居，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張。蓋安期不與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兩至。欲至島者，須先自白，如以爲可，則一航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一二日，國王召見入朝，見一人，佩劍冠樓笠，坐殿上。年三十許，儀容修潔。問之，卽小張也。劉因自述嚮往之意。小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微風習習，如駕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既至，則氣溫煦，山花徧巖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者，觀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坐者

起逆客，相爲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壁上有鐵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卽溢射，以瓊承之，滿。復塞之，既而拓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不飲，更顧僮，示之。僮取錢去，呬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返，則芳烈蒸騰，如初出於鼎，竊異之。問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以卻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爲者。」劉興辭小張，仍送歸。既至朝鮮，備述其異。國王歎曰：「惜未飲其冷者，是先天玉液，一錢可延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裹，囑：「近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蛟宮龍族，歷歷在目。方疑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洶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懼，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薛慰娘

豐玉桂，聊城儒士也，貧無生業。崇正間，歲大稔，子然遠適，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憊，因傍冢臥。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草草，室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滌柏枝湯，以陶器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旣已，乃曰：「洪都李姓，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卽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義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卽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尙少良配。惠以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叟曰：「君但住此村中，相持月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生恐其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卽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卽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且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爲君。慰娘孤而無依，相託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卽捉臂送生，拱手闔扉而去。生忽似夢覺，則身臥冢邊，日已將午。漸次起，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旁已經日矣。頓悟，叟卽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諾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道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

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賈，死於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諮。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葬處，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遭，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誤發他家，生遂以所臥處示之。叔向命舁材於側，始發，冢開，則見女尸。服妝脂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誤，駭極，莫知所爲。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旁冢，冀父復活。既發，則腐革猶存，而撫之僵硬，悲哀不已。裝入材，清醮七日。女亦續經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錠，曾分一爲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采綫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候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將媪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故將爲扁舟詣廣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媪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搜毒食中，女嫗皆迷，推媪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仕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爲禮，遂撻楚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本末，女大泣。一夜，宿於沂，自縊死，乃瘞諸亂冢中。女至暮，爲羣鬼所陵，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不合死，當爲擇一快婿。」一日，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託，待汝三兄至，爲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兄將來矣。」蓋卽發墓之日也。女於喪次，爲叔向頌述之。叔向歎息良久，卽以慰娘爲妹，俾從李姓，略買衣妝，遣歸。生曰：「資斧無多，不能爲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如何？」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爲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值六百元，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馮早至，女適亦自別院入省，母突

見之，絕似當年操舟人。馮亦似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廳前踉蹌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卻，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挽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反。』使僕一坐待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扳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突出，抱持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即寅侯也。仲道雖於街頭屢遇之，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其喜爲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蹤。蓋自失女後，妻以悲傷而死，饑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次日往探，則馮舉家遁去。始知殺媪賣女，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賃居宅。賣女之貲，亦灑盡矣。慰娘得所，即亦不甚讎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何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但歸赴歲試，深以爲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媪爲己死，思有以報其子。媪夫姓殷氏，一子名富，善博，貧無立錐，日以賭局爲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之道其所殺姓名，蓋即馮某也。駭歎久之，因爲道破。富始知馮即殺母之讎，益喜。遂備爲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壻，壻爲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相，明季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相受庶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筮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良相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足。降縣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驪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窺之，則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簫者，年

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聽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句，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昨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葦炬燎而進之。良相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固止之。因訊邦族，良相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盧十兄與公同鄉。」盧目視良相，殊儂蹇不甚爲禮。良相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恆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般，以相逢爲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倡曰：「三加么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年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俚典，勿以爲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公子喜相逢。」良相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良相與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相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良相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相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良相灑涕，與衆拱別。至舟中，夜不寢，頓念盧情詞，似皆有因，不能待旦，味爽而往，則舍宇全空，益駭。因遵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恍然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溺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墓在焉。隨發家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

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王桂菴

王樺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鄰舟有榜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韻絕。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朝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爲己者，略舉首以斜睇之，俛首繡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遙投之，墮襟上。女拍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金落岸邊，王拾歸。已又以金劍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見劍研詰，心甚急。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榜人解纜，順流逕去。王心情悵惘，癡坐凝思。時王方娶而喪其偶，悔不卽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姓，乃返舟急追之。目力旣窮，杳不知其何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繫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熟，而彘舟殊渺。居半年，費罄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疎竹爲籬，意是亭園，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色光潔，又入，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窗，探身一窺，則櫺架當窗，胃畫裙其上。知爲女子閨闈，愕然欲退，而內已覺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爲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祕之。恐與人言，破此佳夢。後年餘，再適鎮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誤入小村，道途景色，髣髴平生所歷。一門內，馬纓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逕入。種種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旣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扇自障，叱問：『何處男子？』王逡巡間，猶疑是夢。女見步履漸近，闐然扃戶。王曰：『卿不憶擲劍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扉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旣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

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姑退。情冰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遙呼：「王郎！妾芸娘，姓孟氏，父字江籬。」王諾，記而出。罷筵早返，謁江籬。翁逆入，設坐籬下。王自道家閥，即致來意，兼納百金爲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諾，不敢爲誑。」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不知其信否。當夜輾轉，無人可以媒之。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妻榜人女爲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爲媒，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籬固貧，素不以操舟爲業，得毋誤乎？」乃遣子大郎詣孟。孟曰：「僕雖空置，非賣婚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爲利動，故不敢附爲婚姻。既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好門戶，輒便拗卻，不得不與商榷，免他日怨遠婚也。」遂起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王乃盛備禽妝，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云：「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來物，頗不貴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賞動人，初聞音聲，知爲風雅士，又疑爲儂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憐才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問：「何事？」王正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祕。實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莊其詞以實之。芸娘色驟變，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躡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鬧，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慟交集。又恐翁來視女，無詞可對。有姊婿宦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途中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嫗弄兒，廩間兒睹王入，即求緩抱。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兒付嫗，下堂趣裝。兒涕曰：「阿爹去矣！」嫗恥之，呵之不止，強抱而去。正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詫異間，芸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

之。王乃知爲己子，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矢日自白。芸娘始反怒爲悲，相向涕零。先是第主莫翁，六旬無子，攜媪往朝南海，歸途泊江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救終夜，始漸蘇。翁媪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爲己女，攜之而歸。居數月，欲爲擇婿，女不可。踰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歲也。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媪，遂爲岳壻。居數日，始舉家歸。至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見，始共懽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文天矯變化，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然以法求之，只是一「蓄字訣」。前於葛巾傳，論文之貴用轉字訣矣。「蓄字訣」與轉筆相類，而實不同。愈蓄，則文勢愈緊，愈伸，愈矯，愈陡，愈捷，蓋轉以句法言之，蓄則統篇法言也。朗吟詩，而女似解其爲己，且斜瞬之，此爲一伸。拾金而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爲一縮。覆蔽金釧，又伸。解纜徑去，又縮。沿江細訪，並無音耗，又再縮。復南而曩舟殊渺，半年，費罄而歸，又再縮。至于合歡有兆，佳夢初成，明探蕉窗，已呈粉黛，相逢在此，老父何來，此借夢中，而又作一伸，又作一縮。重遊京口，再至江村，馬纓之樹依然，舟中之人宛在，妖夢可踐，金釧猶存，至告以妾名，示以父字，極力一伸矣。乃訊之甚確，絕之益深，來時一團高興，不啻冷水澆面，又極力一縮。倩冰矣，委禽矣，孟不以利動爲嫌，女不以遠婚爲卻，計已遂矣，禮已成矣。至此有風利不得泊之勢，疑其一往無餘矣。此則伸之又伸，試掩卷思之，欲再爲縮住，真有計窮力竭，莫可如何者。乃展卷讀之，平江恬靜之際，復起驚濤遠山，迤邐而來，突成絕壁，積數載之「相思」，成三日之「好合」。一句戲言，猶未了，滿江星點共含悲。此一縮，出人意表，力量極大，極厚。往下看去，又生出一番景象，有如古句所云：「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至大收煞處，猶不肯遽使芸娘出見，而以寄生認父，故作疑陣出之。解此一訣，爲文可免平庸直率，生硬軟弱之病。

附寄生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豔絕倫。王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為嫌，卻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聞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婿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與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媒媪于氏，微示之。媪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媪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媪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媪笑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癡乎？」王孫欲歔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媪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媪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媪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沈痾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卻非閨秀，着松黃袍，細褶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首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遵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得真，託鄰媪素識張氏者，僞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媪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婀娜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爹娘負氣耳。」媪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為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媪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可者，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媪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媪歸復命，一如媒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

敢以人言爲信。過數日，漸瘳，祕招于媼來，謀一親見。五可媼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媼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向有小恙，日令婢輩相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娘行緩澀，委曲可盡，略。」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即令繫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坐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覘盡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顫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妯娌要盟，乃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誤。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雞骨支牀，較前又甚。媼忽至，驚曰：「何嬾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癖公子前日人趁汝來，而故卻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尙可爲力，早與老身謀者，即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媼命函啓遣伴，約次日候於張所。桂菴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尙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郤聘，閨秀頗不釋。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敢言。婢窺其意，隙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對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頑巾誠，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爲媵，女俛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瘳。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完姻，僞欲歸寧。昧且使人求僕與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邇，即以所備親迎與馬，先迎二娘。既至，則妝女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到門，以氈貼地而去。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播。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來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亦拜訖。二媼扶女，逕坐青廡，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爲。時漸濱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張怒，欲遂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

桂菴終不敢從，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間，蹀躞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期，同會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間言。衣履易着，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卻于媼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既見妾，亦略靳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得一覲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爲過舍門時，豈不知耽耽者在內也。夢中業相要，何尙未之信也？」王孫驚曰：「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妄。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子遂幾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能生離魂之子哉？」此幅以情種二字爲根，離魂二字爲線。事固離奇變幻，疑鬼疑神，文亦詭譎縱橫，若離若卽。反復展玩，有如山陰道上行，令人應接不暇，及求其運筆之妙，又如海上三神山，令人可望而不可卽。

褚遂良

長山邑民趙某，稅屋大姓之家，病癥結，又素孤貧，難自給，奄就危殆。一日，力疾就涼，移臥簷下。既醒，見絕代麗人坐身傍，因便詰問。女答曰：「我特來爲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忽垂斃，有婦欲何爲？」女自謂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且苦無貲可買藥餌。」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癢塊隱隱作解拆聲。又少時，欲登廁，急起走數武，解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快爽，返臥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所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

遂良，曾有恩於姜家，每銘心，欲一報之。日相尋覓，今始能得，夙願可酬矣！某自斷形穢，又慮茅屋竈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莖無席，竈冷無烟，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卽鄉能甘之，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養妻？』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氈席衾褥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清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歡飲，日暮，與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卽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無所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加諂讒，卽以手推其首，首過樞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其哀免，乃曳出之。積年餘，造詣者益煩，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罪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兔躍入，女起曰：『春藥翁來見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遙去。女命趙取梯，趙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便倚其上，梯更高於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曰：『親賓有願從者，當卽移步！』衆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諸其後。上上益高，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板耳。牽入其室，灰壁敗竈依然，他無一物，猶意僮返追問，竟終杳然。

公孫夏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賞，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族，趨出迎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尹，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費薄，不敢有奢願。客請效力，俾出半賞，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客曰：『督撫皆某最契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真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訝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終躊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君壽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尙可致冥貴。』卽起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缺，命出藏鏹，市楮錠萬緡。

郡中是物爲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賫交兌，客卽導至部署。見貴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貴官略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乃取文憑，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耀，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美妾。區畫方已，真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得甚。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間，見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狸。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世所模肖者。而神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於馬上問：「此何官？」從者答：「真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某聞之，灑然毛悚，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使隨馬蹤行。道旁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授某，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僧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綰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臂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尙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牀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殷痛。蓋瞑然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爲真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麗妝，妝竟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椎胸，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瘡大劇。半年，始起。每自曰：「官賞盡耗，而橫被冥刑，此尙可忍。但愛妾不知昇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異史氏曰：「嗟乎！市僧固不足南面哉！冥中既有線索，恐夫子馬蹤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事，與此頗類，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覲受主知，再起總制荆楚，行李蕭然，惟四五人從之，衣履皆敝陋。途中人，皆不知爲貴官也。適有新令赴任，道與相值，駝車二十餘乘，前驅數十騎，騶從以百計。先生亦不知其何官，時先之時後之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馬者怒其掬，輒訶卻之，先生亦不顧瞻，亡何至一

更鎮，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則一國學生，加納，赴任湖南者也。乃遣一介召使來，令聞呼，駭疑。及詰官閥，始知爲先生，悚懼無以爲地，冠帶匍伏而前。先生問曰：「汝卽某縣縣尹耶？」答曰：「然！」先生曰：「蕞爾一邑，何能養如許騶從？履任，則一方塗炭矣！不可使殃民社。可卽旋歸，勿前矣！」令叩首曰：「下官尙有文憑。」先生卽令取憑，審驗已，曰：「此亦細事，代若繳之可耳！」令伏拜而出。歸途不知何以爲情，而先生行矣。世有未蒞任而已受考成者，實所創聞，蓋先生奇人，故有此快事耳！」

市僧而謀縣尹，不自知其非分也。以太守動之，不言德薄才薄，但言貲薄，推其心，幾不知名器之重，只要有錢，皆可以惟我所欲而已。至僅出半貲，居然五馬，倚孔方之力，遂破原籍之例，冥中有此真銅臭，世界陰霾地獄矣。貴官出身何途，而殿上巍巍，能作清廉謹慎勉人之語，鬼臉欺人，是其長矣。特賣爵事發，綰鎖後，罪不可逃，而任所取盈之約，亦歸烏有，應自悔當日未曾告白曰：「求現不賒。」

紉鍼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爲業。妻夏，歸寧而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流中保貸富室黃氏，金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槌中顛，喪貲，幸不死。至家，黃責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以準之。黃窺其女，紉鍼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責告之。如其肯，可折債外，仍以女金壓券。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胄，彼以執鞭發蹟，何敢遂媵吾女？且紉鍼固有婿耳，汝烏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卯，於襁褓中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遂絕。以是故，紉鍼十五，尙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爲計。妻曰：「不得已，其妄謀諸兩弟。」蓋妻范氏，其祖曾任京秩，兩孫田產尙多也。次日，妻攜女歸，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淚，並無一詞爲之處設。范乃號啼而歸，適逢夏詰，且

述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竭力。」范未遑謝，女亦哭伏在地，益惋惜之，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百爲約。別後百計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語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實告之，又訂以次日抵暮，假金至，合裹並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睨之，見一人臂懸短刀，狀貌凶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僞爲睡者。盜近箱，意將發，扁回顧夏枕邊有藥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已乃入腰囊，不復怯，篋而去。夏乃起呼，家中惟一小婢，隔牆告鄰，鄰人集而盜已遠矣。夏乃對燭啜泣，亡何，婢睡去，夏引帶自經於樺，婢覺，天已大曙，始呼人解其懸，四肢已冰。虞知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而已。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既葬，紉鐵潛出，哭於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起，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不知其誰，夏審視始解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於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夫言，卽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字云：「偷范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死者卽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拘其婦，械鞠之，則范以夏氏之措金贖女，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乃狎婦搜賊，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夏益喜，全金悉付范，俾償債主。葬女三日，夜大雷以風，墳復破，女亦頓蘇，不奔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也，我紉鐵耳。」夏駭爲鬼，呼鄰媪共詰之，知其更生，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捐金爲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未諾，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從女意，卽以屬夏。范去，夏強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憐人，頗以爲懼。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病幾殆，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

不食，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瘠，始解顏爲笑。夏愈，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紉鍼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人，以爲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於門，夫妻爲之簡對。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卻之，爲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於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逕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託作賈蹟，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資本，漸漬習洽，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方受馮氏婿書，聞王言，頗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拂然曰：「債主吾讎也，以我事讎，但有一死。」王無顏，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投狀邑宰，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將惟女願之從。黃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赴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轉詰之，蓋孝廉傅姓，即阿卯也。入閩籍，十八已鄉捷矣，猶以前約未婚，蓋母囑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婚來千里，患無實實，傅篋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真，乃共喜。是日當覆審，傅投刺謁邑宰，其案始消，涓吉約期乃去。禮闈後，市幣帛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自閩中還，蓋傅又捷南宮矣。復入都，親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傅亦以廬墓在，遂獨返，遷父柩，載母俱歸，後數年，虞卒。子裁七八歲，女撫之，過於其弟，使讀書，早入邑庠，家稱素封，皆傅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彈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陣舞也。轟轟屢擊，皆爲一人，焉知紉鍼非龍女譎降者耶？」

桓侯

荊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渡便，馬驚草路側。有細草一叢，蒙茸可愛，初放黃花，豔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內諸懷，超乘復行。馬驚馳絕，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沓，並不知是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爲捉銜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曰：「此屬何地？」曰：「閩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韉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頂，見半山中屋宇重疊，雜以屏幔，遙瞻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楛，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坐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歲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區之意。植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即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頃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乃願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即命僮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坐者爲劉子暈。同行二三里，越嶺，卽睹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神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與駭異。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卻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賓，行至矣。」蓋卽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

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內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卽撲被共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并荷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逕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費送歸。馬一日約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其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門，齒露於外，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御向後，力猛肘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喙，雙齒並墮，血下如涌。衆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粉蝶

陽曰：且瓊州士人，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愈狂，冥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亘。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籬，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遂入。遙聞琴聲，步稍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飄灑豔麗，賭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卽卿家眷屬。』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沈痼，一步履，須人耳！』實不知姑係何房？望

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遼闊，音問梗塞久矣！歸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嶼姓晏，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爲怪。晏即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晏乃撫絃，捻柱，十娘自內出，晏曰：「來來，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卽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未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卽按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巖騰，靜會之，身似在舟中，爲颶風之所擺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句剔之勢，使陽傲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然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娘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晏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爲吾姪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揣惴恐，見譴逐，俄與十娘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爲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晏教以天女謠降之曲。指法拗折，習三日，始能成聲。晏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兩曲，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卽不難，故舟尚在，當助爾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卻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機，十

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爲繫繫。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即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淒然，方欲拜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糧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唯忍盡。即啗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即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家，細審之，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沈河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泣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晏氏，年十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疾自殂，葬已三十餘年。聞且言，其疑未死，出其裙，則猶在家所素著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且初聘吳氏女，未娶。且數年不返，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豔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婿，遂媒定之，涓吉成禮。既入門，光豔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彼逐時，即降生之辰也。每爲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錦瑟

沂水王生，少孤，家清貧，然丰標修潔，灑然裙屐少年。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爲起屋治產。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驕倨，常庸奴其夫，自享饜饌，生至則脫粟瓢飲，折穉爲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腓，熟就噉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恚，問死期，即授索爲自經之具。生忿投羹，碗敗，婦頽，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忽見土崖間，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睹生急返，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覘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樂，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

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生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蜂。生曰：「諾。」遂坐以待夕。居亡何，星宿已繁，崖間忽成高第，靜敞雙扉，生拾級而入。纔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卽鬼神示以死所，遂躡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浮不沈。洎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夏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齧衣敗襪，撲石以投。犬稍卻，又有羣犬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郎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啓後門，黯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窗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歸己家也。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嫗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入。婦帕裹傷處，下牀笑迎曰：「夫妻年餘狎誼，顧不識耶？我知罪矣。君受虛誚，我被實傷，怒亦可以稍解。」乃於牀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唯君命可乎？」生不語，拋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猶遙望之。生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生曰：「我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需人。我願服役，實不以有生爲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黜耳，劓鼻，敲別徑趾，君能之否乎？」答云：「能之。」又入後門，生問曰：「諸役何也？」適云：「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鬼以千計，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見一門，署給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燻人。園中鬼見燈羣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藉，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卽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祕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污。婢諾，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妾入灶之。飼狗之役較輕，管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燭四懸，有女近後坐，乃二十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卽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飼犬，可使居西堂，主簿籍。」生喜伏謝。女曰：「汝似樸誠，可敬乃事。如

有舛錯，罪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壁清潔，喜甚。謝婢，始問娘子官閥。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旦夕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衾褥來置牀上。生喜得所，黎旦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參謁，餽酒送脯甚多。生引嫌，悉卻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謹廉，特賜儒巾鮮衣。凡有齋資，皆遣春燕。婢頗風格，既熟，頻以眉目送情。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僞作駭鈍。積二年餘，賞給倍於常廩，而生謹抑如故。一夜方寢，聞內第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則羣盜充庭，斷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塗面束腰，雜盜中呼曰：「勿驚醉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諸舍羣盜，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爲所獲，潛入第後，獨覓之。遇一伏嫗，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矣。生亦過牆，見主婢伏於暗陬，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復能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歛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銜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脆然有聲。臂斷落地，虎亦逕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衿裹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爲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媪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己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隅坐。女舉爵，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界我之於鍾建，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爲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臺命坐曰：「我千里來，爲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瑤臺遽命酒，使兩人易裘。生固辭，瑤臺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劫，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圓成委曲，以謀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既醉歸寢，歡戀臻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卽歸。君幹理家

事畢，妾當自至。」以馬授生，啓扉令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篋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亘，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恆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媼媼驚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簷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託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竊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即遺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苦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歡。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履登牀，妾始出入房，則生臥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妾室。一夜，妾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牀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婢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忽墮產，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爲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無復爾業多，則割愛難也！」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反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攜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攜老僕夜去，亦不返。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上下古今，此理不易。孔子三陳九卦，皆爲憂患之辭。商書三風十愆，可爲安樂之鑒，晏安耽毒，懷安必敗，古訓爲昭。即使遭逢不偶，當知疾疾所在，皆天之玉汝於成也。操心危，慮患深，德成而境遇不足言矣。况盈虛消息，天道之常，從未見有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人，而不降大任者。即不然，只此求生於安樂，而適以速死，求死于憂患，而轉以得生。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是亦不可以思乎？願後之覽者，亦有感于斯文。

房文淑

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備爲造齒籍者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饜廟中。黎旦，有少婦叩門而入，藍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早。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拜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椽，尙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託言攜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爲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字文淑，並無親屬。恆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喜，既別女，卽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其謀果遂。約歲前卽攜家至。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懽。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述逃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竟生。女曰：「僞配終難作真，妾方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爲？」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爲人作乳媪呱呱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家門未啓，而女以杵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託之歸寧而已。初，鄧離家，與妻婁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婁更以三年爲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旣暮，往扃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綳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婁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人，喜與共榻。因弄其兒，兒白如瓠，歎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卽嗣爲姊後，如何？」婁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卽忍之，妾亦無乳，焉能活之？」女曰：「此卽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卽以奉贈。」遂出一囊，置窗前。婁漫應之，未遽怪也。旣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

已啓關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飢。妻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渾流，遂哺兒。積年餘，兒漸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妻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述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妻懷。女曰：「孺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妻以爲真，顏作頰。女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爲兒也。別後慮無象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乃出金授妻。妻恐其過此以往，索兒有詞，堅卻不受。女置牀上，出門逕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呼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金小，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睹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竟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卽夜到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益共欣慰。冀女猶至，而終渺矣。

■家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蹟罕及。有道士棲其中。或言內多大蛇，故遊人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無所歸宿。遙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爲兒輩所見。」卽命坐，具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縱。客大懼。道士以掌擊其額，訶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蛇涎移時，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懼，搖戰。道士曰：「此平時所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啖咽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臥處，半遶梁間，壁土搖落有聲。客益懼，終夜不寐。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牆上階下，大如盎瓊者，行臥不絕。見一人生人，皆有噬狀。客懼，依道士肘腋而行。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寺僧且晚餐，湯甚美，而段段皆圓，類雞項。疑問寺僧，殺鷄幾何，遂得多。

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蟻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遙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怪？」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殿座下有巨井，井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曰：「昔蛇出爲患，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焉。」

狂生

劉學師言：「濟寧有狂生某，善飲，家無擔石，而得錢輒沽，殊不以厄窮爲意。值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留與飲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爲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爲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衙，持刺登堂。刺史覽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寧不聞滅門令尹耶？」生拂袖竟下，大聲曰：「生員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訪其家居，則並無田宅，惟攜妻在城堞上住。刺史聞而釋之，但逐不令居城堞。朋友憐其狂，爲買數尺地，購斗室焉。入而居之，歎曰：「今而後畏令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劫人於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於無門可滅，而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亦品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有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

振三字甚真。衆謂：「孫必振汝有犯天譴，請自爲一舟，勿相累。」孫尙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視，則前舟覆矣。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念：「張氏何人？既云不良，何反庇護？」既而雹止，賈行人村訪之，果有其人。因告所見，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每春間，貧民皆就貸焉。債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概取盈，故鄉人名之不量。衆趨田中，見稟穗摧折如麻，獨張氏田無恙。

附吳寶崖曠園雜志一則

花塢僧濟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丐者，爲神人救其行雹。避雹者，聞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天霽，他田偃壞，張田獨無恙。蓋張氏所貸歸者，聽其自入，絕不較，故以不量稱之。其事與南宋蔣自量同。蔣，杭人，長崇仁，次崇義，次崇信。兄弟一德，置公量。乞糶者，皆令自收米，歲歉亦然。人因目爲蔣自量。咸淳三年，詔封三蔣爲廣福侯，至今廟祀鹽橋之上。

紅毛氈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人衆，不聽登岸。紅毛人固請，但賜一氈地足矣。帥思一氈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氈岸上，僅容二人。扯之，容四五人。且扯且登，頃刻氈大畝許，已數百人矣。短刀並發，出於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負尸

聊齋志異 卷下

有樵人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卽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點火照地，似有所尋。近訊之，蓋衆適坐，忽空中墮一人頭，鬚髮蓬鬆，條忽已渺。樵人亦言所見，合之適成一人，而究不解其何來。後有人荷籃而行，或見其中有人頭焉，訝而詰之。反顧始驚，傾諸地上，宛轉而沒。

鞠藥如

鞠藥如，青州人，妻死，棄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強留其衣杖。鞠託閒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冉冉飛出，隨之而去。

盜戶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爲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僞。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僞，反復相許，頗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爲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爲盜，而以爲姦。踰牆行淫者，每不自認姦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

章邱漕糧徭役，以及徵收火耗，小民當數倍於紳衿。故有田者，爭求託焉。雖於國課無傷，而實於官橐有損。邑令鍾，牒請釐弊，得可。初，使自首，旣而奸民以此要上，數十年鬻去之產，皆誣託詭掛，以訟售主。令悉左

祖之，故良儒多喪其產。有李生爲某甲所訟，同赴質審，甲呼之秀才。李厲聲爭辯，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詰左右，共指爲真秀才。令問：「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閣，待爭地後，再作之未晚也！」噫！以盜之名，則爭冒之秀才之名，則爭辭之變異矣哉！有人投匿名狀云：「告狀人原壤爲抗法吞產事，身以年老，不能當差。有負郭田五十畝，於隱公元年，暫掛惡衿，顏淵名下。今功令森嚴，理合自首。詎惡人假不歸，竊爲己有，身往理說，被伊師率惡黨七十二人，毒杖交加，傷殘脛肢。又將身鎖置陋巷，日給簞食瓢飲。因餓幾死，互鄉地證，叩乞革頭嚴究，俾血產歸主，上告。」此可繼柳跖之告夷齊。

偷桃

童時赴郡，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嘈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輿，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唯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卽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體，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憤憤，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

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盤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真偽。忽而繩落地，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墜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拾置笥中而闔之，乃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叩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念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效，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娘子來耶？」一女子曰：「抱哥子，鳴之不睡，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斤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遠迢迢招貓兒來。」旣而聲漸疎，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隘，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聞女子問病，姑九以爲宜得參，六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朮。參酌移時，即聞九姑墮筆硯，無何，折紙戔戔然，拔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旣而投筆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

推籛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即聞三娘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啞，貓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卽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于一集中李一足傳。」

假諸神以售其醫，人有行之者矣。然只索之於「祈禱告召厭咒」之間，愚者被其惑，黠者可以辨其詐也。乃託之於口技，又不沾沾於醫術，而敝寒暄，談瑣事，且其人不一而足，以堅竊聽者之信。然後閒閒問病，切切開方，一似斟酌盡善者。鄉愚何知，有不以爲真神者乎？近又有靈姑者，能於人前請仙問病者，應服何劑，所遇何邪，遊魂何地，卽有從空答之，以服某方可愈，讓何神可瘳，魂在何處可返，言之鑿鑿，不假于昏夜，不假于暗室，當面搗鬼，羣皆敬而信之。細測其聲之所自來，則不在空中，不在口中，而乃在其人之胸以上，喉以下也。斯又口技之流，而更出奇者。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卒。閻王覆勘，乃鬼卒之誤句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暎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驚，

盛氣相向；見二人狂，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形，恐識我者，相驚而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趣裝，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昏厥，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虛，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啓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遠，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訶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賂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酬賭，千金何能滿，無底寶，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攜授之才，以百金在囊，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數日，創劇斃於塗，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答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爲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爲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海公子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與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倡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翺翺，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樹叢中出，粗如巨筍，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臍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裏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樹，樹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爲人，御史行臺接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道旅，兩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筮豈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遊，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貴業，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剗芻，芻束溼，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撤屋

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管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歎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躡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翌日，爲製冠服，表裏溫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伴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即有車徒齎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欲博浮蕩者，優爲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爲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惜，銜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爲作義鼠行。」

此鼠不惟義，其不輕進，不遽退，俟蛇半入穴，而後嚼之。蛇出，即去；蛇入，復來，至蛇吐鼠而後止。嗚呼！亦智矣哉！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皆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沈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廢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覩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已，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卽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傷臥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著衣以竄，裁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縱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響，知其復臥，仍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爲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趨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卽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凌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朦。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實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捲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紛正諱。役告之故，翁乃從往昇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噴水

萊陽宋玉叔先生，爲部曹時，所儼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寸許。周院環走，竦急作鶴狀。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樞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撥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高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探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皆清水。

王漁洋云：「玉叔極襟失恃，事恐屬傳聞之誤。」

山魃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葺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肩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竊謂寺僧失扃。念間風聲漸近，居廡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室。又有轉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睒閃，遠屋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疎疎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四壁。公懼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可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砍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稍縮。鬼攫得衾，猝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狀大駭。扶曳登牀，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啓扉檢照，見有爪痕如箕，五指著處皆穿。旣明，不敢復留，負衾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凡久曠之宅，恆爲狐鬼所居，余于辛巳典試楚南歸，道經鄂垣，館于貢院，距楚北閣事竣日，已再旬矣。是

夜陰雲布合，冬雨淒淒，夜半時，聞後山啞啞聲若鬼車者然，唱和相隨。只一牆之隔，乃起挑燈啓戶，咳唾而示之，遂闕然返。蓋早知有人則自退矣。

收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菽熟，刈堆曬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還守，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菟，咋咋作響。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髻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翻身暴起，狼刺之。鬼鳴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衆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翌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登倉，禾藁雜還，翁命收積爲垛，親登而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翁，翁仆齧其額而去。其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攜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醉地祝曰：「河中溺鬼得飲。」以爲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一獲不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爲君駭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爲常耳。」許曰：「方共一息，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爲情。」詢其姓氏，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

已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爲許駭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益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沈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馭，以報爵奠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親暱久，不復恐怖，因亦款款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感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停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灑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觀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沈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莫，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夜聚首，且不言別。」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果感天帝，今授爲招遠縣。鄔鎮土地，來朝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爲神，足慰人心。但入神路隔，卽不憚修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歸，卽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卽有其地，恐士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鄔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毋客姓爲許？」許曰：「然何知？」又曰：「得毋客邑爲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有丈夫抱子，息女窺門，雜還而來，環如牆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卽來，可助以資斧。』」祇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贖物，僅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紙錢。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并。但在微職，不便會面。咫尺山河，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尙當走送。」居

數日許欲歸，衆留慰懇。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乃折東抱撲，爭來致臆。不終朝，餽遺盈囊。耆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歛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即章邱石坑莊，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寧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甚貧，有童稚交，任肥秣，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貸騎，始得歸。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繖蓋不張，馬化爲驢，韓始收聲。」念此可爲一笑。」

王漁洋云：「月令乃東郡耿隱之事。」一念之仁，感通上帝，所謂能吃虧者，天必不虧之也。然則利人之死，以求己之生，致人之危，以求己之安，逼人之敗，以求己之成，揚人之惡，以求己之善，甚且假公濟私，吹毛求疵，敗人名節，傾人世家，絕人性命，以求己之功名富貴者，伊古以來，罔不傾覆。前車之鑒，有仁人之心者，當毋忽此。若夫爲國鋤姦，爲民去害，又當鷹鷂逐之，且讎仇視之，不宜爲婦人之仁，亦且自置死生于膜外矣。因溺鬼不忍人死，以代己也，故推論及之。

蛇人

東郡某家，以弄蛇爲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者曰「小青」。小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遑暇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啓筍，小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草，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還。以此故，冀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快快遂行。出數武，聞叢薪錯楚中，窺窣作響，停趾愕顧，則「小青」來也。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

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爲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不雖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
唾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箚中，荷去教之。旋即輒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
名之小青。術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爲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
二三年，長三尺餘，臥則箚爲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潞邑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箚外。
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筵。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爲神龍，箚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
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箚。小青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耶？」乃發箚，小青逕出。因與
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踽踽獨來，竟入箚臥。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
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於兇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
長數尺，圍如盤，輒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
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爲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縱身繞蛇人，如昔弄
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亘重，不勝其遠，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箚。蛇人悟其意，開箚出小青。二青相見，交纏
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汝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
一言，深山不乏食，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青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林木，爲之中分。蛇人竚立
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一物耳，乃戀戀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
數世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讎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電神

王公筠蒼，蒞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至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爲通。公見之，貌修偉，懷中出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待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耶？」公問之曰：「此卽世所傳靈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雨雹，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章邱。」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勅，雹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去，至庭中，忽足下生烟，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裁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邱，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誤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洩鬼使，求覲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未至一處，有一僧扎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爲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脫其危，須是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爲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渺茫，遇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禍，卽冥冥之罰也。可勿懼哉！」

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與先文賁兄爲同年，嘗歷歷言之。一世爲縉紳，行多玷，六十二歲而沒。初見冥王，待以鄉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覩冥王瑗中，茶色清徹，已瑗中濁如膠，暗疑：「迷魂湯得毋此耶？」乘冥王他顧，以瑗就案角瀉之，僞爲盡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羣鬼摔下，罰作馬。卽有厲鬼繫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趨起間，鬼力楚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樞下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壯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體修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逃。主人騎，必覆障泥，緩轡徐徐，猶不甚苦。惟奴僕圍人，不加韉裝，以行，兩蹠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爲犬。意懷喪，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願則身伏竇中，牝犬毚而腓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爲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其規避，而主人又象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股，脫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鞠狀，怒其狂獗，笞之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伏身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飢吞木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一日，臥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爲兩。冥王訝其速至，因匍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爲人，是爲劉公。公生而能言，文章書史，過目輒成誦。辛酉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勝於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爲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爲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將負鹽車，受羈羈，與之爲馬。不然，且將陷便溺，受烹割，與之爲犬。又不然，且將披鱗介，葬鶴鶴，與之爲蛇。」

歌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早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恆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擔石，若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能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扳指力擊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兩，兩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字，黏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人，已有九，并己而十，又觀黏單上，己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劉二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淚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臺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聞人言爲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御人或撻之，或止之，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如籠煙霧，悽惻不自勝。四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冥追，匠人固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己，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黏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己名。始復奔，侈口盆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驀睹己尸，醒然而蘇，覺疲乏躁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歸則僵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恐非真，泔然漸覘之，殊無別異。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爲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瘳。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焉。

宅妖

謝遷之變，官第皆爲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破城，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墀，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皞迪，皞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而滿庭皆哭。公聞，仗劍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閩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仲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知耳！」由此鬼怪遂絕。豈鍛鑊鑊鼓瑜珈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唯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勢正烜赫，聞皆股栗，而鬼且擲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願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爲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姥抱兒至，調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貲治葬具而瘞之，此可爲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九山王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

爲辭。叟曰：「請受之，但無顧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觀其異。越日，村人見與馬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其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跡響。過數日，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事事都草創，起爐作竈，未暇一修客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幸一垂顧。」李從之，則入園中，歛見舍宇華好，蔚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鼎沸於廊下，茶烟裊於廚中。俄頃，行酒薦饌，備極甘旨。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兒女喁喁，簾幕中作笑語聲。家人婢僕，似有數千百口。李心知其狐，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市稍疏，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滿，驟火之。燄互霄漢，如黑靈芝，燔臭灰燼不可近。但聞嗚啼嗚動之聲，嘈雜聒耳。既熄，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間，叟自外來，顏色慘慟，責李曰：「夙無嫌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絕滅？此奇慘之讎，無不報者。」忿然而去，疑其擲礮爲殃。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羣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目觀，名大噪。李召至家，求推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真主也。」李聞大駭，以爲妄，翁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生惑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臥龍自任，請先備甲冑數千具，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臣請爲大王連諸山，深相訂結，使言者謂大王真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應。」李喜，遣翁行，發藏，造兵甲。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威福，加臣三寸舌，諸山無不願執鞭勒，從戲下。」決旬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爲軍師，建大纛，設彩幟，若林，據山立柵，聲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羣寇，大破之。令懼，告急於兗，兗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兵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爲九山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篡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加翁爲護國大將軍，高臥山巢，公然自負，以爲黃袍之加，指日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勦，又得兗報，乃發精兵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漫山谷。九山王大懼，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極無術，登山而望曰：「今而知朝廷之

勢大也。山破被擒，擊戮之。始悟翁即老狐，蓋以族滅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箕踞科頭，何處得殺即殺，亦何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壞無其種者，雖既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爲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明導以族滅之爲，而猶樂聽之。妻子爲戮，又何足云？然人之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旣而疑，又旣而信，迨至身名俱隕，而始知其誤也。大率類此矣。」

新吾呂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視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悶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仁人好生，其言藹如也。佛經：「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可知物雖異類，不當有衆生見存於中，卽不能到得萬物育盡，物性境地，兩不相妨，奚不可者。數畝荒園，百金重直，非陰據也。修客子禮，博主人歡，非惡祟也。兒女喁喁，俾僕諾諾，非劫盜也。卽心知其狐，狐亦何負於汝，乃以禮致非，不怨而仇，陰懷殺心，楚人一炬，方謂一網打盡，無解睡於臥榻之前，豈知奇慘之仇，彼已得請於帝乎？因其殘忍之心，而導以悖逆之舉，山巢高臥，聚族而殲，擊戮之時，不知亦聞嗚啼動噓之聲否？滅人之族，人亦滅其族，然則滅之者狐也，非狐也。

■ 澠水狐

澠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旣去無耗，李囑家人別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關說，何欲更僦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欲久居是，所以遲遲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送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炊烟起而人聲雜矣。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相親。旣歸，遣人饋遺其家，翁犒賜豐隆。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

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久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翁折東報居停之禮，供張飲食，備極奢麗。李益驚，疑其為貴官。翁以交好故，因自言為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縉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翁。翁無不僮僕接見，漸而郡官亦時還往。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令又託主人先容，翁辭李，詰其故。翁移席近客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糴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為伍。」李乃託詞告令，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也。令信之，而罷。此康熙十一年事。未幾，秦罹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一物，龐然也，一怒則蹶，跌嗥嘶，眼大於盂，氣粗如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倘執束芻而誘之，則帖耳戢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糴而亦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為戒，而求齒於狐，則德自進矣。」

此狐與彼狐之事同，此李與彼李之心異。彼則心知其狐，而陰害之。此則自言為狐，而益親之。然則居停主人，亦不可不擇，前狐之受奇慘禍，亦其無知人之明耳。觀此狐之所以處大令者，可以見矣。

陝右某公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為女人，中年而死。死後見冥王判事，鼎鑪油鑊，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羊犬牛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豬，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問冥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曰：「是會拯一人死。」王檢籍覆視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襯其毛革，革已黏體，不可復動。兩鬼捉臂按胸，力拔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片斷裂，不復盡淨。既脫，近肩處猶黏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翦去復出。

司札吏

遊擊官某，妻妾甚多。最諱其小字，呼年曰歲，生日曰硬，馬曰大驢。又諱敗爲勝，安爲放。雖簡札往來，不甚避忌，而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札吏白事，誤犯大怒，以研擊之，立斃。三日後，醉臥，見吏持刺入問：「何爲？」吏曰：「馬子安來拜。」忽悟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沒。取刺視之，書云：「歲家眷，硬大驢子放勝。」暴謬之夫，爲鬼揶揄，可笑甚已！

牛首山一僧，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不絕倒。自鏤印章二：一曰：「混帳行子。」二曰：「老實潑皮。」秀才王司直，梓其詩，名曰：「牛山四十屁。」款云：「混帳行子，老實潑皮放。」不必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頤。

以此等狂謬暴戾之夫而爲官，吾不能辨其驢乎？牛乎？犬乎？抑豺狼乎？虎豹乎？卽以刺中之名，贈之亦可。

司訓

教官某，甚醇，而與一狐善。狐耳語之，亦能聞。每見上官，亦與狐俱，人不知其重聽。積五六年，狐別而去，囑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高也。」某戀祿，不能從其言。應對屢乖，學使欲逐之。某又求當道者爲之緩頰。一日，執事文場，唱名學，學使退，與諸教官燕坐，教官各捫籍鞞中，呈進關說。已而學使笑問：「貴學何獨無所呈進？」某茫乎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鞞，示之勢。某爲親戚寄賣房中偽器，輒藏鞞中，隨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物，鞞躬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進。」一座匿笑。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學使而求呈進，固當奉之以此。是由得免，冤哉！」

朱公子青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司訓沂水，姓頗癡，凡同人咸集時，皆默不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

動，笑啼並作，旁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聲，則頓止。儉鄙自奉，積金百餘兩，自埋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獨坐，忽手足自動，少刻，云：「作惡結怨，受凍忍飢，好容易積蓄者，今在齋房。倘有人知覺，如何？」如此再四。一門斗在旁，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寧，發穴驗視，則已空空，頓足拊膺，歎恨欲死。教職中，可云「千態百狀矣！」

段氏

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又最妒，欲買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鬻諸河間。藥氏之。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之，不問。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強取，輒惡聲梗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殤。夫婦失望，漫冀將來而已。又年既，段中風不起，諸姪益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唇相稽。無所爲計，朝夕嗚哭。段由是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墅一所，贍養老稚，姪輩不肯。連曰：「汝等斗土不留，將卞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忿哭自撻。忽有客入弔，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哀已，便就苦次。衆不知其誰，師之。客曰：「死者我父也。」衆益駭，客始從容自陳。先是婢嫁藥氏，踰五六月，生子懷。藥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汗後藥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藥齒。懷問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祏，何必在此乘入百畝田哉？」乃命駕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毋自送還，不然，有訟與也。」諸姪相顧無色，漸引去。懷乃移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懷知之，曰：「藥不以爲變，段復不以爲段，我安適歸乎？」忿欲質官，諸戚黨爲之排解，羣謀亦寢。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

之，連曰：『我非爲牛馬也，雞氣積積胸，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吞聲忍泣者，爲無兒耳！今有兒，何畏哉！前事汝不知，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具詞赴邑宰，宰拘諸段，口對狀，連氣直詞，測吐陳泉湧，宰爲動容，並懲諸段，追物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媳曰：『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質釵珥，爲塔納妾，無子之情狀，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其慷慨激發，吁亦傑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嫂每勸諫之，毛不聽，曰：『寧絕嗣，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一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爲念，欲繼兄子，弟與兄言，兄諾，婦與嫂言，嫂亦諾，然故悠悠之。兒每至叔所，夫妻曲意撫兒，餌以甘脆，而問之曰：『肯來我家乎？』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答云：「待汝死後，何愁田產不爲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買兒至其家，毛又問之，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逐兒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吾田產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媪，爲夫買妾。時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費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媒媪，媪所轉賣者，毛大喜，購婢而歸。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共喜。毛曰：『媪不知假費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豈子已生，尚不償母價耶？』稼乃囊金詣媪，媪笑曰：『當謝大官人，無謝老身矣。身貧如水，誰敢貸一金者？』因以實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爲感泣，遂治具邀兄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歡而散。後稼生三子，嘗謂婦人之無德者，有三：一「獨」，一「妒」，一「毒」。未有獨而不妒，妒而不毒者，迨其後也。老朽病衰，零仳孤苦，所遺產物，任他人攫取，而無可如何，槌枕槌牀，噬臍何及。連之無兒而有兒，亦意外之幸矣。臨終呼女及孫媳數言，是諦定思痛，披肝瀝膽語，當採入女誠中。

狐女

伊亮，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爲狐，而戀其美，諱不告人，卽父母不知也。久之，形體支離，父母始窮其故，伊實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兼施勸勒，卒不能禁。翁自與同衾，則狐不至，易以他人，則又至。伊問之。狐曰：「世俗符咒，何能制我？然具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者乎？」翁聞之，益伴之不去，狐遂絕。後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又無同侶。日既暮，心益惴恐，忽見一女子來，謂是避亂者，急近就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相見欣慰。女曰：「日已西下，勢無復之，君姑止此，我相佳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踰莽中，不知何作。少刻返，握伊南去，約十餘步，又曳之回，忽見大樹千章，遶一高亭，銅牆鐵柱，頂類白金。近視，則牆可及肩，四周並無門戶，而牆上密排坎窞。女以足踏之而過，伊亦從之。旣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因問所自來。女笑云：「君自居，明日卽以相贈。金鐵各千萬，半生喫着不盡矣！」旣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被人厭棄，已拌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旣醒，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出，回視坐處，並無亭屋，惟四鉞插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荆老棘也。

王大

李信，邑之博徒也，晝臥假寐，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敖戲。李亦忘其爲鬼，欣然從之。旣出，王大往約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至。馮出葉子，約與捺零。李曰：「倉卒無博資，孤負盛約，奈何？」周亦云然。王云：「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允諾。」於是四人相將俱去。飄忽間至一大村，村中甲第連互。王指一門曰：「此黃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告以意，僕卽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請王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已來，笑語謔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固知君贖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也。」王委曲代爲之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德息之，李乃諾，亦授一千而出，便以付周。具述公子之意，以激其

必償。出谷口，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崇之。」與王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搦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概於陰中。」馮乃將襟，以長石強納之。婦若死，衆乃散去。復入廟，相與博賭。自午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費盡空。李因以厚貲，增息付王，使代償黃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拏，一人奔入曰：「城隍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舍錢踰牆而逃。衆願賞，皆被縛。既出，果見一神人坐馬上，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啓而入。至衙署，城隍南面坐，喚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硃各塗兩目，遊市三匝，詎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硃。衆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之曰：「汝真鐵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去。周出城，以唾溼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照，墨硃未去，搦水盪之，堅不可下，悔悵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逆之。至谷口，見婦臥道，周睹狀，知其遇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漸甦，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既乃述所遭，趙怒，遽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尙沈，狀形類死。幸以其誣控，管趙並械婦，夫婦皆無理，以自申。越日，周醒，目旁匪，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墨硃，深入肌理，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齟齬不可，且曰：「今日宰官，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况博債耶？」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具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干證。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李謂周曰：「君尙帶赤黑眼，敢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李，知其吝，乃曰：「汝既昧心，請見黃八官人，爲汝還之。」遂共詣公子所，李入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償於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資，假周進之。周益忿，語侵公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塗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誘某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尙討債耶？」僕曰：「取賈時，公子不知其賄，公子家燕子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

從無設局之事。城隍顧周曰：「取費悍不還，又被捏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欲答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償幾分矣？」答云：「實尙未有所償。」城隍怒曰：「本尙欠，而論息耶？」答三十立押債主，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卽活，縛諸廁內，令示夢家人，家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既滅，化爲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既蘇，臂創墳起，膿血崩潰，數月始痊。後趙氏歸，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黑眼眶如故，此以知博徒之非人也。

異史氏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爲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富家以倍稱之息，析奪良家子女，人無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爲勢家役耳！迨後賢者鑒其弊，又悉舉而大反之，有舉人重費作巨商者，衣錦厭梁肉，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由來。一取償，則怒目相向，質諸官，官則曰：「我不爲人役也。」嗚呼！是何異懶殘和尚，無工夫爲俗人拭淚哉！余嘗謂昔之官諂，今之官謬，諂者固可誅，謬者亦可恨，放費而薄其息，何嘗專有益於富人乎？」

張石年辛淄，最惡博，其塗面遊城，亦如冥法，刑不至墮指，而賭以絕。蓋其爲官，甚得鉤距法。方簿書旁午時，每一人上堂，公偏暇，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無不絮絮問之，問已，始勸勉令去。有一人完稅繳單，自分無事，呈單欲下，公止之，細問一過，曰：「汝何博也？」其人力辯，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富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爲神，並不知其何術。

■男妾

一官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媼寄居賣女，女十四五，丰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金購得之。至夜，入金，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寤，詰蓋買好僮，加以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旦，遣家人奔

赴媼所，則已遁去無蹤。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因與告訴。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金贖之而去。異史氏曰：「苟遇知音，卽予以南威不易也。何無知婆子，多作一僞境哉？」

汪可受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爲秀才，讀書僧寺，僧有牝馬產騾駒，愛而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罰使爲騾償。寺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輒思投身潤谷。又恐負象養之恩，冥爵尤甚，遂安之。數年，孽滿自斃。生一農人家，墮孱能言。父母以爲不祥，殺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了，但憶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爲啞。一日，父方爲文，適有友人過訪，投筆出應。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父返，見之，因問：「何人來？」家人啓曰：「無之。」父大疑。次日，敬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卽返。鬻行竊步而入，則見兒伏案間，稿已數行。忽睹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究。父喜握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也。何自匿爲？」由是益教之讀，少年成進士，後官至大同巡撫。

王十

高苑民王十，負鹽於博興，夜爲兩人所獲，意爲士商之邏卒也。舍鹽欲遁，而足苦不前，遂就縛，固哀之。二人曰：「我非鹽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懼，但乞至家一別妻子。鬼不許曰：「此去亦未便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羅蒞任，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廁坑俱滿，故捉三種人，使淘河，小儉私鑄私鹽。又一等人使滌廁，樂戶也。」十從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任上方稽名籍。鬼上曰：「捉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溢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爲私販者，皆天下之良民。貧人竭錙銖之本，求升斗之息，

何爲私哉？責二鬼，罰使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朵，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邊，見河內人夫，襁纒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近之，臭不可聞。淘河者，皆赤體持舂，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昇而出。深處，則滅頂求之，情者輒以骨朵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巨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商，擱常沒身水中，十乃已經三晝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逐至家，醒然而蘇，先是，十負鹽未歸，天明，妻啓戶，則鹽兩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死途中，昇之而歸，奄有微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始甦，骨朵擊處，皆成巨疽，渾身爛潰，臭不可近。十故詣之，望見十，猶縮首瓮中，如在奈河狀。一年始愈，不復爲商矣。

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稅，士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卽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於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釣，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而後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稅，非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知恥而不倡，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盡此民，卽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使之淘奈河，直當使滌廁耳。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然則爲貧民計，莫若爲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劫人，而官若費鑄者爐火互天，而官若瞽。卽異日淘河，尚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奈何不頑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故事，邑中肆商，以如干石鹽貨，歲奉邑宰，名曰食鹽。又逢節序，具厚儀。商以事謁官，官則禮貌之，坐與話，或茶焉。送鹽販至，重懲不遑。張公石年宰淄，肆商來見，循舊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市鹽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捋襟將笞，商叩頭謝，乃釋之。後肆中得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二人，其一焉往？」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樂誦之。

治私鹽，當自奸商始，商無有不夾帶私鹽者。若濫網則于商私之外，又有船戶夾帶，名爲脚私，則又宜先治船戶矣。然余以爲商私，脚私，皆不足治也。正其本，清其源，請治商私，脚私之所從出者。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鍼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尙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誰何？」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耶？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爲班爪，一爲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巖谷，燕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盛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即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偃臥，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殷逼視，見鼻下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礙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爲灸數十炷，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卒不知客至，望勿以翰褻爲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樸，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明，便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瘤破爲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照，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

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羣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更野狼爭齧，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媪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喫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媪曰：「余卽石室中治瘡之病媪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媪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媪亦以海碗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問：「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何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生，尙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沈醉，酣眠於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屋廬。孤坐巖石上，聞巖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隙間有二瘡痕，皆大如拳，駭極潛蹤而遁，始悟二虎卽二班也。

懼遭虎，而所趁者適虎，觀者代爲危矣。乃拱立以敬之，山斗以尊之，棲宿以留之，能求醫，能酬醫，能報醫，不可謂非孝且義也。人皆憎虎，畏虎，避虎，而不敢見虎，不願有虎，不自知其有愧此虎。蓋虎而人，則力求爲人，故皮毛虎，而心腸人；人而虎，則力學爲虎，故皮毛人，而心腸虎，虎不皆其有人心之虎，然人咸以其虎也，而遠之，避之，其受害猶少。人或爲具有虎心之人，則人尙以其人也，而近之，親之，其受害可勝言哉？

募緣

青蛙神，往往託諸巫以爲言，巫能察神嘖喜，告諸信士曰：「喜矣！」福則至；「怒矣！」婦子坐愁歎，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實靈，非盡妄也。富賈周某，性吝嗇，會居人斂金，修關聖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爲謀。適衆養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蹟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尙酬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爲夫掩執，以

金三百自贖，故許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早，方晝寢，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塞門，僅容其身，步履蹇蹇，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臥，以鬮承領，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齎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懼，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努，少間，登其牀，牀搖撼欲傾，加喙於枕而眠；復隆起如臥牛，四隅皆滿。周懼，即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窳，毀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蠹蝨，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於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甘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牀出門，狼狽數步，復反身臥門內。周懼，問巫，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周無奈，如數付巫，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蛙中，不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千數。」共十五人，止遺二人。衆祝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爲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爲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也。除某某廉正無所苟且外，卽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爲衆倡。卽奔入家，搜括箱櫥，妻問之，亦不答。盡卷囊蓄而出，告衆曰：「某私尅銀八兩，今使傾囊，與衆共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欠數。衆愕然，不敢置辯，悉如數內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慚，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爲私尅之報焉。

異史氏曰：「老蛙司募，無不可爲善之人。其勝刺釘拖索者，不旣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

吾鄉修闢聖廟，有首事某鳩工庀材，頗侵漁之，人未之察也。後病，其戚某生夢至廟，見某負枷抵于階下，形容枯瘠，面目黧黑，問之，答曰：「因私尅捐費若干，故被譴也。」某生醒，往視之，其病狀一如夢中所見。不數日而某死。嗚呼！當其時，設有老蛙司募，能即時而摘發之，何至以此受冥譴乎？雖然，世之類此侵漁者，比比皆是，老蛙雖神，又安能一一摘發之乎？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爲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寰，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紙窗半開，月明如畫，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搶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爲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誤投也。少間，女果越窗過，徑入己懷。馮喜，默不作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夜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誤就，敬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懼，延師鎮疆，卒無少驗。一夜，女豔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仙乩

章邱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唐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牧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俗呼「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之必遇老董矣，斯亦神矣！

泥書生

羅村有陸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骨頓軟，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恆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瘠，母怪問之，初慚作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爲之禁咒，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棹架間，纔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暴起，擊中腰脅，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渺，束薪爇照，泥衣一片墜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塞償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某，傭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家窶貧。然小有技能，常爲役務，每資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餓殍，然曷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菽，豈一石作資本。」公忻然授之。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貫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某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數算？」某愀然曰：「固然！凡人所爲而受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且不容昧，況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衆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且修偉。公忽悟曰：「得毋駒爲某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某名。駒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爲名。公乘赴青州，衛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檻，斷折經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剖分之。」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得錢千八百，以半獻公。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

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債，此足以勸矣！

驅怪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勸勸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屈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庭宴饌，禮遇甚恭，然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他也。」但勸杯酒，言辭烟燦，殊所不解。話言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沒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曠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殺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託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宿左室，燭置案上，遽反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攜襖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即自起扃戶寢。窗外皎月，入室侵牀。夜烏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夢寐。頃之，板上囊囊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竦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開。徐展被角，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鬣，深黑色，牙粲羣峯，目炯雙炬。及几，伏餽器中，賸着舌一過，連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擣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啓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扃，不可得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囊中蓄如意鉤一，又不送達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囊有藏鉤，幸宥十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團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竄者雖，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遁為己能，

天下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誤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啓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痒涎流，不可制止。取殘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則死，勝於饑渴而死多矣。」一盞既盡，倒瓶再斟，妻起碎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爲備棺木，行入殮矣。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長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悲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婦嗤之。邱固強之，乃煨醢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夫人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詰知其故，固疑嫂不肯爲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興初濃，卽毒藥猶甘之，况醋乎，亦可以傳矣。

往在京華，與同年友，宴于某氏，主人不善飲，酒甚不佳。主人勸客良殷，友人連浮數大觥，既退，余問之曰：「此等酒，不啻酸醋，君何能下咽也？」答曰：「當彼之時，喉乾腸痒，卽醋亦將飲之，况其猶有酒之名乎？」余聞而笑之，不謂果有以醃代酒者。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扳談。漸問主人姓字，又審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余王

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宦途險惡，顯者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託何人也？」笑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託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僕階進，倘不憚千金贖，見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之。臨別訂約，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且晚當有以報尊命。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御史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日相接，自晨至夕，常不得一間，今得少隙，宜急往，誤則相見無期矣！」御史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祇候。王先持贖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遞傳呼，侍御僮僕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著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碗進茗。主略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緙鞞貂帽，既歸，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歸。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會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又

副將軍某，負費入都，將圍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爲天子近侍，茶已，請問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此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鏑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爲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傲睨，不甚爲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

「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矣。』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并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駭，豈朝堂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又

李生，嘉祥人，喜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弦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蒞任，投刺謁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爲人風雅絕俗，議論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權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於程廡中，見繡囊裏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曰：『亦諳此否？』李言：『非所長，而生平好之。』程訝曰：『知交非一日，絕技胡不一聞撥爐，燕沉香，請爲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遂鼓御風曲，其聲泠泠，有絕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李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一夕，薄醉，承曰：『某新肄一曲，無亦願聞之乎？』爲奏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贊之。承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忻然曰：『僕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秘？』乃啓

撥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聞之，擊節不置。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精之耶？」李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及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攜琴去，當使隔簾爲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程卽治具，懼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卽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廿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酬，內復改弦爲閑情之賦。李神形并惑，傾飲過醉，離席與辭索琴。丞曰：「醉後防有踉蹌，請明日復臨，當令人盡其所長。」李乃歸。次日詣之，則廡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攜眷去，不知何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旣暮，并無音耗，吏卓皆疑，以之白令破扇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臺，並不測其何說。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程故楚產，三年前，以捐貲授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并無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之術，三年前，忽去不復見，疑卽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脗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爲琴也。知交年餘，並不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多端，若道士，猶騙中之風雅者也。

此一局較前二局，亦文雅，亦神妙。其人其事，彌縫無隙，使人墮其術而不知。卽稍有知識者，亦將被其瞞過。若前二局，只足驅愚昧之人耳。蓋君子固難罔以非其道者也。

曹操冢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開斷上流，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掛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

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家葬君尸。』寧知竟在七十二冢外乎？奸哉！瞞也！然子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罵鴨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隣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隣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跪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罵，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隣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擻者之可懼也！一擻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滅，然爲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余遇有負己者，每笑而置之，未嘗一罵。今乃知不罵，適以害之。自今以始，將日日早起而罵之，且勸人之遇惡人者，皆大發慈悲，而共罵之。特恐罵之不可勝罵，使人不得常行其慈耳。

人妖

馬生萬賢者，東昌人，疎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伉儷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寡媪家，言爲翁姑所誑，暫出亡。其縫紉絕巧，便爲媪操作，媪喜而留之。歲數日，自言能於宵分按摩，愈女子瘵。媪常至生家，游揚其術，田亦未嘗著意。生一日於牆隙窺見女，年十八九已來，頗風格，心竊好之。私與妻謀，託疾以招之。媪先來，就榻撫問。

已言：「蒙娘子招，便過來。但渠畏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無廣舍，渠儂時復出入，可復奈何？」已又沈思曰：「晚間西村阿舅家招渠飲，即囑令勿歸，亦大易。」媼諾而去。妻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日暝，媼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媼別去。田便燃燭，展衾讓女先上牀，已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卻廚舍門未關，防狗子偷喫也。」便下牀，啓門易生。生窺窺入上牀，與女共枕臥。女顛聲曰：「我爲娘子醫清恙也。」間以昵辭，生不語。女卽撫生腹，漸至臍下，停手不摩。遽探其私，觸腕崩騰，女驚怖之狀，不啻誤捉蛇蝎，急起欲遁。生沮之，以手入其股際，則播垂盈掬，亦偉器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決裂，卽燃燈至，欲爲調停，而見女投地乞命，羞懼趨出。生詰之云：「是谷城人王二，喜以死大喜，爲桑沖門人，因得轉傳其術。」問：「玷幾人矣？」曰：「身出道不久，祇得十六人耳。」生以其行可詠，思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隕絕。食頃，復甦。臥之榻，覆之衾，而囑曰：「我以藥醫汝，創瘡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明日，媼來，生給之曰：「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以天闈爲夫家所逐，夜爲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小不康，將爲市藥餌，兼請諸其家，留與荆人作伴。」媼入室，視王，見其面色，敗如塵土，卽榻問之。曰：「隱所暴腫，恐是惡疽。」媼信之而去。生餌以湯，糝以散，日就平復。夜輒引與狎處，早起，則爲田提汲補綴，灑掃執炊，如媵婢然。居無何，桑沖伏誅，同惡者七人，并棄市。惟二喜漏網，檄各屬嚴緝。村人竊共疑之，集村媼，隔裳而探其隱，羣疑乃釋。王自是德生，遂從馬以終焉。後卒，卽葬府西馬氏墓側，今依稀在焉。

異史氏曰：「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而又畏其鉗，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罔不至。其不甚好者，信宿即去。當意，則作數月留。叔父某，以名宦休致歸，聞其行，怒之。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同師寢，踰垣而歸，遲明而返，以爲常。一夜，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怒，不之惜，益施夏楚，俾不能動。而後藥之。月餘，漸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禁私逸者，捷如前。而公子最慧，讀常過程，如此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而公猶箝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籍，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而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中，輒託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童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繡幕，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韻妙，益觸所好，私示意惠卿，惠卿無難色。至夜，攜婦至，果少好，遂三人共一榻。留數日，眷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答云：「母早喪，惟父存耳。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生余。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耗問。」公子驚問：「母何姓？」答：「姓呂。」駭極，汗下浹體，蓋其母卽生家婢也。生無言，天明厚贈之，勸令改業。僞託他適，約歸時召致之，遂別而去。後令蘇州某邑，有樂妓沈遠娘，雅麗絕倫，心好之，潛留與狎。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答曰：「非也。妾母十七爲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君侯同姓，留三月，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韋，實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尙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絕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媪，故從其姓。」公子聞言，懊恨無自容。默移時，頓生一策，忽起挑燈，喚韋娘，飲藏有鴆毒，暗置杯中。韋娘纔下咽，潰亂呻嘶，衆集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不解其故，悉不平。共賄激優人，使訟於上官。公子懼，瀉囊彌縫，卒以浮踪免官。歸家年三十八，頗悔前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叔父公之孫，公以其門無內行，恐習氣染兒，雖諾嗣之，但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往招公聞之，歎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尋卒。

異史氏曰：「盜婢私倡，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而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

食其餘。尚不自剖其心，自剄其首，而徒流汗投鳩，非人頭而畜鳴者耶？」

■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無日不甘旨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餽。餽，妻最忤逆。切肉時，雜蜣螂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曰：「餽，餽美乎？」母搖首，出以示之。杜裂視，見蜣螂，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之，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氣餒，徬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敲撲耶？」亦竟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往，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爲妻所化。邑宰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談薇臣曾親見之。

肉雜蜣螂，卽與他人食之，已有豕心，况以進雙盲之姑，非豕而何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彼既甘心爲豕，則豕之而已。立地化形，留其兩足以示衆，其嚴乎？

■ 古瓶

邑北村中井澗，村人某甲乙，縫入洵之。掘尺餘，得髑髏，誤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腰囊。復掘，又得髑髏六七枚。冀得合金，悉破之，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重數十斤，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蘇，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實非合斂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衆香楮祝之，許爲殮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也。顏鎮孫生聞其異，購銅器而去。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闊漸滿，未幾而雨至，潤退則雲亦開。其一入張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黑點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

土中久，瓶口有小石黏口上，刷剔不可下。欲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焉。

自漢至此遠矣，乃因少金內口中，而累及他人徧碎頭顱，固村人之貪愚，亦足以見懷璧者之足以賈害，而用寶器以殉葬者，適以自詒伊戚也。

秦檜

青州馮山堂家，殺一豕，燻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棄而投諸犬。嗚呼！檜之肉，犬亦當不食之矣！

聞益都人言：「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爲檜所害，故生平最敬武穆王，特於青州城北通衢旁，建岳王殿，秦檜方俟高，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高，香火不絕。後大兵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娘，因昇檜高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姨，伍髭鬚之誤，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瑄烜赫時，世家中有媚之者，就子羽毀冠去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胭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胭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風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譚，女聞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去既遠，女猶凝望。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

韋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向與妾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闋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憊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即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郎。芬體遠和，非爲此否？」女頰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病已至是，尙何顧忌？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嘆息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不嫌寒賤，即遣媒來，疾當愈。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領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爲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闔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夕。郎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纖腕爲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抱，即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爲期，宿以爲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繃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犬，致貽污謗。今裝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肩，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輒若絮帛，拾視，則巾裹鳥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蹟，知爲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

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噴，始起，其燭之，翁腦裂不能復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逼問女，女哭而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至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鄂爲人謹訥，年十九，見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幸益信其情真，橫加楛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鼓撲如邑，生冤氣鬱，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鞠之。先問胭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堂，溫語慰之，生自言：「會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并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別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并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胭脂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肯，致父慘死，認結不知何年，又累他入，誠不忍耳。」公乃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又曰：「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樵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王，拘宿，宿自供：「不知。」公曰：「宿妓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箠，圃以自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實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惻愴，公討其招供，反覆疑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鞠。

問宿生：「擬遣何所？」供曰：「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嘗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真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託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饋贈，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遊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并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彞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靡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并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蠶絲縲悉障殿窗，令無少隙。祖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煙煤溜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謔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踏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祇緣兩小無猜，遂野鴛如家雞之戀，爲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便如鳥墮冒劉郎而入洞，竟賺門開，感悅驚危，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柳，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爲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鴛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尙有文人之意，乃刳香盟於樓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蹤。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起，措械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儒冠；而僞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答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開彼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滑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蹟。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異魄奪自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

穴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邊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域哉！卽斷首領，以快人心。胭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標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爲因一線纏縈，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鴛鴦之紛飛，並名秋隼，連鉤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歛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繚繞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人。一案結，遐邇傳誦，自吳公鞠後，女始知郭生冤。下堂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含涕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棚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鼓吹焉。

與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爲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袖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矣高坐，彼曉曉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沈冤哉！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會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與焉，文誤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峯尖，珠結樹頭，這一回崖中真跌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袖，登高怕險，那會見，會水滄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雨鏡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啓視，則幡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乃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爲怪，遂與評駁古今，翁殊博洽，鏤花雕績，粲於牙窗。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願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宜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爲可。少間，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再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大之舍，約深三四尺已來。乃顧語秀才：「願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即盡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爲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寥尙在。秀才失望，盛氣向翁，頗愾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子交好方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益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也。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一夕，魏獨臥酒樓上，聞踏蹴聲。魏驚起，悚聽。聲漸近，尋梯而上，步步繁響。無何，雙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笑。魏大愕，怪轉知爲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視。書生笑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慚形穢，醜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婢子，遣燈竟去。魏細瞻女郎，楚楚若仙，心甚悅之，然慚作不能作游語。女郎顧笑曰：「君非抱木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暖手於懷。魏始爲之破顏，捋袴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笑曰：「癡郎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笑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爲樂。既而將寢，曰：「昨宵妾擗窗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撲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輿。頃之，緩帶

交假，口脂游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窗間，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就近之，女後之踰牆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誼。」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徬徨，遙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觀，快鬱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來也突焉去也忽焉，漢家「溫柔鄉」不敵邯鄲黃梁一夢也。雙燈導來，雙燈引去，直是雙眸之恍惚耳。有緣磨不去，無緣留不住，一部聊齋作如是觀，上下古今，俱作如是觀。

妾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家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牆入，撞其屋屏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戰搖不知所為。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開遽出。羣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風鳴鉤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急不得上，傾跌啞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插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曰：「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捍患禦災，化鷹為鳩，嗚呼！射雉旣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主同車，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謝池北偶談一則

益都西鄙人某，娶妻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撻，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爲。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者，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愛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捉狐射鬼

李公著明，睢寧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爲人豪爽無餽卻，爲新城王季良先生內弟。先生家多樓閣，往往觀怪異。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辭言：「喜獨宿，生平不解怪。」主人乃使炷息香於爐，請衽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卽枕移時，於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墮亦不休。公咄之，鏗然立止。若有人拔香炷，搖空際，縱橫作花縷。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爾！」褰榻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牀下，僅得一履，不暇冥搜，赤足鍋搖處，柱頓插爐，竟寂無兆。公俯身遍摸隙，忽一物騰擊額上，覺似履伏索之，亦殊不得，乃啓覆下樓呼從人，爇火以燭，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人搜履，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爲公易履，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夾塞椽間，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鄙人，僑居於淄之孫氏第。第葺闕，皆置開曠，公僅居其半，南河臨高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啓閉，公亦不置念。偶與家人語於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小人見之，啞然作擲揄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安妥無恙。公長公友三，爲余姻家，其所目覩。

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能奉公杖履。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殺丈夫也。觀此二事，大概可觀。浩然中存，鬼狐何爲乎哉？』

鬼作筵

杜秀才九晚，內人病，會重陽，爲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與鹽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憤，絮絮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臥榻。妻輒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祝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畜產何不識爾父？』杜曰：『旣爲吾父，何乃歸家祟兒婦？』妻呼小字曰：『我專爲兒婦來，何反怨恨兒婦？』應卽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得允。遂我許小饋送，便宜付之。杜如言，於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爾母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尙煩兒婦一往。』杜曰：『幽明殊途，何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去卽復返，此爲渠事，當毋憚勞。』言已卽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我見阿翁鑿祿尙餘二錠，欲竊取一錠來，作糊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爲？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欲手未敢動。』杜以妻病革，疑信參半。越三日，方笑語間，忽瞪目久之，語：『以爾婦荼食，曩見吾白金，便生覬覦。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爲我敦庖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我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廚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於筵，必請覘視。曩四人都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異，每語同人。

閻羅

葉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儼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生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惟提勘曹操笞二十。」

吳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閻羅矣。畜道劍山，種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何耶？豈以臨刑之囚，快於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耶？異已。」

王漁洋曰：「中州有生而爲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爲之，此理不可曉。」

翰林學士錢公某，每日午後即僵臥，鷄鳴始醒。人問之，亦不肯洩。道光元年，都中疫，京官亦間有死者，公於年前微洩之。其家人言公自言：「日有輿馬來迎，至一署，堂扉宏敞，列公案四，公居其一。鞠獄時，雖戚友亦若不相識者。余曾與公同席，問冥間所最忌者何事，公曰：『刀山劍獄，皆爲惡人設之。我輩士大夫家，凡事皆當借以自惕，亦懷刑之道也。』即殺生一件，亦宜慎。」問翰輩，如設筵宴客，豈能不殺生？答曰：「正謂不可多設筵宴也。萬不可已，亦只從市頭，購已宰割者，較之自殺，稍覺心安。」孟子言：「君子遠庖廚。」卽此意耳。其家人又言公冥間官銜，爲陝西監察御史。

寒月芙蓉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單袷衣，繫黃縑，別無袴襦。每用半梳梳髮，卽以齒銜髻際，如冠狀。日赤脚行市上，夜臥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胎之。有井曲無賴子，遣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於河津，驟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給，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默不與語，俄見黃縑化爲蛇，圍可數握，繞其首六七匝，怒目昂

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繯，縱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奇，招與遊，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偃僂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搥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共趨觀望，則見僮僕者往來其中。屏幕床几，亦復都有，即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授受，惟顧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旨酒散馥，熱炙騰薰，皆自壁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窗外茫茫，惟有煙綠。一官偶歎曰：「此日佳景，可惜無蓮花點綴。」衆俱唯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窗眺矚，果見彌望青葱，間以菡萏。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為異，遣吏人蕩舟採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折摧荷蓋，無存矣。山庖觀察公甚悅之，攜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醞，每以一斗為率，不肯共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醞。公堅以既盡為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頃出，遍斟坐上。與公所存，更無殊別。盡懽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甕，則封固宛然，而空無物矣。心竊愧怒，執以為妖，笞之。杖幾加，公覺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雖聲嘶階下，觀察已血殷坐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人遇於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門草萊中，以爲異，因請於主人爲宅兆，構茅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鴉鵲萃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旣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駭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爲愛。時侯十八歲，人以太慈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唧，得毋以遺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當任此役。」兄喜，卽配婢。侯遂攜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中有危崖，夫婦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纔乃數武，崖石崩墮，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侯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天崇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家輩進御者，有娠卽以上聞，官遣媼伴守之，旣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支諫之，以爲非薛產，官收諸媼，械詰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附池北偶談一則

明鄆國忠武公薛祿，膠州人，其父居海島，爲人牧羊。時聞牧處有鼓樂聲出地中，心識之，語忠武弟兄曰：「死卽葬我於此。」後如其言葬焉。已而句軍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請往，後從靖難師，累功至大將軍，封陽武侯，追封鄆國公，其地至今號薛家島。

鴉鵲覆翼，指揮守門，貴人誕生，恆多異兆，願何以垢面垂涕，幼而不聰，必至危崖崩，虎逼附，而後勇健非常，丰采頓異耶？豈兩人皆兩虎之所化耶？抑天有以祿其真，韜其光，不欲使之輕洩耶？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酣於酒，戚黨皆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爲人滑稽善謔，客與語，悅之，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座，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粹以歸。繆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死，有皂帽人繫去。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爲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鬪毆，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翌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藉藉，如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肆簷下。皂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皂帽人曰：「顛酒賊若酷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顧皂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俄頃，出酒食，圍坐相飲。賈問曰：「舍甥何事，遂煩句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羅君，遇令甥，顛胃使我捧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言曰：「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等輩。」繆在側，聞二人言，澀汗下，盃箸不能舉。無何，皂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經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駕歸，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詞。十六七歲時，三盃後，喃喃尋人，疵小不合，輒搥門裸罵，猶爲稱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醜，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詭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卽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自任。諾之。繆卽就舅氏宿。次日，皂帽人早來覬望，賈請問，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卽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券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賈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

「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亭午，卓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觀。賈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買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圍園。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莫測深淺。方躄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懽若平生。卽就肆內小酌，各道契闊。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醕。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瑣瑣。翁曰：『數載不見，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桌頓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掉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脅脛，豎難動搖，痛徹骨髓。黑水半雜洩髓，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觀笑如堵，並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望見大驚，提攜以歸。曰：『子不可爲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爲人。』時仍從東靈受斧鑕。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爲券，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去。餘者以旬盡爲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願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臥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氣隱隱如懸絲。是日蘇，大嘔，嘔出黑瀝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濕裯褥，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成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其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闔戶逕去。繆驟歸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部人，豪爽，好施僧。一僧來拓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

一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甫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詡然驕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再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蹈僧環，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可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爲戲。」如是三言，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拊膺，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纔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慈和尚汝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尼不可，衆慙之。尼乃曰：「既是慈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易之，又少年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韻頰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爲怯，固請再角，尼起少間，李騰一蹶去，尼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遊客，幸勿罪。」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爲述往事，僧驚曰：「汝太鹵莽，惹他何爲？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已。」

王漁洋先生云：「此尼亦殊蹤蹟詭異不可測。」

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峯爲內家。三峯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宗傳溫州陳州同州同，明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征南，其最著者，鄞人也。兩宿無事，讀李超事始末，因識於後。」漁洋書。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尾者，皆僧也。

雉鷄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遊必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尙遠，而賞筭

已罄，其人愁苦無策。烏云：「何不售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費也。」其人云：「我安忍？」烏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攜至城，相問答，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爲命，不願賣。」王問烏：「汝願住否？」答曰：「願住。」王喜。烏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懷恨狀而出。王與烏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烏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籠令浴。已飛簷間，梳翎抖羽，尙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操晉聲曰：「臣去呀。」願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攜烏在西安市上，畢載積先生記。

王漁洋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謔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昇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壻家遣人參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慚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爲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那骸骨暴露，於心何忍乎？」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作，唯恐壻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歲，杳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爲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成，恣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韻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謠，合座爲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從學未久，祇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卽命行酒。玉往來給奉，善觀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一俟諸僕出，闔扉下鍵焉。諸僕就別室。

欲移時，聞應事中，格格有聲。一僕往視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響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并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綆儼然。衆大駭，傳告內闈，羣集莫解。衆移玉尸於庭，覺其襪履，虛若無足。解之，則素烏如鈎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研詰之。淳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實不知所自來。」以其服凶，疑其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玉，撫之，肢體溫軟，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領葬，勅豪家勿繼。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爲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爲人，卽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况濼祿與世沈浮者，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漁洋云：「龐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一卓錫泰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燄山，山童童，氣薰騰若爐竈。凡行於雨後，心凝目注，輕躋步履之誤，蹴山石，則飛燄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削壁插天際，四面瑩澈，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龍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鬣皆如晶然。」又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士傳中國名山四：一泰山，一華山，一五臺，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徧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兩免跋涉矣！」

佛在心頭，能盡人心，卽是佛心。必履其地以求之，是不能解佛所說義也。不住色，不住相，以法求；以音聲求，且猶不可。况以徧地黃金，而生慕心哉？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攜戲寺中。太史童年磊落，膽氣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瑠璃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挾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挾我睛？」譟叫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願太史挾睛，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觥觥。觀其上書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憚之，而况鬼乎？」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遂巡倒走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且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至門，則提旛挂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與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蘇仙

高公明圓，知郴州時，有民女蘇氏，浣衣於河。河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苔一縷，緣滑可愛，浮水漾動，遠石三匝。女視之心動，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舉一子。欲寘巷隘，女不忍也。藏諸櫝，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爲羞。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幽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爲母累。」問：「何之？」曰：「我非人種，行將騰霄，昂壑耳！」母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夙續，兒始來去後，倘有所需，可啓藏兒櫝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徑去。出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衰落，偶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啓櫝，果得米，賴以舉火。由是有求輒應。踰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於櫝。既葬，女獨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隣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闔，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視，則蘇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莊凝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爲殮殮。忽一少年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隣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植二桃於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雲生，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蘇仙桃樹。年年華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攜實以餽親友。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爲座上客。單日與人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肯。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吝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闔，是濟惡國宣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細灰市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迹，可隨處急擊之。於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撻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履迹。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吾不可復居，向勞服役，今且別，常有以

報。袖中出旨酒一盛，又探得肴一盤，並陳几上。陳已復探，凡十餘探，案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一一仍內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劇，單於壁上畫一城，以手推搥，城門頓開，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城門遂合，道士頓杵。後聞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畫墨圈於掌，逢人戲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圈輒脫去，落印其上。又聞其善房中術，能令下部吸燒酒，盡一器，公子嘗面試之。

五殺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玉，爲諸生時，夢人呼爲五殺大夫，喜爲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閉置空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維南知縣。

池北偶談一則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爲五殺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爲賊掠，囚繫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維南知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宴集山顛，俯瞰山下，有虎銜物來，以爪穴地，蹙之而去。使人探所蹙，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耽耽踰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猯，遙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疑睛定息，聽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

顛頂。獮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滅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闕散。余嘗謂貪吏似獮，亦且揣民之肥瘠而誌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鄆都御史

鄆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俗呼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惜人工，極枯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卽備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鄆都，聞其說，不以爲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闊，卽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空一座，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座曰：「此爲君座，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恫然流涕。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羣拜舞啓讀已，乃賀公曰：「若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會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眼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

王漁洋云：「閻羅天子廟，在鄆都南門外，平都山上。旁卽王方平洞，亦無他異。但山半有九蟒御史廟，神甚悍惡，事亦荒唐。」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詰音類燕。審視兩頰，俱有癩，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自述：「舊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巉巖，不可得出。谷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所之，因共繫馬解裝，旁樹棲止。夜既深，虎豹鴉鴉，次第嘩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團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擢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頰，如貫魚狀。貫訖，提行數步，條纔折有聲，大人似恐墮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未數武，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啾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給已也！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僵僕，願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牽趨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箝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居無何，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諸客趨叩，而告以故。女子曰：「久知兩箇爲孽，不圖凶頑至此，當即除之。」於室中出銅鎚，重三四百觔，出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饗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如脛股焉。衆駭極，問其姓氏，即亦不言。少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以藥屑徧糝之，痛頓止。既而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關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尙存，盆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署幕。一秀才來謁，峨冠綠衣，狀貌修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即蒸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爲？」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

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卽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扈，警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愛民所感。』誠然哉！

王漁洋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之可也。』

董公子

青州董尙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外，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各奔而去。及夜，公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既深，僮聞床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怪，復寐。忽聞鞞聲，訇然，一偉丈夫，赤面長髯，似壽亭侯像，捉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床下。但聞牀上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鞞聲又響，乃去。僮伸頸漸出，見樞上有曉色，以手捫牀上，著衣黏濕，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污，執而白之官，審知爲公子家人，彼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關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無之。』公子駭異，趨赴公庭，其人卽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若崩裂，急赴呼之，不應，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牀，皆截然斷而爲兩，木肉上俱有創痕，似一刀所斷者。關公之靈蹟最多，蓋未有奇於此者也。

冷生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後忽有狐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卽兄弟詰之，亦不肯泄一字。

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爲文時，得題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往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既而脫稿，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響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譟。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黜其名。從此伴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超拔可誦。

異史氏曰：「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寧非悠悠？」昔學師孫景夏先生，往訪友人，至其窗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默溫笑談耳！」邑宮生者，家畜一驢，性蠢劣，每途逢徒行之客，拱手謝曰：「適忙遽，不遑下驢，勿罪！」言未已，驢已蹶然伏道上。屢試不爽，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僞作客，自乃跨驢，而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錐毒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宮言於內曰：「不遑下驢，勿罪！」少頃，又言之，因大怪異，叩扉而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以傳矣！

狐懲淫

某生者，購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爲所毀，又時以塵土置湯餌中。一日，有友過訪，適生他適，至暮不歸。生妻備饌具供客，已而借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腦麝氣，問婢婢答：「不知。」食訖，覺慾餒上熾，不可暫忍，強自遏抑，燥渴愈急。籌思家中無可奔者，獨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爲此獸行。」婦尚流連，客叱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窗唾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爲若此？忽憶枕中香，得毋媚藥耶？檢包中藥，果狼藉滿架，盞瓊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恥無以自容，輾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無以見人，乃解

帶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氣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歸後方歸，見妻臥，問之，不言，但含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實陳。生歎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爲人！」遂從此痛飭往行，狐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戒不蓄媚藥者。亦猶之人畏兵刃，而狎牀第也。寧知其毒有甚於砒鴆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况人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攜有蓮實菱藕，入屋，并置几上。又有藤津僞器一事，水侵盎中。諸鄰人以其新歸，攜酒登堂。生倉猝置牀下而出，令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飲已，入內，急獨牀下。盎水已空，問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尙尋也？」生回憶肴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癡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方怨子不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辯切耳。」生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爲戲。

山市

奘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數年恆不一見。孫公子萬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爲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樓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漸少。數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來往屑屑，或寔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然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入烟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焉。

狀山市，可作一幅奇文看。忽然危塔孤簷，忽然碧瓦飛臺。忽然城郭連互，劈空而來，超拔可喜。中間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以億萬計。填實飽滿，高麗堂皇，忽而大風吹去，城市依稀，則填實中，仍是空中落想，不著跡相。概而掃除一切，危樓一座，天外飛來，縹緲虛無，是空是色，然後返虛入淨，化實爲虛，色皆相空，筆墨俱化爲烟雲飛去，文境之妙，此爲天下奇觀。

孫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爲窮袴，多其帶，渾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共榻。牀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孫屢被刺，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鼎。即白晝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共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給使飲焉，則惟君所欲矣。』孫笑之，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教以酒裏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釀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臥移時，視妻獨寂坐，孫故作駒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竊喜，既而滿引一杯，又復酌，約至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尙未滅也。疑其尙醒，故大呼錫鑿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啓衾潛入，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繯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厭厭之。夫婦避道而行，相逢，則各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嬉笑，見夫來，色則立變，凝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恆經歲無歸時，即強之歸，亦面壁移時，默然即枕而已。父母甚愛之。一日，有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母亦不言，但有浩歎。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與耳！』母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請購春宮一幀，三日後爲若厭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慎密，勿令夫婦知。』

乃翦下圖中人，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蚓狀，使母賺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備媼知其情，竊往伏聽。二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惡聲，質明，母入其室，見夫婦面目相背，知尼之術誣也。呼子於無人處，慰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罔效。尼大疑，媼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制法，必有驗。」母從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聞兩人在一牀上，唧唧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戲笑，吃吃不絕。媼以告母，母喜，尼厚餽之。孫由是琴瑟和好，今各三十餘矣。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口角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語，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輒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辭。一美人置白金錠，可三四兩許。秀才撥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想。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跌坐廊下。夜既靜，聞啓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村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掀騰，知爲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剗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於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况僧並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歎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其僧之謂夫！」

牛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爲不祥，疑有喪失。牽市口，損價售之。以巾裹金，臂纏上。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兔，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繫股，臂之鷹屢擺撲，把捉稍懈，帶金騰去。某每謂：「定數不可逃。」而不知不疑夢，不貪拾遺，走者何遽能飛哉？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並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爲父母所權，遂惡次婦，至不齒禮。冷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等男子耳，何遂不能爲妻子爭氣？」遂擿弗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甚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聽卜。有二

餉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廚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忿恚，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牛瘟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著圍領，疾趨樹陰，据石爲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潘陳起坐，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著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冰浸良醪，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半。」陳笑曰：「此願易遂，僕當爲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卽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領巾，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腦後時漏燈光，疑之。無何，客醅酣，眼榻上，陳移燈竊窺之，見耳後有巨穴，殘大數道，厚膜間，窩如櫛，櫛外翼革垂蔽，中似空空，駭極。潛抽髮簪，撥膜視之，見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窗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瘟出，將復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尙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也。適所縱者牛瘟，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爲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歸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搗土埋壁竈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手卽不見。居無何，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祕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弟試之神驗，而陳自剝啖牛，殊無效。有牛二百蹄，蹶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遂巡就死。中心懊

櫛，無所用力。忽憶竈中搗土，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周二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擾不可堪，遣制罔效。陳其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爲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見之。一白鬚叟，云其與居人通弔問，一如人世禮。自言行二，都呼之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問道其異。尹爲吏策，使往問叟。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誣，便與俱往。卽隸家設筵，招胡至。揖讓酬酢，無異常人。吏因告以所求。胡言：「吾故悉之，但不能爲君效力。僕友人周二，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欠抑申謝。胡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如其教，胡果導周二至。周二髯鐵面，服袴褶，歛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免用武。請卽假館君家，微勞所不敢辭。」吏聞之，自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游移不敢卽應。周二曰：「得無相畏耶？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夙緣，請勿疑。」吏諾之。周二囑：「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旣歸，悉聽教言。俄聞庭中攻擊刺鬪之聲，踰時始定。啓闕出視，血點點盈堦上，堦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瓊焉。又視所除舍，則周二危坐其中，拱手笑曰：「蒙重託，妖狐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如主客焉。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壟。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摘攀。劉怒驅之，指爲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可解，忿而去。

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某，甚平善，何敢占驅將毋反言之耶？」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哀李爲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置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辭，無敢少辯。旣罷，臨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爲驚歎。翼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臨顧。李逡巡問曰：「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曩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卽劉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爲己有。此等橫暴，合置鑪鼎！」一人稽籜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籜，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拘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籜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正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劫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會噉得一掬水。」二人旣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頗末。初崇正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爲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云：「夫婦聚纔年餘，今蕪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在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爲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緊要，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珠，自度非三百，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隲行之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貲。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

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與之，夫婦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歎。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容，啞啞歛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素醇謹，喜爲善，未嘗以富自豪，是亦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爲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附潘川志義厚傳一則

李永康，字翠石，生有至性，急患難，樂施予。潘城西南三十里龍泉溝，有孔道，居人將爲橋，以便往來。橋橫跨兩崖，計費千金。康破產以助，乃得訖工。又捐貲修橋於蕉村，未成而歿。弟永譽，竭力助成之。從兄志也，鄉有豪惡某姓者，與苗姓相連。苗種桃數株，苗子飼桃，某怒，以爲攘己物也，將訟諸官。康見之，碎其詞，力爲排解。某猶怒不已，會以陰譴悔悟，乃德康焉。唐太史龍泉橋記，蒲明經聊齋志異，可按也。邑侯張公帽書「名高月旦」四字，以表其門，邑人榮之。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曰：「驛中有怪異，宿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鞞聲入，則一獮白叟，卓紗黑帶，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爲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言：「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綴，約歸時盤驗。叟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叟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叟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銷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之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適相脗合。方歎飲啄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余觀此一則，低徊於心而不能去，嘗舉之以勸人曰：「人知祿命有定數，則無妄求心，省卻多少憧擾，免卻多少愁煩，顧得多少廉恥，留得多少品行，而且行得多少陰騭。」如張公不過受餽遺耳，非受賄枉法之可比也。然猶且準其應得之數，而折除之，况有甚於此者乎？諺有之：「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清夜思之，味乎其言。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苑，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離，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頗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爲姬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爲吾塔，宜塑其像。」詰旦，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犬懼，爲肖像於左，旣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祠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爲金姑夫。

異史氏曰：「不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爲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未必卽依於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定是邪鬼所憑，貞魂受玷，而馬氏乃姑夫之，殊覺無恥。

酒蟲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壺。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富豪，不以飲爲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

身有異病。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常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盡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日中俯臥，數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爲極。酒香入鼻，饑火大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喉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亦肉長三尺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罈中貯水，入蟲攪之，卽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讎，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不能給。

異史氏曰：「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嘗見有酒力，初不甚佳，而嗜飲無度。其繼也，日飲石餘，而不見其醉，試再投之，竟成無底之壑矣。擬以此進之，而不果，其人亦不久而死矣。可知劉之蟲其病也，非福也。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驃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欸然復來，嚙驃尾足。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齧驃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囊，金亡其半。潞潞汗下，魂魄都失，輒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有存理？遂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溼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家焉。

下騎失金，嚙驃尾以留之，齧驃首以阻之，奔馳至死，守而不去，其義也，曷以加焉。尤奇其先事追隨，鞭逐

不返，若預爲之防也者。或亦知其爲某甲救父之事，而切切於心歟？其義也，而智實先之矣。

岳神

揚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側，少爲緩頰。醒而惡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禳。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所見。問之，知爲醫生。旣歸，暴病，特遣人聘之。旣至，出方爲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與東岳天子，日遣使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句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鷹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猙獰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關而去。將登千佛山，南竄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踰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懼，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齧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園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旣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卽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附池北偶談一則

仙人養石，世但傳其語矣。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烟火，惟啖石爲飯，渴，卽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爲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卽知其味甘鹹辛苦，後母終不知所往。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啓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臥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不甚痛。婦以帶懸梁上，掘與並綫。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卽亦不能死。自是病癩，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效。一日，忽見有武士綰鎖而入，怒叱曰：「樸誠者，女何敢擾？」卽繫婦項，自櫺中出。纔至窗外，婦不復人形，目電閃，口血赤如盆。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病若失。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酒杯傾覆，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閣房舍，仆而復起，牆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雞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仄，不可汲。某家樓臺南北易向，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視，則狼銜其子，婦急與狼爭，綫纒頰，婦奪兒出，攜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

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銜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著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者，晉人，適將嫁女，攜眷至江南，躬市匿妝。舟抵金山，張老渡江，囑家人在舟，勿博羶腥。蓋江有鼃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爲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鼃之異，將以讎鼃。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懼爲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讎哉？」張聞，頓思得計，便招鐵工，起鑪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鉗舉投之。鼃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鼃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爲水神。禱之，輒應。

在禮能禦災捍患，則祀之。鼃，壞舟吞人，患孰大焉？冶鐵投之，使吞而死，殄仇讎而安行旅，其神明功德，靡有涯矣。肖像祀之，斯其所以神。

造畜

鬻媚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羹餌，給而食之，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把。」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爲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較少，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樞下，云：「我少選即返。」兼囑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噴，主人牽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爲婦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旣而驢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

曳客坐，便進餐飯，且云：「客姑飲，驢卽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爲童子。陰報郡，遣控捕獲，遂械殺之。「打絮把」「扯絮」諸名目，其術大抵相同，其稱號則各省不一，在吾鄉則謂之高脚驢子，其在途也，婦女多至二三百口，托詞販賣，實術拐也。間有逃出者，問之曰：「被迷時，覺天地昏暗，或兩旁皆虎豹，或皆江河，只止間一綫道，遂不覺隨之走也。」此皆川楚人爲之。

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章邱盜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殺輒導馱。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市曹。內一盜識兵，遂巡告曰：「聞君刀甚快，斬首無二割，求殺我。」兵曰：「諾，其謹依我，勿離也。」盜從至刑所，出刀揮之，豁然頭落。數步之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廡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瞻顧。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豔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誰是汝婢媼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妻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問：「何時？」答云：「目前，但賀者在門，弔者卽在閭，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卽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強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卽有客來答拜，女別室與語。客去，乃來，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龍

北直界有墮龍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譁譟，銃砲轟然，龍乃出。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其中，身盡泥塗，極力騰躍，尺餘輒墮，泥蟠三日，蠅集鱗甲，忽大雨霹靂，擊空而去。

又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游颺。忽椽間一黃磚墮，上盤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已如帶，共驚，知爲龍，羣趨而下。方至山半間，聞寺中霹靂一聲，震動山谷。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天矯其中，移時始沒。

又

章邱小相公莊，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沙撲面，覺一目眯，如含麥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啓險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綫蜿蜒於肉分。或曰：「此蟄龍也。」婦憂懼待死，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霆一聲，眦裂而去。婦終無損，方其墮也，見重拙之軀，皆謂蠢然一物耳，否則亦必曰：「不祥之物耳。」以不盈尺之淺潦，未能轉側，因辱泥塗，雖極力騰躍，而尺餘輒墮，小至蠅納，且得而憑陵之，又必羣起而睨之，曰：「無能爲也，技止此耳。」及其際風雲，遭霖雨，霹靂一聲，擊空而去。鱗甲煥耀，潤澤羣生，乃驚心駭目，相與動容而告曰：「龍也。」士之辱在泥塗，屈久乃信，而倨之恭之者，前後判若兩人，何以異是？

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令僮僕爲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席作響，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爲盜，急起問僮僕亦聞之。問答間，見一人伏舟頂上，垂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誤。俄響聲又作，牽趨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衆危坐舟上，旋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船，則火頓滅，卽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衆譏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關弓，則遠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戲法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卽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又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閒遊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去。至夜，甕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啓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去，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甕，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一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二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某甲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納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劫掠一空。一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歎曰：「吾命休矣！」傾囊贖命，迄不願，亦不一言，但搜人而殺，共殺一家男婦二十七口而去。甲頭未斷，

寇去，少蘇，猶能言之。三日，尋斃。嗚呼！果報之不爽，可畏也哉！

衢州三怪

張握仲，從戎衢州。云：「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慘惡，聞人行聲，卽下。人駭奔，鬼亦遂去，而見之輒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上。過者拾之，卽捲入水。又有鵬鬼，夜旣定，塘邊寂無一物。若聞鳴聲，卽病。」

拆樓人

何罔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懇。何怒，杖斃之。後仕至銓司，家賞富饒，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爲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妾生子，愀然曰：「樓工未成，拆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所見也。後子旣長，最頑，蕩其家，傭爲人役，每得錢數文，輒買香油食之。

異史氏曰：「常見富貴家樓第連互，死之後，再過，已墟。此必有拆樓人降生其家可知也！身居人上，烏可不早自惕哉！」

大蝎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土人，則謂：「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卓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所見。而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入亦然。少頃，有蝎如琵琶，自板上蠶蠶而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寺。

黑鬼

膠州李總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草粗厚，立刃爲途，往來其上，毫無所損。總鎮配以傷生子而白。僚僕戲之，謂非其種。黑鬼亦自疑，因殺子，骨則盡黑，始悔之。公每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囓其臂。欲釋手，則貨散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齧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爲力之際，而竊嘗一嚮，亦黠而可笑也。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攜碁酒，游翔林邱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弈，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攜謙。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弗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卽局，局終而負，神情懊喪，若不自已。又著，又負，益漸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弈，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向公座，頓顙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咐囑圍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圍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圍役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攝牒作句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臥已二日矣。公叱成不得無禮，警然問書生卽地而滅。公歎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嗜弈，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蹶垣出，竊引空處，與弈者狎。父聞詬冒，終不可制止。父憤悒，齋恨而死。閻摩

王以書生不聽，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於今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愆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綬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歎曰：「癖之誤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奔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奔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尙未獲一高著，徒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奔鬼也，可哀也哉！

天下最迷人者，無如博奕。博固不足言，奕則雅矣。然見有長夏炎天，相對一枰，藉爲銷夏之計；乃自晨至暮，心目俱竭，目無旁睹，耳無他聞，汗濕津津，相持不下。且夜以繼日，廢寢忘餐，其艱苦如是，是亦不可以已乎？此鬼以嗜奕而促壽，復以貪奕而忘生，乃一局卽負，其癖而死，亦枉耳。竊以爲天下事，皆不可癖，癖者必愆，而其業終不能精。學問之道亦然，每見嗜古之士，皓首窮經，物而不化，而於經濟心性，儻然無覺，且有並世故而不知者。至於崧崧以死，而不自知其一無所得，亦可哀矣。

頭滾

蘇孝廉真下封公，晝臥，見一人頭從窗中出，其大如斛，在牀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次子就蕩婦宿，罹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果報

安邱某生，通卜筮之術，而其爲人邪蕩不檢。每有鑽穴踰牆之行，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不愈。曰：「我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斃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爲？」亡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又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爲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爲所有，遂背前盟。又有一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叔卒，又背之。於是併三家之產，稱富一鄉。忽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刀自割肉，片片擲地。又曰：『汝絕人後，尙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其子亦死，產業歸他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夫！」

龍肉

姜太史玉璇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域，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剽囊刺囊，攬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域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誤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郡爲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言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自言：「張姓，爲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攜卑，祇奉殷勤。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厮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值，

不爲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誇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眈寐欲墜，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青苑人，許姓。臨淄令高繁，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飽胎。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資緣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馥葦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領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僞，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驃，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歎，如不自勝。王略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爲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薙惱。」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爲許告。俄傾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飯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闌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救圍。王因命僕代搗莖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况。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般爲兜，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囊中出色一枚，曰：

「是此物否？」少年詰許，乃以色爲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雖，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棲霞綠亦在其中，大疑。展自臥，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調嘔。首者言修姓爲旗下，遷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修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修怒解，與王敘同籍，笑請復博爲戲。衆各復博，修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修遂搜王裝囊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得若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修，君償我，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修，乃對衆發王裝物，估入己裝，修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僕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曙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著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味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驟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圍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迹殊杳。始悟張許修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攜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驢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又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未有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烟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伴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幣，罰黃強使釀，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寤無咎。」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則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擗門聲甚厲，吳急起投毬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肩啓闕，有數人洶洶入，搜投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墜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撓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嗚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聲。吳乃從容苞直付主人，鹵簿旣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囊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啓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偃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爲鑿柄，嘖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吳。吳固求訖事，手柄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憶不能起，託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鹵簿，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指彈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豔裝遽入，自扃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

卽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拔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忽聞黃與主人，鼙圍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潘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欲何爲？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兇暴。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簿不修，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卽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醪，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後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爲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跪而請。吳亦啓戶出，頓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粹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吳，主人篋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縋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資，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尙無迹響，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僮，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託病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卽賜之。吳歸，琴瑟甚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卽其夫，卽金也。襲一縷緇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鸞羽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卽王子異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古言：「騎者善跌。」信夫！

吳以狐言而疑釋，到處皆入港，彼必曰：「是易與耳。」所以同尋寓所，而少年先在其中，且直拉與共寓，不似與王同寓之故作態也。目示手語，已知其惑，故謀賭亦較前直捷，使負在吳，則攫囊去耳。宜負而乃勝，破局者，搜博者，埒被者，檢裝者，亦將闕然散矣。不有呵殿聲，將誰訴乎？計既不行，不得已而爲苦肉之計，又不得已而爲局陷之謀，乃貌茲烏道，徒傷力士之椎，隱矣仙源，竟泛漁人之棹。機已巧而愈拙，事以假而成，眞餌之者，垂芳以投，吞之者，脫鉤而去，焉得行李之往來，盡借此友朋，殄斯鬼賊。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資赴都，將求銓敘。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臥舟中。僕篋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糧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月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窈窕，神采猶都，呻吟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瘵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嗷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苟病瘳，勿相忘。」石灑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卽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癯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愜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部，資緣得本省司關。餘金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爲從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爲鄰。婦知之，詣問石况。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爲不平，慰解曰：「或署中務冗，尙未暇追。乞修一尺書，爲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敬以達石，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旅舍，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噴鼻聲，釋杯凝聽，則婦已褰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卽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

跪自投，詭辭乞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懼，我非悍妒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卽妹，亦當不願有是郎。」遂爲王緬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交臂。石不能自爲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閹人無通，至此，怒閹人，陰詰讓之。閹人固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爭夕。三餐後，掩闥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及見其如此，益敬之，但往朝，如事姑。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屑屑還往，無所爲計。婦笑言：「勿憂，謁井可得。」石從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圍聽之。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爲。婦與王極相愛憐，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過醉，就臥席間，化而爲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卽狐，何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蜮之行，而豺狼之心，必不可以久居。篋所啖藥，乞賜還也。」卽睡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習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故。掃拾之，忿然逕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止，半歲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壯年殂謝，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狐以四十餘歲之姿，而自媒於三十餘歲之男子，非禮也，亦非耦也。然亦以生死肉骨之恩，誰無人心，而不知感，又不第此，既生之，且富貴之，又安能以不肖之心待人，逆料其既得安樂，遂視之若弁髦哉？石以魂遊墟墓，覺無告之人，感之哀之，德之，且至如母敬之，資其藏金，遂得司閻，新昏燕爾，忘所自來，此實人情所不堪者。婦雖排闥直入，究竟遜位無爭，乃並此三餐間飯，亦不能容，而異類視之，佩刀加之，此則豺狼之心，虺蜮之行，不惟不可與久居，並不可使之復留於人世矣。薄情郎，當血嗽不止時，亦曾記昔年卅中，灑血

矢盟否也。

閻王

李久常臨胸人，壺檣於野，見旋風蓬蓬而來，敬酌奠之。後以故他適，路旁有廣第，殿閣宏麗，一青衣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要遮甚殷。李云：「素不識荆，得無誤耶？」青衣云：「不誤。」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答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門，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則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卻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不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擾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酌奠時乎？」李頓悟，知其為神，頓首曰：「適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於懷，乞王憐宥。」王者曰：「此甚悍婦，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鍼刺腸上，俾至今臟腑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悍婦改行。」李謝而出，則扉上無人矣。歸視嫂，嫂臥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無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嫗。」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泣不暇矣。」曰：「便會不盜得王母籬中綫，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鍼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變色，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痛頓止。旬日而瘡由是立改。前輦，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腫，鍼宛然在焉，拔去之，腹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婦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網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

但無回信耳」

布客

長清某，販布爲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資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和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嚼。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句致。」問：「爲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卽己名，駭曰：「何事見句？」短衣人曰：「我非生人，乃蒿里山山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多名，拘集尙需時日。子速歸，處置後事，然後相招，此卽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卽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然之。及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齋楮錠，呼名酬奠。旣出，見短衣人恩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奈何？」送之數武，曰：「後無復來，尙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苦於山下，婦以陶器爲餉。食已，置器壩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注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頗蹶，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勸勒無靈。狐謂女曰：「紙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給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願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蘭笠，

持曲項兵，幾爲所戮，至今猶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語。道旁一人驚曰：「此與吾孀母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而能爲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卽命僕控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孀所遇誠有，顧未必卽爲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草地，詔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卽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卽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長治女子

陳歡樂，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睨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廬間，適一警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何來？」警云：「適過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郎，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警爲之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於房，忽覺足麻痺，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踰刻，始恍惚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綫，駭而卻退，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滄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於前，遂遙尾之，冀其同鄉，以相告語。走數里以來，忽睹里舍，視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罔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尙未歸，復仍至己房，所繡業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憩坐。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則瘖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飄離殼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人上，又復疊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與己合。道士囑曰：「自茲當聽差遣，忽得違誤。」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嶺，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其女也，泣以懇宰。幸拘嶺下居人，拷掠幾遍，迄無端緒。姑收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女曰：「今遣汝第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煖閣上，倘見官宰用印，卽當趨避。切記勿忘。限汝辰去，已已，遲一刻，則以一鍼刺汝。」

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三鍼。至三鍼，則使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如言伏闕。上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尙未訊訖。適將鈴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粟，紙格似不能勝，曝然作響。滿堂愕顧，宰命再舉，響如前。三舉，翻墮地下，衆悉聞之。宰起視曰：「是冤鬼當便直陳，爲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己狀，遣己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鞫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歸？」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卽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音響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土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少，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強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恆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土肖夫像，每食，酌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卽已暴長如人，真其夫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榮光。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生平。雞鳴卽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旣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罔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怨，告諸邑，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影淡淡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傅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一子一女，晨夕啼號，縈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媪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望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蹶蹶，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室。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躇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襪履，款樣亦只平平，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諂讓也。」謝曰：「請無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預？」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久諧，將復如何？」謝亦憂皇，請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媪，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遣媪訖，掃榻迎婦，倍極歡好。婦便操作，兼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異常，日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關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迹。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二頭存耳。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怪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况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法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惜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踰檢，翁囊積為空。無何，子病，翁故蓄善醫，子曰：「驢肥可啗，殺啖我，我病可愈。」柳謀殺蹇劣者。子聞之，即大怒罵，疾益甚。柳懼，殺驢

以進，子乃喜。然嘗一樹，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歎欲死。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驃駛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驃徧揖，各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曰：「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敘開闢。明日當相訪。」上驃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明且俟之。子果至，繫驃廐柱，趨進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歸相視？」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歸以情致翁，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神情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之，殆不可見。」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櫬中，待其來，察其辭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果至，問：「柳某來否？」答云：「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產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結義爲客侶，不圖包藏禍心，隱我血賁，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櫬中，歷歷聞之。汗流浹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債耳。蕩費殆盡，尙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季文忽病，會高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哀麟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已來女子也，致綏綏有狐意，入其舍，複室中掛紅幕，探幕以窺，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操矛，騎從紛沓。北壁下有案，案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衆焚香列揖，婦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辭，祝已，肅客就外榻坐。婦立簾外，理髮支頤，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曛，衆恐礙夜難歸，煩再祝請歸，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賦秀

才攜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醞，酬諸客，賦詩歡笑。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已，聞室中細細繁響，如蝙蝠飛鳴。方疑聽間，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開案上作歡吃聲，似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座，座上大言曰：「有緣哉！」抗聲讓座，又似拱手爲禮。已而問客：「何所論教？」高振美遵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見？」又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爲季文求藥。曰：「歸當夜祀茶水，我於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衆客有問，悉爲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余與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侯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正間，有猴仙，號靜山，託神於河間之叟。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肴核置案上，啗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癡疾，或致書云：「侯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爲往招叟。叟至，經日，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歎贊曰：「好人家！」衆驚顧，俄檐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羣從曳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爲村人所睹，逐諸野，射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我爲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長沙有猴，頸繫金鍊，嘗往來士大夫家，見之者必有慶幸之事。予之果亦食，不知其何來，亦不知其何往。

也。有九旬餘老人，言幼時猶見其鍊上有牌，有前明潘邸識記，想亦仙矣！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被狐塗鴉，甚者，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甚悲憤，而無如何。又積窗課廿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汚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其所塗留，似有陽秋。又覆視腕卷，類冗雜可刪。訝曰：「狐似有意，不唯勿患，當即以爲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覘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灑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恆置雞黍，備狐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名，入關中副貢。時葉繆諸公，稿風雅豔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鈔本，愛惜臻至，忽被傾濃墨椀許於上，污漬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塗汚，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濃墨灑點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爲狐設饌，取讀本鎖箱篋中，且見封固儼然，啓視則卷而塗四畫，粗於指。第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卽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二次五等，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爲是，執葉繆之餘習，狃而不變，勢不至一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爲害如是夫！」

善學者，進一境，乃知前所歷之境，不及今所到之境；而今所未到之境，必遠勝今現到之境。文境亦然，屢

拔前茅，一鄉一邑之前茅耳。鄉會關中，誰非拔前茅者，而有勝有負，又何以言之？非底蛙，自鳴得意，宜其敗也。

邵士梅

邵進士，名士梅，濟寧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睹其名，似甚熟識，凝思良久，忽憶前身，便問齋夫：「某生居某村否？」又言其丰範，一一脗合。俄兩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談次，問高東海近况，二生答：「瘼死廿餘年矣，今一子尙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義，有負租而鬻女者，傾囊代贖之，私一倡，倡坐隱盜，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撈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日，卽邵生辰。後邵至某村，卽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宰言之，卽高公子翼良同年也。

王漁洋云：「邵前生爲棲霞人，與其妻三世爲夫婦，事更奇也。高東海以病死，非瘼死，邵自述甚詳。」

附池北偶談一則

同年濟寧邵士梅，字嶧，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棲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氏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罷官後，獨寓禰寺，緝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教授一日，檄署棲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言，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其辛德，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復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當再合生一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予及同年傅侍御影臣藩臬吏部棟扶言之。

附陸次山先生邵士梅傳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棲體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入，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託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以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去。」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聞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祕之。」遂不復言。順治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濠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並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鬢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歡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學博邵嶧暉先生乎？其事是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篋，篋以語曰白者，纓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一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邵臨淄

臨淄某翁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於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旣嫁，悍甚，指罵夫婿以爲常。李不堪其虐，忿鳴於官。邑宰邵

公准其詞，簽役立句，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必拘質審。」既到，略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豈有傷心於閨闈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單父宰

齊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割拳丸，而藥糝之。父覺，託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刀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於官。官械其子，果伏。駭曰：「余今爲單父宰矣！」並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妻父訟之。時辛公宰濰，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固詰之。曰：「以其不能產育耳！」公曰：「妄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王怩久之，告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宰並傳爲一笑也。

閻羅墓

巡撫某公，先爲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慘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誤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於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凜。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纜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讓之曰：「父罹厄難，尙弗鑊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即刻傳入，使兩人捺坐，而後起拜，如朝參禮。拜已，長跽漣漣，而告以故。魏初不肯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世夢夢，可以上下其手，即恐不能爲力。」公

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而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思，慮無靜所。公請爲糞除賓廡，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窺聽。魏不可，強之再四，囑曰：「去即勿聲，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寬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夜，潛伏廡側，見階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鐺油鑊，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坐，氣象威猛，迥與尋殊。羣鬼一時都伏，齊鳴冤苦。魏曰：「汝等命戕於寢，寃自有主，何得妄扳官長？」衆鬼譁言曰：「例不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貽之寃？」魏又曲爲解脫。衆鬼嗥冤，其聲譟動。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鼎，略入一椽，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忿。言一出，卽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卽以利叉刺入油鼎。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號，而庭中寂然，萬形俱滅。公歎咤而歸，及明，視魏已死於廡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諱其人。

■顯道人

顯道士，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煮石爲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寔畢，過寺甫及門，則道士亦足著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聲而出，意近玩弄。邑貴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卻走，逐急，棄蓋，共毀裂之，片片化爲鷹隼，四散羣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遊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刀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嚙之。衆益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蹤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窻如盤，試一攀窺，則鬪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人已死。露時少蘇，昇歸，道士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厭氣浹於骨髓，仙人遊戲三昧，一何可笑？予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爲人玩

世不恭。章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爲瓜葛之舊。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於道。著猪皮鞋，公服持手本，俟周與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邱章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於司農之家，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與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扁杖於前，騰身跨之，致聲拜謝，飛馳而去。殷生亦仙人之亞也。」

鬼令

教諭展先生，灑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輒馳馬殿階，階上多古柏。一日，縱馬入，觸樹頭裂。自言：「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剎，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攜酒入飲，展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爲令曰：「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囧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合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末至展，凝思不得。衆笑曰：「旣不得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某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閻羅宴

靜海邵生者，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能爲壽，故詭言之。邵默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按臨，苦無資斧，薄貸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台，彌亙街路。旣入，一王者坐殿上。邵伏拜，王者壽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斷僕輩道路飢渴，有明

盛饌。邵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饌之辰乎？」筵終，出白銀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則真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畫馬

臨清崔生，家窶貧，園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臥露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逐去，夜又復來，不知其所自至。崔有善友，官於晉，每欲往就之，而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之而去。囑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如晉以告。」既就途，馬驚駛，瞬息百里，夜不甚餓芻豆，意其病。次日，緊銜，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昨。復縱之，午已達晉。時騎入市，塵觀者無不稱歎。晉王聞之，以重直購之。崔恐爲失者所尋，以故不敢售。居半年，家中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邸，自乃市健驃以歸。後王以急故，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可復見。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賄。及入其室，見壁間挂子昂畫馬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爲香炷所燒，始悟馬畫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賞，居積盈萬，自願以直貨曾，付校尉而去。曾甚德之，而不知其卽當年之曾主也。

放蝶

長山王進士剛生，爲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爲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臯遽而出。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爲不恭，大受詬罵。

而返，由是爵蝶令遂止。

青城于重寅，性放誕，爲司理時，元夕以火花爆竹，縛驢上，首尾並滿，牽登太守之門，擊柝而請。自白：「某獻火驢，幸出一覽。」時太守有愛子患痘，心緒方惡，辭之。于固請之，太守不得已，使閹人啓鑰門，甫闢，于火發機，推驢入，爆震驢驚，蹣跚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驢穿堂入室，破甌毀甌，火觸成塵，窗紗都燼，家人大譁。痘兒驚陷，終夜而死。太守痛恨，將湯劫之。于挽諸司道，登堂負荆，乃免。

物雖微，亦具生理，致和育物，性命之功。按律之輕重，而罰蝶以供一笑，不惟戕物性，且壞法律矣。受風流之小謔，猶是便宜。

鬼妻

泰安聶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適疫卒，聶坐臥悲思，忽忽若失。一夕，獨坐，妻忽推扉入。聶驚問：「何來？」答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聶喜，攜就牀寢，一切無異於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懼墮宗主，私勸聶續。聶從之，聘於良家，然恐妻不樂，祕之。未幾，吉期逼邇，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卺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牀上搗新婦，大罵：「何得占我牀寢？」新婦起，方與捧拒，聶惕然赤躡，並無敢左右袒。無何，雞鳴，鬼乃去。新婦疑聶妻故未死，謂其賺已，投繯欲自縊。聶爲之緬述，新婦始知爲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之，鬼亦不與聶寢，但以指搯聶膚肉，已乃對燭怒相視，默默不作一語。如是數夕，聶患之。近村有良於術者，削桃爲杵，釘墓四隅，其怪始絕。

醫術

張氏者，沂之貧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風鑑，相之曰：「子當以術業富。」張曰：「宜何從？」又顧之曰：「醫可也。」張曰：「我僅識之無耳，烏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醫何必多識字乎？但行之耳！」既歸，貧無業，乃撫拾海上，方即市廛中，除地作肆，設魚牙蜂房，謀升斗於口舌之間，而人亦未之奇也。會青州太守病嗽，牒檄所屬徵醫。沂故山僻，少醫士，而令懼無以塞責，又責里中使自報。於是共舉張，令立召之。張方痰喘，不能自療，聞命大懼，固辭，令弗聽，卒郵送去。路經深山，渴極，嗽愈甚，入村求水，而山中水價與玉液等，徧乞之，無與者。見一婦漉野菜，菜多水寡，盎中濃濁如涎，張燥急難堪，便乞餘瀘，飲之，少間，渴解，嗽亦頓止。陰念殆良方也，比至郡，諸邑醫士已先施治，並未痊減。張入求密所，爲作藥目，傳示內外。復遣人於民間，索諸藜藿，如法淘汰，訖以汁進太守。一服，病良已。太守大悅，賜資甚厚，旌以金匾。由此名大譟，門常如市，應手無不悉效。有病傷寒者，言症求方，張適醉，誤以瘡劑予之，醒而悟之，不敢以告人。三日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之，則傷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此類甚多，張由此稱素封，益以聲價自重，聘者非重賞安輿，不至焉。

益都韓翁，名醫也。其未著時，貨藥於四方，暮無所宿，投止一家，則其子傷寒將死，因請施治。韓思不治，則去此莫適，而治之誠無術。往復踉蹌，以手搓體，而汗成片，捻之如丸。頓思以此給之，當亦無所害，曉而不愈，已賺得寢食安飽矣。遂付之中夜，主人搥門甚急，意其子死，恐被侵辱，驚起，踰垣疾遁。主人追之數里，韓無所逃，始止。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挽回，款宴豐隆，臨行，厚贈之。

夏雪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蘇州大雪，百姓皇駭，共禱諸大王之廟。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稱老爺者，皆增一大字，以我神爲小，消不得一大字也。」衆悚然，齊呼大老爺，雪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

矣！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卽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千古，甚可笑也。舉人稱翁，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今則此稱久廢矣。卽有君子，亦素諂媚，行乎諂媚，莫敢有異詞也。若縉紳之妻呼太太，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澄史中有林喬耳。他未之見也。唐時，上欲加張說大學士，說辭曰：「學士從無大名，臣不敢稱。」今之大大誰之初，由於小人之諂，因而得貴倨者之悅，居之不疑，而紛紛者遂徧天下矣。竊意數年後，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者必進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匪夷所思也。」

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禾皆凍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術也。悲夫！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神，自稱何仙，爲純陽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賀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賴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爲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座中有與樂陵李泮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衆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爲之請。乩註云：「一等。」少間，又書云：「適評李文，據文爲斷，然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之。少頃，又書云：「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眞付幕客，客六七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遊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爲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恐不能適相值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

其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凡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所爲。」於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共焚香祝謝之。亂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之。次歲，果列前名。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籍於庭。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爲民父母，威儀固至此乎？」宋揚揚作得意之詞曰：「嗟！不敢。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撓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有陰曹，兼攝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潞子故區，其人魂魄毅，故其爲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砥之。其方盛也，則竭擢未盡之膏脂，爲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爲之乞保留。官無貪廉，每蒞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赫者一日未出，則蚩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爲成規，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穰如邱，家人日取爲薪，澗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澗，生難之，強而後入。入則廊舍華好，卽坐，茶酒香冽。但日色蒼黃，不辨中夕。筵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迹。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因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

見坐客良多，聚飲頗譁。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殍殮，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懷來供生，筵中人莫之覺。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橘，命翁取之。曰：「此正人，不可近。」生默念狐與我游，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墜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上，乃梁間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里焉。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牆下，以候同遊。覺少倦，忽若夢。見一人持牒，趨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瓦瓏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句牒。」張疑其誤，將爲查驗。乃囑曰：「謹立，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唯持牒人來，自認其誤，釋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入一圭竇，心識爲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見身在筥中，與諸小猥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頗癩矣。」還顧，已復爲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

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喜狎姬，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僞諾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委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

漸動，稍稍嘔呻。扶其項，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但首爲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爲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爲置廢，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寧不聞之，卽嗣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者耶？」林乃託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襖被臥其牀下。旣久，陰以宵情問婢。婢言：「無之。」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臥。少間，聞牀上喘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卻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尙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託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項，無痕，知爲婢，又出之，婢慚而退。旣明，以情告林，使遂嫁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卽亦幸甚。」戚曰：「苟背盟誓，鬼責將及，尙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旣夕，林滅燭呼婢，使臥己衾中。戚入，就榻戲曰：「個人來矣，深愧錢鍾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旣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顛猛不任。」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僞起溺，以林易之。自此，時值落紅，輒一爲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誤信之，交而得孕，將復何如？」戚曰：「留犢鬻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媪，抱養母家。積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託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時促遣之。林諾。婢日思兒女，林從其願，竊爲上鬻，送詣母家。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者長成。值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爲候賓友。戚歎曰：「歲月驚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解顏曰：「旣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林言：「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爲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

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尙可絕乎？』戚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林者，可謂聖矣！

大鼠

萬歷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爲害甚劇。徧求民間佳貓捕制，輒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貓，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闔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衆咸謂貓怯，以爲是無能爲者。旣而鼠跳漸遲，頓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卽疾下，爪掬項毛，口齧首領，輾轉爭持間，貓聲鳴鳴，鼠聲啾啾，啓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法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接劍，何異鼠子？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伺其懈也，一擊而覆之，啾啾者，勇不足恃矣。嗚嗚者，智誠可用矣。

胡大姑

益都岳於九，家有狐祟，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蓄細葛，將取作服，見細卷如故，解視，則邊實而中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戒止云：『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祟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狐攝衾服去，各白身躡牀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女子自窗入，擲衣牀頭，視之，不甚修長，衣絳紅，外襲雪花背甲。岳著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卽勿相擾，請以爲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爲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恆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祟他人，而專祟其子。

婦。履襪簪珥，往往棄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碗罵，狐並不禱免。岳祝曰：「男女輩，皆呼汝姑何略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爲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慚，欲與人爭漢子耶？」時婦坐衣笥上，忽見濃煙出尻下，熏熱如籠。啓視，藏裳俱燼。賸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善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槓上，捉作柄，徧照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言：「牆上若犬伏。」李即執手書符其處。既而再步庭中，咒移時，即見家中犬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命。李揮曰：「去！」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咒羣鴨，即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指一雞，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予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并言：「不會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因其憶三年前，曾爲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芻偶猶在廡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瓶，三咒三叱，雞起，徑去。聞瓶口言曰：「岳四狼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攜去。或見其壁間，挂數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縱之，出爲祟，因此獲聘金，居爲奇貨焉。

狼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欲一狼來，瞰擔中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之以刃，則稍卻，既走，又從之。屠無計，默念狼欲者肉，不如姑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踞足掛樹間，示以空。狼乃止，屠即逕歸。昧爽，往取肉，遙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絰死狀，大駭，遂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肉，肉鈎刺狼脰，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亦可笑已。

又

一屠晚歸，担中肉盡，止有賸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邱。屠乃奔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逕去，其一狼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後薪，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又

一屠暮行，爲狼所逼。道旁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狼自苦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顧無計可以死之，惟有小刃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張不得闔，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作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僧藥

濟寧某，偶於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蠡，杖挂葫蘆，似賣藥者。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微者可鉅，立刻而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衲角，出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臍刻自捫，增於舊者三之一，心猶未滿。窺僧起，竊解衲，拈二、三丸，並吞之。俄覺膚若裂，筋若抽，項縮腰囊，而陰長不已，大懼，無術。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竊吾藥矣！」急與一丸，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幾與兩股鼎足而三矣。縮頸跼蹐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爲廢物，日臥街上，多見之者。

太醫

萬歷間，孫評事，少孤。母十九歲守柏舟之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嘗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負萱堂苦節。」忽得暴病，茶篤。素與太醫善，使人招致之。使者出門，而疾以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卽入臨弔，見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誥贈，卽亦匪難。今皇后早晚臨盆矣，但活汁餘日，誥命可得。」立命取艾，灸尸一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囑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共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關意。旣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羣臣宴。中使出異品，徧次文武。白片朱絲，甘美無比。孫啖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同僚，曰：「熊臙。」大驚失色，卽刻而病，至家而卒。

農婦

邑西磁窰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爲鄉中排難解紛，與夫異縣而居。夫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便去。婦自負顏山，販陶器爲業，有贏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曰：「小腹微痛，想孽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細臥，駭問之。蓋媿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北菴尼善，訂爲姊妹。後聞尼有穢行，忿然操杖，將復撻楚，衆苦勸而止。一日，遇尼於途，遽批之。問：「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異史氏曰：「世言女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並忘其爲巾幗矣。其豪爽自快，於古劍仙何以少殊？毋亦其夫亦卽磨鏡者流耶？」

郭安

孫玉粒，有僮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羅在上，視之曰：「誤矣！此非是。」因遣送還。既歸，大懼，移宿他所。遂有僮僕郭安者，見其榻上空閒，因就寢焉。又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久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爲僮也，竟殺之。郭父鳴於官，時陳其善爲邑宰，殊不苦之。郭哀號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卽判李祿爲己之子，郭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於陳之折獄也！

王漁洋云：「新城令陳端菴，性仁柔無斷，王生與哲，典居宅於人，久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決，但曰：『毛詩有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生爲鵲可也。』濟之西邑，有被殺者，其婦訟之。邑令怒，立拘囚犯，至拍案罵曰：『人家好好夫婦，直令寡耶？卽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守寡。』遂判令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榜所爲，他途不能也。而陳亦爾爾，何途無才？或援經據典，或取懷而予，或如分相償，未嘗不自信曰：此真顛撲不破矣。不是科甲，如何有此見解？」

查牙山洞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領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人受燈，絙而下，洞高廠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卽忽見底。底際一竇，蛇行始可入。燭之，漆漆然，深不測，兩人偃而卻退。一人奪其火而噓之，銳身塞而進。幸隘處僅厚於堵，卽又頓高闊，乃立，乃行頂上石參差危聳，將墜不墮。兩壁嶙嶙峋峋，類寺廟中塑，都成鳥獸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罔兩，示現恚怒，奇奇怪怪，類多醜少妍。心懷悚然，作怖畏。喜徑夷，無少險。逡巡幾百步，西壁開石室。門左一怪石，鬼面人而立，目怒，口箕張，齒舌擇惡。左手作拳，觸腰際，右手又五指，欲撲人。心大恐，毛森森以立。遙望門中有燕灰，如有人曾至焉者。膽乃稍壯，強入之，見地上列梳篋，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器也。旁置錫壺四，心利之，解帶縛項繫腰間。卽又旁矚，

一尸臥西隅，兩腋及股，四布以橫，駭極。漸審之，足躡銳屨，梅花刻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斃不知何年。衣色暗敗，莫辨青紅，髮蓬蓬似筐許亂絲，黏著鬪體上。目鼻孔各二，瓠犀兩行，白曉曉，意是口也。存想首顛，當有金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嘯燈，燈搖搖無定。燄纒黃衣，動掀掀。大懼，手搖顛燈，即頓滅。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者物也。頭觸石仆，即復起，冷溼浸頰，知是血。不覺痛，抑不敢呻，窒息奔至竇，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乘坐井上俟久，疑之，又縋二人下，探身入竇，見髮冑石上，血涇涇已疆。二人失色，不敢入，坐愁歎。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上。半日方甦，言之縷縷。所恨未窮其底，極窮之，必更有佳境也。後章令聞之，以丸泥封竇，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年間，養母峪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鍾乳林林如密筍。然深險，無敢入者。忽有道士至，自稱鍾離弟子，言師遣先至，養除洞府。郡人供以齋火，道士攜之而下，墮石筍上，貫腹而死。報令，令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惜道士之尸解，無回音矣。

洞之幽深奇險，卽身入其中，亦不過逐處稱怪，張目吐舌而已。妙手寫來，遂覺高低上下，前後左右，紛紛逕逕，怪怪奇奇，不敢望不能不望，不敢入不能不入，而心爲之惴惴，毛爲之森森，手爲之顫顫，汗爲之涇涇。定睛移時，復爲言之縷縷，轉恨其未窮此佳境也。

義犬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資，賃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象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蕩舟入莽，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沈浮。流蕩不知幾遠，淺擱乃止。犬泗出，至有人處，狺狺哀吠。或以爲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

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鳴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犬奔上一舟，嚙人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嚙卽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則囊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楊大洪

大洪楊先生澁，微時爲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優等者，時方食，含哺出問：「有楊某否？」答以無。不覺愕然而自喪，嚙食入鬲，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駕，令赴遺才錄。公患無資，衆釀十金送之行，乃強就道。夜夢一人告之曰：「前途有人能愈君病，宜苦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中莫嘆息」之句。明日，途次，果見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誤甚矣！我能療病乎？請爲三弄可耳。」因出笛吹之。公觸所夢，拜求益切，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啞然驚惜。道士曰：「君未能忽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公詣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爲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處仙人來矣！」賺公回顧，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嘔出一物，墮地，塌然俯而破之，亦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回視，道士已杳。

異史氏曰：「公生爲河嶽，沒爲日星，何必長生，乃爲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爲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余說之偏也。」

張貢士

安邱張貢士，寢疾，仰臥牀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清徹。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梗概，爲人述之。高西園晤杞園先生，曾

細詢之。猶述其曲文，惜不能全憶！

附池北偶談一則

安邱明經張某，當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嶠山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未皆其生平所經歷。四折既畢，誦詩而沒。張猶憶其梗概，爲人述之。

丐仙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鍼灸。不擇貧富，輒醫之。里中來一丐者，蹙有廢瘡，臥於道，膿血狼籍，臭不可近。居人惡其死，日一餽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耳舍。家人惡其臭，掩鼻遙立。高出艾，親爲之灸，日餽以蔬食。數日，丐者索湯餅，僕人怒呵之。高聞，卽命僕賜以湯餅，未幾，又乞酒肉。僕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臥於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二飯，猶嫌粗糲，既與湯餅，又乞酒肉，此等食饕，只宜仍棄之道上耳。」高問其瘡，曰：「痲漸脫落，似能步履，願假啣，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何，卽以酒肉饋之，待其健，或不吾離也。」僕僞諾之，而竟不與。且與諸曹偶語，共笑主人癡。次日，高親詣視丐。丐跛而起，謝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新瘡未健，妄思饑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僕痛啗之，立命持酒炙餌丐者。僕銜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燼，歎曰：「丐者休矣。」督衆救滅。見丐者酣臥火中，踴聲雷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羣始驚其異。高彌重之，臥以客舍，衣以新衣，日與同坐處。問其姓名，自言陳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手談。高與對局，輒敗。乃日從之學，頗得其奧祕。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卽有貴客來，亦必偕之同飲。或以擲骰爲令，陳每代高呼采，雉虛無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劇，輒辭不知。一日，語高曰：「我欲告別，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設相邀，勿以人從也。」高曰：「相得甚歡，何遽訣絕，且君杖頭空虛，亦不敢煩作東道主。」

陳固邀之曰：『盃酒耳，亦無所費。』高曰：『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慮園亭苦寒。陳固言：『不妨。』乃從如園中，覺氣候頓暖，似三月初。又至亭中，益暖。異鳥成羣，亂啼清味，髻髯暮春時。亭中几案，皆鑲以瑤玉。有一水晶屏，瑩澈可鑑，中有花樹搖曳，開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來句翰於其上，以手撫之，殊無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見鸛鶴棲架上，呼曰：『茶來！』俄見朝陽丹鳳，銜一赤玉盤，上有玻璃棗二，盞香茗，伸頸屹立。飲已，置棗其中。鳳銜之，振翼而去。鸛鶴又呼曰：『酒來！』卽有青鸞黃鶴，翻翻自日中來，銜壺銜盃，紛置案上。頃之，則諸鳥進饌，往來無停翅。珍錯雜陳，瞬息滿案，肴香酒冽，都非常品。陳見高飲甚豪，乃曰：『君宏量，是得大爵。』鸛鶴又呼曰：『取大爵來！』忽見日邊烟烟，有巨蝶攫鸚鵡盃，受斗許，翔集案間。高視蝶大於雁，兩翼綽約，文采燦麗，亟加贊歎。陳喚曰：『蝶子勸酒。』蝶展然一飛，化爲麗人，繡衣翩躚，前而進酒。陳曰：『不可無以佐觴。』女乃仙仙而舞，舞到酣際，足離於地者尺餘，輒仰折其首，直與足齊，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嘗著於塵埃。歌曰：『連翩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餘音嫋嫋，不啻繞梁。高大喜，拉與同飲。陳命之坐，亦飲之酒。高酒後，心搖意動，遽起狎抱，視之，則變爲夜叉，睛突於背，牙出於喙，黑肉凹凸，怪惡不可狀。高驚釋手，伏几戰慄。陳以箸擊其喙，訶曰：『速去！』隨擊而化，又爲蝴蝶，飄然颺去。高驚定，辭出，見月色如洗，漫語陳曰：『君旨酒嘉肴，來自空中，君家當在天上，盍攜故人一遊。』陳曰：『可。』卽與攜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光明似晝，階路皆蒼石砌成，滑潔無纖翳。有大樹一株，高數丈，上開赤花，大如蓮，紛紜滿樹。下一女子，擣絳紅之衣於砧上，豔麗無雙。高木立購停，竟忘行步。女子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處！』驀以杵投之，中其背，陳急曳於虛所，切責之。高被杵，酒亦頓醒，殊覺汗愧，乃從陳出，有白雲接於足下。陳曰：『從此別矣，有所囑，慎志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遠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反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則景物大非。歸與妻子言，共相駭異。視衣上著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早起，依陳言，裹糧入山。大霧障天，茫茫然不辨。

徑路。躡荒急奔，忽失足，墮雲窟中，覺深不可測，而身幸不損。定醒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歎曰：「仙人命我逃避，大數終不能免，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深處隱隱有光，遂起而漸入，則別有天地，有三老方對弈，見高至，亦不顧問，棋不輟，高蹲而觀焉。局終，斂子入盒，方問：「客何得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淹，我送君歸。」乃導至窟下，覺寒氣擁之以昇，遂履平地。見山中樹色深黃，蕭蕭木落，似是秋杪。大驚曰：「我以冬來，何變暮秋？」奔赴家中，妻子盡驚，相聚而泣。高訝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爲異物矣！」高曰：「異哉！幾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相與詫異。妻曰：「君行後，我夢二人卑衣閃帶，似諛賦者，詢詢然入室，張顧曰：『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爾即官差，何得入閨闔中？』二人乃出，且行且語云：『怪事怪事！』而去。」乃悟已所遇者，仙也。妻所夢者，鬼也。高每對客，衷衿衣於內，滿座皆聞其香，非麝非蘭，著汗彌盛。

耳中人

譚晉元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卽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穉惡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鄉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遶屋而轉，如鼠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褰簾入，以白布裹首，縷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黃腫，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臥榻，遂僞睡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牀，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手如縛，舉其足，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額鼻眉額殆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因而齧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齧其額，齒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擗且啼。翁齒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溼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急聞夫人聲，忽呼：「有鬼！」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魔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證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焉。

捉狐

狐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兄也，素有膽。一日晝臥，髣髴有物登牀，遂覺身搖如駕雲霧，竊意無乃魔狐耶？微窺物大如貓，黃尾而碧嘴，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遂巡附體。著足，足痿著股，股栗甫及腹，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急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大愕，急力縛之，則又鼓其腹，粗如碗，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命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公左顧示以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爲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蟒首。首

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而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化，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癢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農人中，乃有弟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爲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炎峴之禍，急無所匿，僵臥於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既盡，未敢遽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一尸斷首連背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應曰：「奈何！」俄頃，忽然而倒，遂寂無聲。李方驚顛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嚙人首，徧及其腦。李懼，匿尸首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懼，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齧，李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嘴。物嗥如鷓，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齒，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崇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瓶，每聞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竄入，婦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煇湯而沸之。瓶熱，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寢，潛挾鐵錘，去眠父死處，囊報父讎。少間，一狼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動，既而懼躍直前，將齧其額。江急以錘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之。臥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臥以伺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智井而歸。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齧腹。江驟起，錘之。仆。又連錘之，細視之，真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母泣，從去，探智井，得二狼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於血誠，非直勇也，智亦異焉！」

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一二年，夫誇與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為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穉，不敢決。未幾，生男。母歎曰：「不圖拳母，竟生錐兒！」

焦螟

董侍讀默菴家，爲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間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祚庭孫司馬第，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待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關東道士焦螟，居內城，總持勸勤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黏壁上。狐竟不懼，拋擲猶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銜恨甚深。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尙不能遠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既而曰：「可借鞠狐詞，亦得。」戟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狐言：「我西域

產入都者一十八輩。道士曰：「盞穀下，豈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若再遷延，法不汝宥。」狐乃恐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速之，婢又仆絕，良久始醒。俄見白塊滾滾如球，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宅妖

長山李翁，大司寇之姪也，宅多妖異。嘗見廡有春櫪，肉紅色，甚修潤。李故以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爽，駭而卻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倚白槿，潔淨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俊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生著履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略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凳，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梁齏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舁一棺入，僅長四寸許，停置凳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廚婢數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纒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牀下，搖戰不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爲玄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日，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實告。我狐也，郊期至則清穢，我無所容，故行遁耳。」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心頗怠，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簾下，不意靈官蕪除至此，警爲所睹，憤欲加鞭。余懼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澗中，神惡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水自濯，訖，又蟄隱穴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兼以

致囑。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于餘杭。偶步塵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媼，髮髻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爲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託故假貸同人，歛金如干，攜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細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詠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爲觀聽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君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常常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作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曰：「依媼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資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卽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卽棄館南遊，至則令以罪誤免官，僦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答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饋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慕細侯名，託媒於媼，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徵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人錮之。歸告媼云：「生已瘞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

錦而厭梁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己也。然素念無邪，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媪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次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願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灑如。問之，則真生，咸陽傲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童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瓊取入壺，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願相見者，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寃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呪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搜之衣底，真覺之，曰：「子真爽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卽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遊，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

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謂以百金爲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是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哉？」真授其訣，賈願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甌，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磨砧，真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爲渾金，反石與真。真乃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道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尙視我爲守財虜耶？」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買，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以功德削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恭微，不報孽累，故生平自愛，不敢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權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卽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祕其方，卽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薛荔爲末，清水一錢，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祕其石也。

已足用矣，而又求贏餘，是果貪心未淨也。欲竊石而要之，是謂富貴可妄加乎？斥其喪心而移居，遠去宜矣。乃搜之不得者，竟以無心得之，或者福祿本其所應有者乎？不作守財虜，功德便不可思量。彼狐以出身恭微，尙知自愛，奈何覩然人面，敢妄作孽累而自愛不如狐。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

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清靜寧帖；一惡，則懊惱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爲，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顛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齟齬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句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須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直，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含煙。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卽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攜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七日矣。

人爲善時，其心之清靜安帖固已，卽爲惡之人，其始亦未有不懊惱煩燥者，特特亡反復。夜氣無存，遂相安於自然耳。將死之時，心血來潮，必一一潮盡，而後得死。清涼多，則雖死，猶未死也。煩燥多，則自家心下，已過不去，況更有許多煩燥罪孽，令其消受耶？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賁。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曰：「冥

府一疑案，須弟一證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阜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盡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紛出，阜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阜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阜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阜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以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堪輿

沂州宋司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卽闔閭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爲父卜兆。聞有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半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各營壽域，錦棚綵幢，兩處俱備。靈輿至歧路，兄弟各率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昇夫幾十身，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贊，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闔閭，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始下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葬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烏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癡矣。况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宛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卜窆步，所以安親耳，但使不受風，不受水，不受蟲蟻，且他日不爲城池，不爲道路，不爲溝渠，足矣。借此以

求富貴，久而不葬，即令其術果精，然且不可。况如宋兄弟者，強作解人，以親樞爲負氣之物，竟致委而不葬。卒之所云封侯拜相者，徒貽笑於閨中，何智出婦人下哉？

寶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餘里，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傾，主人出邀，踟躕甚恭，入其室如斗，客旣入，主人始操簞，殷勤沓掃，旣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寶。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雨歇旣歸，繫念甚切。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自後常一過寶，時擺酒肴，相與流連。女漸愁，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首微笑，南益惑甚，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寶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慚，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耶？」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曰：「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始，歐寶他出，卽過繼。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幃幃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偶，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尙躊躇，旣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產，產一男，父怒，榜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寶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立卻不承。寶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汚，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關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卽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關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寶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寶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旣親迎，匿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過。

數日，婦翁來，入門便泣。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竇。竇發女冢，棺啓，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餽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賂，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歸送夫家。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容？」曰：「薄有妝奩，相從在後耳。」嫗草草徑去。南視女頗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障首而眠。亦謂是新人常態，弗爲意。日飲昏，曹人不至。始疑。將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俾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本是貴倨凌人，欺其農家女耳。女惑其言而要誓，女誠無識，而指矢天日以給之，將誰欺？欺天乎？得其一言，可以不死，忍而不內，致令抱兒坐僵。始亂之，終棄之，且卒死之，南要我一言，我知其得請於帝矣。如此負心郎，當爲人所不齒，既披髮抱子而示之夢，猶貪其富而許其婚，是大家自殺其女耳。新婦自縊，竇女失尸，以替其家，以播其迹，雖數年之間，無敢字。豈倚尸之恨，遂可消乎？新人自至，竇女重來，以姚孝廉之女尸，作曹進士之女臥。假途滅統，報冤者，其爲厲實奇。發塚見尸，授首者，其獲罪似枉。而回思天日之誓，與女不念我，不念兒之言，則喪其室家，殄其後嗣，斷其身首，誰曰不宜。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止，曰：「在此山中，閒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款厚。劉云：「自蒙一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問與居。」胡曰：「不敢諱，實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爲翁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卽敝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爲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數已盡，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爲劉公。公旣長，言詞敏諧，絕類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爲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餓鬼

馬永，齊人，爲人貪，無賴，家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囊，衣百結，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還鄉，大爲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爲善，人始稍稍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爲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賞復匿，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頌上旋，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加刑。馬哀免，願爲先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強索資，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剗，誣而控諸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

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妾舉子，叟知爲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泮。後考試，寓旅邸，晝臥牀上，見壁間悉糊舊藝，視之，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誌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饌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鷓鴣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稜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如治盜賊，有頌士子者，卽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旬，臃腫聾聵，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狂生某，剝苗根給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莊生寓言文心絕妙，是一篇畜類序，是一篇餓鬼序，馬者驢也，朱者豬也，餓鬼其名，不爲市人所齒也。不雅其業，大爲士類所口也。其性情同，其聲氣同，其臭味同，其生財同，以攫食而楛桎以死，冠帶而報之，其報之乎？其醜之也。幸而止於學官，其笑也，不過鷓鴣，縱反眼若不相識，亦不過睫毛一寸耳。不則充惡畜，餓鬼之量，不且攫盡斯人而食之哉？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月，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腓肉，挽君一綫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扉宇不甚宏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榜棹，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恥。」歷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日校日序日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

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鬚髮駘背，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瘳惡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卻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與居，生但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徵纒中。一獮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噉欲噉，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令止割，躡履逆生。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蓋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緝緘提繩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人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也！」鬼力筆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爲僕來，而今踴躍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爲具酒肴，酒闌，入帷，慳愛殊濃，切切訂婚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囊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攜得一文，官署券保，歸卽奉酬。」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連欠耶？」秋華蹙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爲質，嫗持笑曰：「此尙不能償酒直耳！」嗷嗷不滿，與女俱入。生慚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之，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上化爲牛鬼，目睖睖，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歧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并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塵肆間，歷兩昏曉，悽意含酸。肌腸雷鳴，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問曰：「何尙未歸，而簡裝若此？」

「生靦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爲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去。生暴卒，三日而甦，言之歷歷。」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担囊借榻，其詞玄妙。信宿將行，固挽之，留數日，適生以他故歸。僧囑早至，意將別生。雞鳴而往，叩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熒焉，疑其所作潛窺之。僧趣裝矣，一瘦驢繫燈檠上，細審不類真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咻咻然。俄而裝成，啓戶牽出，生潛尾之。山門外，故有大池，僧繫驢池樹，裸入水中，徧體掬濯已，著衣牽驢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超乘，行絕駛，生始呼之。僧但遙拱致謝，語不及聞而去亦遠矣。此王梅屋言之。李其友人，曾至其家，見堂上一匾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蔣太史

蔣太史超，記前世爲峨嵋僧，數夢到故居菴前，潭邊濯足，爲人篤嗜內典，一意玄宗。雖早登禁林，嘗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峨嵋，居於伏虎寺。示疾，但化，自書偈云：『悠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業塵。安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

附池北偶談一則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超，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耽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峨嵋山老僧而生。生數歲，

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遠之，時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嵋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久之乃去。願捨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嵋。以癸丑正月，卒於峨嵋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云云。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任誕不羈如此。

邑人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攝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豬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忽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逕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慘。肉盡，方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人謂其夢起，乃細述所遭，呼隣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斤數片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碎割之慘，令于生前受之，自口述之，鬼神或予以自新之路。耶抑借其言，以警世耶？不然，恐他時再割，地獄中再無人證其片數斤數矣！

于中丞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夜被穿窬，簾席卷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目

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命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移，故密著之而屢出也。

又

又公爲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子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傾，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爲荷。于公過，遣隸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爲死者雪恨。公叩關，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鞠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句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人皆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憤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爲盜也。」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報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

自言：「尙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報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已賞之矣。」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給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臥候，尋他去矣。」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趨牀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媪，晝爲汝炊，夜爲汝溫足耳，何處長班，伺汝窮骨？」子女粲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班落帽。尋至門後，得一纓帽如瓊大，共異之。自笑曰：「昔人爲鬼，擲擲吾，今爲狐奚落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愉快，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繫之猿。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餓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寧不啞然自笑哉。願得志之况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幻想所結，得意齊來，報馬長班，無妨以不甚愛惜之虛名，暫令措大醉中一快耳。乃欲出耀鄉里，認假作

真，狐亦怒而去之矣。纓帽如瓊，留與窮骨子自笑耳。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選，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上，扭小狼啼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二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聞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口無停聲，走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將搏噬，爲所怒者，乃闔扉去。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爲戲耳。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卽善飲者，不過數瓊，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臥槽邊，縛其四肢，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爲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爲祟，因以問之。答云：「是卽我也。」乙窺婦，尤美，求狐嚙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旣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襲常衣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帖巨符，畫蜿蜒如龍，狐懼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退去。乙遂巡近之，則真龍蟠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蓋覺一異域僧，爲之厭勝，授符先歸，僧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共觀之。乙亦雜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至門外，踏地化爲狐，四體猶著人衣，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牽去，用給飲食數日，尋斃。

折獄

邑之西有崖莊，有賈者，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祉，禕令潘親詣驗之。見布
袂裏銀五錢，餘尚在腰中，知非爲財者也。拘兩村鄰保，審實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榜掠，釋散歸。但命地約細察，十
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噪。公怒曰：「汝旣不能指名，欲我以枉措加良民耶？」呵
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一日，以通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卽於腰
中出錢袂，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答：「五六里。」公云：「
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人？」答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尙云不識耶？」周力辯，不聽，嚴格之，果伏
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珍重。歸途，卸而裏諸袂，內袖中旣
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爲賈妻所遺，窺賈他出，半夜踰牆，將執以求合
時，薄暑，王氏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袂納釵。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
死。」周怒曰：「我挾旬欄數宿之資，寧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
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
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辨，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袂刺萬字文，周
袂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籍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囁嚅曰：『
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專待升堂時，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
何由得哉？」

余每謂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關在也。（此語親切有味，然不外能好人，能惡人兩
能字。）隨處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夫殺於途，妻隔宿自經，是明知其夫之被殺也，且明知其夫之由己而死，不可以自白，不可以對天，不可以鳴官，萬不可以偷生，而乃忍泣吞聲而死也。銀袱在腰，非爲財，益可信。不加良民以桎梏，至仁也，亦至明至健矣。以銀袱而得正兇，悉陳底裏，人仰神明，其言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夫惟隨處留心之官，不多見，此天下所以有未了之案，而難遇神明之宰也。

又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郤。胡父子強，馮屈意交，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寓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智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途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其驗諸智井。一役隄下，則果有無首之尸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冤苦。公怒，擊喙數十曰：「確有證據，尙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爲亡者妻，妾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卽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卽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呵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卽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冤，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甲有何戚屬？」云：「但有堂叔一人。」公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爲生矣？」婦乃哭，卽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卽消。消案後，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卽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卽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旣明，賞以千錢。

曉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得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覈，止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辯冤誣。公曰：「乃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賈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遂合耳。」兩人驚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既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卽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方宰淄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而驚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松實貽之也。悲夫！」

果仁愛，則無時無處，而不用心。心之所在，如鏡高懸，物來自照，而又衡其輕重，發以周詳，使之自投，無可復遁。至罪人斯得，傳爲美談，不知遲遲而發之時，費無限心思，費無限籌畫，伊古以來，豈有全不用心之神明哉？

禽俠

天津某寺，鶴鳥巢於鷗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卽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而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

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復雛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颺然而來，一擊而去，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鶴鳥過，射之，應弦而落。墜中銜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近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鶴過，矢墮地。卒拾視曰：「此矢固無恙哉？」耳適癢，因以矢代搔，忽大風摧門，門驟闔，觸矢貫腦，尋死。

鴻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翔翮，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錠。弋人悟其意，乃曰：「是以將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如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於生別離，物亦然耶？

象

廣中有獵獸者，挾矢入山，偶臥憩息，不覺沈眠，被象來鼻攝而去，自分必遭殘害。未幾，釋置大樹下，頓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視樹，而俯視之，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以足踏象背，攀援而升。雖至樹頂，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間，有狻猊來，衆象皆伏。狻猊擇一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獵者因望狻猊發一弩，狻猊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獵者遂

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算。獵人下，束治已，象乃負送山，始返。

知獵人能制狻猊，而鼻攝而去，頓首而求，願指而升，伏身以待，遂乃應弦飲羽，取彼凶殘。今之自戕其類，擇肥而搏噬者，到處有之，有憐而拯之之人，且殺身圖報而不惜，豈第脫牙相送已哉？

紫花和尚

諸城丁某，野鶴公子孫也，少年名士，沈疴而死。隔夜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玄，因遣人邀至，使即榻前講楞嚴，每聽一節，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良已。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宿冤，今得追報，君又欲活之耶？」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丁，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甲歎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尋卒。後尋諸人，果曾有紫花和尚，高僧也。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冤之所自結者。

某乙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爲懼，屢勸止之，乙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乃託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其搜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與共去。至一巨第，出栗梯，爭踰垣入。以乙遠至，逕不熟，俾伏牆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裏下。

又少頃，絕一簋下。乙舉簋，知有物，乃破簋，以手搗取，凡沈重物，悉納一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爲子納粟，邑令匾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寇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曹有大寇某，得重賞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垣入，捉之，索金。某不與，箠灼並施。聲所有，乃去。某向人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恨盜，投充馬捕，捕邑寇殆盡，獲囊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言。妻暗操白梃，出伏臺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劫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蹟，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偃僕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塚家，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更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所自，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日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臺中，障踞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冢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然猶難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啓關，荷杖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媪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獨，汝匿妝，悉在櫃中，忘肩鑰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臥櫃，啓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裹，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給之曰：「再索之。」乃閉櫃，加鎖而去。乙在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炤櫃，聞媪云：「誰已肩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嚙物聲。女曰：「櫃中有鼠。」媪曰：「勿壞爾衣。我渡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肩啓櫃，乙突出，女驚仆。乙拔關奔出，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爲逆旅主。

人質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槌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之。

醜狐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又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乃從之。牀無裊褥，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輒帛作臥具。餘者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卽市帛爲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爲之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遂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必有所遺。年餘，屋廬修潔，內外皆衣文繡，居然素封。女賂遺漸少。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畫符於門。女來，嚙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若已極。然此奈我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意既絕，前受於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懼，以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則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窗釜甑，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畏饕，俄見女抱一物入，貓首獼尾，置牀前，嗟之曰：「嘻嘻，可囑奸人足。」物卽齧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少動。物囑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珠鈿衣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囑。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牀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常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十日復來，乃貨婢鬻產，以盈其數。至期，女果至，尋付之，無言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適近村子氏，子業農，家中不中貴。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所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於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生，反身逕去。後子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

金帛輒亡去。于子階其來，拜參之，遙祝曰：「父即去世，兒輩皆若子，縱不撫卹，何忍坐令貧耶？」女去，遂不復至。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賢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則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歟？傷哉！貪人卒取殘害。」

明知其狐，而又厭其醜，乃見金而悅，從之，鄙矣卑矣。借以贖其身家，復因其賂遺不繼，而遂驅之，毋乃愚而詐乎？獨不思以彼禦窮，而不念苦者，狐肯甘心詒辭，而僅撫躬自悼乎？嚼指有聲，此等奸人，只合付之貓狗耳。喪其二指，祇足抵二載衣食之資，貨婢鬻產，而猶是當年，適落得一場笑話耳。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穩生之謂乎？

錢卜巫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狼籍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甚貧，日不給餐，兩肱瘦，垂革如囊。人又呼募莊僧，謂其挂袋也。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遂至凍餓以死。汝當借福力行，以蓋父愆。」商恪遵治命，誠樸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貧，假以費，使學負販，輒虧其母，愧無以償，請為傭。翁不肯，商懼然不自安，盡貨其田宅，往酬翁。翁詰得情，益憐之，強為贖還舊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賈。商辭曰：「十數金尚不能償，奈何！結來世驢馬債耶？」翁乃招他與賈，數月而返，僅能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費盈箠。歸至江，遭颶，舟幾覆，物半喪失。歸計所有，略可償主。遂語賈曰：「天之所貧，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稽筭付賈，奉身而退。翁再強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歎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享，何遂落魄如此？」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運數，敬詣之。巫老嫗也，寓室精潔，中設神座，香氣常熏。商入朝拜訖，便索賈。商授百錢，巫盡內木筒中，執跪座下，搖響如祈籤狀。已而起，傾錢入於手，而後於案上。次

第掘之。其法以字爲否，幕爲亨。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盡幕矣。遂問：「庚甲幾何？」答：「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官人現行者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商屈指曰：「再三十年，齒已老耄，行就木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五年回潤，略可營謀，然僅免寒餓耳。五十八之年，當有巨金，自亦不須方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也。」別巫而返，疑信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時，方東作，病疴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穀。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饑，得以無餒。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賞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賈，商不肯。迨五十七歲，偶膏牆垣，掘地得鐵釜，揭之，白氣如絮，懼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鏹滿甕，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術小舛。鄰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幸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居無何，宰遷南昌，同知踰歲，商以懋遷至南昌，則宰已死，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如干篋，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器有滲漏，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錠。徧探皆然，兌之適得前掘鏹之數。商由此暴富，益贖貧窮，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卽所以遺子孫也。」鄰人亦貧至爲丐，欲有所求，而心自愧，商聞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適至，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於汝何尤？」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後商壽八十八，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異史氏曰：「汝修已甚，王侯不免，況庶人乎？生暴天物，死無飯含，可哀矣哉！率而鳥死鳴哀，子能幹盡窮敗七十年，卒以中興，不然，父孽累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不止矣！何物老巫，遂宣天之祕，嗚呼怪哉！」

此特以警天下之爲人父者耳。若就爲人子者而言，如有福方來，則當曰：「此先人積善之所遺也，我何德焉？」如其禍未已，則當曰：「此我自作孽之所致也，先人何與焉？」

姚安

姚安，臨洮人，美丰標。同里宮姓，有女子，字綠俄，豔而知書，擇偶不嫁，每語人曰：「門族風采，必如姚某始字之。」姚聞，給妻窺井，擠墮之。遂娶綠俄，雅甚親愛。然以其美也，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寧，則以兩肘支袍，覆翼以出入，與封誌，而後馳隨其後。越宿，促與俱歸，女心不能善，忿曰：「若有桑中約，豈瓊瑣所能止耶？」姚以故他往，則局女於室中。女益厭之，俟其去，故以他鑰置門外以疑之。姚見，大怒，問所自來，女憤言不知。姚愈疑，伺察彌嚴。一日，自外至，潛聽久之，乃開鎖啓扉，惟恐其響，悄然掩入。見一男子貂冠臥牀上，忿怒，取刀奔入，方斬之。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面上，大駭，頓足自悔。宮翁忿，質官，官收姚，械衿苦械。姚破產，以巨金賂上下，得不死。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適獨坐，見女與髻丈夫狎戲榻上，惡之，操刃而往，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以刀擊榻，席褥裂，憤然執刃，近榻以伺之。見女立面前，視之而笑。遽砍之，立斷其首。既坐，女不移處，而笑如故。夜間滅燭，則聞淫溺之聲，變不可言。日日如是，不復可忍，於是鬻其田宅，將卜居他所。至夜，偷兒穴壁入，劫金而去。自此貧無立錐，忿恚而死。里人藁葬之。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忍乎哉！人止知新鬼爲厲，而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嗚呼！截趾而適其履，不亡何待！」

殺妻圖娶，爲其美也。乃卽以其美而疑之，支袍覆翼而後出，入與封誌而後行，跣步弗離，行監坐守，豈人爲哉？鬼憑之矣。貂冠覆面，斬之於親愛之中，鬼卽以其給之之術，而轉給之，亦巧矣夫！

采薇翁

明鼎革，干戈遽起，於陵劉芝生，聚衆數萬，將南渡。忽一肥男子，詣柵門，敝衣露腹，請見兵主。劉延入與語，大悅之。問其姓名，自號采薇翁。劉留參帷幄，贈以刀。翁言：「我有利兵，無須矛戟。問兵所在，翁乃將衣露腹，臍大可容雞子，忍氣鼓之，忽臍中塞膚，噤然突出劍，附握而抽之，白刃如霜。」劉大驚，問：「止此乎？」笑指腹曰：「此武庫也。何所不有？」命取弓矢，又如前狀，出雕弓一略，一閉息，則一矢飛墜，其出不窮。已而劍插臍中，既都不見。劉神之，與同寢處，敬禮甚備。時營中號令雖嚴，而烏合之羣，時出剽掠。翁曰：「兵貴紀律，今統數萬之衆，而不能鎮懾人心，此敗亡之道也。」劉喜之，於是糾察卒伍，有掠婦女財物者，梟以示衆。軍中稍肅，而終不能絕。翁不時乘馬出，遨遊部伍之間，而軍中悍將驕卒，輒首自墮地，不知其何因。因其疑翁前進嚴飭之策，兵士已畏惡之。至此盡相憾怨。諸部領諳於劉曰：「采薇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聞以智，不聞以術。浮雲白崔之徒，終至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自失其首，人情洶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謀俟其寢，誅之。使覘翁，翁坦腹方臥，息如雷，衆大喜，以兵透舍，兩人持刀入，斷其頭。及舉刀，頭已復合，息如故，大驚。又斫其腹，腹裂，無血，其中弋森聚，盡露其穎，衆益駭，不敢近。遙撥以稍，而鐵弩大發，射中數人，衆驚散，自劉劉急詣之而已杳矣。

詩讞

青州民范小山，販筆爲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獨宿，爲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晟之贈吳斐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覺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袴。至萬者，絮襪。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驟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資斧。陰賂監者，使市燭，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內邊吉矣。」再睡，又言，以是不果死。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慮

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野。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晟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而了卻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即莫敢言。先生標硃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問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自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既作秀才，奈何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託王晟？」秀審視云：「詩真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秀曰：「蹟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詢之，一如見秀狀。佐言：「此益都錢商張成，索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託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譜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以獨居，常以刀自衛，既覺，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公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故，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箠頭之作，口角相類，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聞者歎服。

異史氏曰：「天下事入之深者，當其無有有用之。詩詞歌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者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夜，行術歸，道遇一狼，吐囊物，退隣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

略曳袍服，卽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及至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甯泰，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爲甯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冤極不能自伸，唯求寬釋，請開諸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既暮，不至，三人遂返。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爲我昭雪，同去撈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隸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嗥兩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赫大窘，狼競前噬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啣敝履，交路間。未以爲異，過之。狼又銜履奔前途而置之。官命收履，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讎新者，被一狼迫逐，銜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甯者卽新，鞫之，果然。蓋新殺甯，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搜括，被狼銜去也。

昔一收生姬，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雌狼方媿，不下，姬爲之用力。既產，始放歸。明日，銜履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世之目惡人者，必曰狼。狼固無不惡於人也。若此狼也者，啣金聘醫，明禮；解其侵陵，則忠；圍隸囓索，則義；啣履雪冤，則智；且勇而仁在焉。匪特斯也，人之不愧此狼者，與有幾。

雷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炤會安氏葬，道經雷神。幸左車之祠，暫入遊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朵魚數頭，遊泳其中。內一魚斜尾，啞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旁，急止勿擊，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

風電。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擊之。既而斥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鐵鑿磊落，大如綿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電也。問之前行者，亦然。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也？」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關聖祠，適有稗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雙籠，趨祠中，披架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神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電神靈蹟最著，往往託生人以爲言，應驗無虛語。若其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電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士者流也！即司電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李八缸

大學李月生，斥字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之分金，兄八之，弟二之。月生不能無缺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錫，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覷無人，即牀頭祕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尙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爲人孝友敦篤，即不敢復言。猶冀父復痊，且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葬之，謀弗與計校。而月生天眞爛熳，不較錫銖，又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良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

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爲活，業亦消滅。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殞謝，無聊益甚。尋買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小阜。而徐剛烈，日凌藉之，至不敢與朋友通弔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管許汝窖錢，今其可矣。」問：「何在？」曰：「明日昇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積想也。次日發土，壘壙掘得巨金，始悟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杵臼交，其爲人樸誠無僞。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每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况，蓋有不可名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爲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普習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識也。抑何其神哉！」

老龍船戶

朱公徽蔭，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尙欲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遂竟置而不問。公蒞任，稽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公駭異，慘怛，籌思廢寢，訪徇僚屬，迄少方略。於是潔誠熏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齋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播笏而入，問：「何官？」答：「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鬚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爲船，壁上門爲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於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粵。公早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冠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沈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沈於水。冤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歡騰，謠頌成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沈尸，慘冤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少疴瘵，則粵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效靈，覆

益俱照，何其異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痲痺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徒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則極，而何得與鬼神通哉？

問剖腹沉尸之冤慘，前此城隍豈遂未之聞耶？何以必待朱公之潔誠致激，而始告也？曰：「城隍久不得其人而告之耳。非有待於朱公，鄉使於痲痺不相關之有司，而早以告公之言告之，亦以爲恍惚無憑耳。鬼神雖靈，能起憤憤者，而使之悟哉！」

附朱公祭城隍文

維康熙二十有七年，歲次戊辰，冬十月，庚子朔，越十有五日，甲辰，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鹽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謹以羊一豕一，致祭於城隍神而告之曰：「夫幽明雖殊，而治幽治明，均爲冥代天工，熙一帝載，則均當無曠厥職，固不得謂治明者有然，而治幽者遂可聽之冥冥不可知之數也。某奉天子命，來撫是邦，一意以澄清吏治，休養生爲拳拳。籌畫庶務，披覽案牘，心營口商，目竭腕脫，晝不敢以時食，夜不敢以時寢，中宵皇皇，或起或臥，務思所以上不負國，下不負民，其黽勉莫敢告勞如此。而一自下車，已六閱月，雖不敢謂屬吏之盡洗心，小民之盡被澤，而由是而之焉，亦庶乎其幾矣！乃往往讞鞫盜案，實繁有徒，而自省至惠潮一路，舟人劫財殺命者，尤爲慘異。如朱肇運一案，主僕兩命；吳學伊一案，主僕三命；謝俊卿一案，男女五命。至據轅門巡捕典史周頌，稟稱浙人之往惠潮，身死無蹤者，百有餘人，皆係明明攬載而去，去竟不知所之，不識主名，不見蹤蹟，爲沉爲殺，了無可據，屠劫慘毒，從來所無。而今謝俊卿者，尤爲可憐。既失其妻，又失其姪，既失其妻之兄，又失其表親，一家而數命隕，一身而數命將向之索也。此其冤苦爲何如者？此皆某未蒞任以前事，比有司以謝俊卿一案，爲莫可追結請緩，余嚴訶之，務求其事之必白。聞邇來謝俊卿，以無可如此何，日焚詞泣訴於神之廟中，神或者哀而憐之。故今特有以誘啓於某之衷歟？此等事者，人所不知，而神自知之，彰善癉惡，神有其權。境內

而有此凶惡，神固宜大奮威嚴。或未事而早爲驅除，或既事而蚤令發露，亦何待呼籲者之鳴鐘伐鼓，久之而始有感通乎？則小民惟神是依，惟神地方是庇之謂何矣？然及是時而報之靈響，猶未晚耳。諒神既有以啓某之衷，自必陰驅默相，俾且晚獲賊，以除地方大害，無俟言者。獨念某與神同蒞茲土，而不一相報謁，惟是慢神褻民之爲懼也。且職掌之未明，情懷之未白，亦無以表幽明相通之故。爲是齋潔而來，顯告於神，當今聖天子在上，懷柔百神，及於河嶽，矧神社稷是司，尤當式序是時。厥後理明者某也，理幽者神也。某奉職無狀，神得而察之。神靈爽無憑，某得而責之。某所當盡昭然在人耳目，無庸悉數。若神之職，風雨以時，年歲以登，瘴癘以除，災沴以滅，毒蟲猛獸以驅，旱乾水滂以免。至於盜賊無良之徒，以消以遏，以誅以殛之數者，神固不得而諉焉者也。臣曠職，則屏斥神曠職，則變置某與神，亦惟兢兢求免此而已。苟不然者，歲時伏臘，博碩肥腍，而坎鼓蹲舞，以相侑者，神其能久享於此土乎？惟神聰明正直，諒不以余言爲愆，勉思厥職，無作神羞。」

附各省士民公啓

巡撫廣東朱大人，於丁卯冬仲，朝廷特簡撫粵。正聖天子任賢擇能之重，名臣矢志報國之時。戊辰孟夏，甫蒞是邦，惟一片冰心，滿腔浩氣。下車半載，而全省利弊，盡行與除，閭閻無不奉公潔己，士庶謳歌，隣封頌德矣。乃公特慮粵東江濱海港，爲害最深。舡賊以駕船渡載爲名，肆行謀劫，或燒燬香，或下蒙汗藥，滿船客商，眼睜不能言，手輒不得動，被賊勒其咽喉，縛其手足，剝腸納石，沉尸於水。即閣船多人，無一脫者。資財行李，盡被捲掠，蹤蹟詭秘，人不得知，亦無從查察。傷哉無辜，而罹此禍。至父不見子，妻不見夫，慘不勝言。即告發，亦無影響物色。公聞案卷，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晝夜籌策。乃焚香告天，於十月望日，誠心齋潔，復移牒城隍，神鑒公之忠誠，隨示夢於公。始知兇惡者，卽老龍船戶也。臬司沈公，捐貲懸賞，多方購兵，其獲兇黨五十餘名，俱不刑自認。其非公視民如傷之心，所以感格至此乎？於是使不伸之冤得伸，不白之案皆白矣。昔西門沉女巫，周公斬白額，韓公祭鱸魚，包公

坐夜臺，皆不過除一方之害，伸數命之冤而已，而兆民載德，至今聲施不朽。矧我公之格神明，除羣兇，雪以前千百之冤，活後來無窮之命，而惠及各省者哉？衆稱戴德靡涯，無言可報。卽建祠勒碑，亦不足酬萬一。惟望各省名公先生，見者聞者，或詩詞歌賦，或贊跋序文，表揚盛德，統祈交付浙紹會館，俾衆等發之棗梨，剗劖成帙，傳播京外。洵當代之異政，萬古之異聞也！謹啓。

附感恩子民姓氏

- | | | | | | | | | | | |
|----|-----|-----|-----|-----|-----|-----|----|----|-----|-----|
| 浙江 | 謝咨益 | 謝適 | 丁天龍 | 戴清 | 婁德望 | 章晉錫 | 章本 | 沈崧 | 顧一涓 | 陳德輝 |
| 江蘇 | 朱肇運 | 王瓚 | 桂之永 | 車茂春 | 謝俊卿 | 陳俊甫 | | | | |
| 山東 | 馬三畏 | 孫啓先 | 張永齡 | 徐繼禮 | | | | | | |
| 直隸 | 張文昇 | 權度 | 王得貴 | 周復初 | | | | | | |
| 湖廣 | 孫文錦 | 蔡之秀 | 王開泰 | 趙卓雲 | | | | | | |
| 福建 | 宿振 | 余國棟 | 王士 | 劉貴 | | | | | | |
| 河南 | 徐屏翰 | 陳忠 | 楊家錫 | 李榮 | | | | | | |
| 山西 | 張世德 | 趙璧 | 陳忠 | 楊天祥 | 錢劍 | | | | | |
| 江西 | 李逢春 | 周全 | 王瑜 | 李勝 | | | | | | |
| 陝西 | 熊清華 | 許翊 | 王士臣 | 文璋 | | | | | | |
| 廣西 | 王文宣 | 喬岳 | 胡應試 | 馬騏良 | | | | | | |
| 雲南 | 金良臣 | 錢萬選 | 周傑 | 馬玉 | | | | | | |
| | 劉漢裔 | 胡日健 | 周良玉 | 王昌 | | | | | | |

貴州 錢大化 羅章 孫龍 顏玉
 四川 李世傑 熊勳 張全 楊國寶
 廣東 倫起元 吳學伊 羅通 梁惠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爲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閭，含糊對之，束帛緘贊，儀禮優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迺還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絕，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疑悶。館中有二僮，爲之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答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又屢求之，僮乃諾，導之一處，聞拷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卻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爲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重鞭笞，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壞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買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珂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周生

周生者，爲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出，夫人徐，有參禮，霞元君願，以道除遠，將遣僕齋儀代往，使周爲祝文。周作駢詞，歷敘平生，頗涉狎謔，中有云：『栽洛凌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

憤也。諸如此類，甚多。脫稿示同幕，凌以爲褻，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居無何，周生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又未幾，徐夫人產後，病亦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柩，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褻詞，致干神怒，避天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之不免也。」醒以告凌，凌亦同，因述其文。周子方知之，爲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灑灑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淫嫵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乃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俗中之刑事，猶分首從者，反多憤憤哉！冤已！」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杓擲漿祝奠之。既盡數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聞步廡下，見內任劉全獻瓜像，被烏雀遺糞，糊蔽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以爪甲爲除去之。後數年，病臥，被二卓攝云：「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爲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即責二卓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卓啞啞，遜謝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爲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路道數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返。』遂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跪。一馬亦跪。官問侯曰：「馬言被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瘟症，某以瘟方治之。既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所干涉？」馬作人語，兩相詰。官命稽籍，籍註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天年適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曰：「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二卓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曰：「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遂蒙覆蔽，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銜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

今不忘。」吏人曰：「某卽劉全。曩蒙雀糞之污，悶不可耐。君手爲滌除，是以耿耿。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卽別矣。」侯始豁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二阜，阜並不敢飲其杯水。侯蘇死已踰兩日夜矣。自此益修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酬劉全。後年至八旬，尙強健，能乘馬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遠行。拱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句牒來矣。句役欲相招，我禁使無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有農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卽亦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問姓氏。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方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厲聲曰：『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鄉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殞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投狀，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叩道側。旣起，其人已渺，驚歎而歸。遵其教，父母果皆愈。以傳鄉村，無不驗者。

異史氏曰：「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與策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扑。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禱，催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逮十數人，卽當道途中，問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敲比之名，亦可歎而可笑也。」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頗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抗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谿。姑益恚，反相誣諸官。官問奸夫姓名，媼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誰何。鞠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媼，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詳辯，謂：「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誣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逐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略訊一過，寄監訖，便使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於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略訊之。方謂：「姑婦此事亦不必求甚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為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趨起，恐避，近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媼婦并起，掇石交投。媼銜恨已久，兩手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媼惟以小石擊髻腿而已。又命用刀，媼猶逡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又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新鄭獄

長山石進士宗玉，為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兩，攜貲五千，兩夫挽載。

以行。至新鄖，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賞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賞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寃。公以無實質，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卓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違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鄉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卽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懼，願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寧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桎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資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實心爲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爲諸生時，每一藝出，得者祕以爲寶，觀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譟於河朔，誰謂文章僅華國之具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事有難於驟明者，有得其端倪，而不能以口舌爭者，非旁敲側擊，用借賓定主之法，則真無卓白矣。所謂實心爲政者，無論事之大小，皆得與民公，此是非也。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貧不能歸，教授生徒，嘗以膽力自詡。一夜裸臥，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咻咻然，四足攙動，大擺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斃。經一時許，覺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嚏，乃蘇。見室中燈火熒煌，牀邊坐一美人，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爲狐，益懼。女漸與狎戲，膽始放，遂共款暱。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臥牀頭，生潛以獵網蒙之。女醒，不敢動，但哀之，生但笑不前。女忽化白氣，自牀下出，恚曰：「終

非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翕飛。食頃，女釋手，生暈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接木爲圈，結繩作網，以覆其口。生墮網，網爲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阱中，仰見臥人，躍上，近不盈咫，心膽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怪之，扶上，已死。移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爲浙界，離其家止四百餘里，乃告之主人，贈以資而遣之。嘗告人曰：「雖得兩死，然非狐不能歸也。」

博輿女

博輿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掙拒，某絀殺之。門外故有深澗，遂以石繫尸，沉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透其家，霹靂大作，龍下攫某首而去。未幾，天晴，澗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之，則豪某也。官知，鞠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然也？奇哉！

每見有無頭冤獄，有司僅以緝兇了事者，恨其不能爲博輿女之自捉人頭也。然必如博輿女而冤乃得雪，將焉用此有司？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徇。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賊罪，上官輒庇之。以賊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可以參處，不可以罵也。要死，便死，不能捐朝廷之祿，代人償枉法賊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可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穆情懷，狐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音響在座上，但不睹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詰問郡中官共幾員？」應聲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爲官。」

者，吳同知一人而已。

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木強，號之樞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頗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卽一羊也，一豕也，請殺之，以犒騶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蒞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處頓猶昔，何老諄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責。公子覆母身，號泣乞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怒，卽偕公子命駕歸，矢曰：「渠卽死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果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躁怒之，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牀第事，更奇於鬼神矣。

花神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豔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欲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爲地，因啓曰：「草莽微臣，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輟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膈之愚。」妃喜，卽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塵，磨墨濡毫。又一垂髻人，折紙爲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

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脫稿，爭持去，啓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思宛然。但微詞強半遺忘，足而成之。『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爲懷。濟惡以才，絕殊假草，射人於暗，深類含沙。昔虞帝樂其薰融，富貴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散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顧盼自雄，因而披猖無忌。怒號萬竅，響碎玉於深宮；澎湃中宵，弄寒聲於秋樹。條向山林叢裏，假虎之威；時於灑灑堆中，助江之浪。且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塞帷拂簾，儼同入幕之賓；排闥升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會於生平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留裙，幾掠蹠蹠而去。吐紅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關；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爲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纔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箠聲杳乎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明空之詔，特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捲破杜陵之屋。獨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石皆作燕吼奔而至，瓦竟分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牽瑤臺之翠帳，于意云何？至於海鳥而靈，尙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願喚石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何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之逆氣，漫云河伯爲尊。姊妹俱受其摧殘，彙族悉爲其蹂躪。紛紅駭綠，掩苒何窮；擘柳鳴條，蕭騷無際。雨零星金，谷綴爲藉；客之裊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卸而翻飛；朱榭雕欄，雜珮紛其零落。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幽閒漢女，弓驕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爲情之怨，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逞無端之踔厲；發蒙振落，動不已之珊瑚。傷哉綠樹猶存，鐵鏡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旛不豎，娟娟者隕涕誰憐？墮溷沾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瘁，免荼毒以何年。怨羅裳之易開，罵空聞於子夜；詎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羣興草木之兵。莫言蒲

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鸞儔燕侶，公復審愛之鑿，請與蝶友蜂交，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旗，用觀兵於上苑。東離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餘，洗千年粉黛之冤，殲爾豪強，消萬古風流之恨。

一部大文將畢矣，先生訓世之心，據懷之筆，嬉笑怒罵，彰輝激揚，本經濟以爲文，假鬼神以設教，以生事而知死事，以人心而見佛心。寫情緣於花木，無非美人香草之思。證因果於鬼狐，猶是鴛被燕巢之意。合歡者固以膠投漆，棄捐者亦努力加餐，此其命意之卓然，固非操觚于率爾也。若乃情關久錮，慾海將沈，亦見生生死死之中，渡來仙筏，終以色色空空之界，喚出迷津。招來入宅巨狼，匿彼畫皮厲鬼，迷淪者房幃亦成陷阱，解脫者臥榻卽是蒲團。又有儂薄性成，疎狂習慣，施之愚柔，則喪德加諸險惡，則戕生那能室有仙人，叩九閩而昭雪，或且口稱才子，對穉女而含羞，以彼噬臍，爲吾借鑑。至若狼貪而毒，虎猛而苛，不強項而強梁，不虛心而虛肚。西江水難湔齷齪之腸，六月霜易上媼嫗之臉，脂膏皮骨，慘小民終歲空虛，犬馬蛇蟲，盡縉紳一生受用。厥有報國良臣，承家孝子，友兄悌弟，貞婦義夫，以逮俠客劍仙，良農善賈，皆網常之所託，世教之所關。憐茲弱植，不任摧殘，賴有神明，時加保護。勿任含沙射影，勿任助浪興波，勿任萬竅怒號，勿任中宵湖海，勿任播來濁土，遮彼蒼天。勿任呼出浮雲，蔽斯白日。庶幾哉，破浪者無虞，披襟者共快，無覆雨翻雲之患，無紛紅駭綠之災。長春慶洽椿萱，大破歡疑花萼，第願芝蘭之竟秀，不憂蒲柳之無能。此志異之所以以考城隍始，以討封氏終也。勸懲之大義彰矣，文章之能事畢矣。

物 理 結 晶 論





版再月十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新式
聊齋誌異

標點者 朱益明

校閱者 朱鏗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元二價定册二裝洋

